明治四十年三月縮刷

六國史

日本書紀
續日本紀
日本後紀
續日本後紀
文德實錄
三代實錄

東京
郁文舍發行

210.3 H641

例言

一本書は、我が邦歴史の根本にして、開國以來平安朝の初葉に至る、萬世一系の皇統の由來を初め奉り、時勢の變遷、國運の消長等を詳にしたるものなれば、國民として一日も座右を放つべからざる寶典なれども、洪濛なる書籍にして、何人も自由に繙くことを得ざるより、世界に比類なき國體を詳悉することを能はざるもの無きを保せず、實に痛歎の至りならずや、吾が編輯所はここに見る所あり、今回作信友錦の校訂本を定本とし、數種の異本を參照校訂し、排印に便ならしめんが爲め、ここに縮刷刊行せり、されば何人もこれを閲讀して、此の貴ぶべき國體の由來を悉知するを得るに容易なるべし。

一本書の校訂は、左の順序を以てなせり。

一作信友錦校訂本を以て定本とし、左の書籍を以て校合せり。

古事記　先代舊事本紀　日本紀　釋日本紀

国立国会図書館
25.3.31
111994

例言

日本紀私記　日本紀纂疏　日本書紀通證
書紀集解　類聚國史　和名類聚鈔
古事紀傳　紀記歌集　萬葉集古義
日本紀通釋　古寫本

二原書の古訓は、諸書に照らして其の誤りを正し、こと〳〵くこれを存し、音便の如きも亦すべて改めず、其儘これを存したり。

三文字の疑はしきものは諸本に照らしてこれを訂し、猶不明にして諸本皆同じきものは其儘これを存しおけり。

四漏脫の疑ひあるものも亦前項と同じ。

五文字の異同等を訂したるものは、即刷上の都合により、其の書名等を記注することを略せり。

一本書索引に天皇の御名の下に當時の皇居、及び年號を記注せしは、讀者の便をはからんが爲めに附記せるものなり。

日本朝 六國史 索引

日本書紀

卷第一　神代上
卷第二　神代下
卷第三　神武天皇　畝傍橿原宮　一
綏靖天皇　葛城高丘宮　一二
安寧天皇　浮孔片鹽宮　一二
懿德天皇　輕曲峽宮　一八
孝照天皇　掖上池心宮　一八
孝安天皇　室秋津島宮　一九
孝靈天皇　黒田廬戸宮　一九

（自一九三）

卷第四　二〇

卷第五　崇神天皇　磯城瑞籬宮　三二
卷第六　垂仁天皇　纒向珠城宮　三六
卷第七　景行天皇　纒向日代宮　四一
卷第八　仲哀天皇　穴門豊浦宮　四七
卷第九　神功皇后　若櫻宮　四八
卷第十　應神天皇　輕島豐明宮　五〇
卷第十一　仁德天皇　難波高津宮　五六
卷第十二　履中天皇　磐余稚櫻宮　六〇
卷第十三　反正天皇　丹比柴籬宮　六七
卷第十四　允恭天皇　遠飛鳥宮　六九
卷第十五　安康天皇　石上穴穗宮　七〇
卷第十六　武烈天皇　泊瀨列城宮　七三
卷第十七　繼體天皇　磐余玉穗宮　八九
卷第十八　宣化天皇　檜隈廬入野宮　九一
卷第十九　欽明天皇　磯城島金刺宮　九八
卷第二十　敏達天皇　譯語田幸玉宮　一〇〇
卷第廿一　用明天皇　磐余池邊雙槻宮　一一二
卷第廿二　崇峻天皇　倉梯宮　一一六
卷第廿三　推古天皇　小墾田宮　一一七
卷第廿四　舒明天皇　高市岡本宮　一二〇
卷第廿五　皇極天皇　飛鳥板蓋宮　一二八

卷第十四　雄略天皇　泊瀨朝倉宮　七五
卷第十五　清寧天皇　磐余甕栗宮　八三
　顯宗天皇　近飛鳥八釣宮　八四
　仁賢天皇　石上廣高宮　八七
卷第十六　武烈天皇　泊瀨列城宮　八九
卷第十七　繼體天皇　磐余玉穗宮　九一
卷第十八　安閑天皇　勾金橋宮　九七
　宣化天皇　檜隈廬入野宮　九八
卷第十九　欽明天皇　磯城島金刺宮　一〇〇
卷第二十　敏達天皇　譯語田幸玉宮　一一二
卷第廿一　用明天皇　磐余池邊雙槻宮　一一六
　崇峻天皇　倉梯宮　一一七
卷第廿二　推古天皇　小墾田宮　一二〇
卷第廿三　舒明天皇　高市岡本宮　一二八

卷第廿四　皇極天皇　飛鳥板蓋宮　一三二
卷第廿五　孝德天皇　難波長柄豐崎宮　一三八
卷第廿六　齊明天皇　後岡本宮　一四八
卷第廿七　天智天皇　大津宮　一五三
卷第廿八　天武天皇　飛鳥淨御原宮　一五九
卷第廿九　天武天皇　一六四
卷第三十　持統天皇　藤原宮　一七八

續日本紀

卷第一　文武天皇　丁酉年八月　藤原宮　一九四
卷第二　文武天皇　庚子年十二月　一九八
卷第三　文武天皇　大寶元年正月　一九八
卷第四　元明天皇　慶雲四年七月　平城宮　二〇九
卷第五　元明天皇　和銅元年正月　二一四

（自一九四至四六〇）

卷第六　元明天皇　和銅六年正月　平城宮　二一八
卷第七　元正天皇　靈龜元年九月　平城宮　二二三
卷第八　元正天皇　養老二年正月　二二八
卷第九　元正天皇　養老六年正月　二三六
卷第十　聖武天皇　神龜三年正月　二四四
卷第十一　聖武天皇　天平六年正月　二五二
卷第十二　聖武天皇　天平九年正月　二五七
卷第十三　聖武天皇　天平十年正月　二六三
卷第十四　聖武天皇　天平十三年正月　二六九
卷第十五　聖武天皇　天平十六年正月　二七三
卷第十六　聖武天皇　天平十七年正月　二七八
卷第十七　聖武天皇　天平十九年正月　二八三
卷第十八　孝謙天皇　天平勝寶二年正月　平城宮　二九一
卷第十九　孝謙天皇　天平勝寶五年正月　二九五

卷第二十　孝謙天皇　起同天平寶字元年正月　盡同天平寶字二年八月　平城宮　三〇一

卷第廿一　廢帝　起同天平寶字二年八月　盡同天平寶字四年正月　三一一

卷第廿二　廢帝　起同天平寶字四年正月　盡同天平寶字五年正月　三一六

卷第廿三　廢帝　起同天平寶字五年正月　盡同天平寶字七年正月　三二三

卷第廿四　廢帝　起同天平寶字七年正月　盡同天平寶字八年正月　三二八

卷第廿五　廢帝　起同天平寶字八年正月　盡同天平神護元年正月　平城宮　三三四

卷第廿六　稱德天皇　起同天平神護二年正月　盡同天平神護二年十二月　三四二

卷第廿七　稱德天皇　起同天平神護二年正月　盡同神護景雲元年正月　三五三

卷第廿八　稱德天皇　起同神護景雲元年正月　盡同神護景雲二年正月　三五九

卷第廿九　稱德天皇　起同神護景雲二年正月　盡同神護景雲三年七月　三六七

卷第三十　稱德天皇　起同神護景雲三年七月　盡同寶龜元年十月　平城宮　三七五

卷第一　光仁天皇　起同寶龜元年十月　盡同寶龜二年正月　三八二

卷第二　光仁天皇　起同寶龜二年正月　盡同寶龜四年正月　三八九

卷第三　光仁天皇　起同寶龜四年正月　盡同寶龜五年十二月　三九五

卷第四　光仁天皇　起同寶龜八年正月　盡同寶龜九年十二月　四〇五

卷第五　光仁天皇　起同寶龜十年正月　盡同寶龜十一年十二月　平安宮　四一〇

卷第六　光仁天皇　起同寶龜十一年正月　盡同天應元年正月　四一二

卷第七　桓武天皇　起同延曆元年正月　盡同延曆二年十二月　四一八

卷第八　桓武天皇　起同延曆三年正月　盡同延曆四年十二月　四三一

卷第九　桓武天皇　起同延曆五年正月　盡同延曆七年十二月　四四〇

卷第十　桓武天皇　起同延曆八年正月　盡同延曆十年十二月　四四八

卷第五　桓武天皇　起同延曆十六年七月　盡同延曆十八年正月　四六一

卷第八　桓武天皇　起同延曆十八年正月　盡同延曆十九年六月　四六七

卷第十二　桓武天皇　起同延曆廿三年正月　盡同延曆廿四年七月　四七四

卷第十三　桓武天皇　起同延曆廿四年七月　盡同大同元年三月　四八二

卷第十四　平城天皇　起同大同元年五月　盡同年六月　四九〇

日本後紀

（自四六一至五二八）

續日本後紀

卷第一　仁明天皇　盡起同年五月　天長十年二月　五三〇

卷第二　仁明天皇　盡起天長十年二月　承和元年十月　五三五

卷第三　仁明天皇　盡起承和元年十月　同二年正月　五三八

卷第四　仁明天皇　盡起承和二年正月　同十二年正月　五四四

卷第五　仁明天皇　盡起承和十三年正月　同十四年正月　五四九

卷第六　仁明天皇　盡起承和十四年正月　同十五年二月　五五六

卷第七　仁明天皇　盡起承和十五年二月　同年十二月　五六〇

（自五二九至六三九）

卷第十七　平城天皇　盡起大同三年四月　同四年四月　四九四

卷第二十　嵯峨天皇　盡起弘仁元年四月　同二年正月　五〇二

卷第廿一　嵯峨天皇　盡起弘仁二年正月　同十年二月　五〇七

卷第廿二　嵯峨天皇　盡起弘仁十年二月　同十四年正月　五一四

卷第廿四　嵯峨天皇　盡起弘仁十四年正月　同十五年二月　五二二

卷第八　仁明天皇　盡起承和十六年正月　同年十二月　五六四

卷第九　仁明天皇　盡起同年承和十七年正月　同十二年正月　五七一

卷第十　仁明天皇　盡起同年承和十八年二月　同十三年正月　五八〇

卷第十一　仁明天皇　盡起同年承和十九年二月　同二十年正月　五八六

卷第十二　仁明天皇　盡起同年承和二十年正月　同二十一年正月　五九〇

卷第十三　仁明天皇　盡起同年承和二十二年正月　同二十三年正月　五九六

卷第十四　仁明天皇　盡起同年承和二十三年正月　同二十四年正月　六〇四

卷第十五　仁明天皇　盡起同年承和二十四年正月　同二十五年正月　六〇八

卷第十六　仁明天皇　盡起同年承和二十五年正月　同年十二月　六一二

卷第十七　仁明天皇　盡起承和十五年十二月　同嘉祥元年十二月　六一八

卷第十八　仁明天皇　盡起承和十五年十二月　同嘉祥二年十二月　六二二

卷第十九　仁明天皇　盡起同嘉祥二年十二月　同三年正月　六二九

卷第二十　仁明天皇　盡起同嘉祥三年正月一日　六三六

文德實錄

三代實錄

卷第一　文德天皇盡起同年三月　（自六四〇至六四〇）
卷第二　文德天皇盡起嘉祥三年七月　六四〇
卷第三　文德天皇盡起仁壽元年正月　六五一
卷第四　文德天皇盡起仁壽二年正月　六五二
卷第五　文德天皇盡起仁壽三年正月　六六一
卷第六　文德天皇盡起齊衡二年正月　六六六
卷第七　文德天皇盡起齊衡三年正月　六七一
卷第八　文德天皇盡起天安元年正月　六七六
卷第九　文德天皇盡起天安二年正月　六八二
卷第十　文德天皇盡起同年八月　（自六九九至六九九）　六九〇

卷第一　清和天皇盡起同年十二月　六九八
卷第二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元年正月　七〇四
卷第三　清和天皇盡起同年十二月　七一三
卷第四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二年正月　七一九
卷第五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三年正月　七二八
卷第六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四年正月　七三七
卷第七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五年正月　七四五
卷第八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六年正月　七五五
卷第九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十六年六月　七六三
卷第十　清和天皇盡起同年十二月　七七三
卷第十一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十七年二月　七七九
卷第十二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十八年正月　七八〇
卷第十三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十八年六月　七八七
卷第十四　清和天皇盡起貞觀十九年正月　七九七

巻第十五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年正月 盡同年閏十二月	八〇六
巻第十六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一年正月 盡同年十二月	八一一
巻第十七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二年正月 盡同年三月	八二〇
巻第十八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二年四月 盡同年十二月	八二七
巻第十九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三年正月 盡同年五月	八三二
巻第二十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三年六月 盡同年十二月	八三五
巻第廿一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四年正月 盡同年六月	八四一
巻第廿二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四年七月 盡同年十二月	八四五
巻第廿三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五年正月 盡同年五月	八四九
巻第廿四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五年六月 盡同年十二月	八五二
巻第廿五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六年正月 盡同年六月	八五六
巻第廿六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六年七月 盡同年十二月	八五九
巻第廿七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七年正月 盡同年十二月	八六五
巻第廿八	清和天巻	起貞觀十八年正月 盡同年五月	八七一

巻第廿九	清和天皇	起貞觀十八年六月 盡同年十一月	八七五
巻第三十	陽成天皇	起貞觀十八年十二月 盡元慶元年三月	八七九
巻第卅一	陽成天皇	起元慶元年四月 盡同年六月	八八五
巻第卅二	陽成天皇	起元慶元年七月 盡同年十二月	八九〇
巻第卅三	陽成天皇	起元慶二年正月 盡同年六月	八九四
巻第卅四	陽成天皇	起元慶二年七月 盡同年十二月	九〇一
巻第卅五	陽成天皇	起元慶三年正月 盡同年五月	九〇六
巻第卅六	陽成天皇	起元慶三年六月 盡同年十二月	九一二
巻第卅七	陽成天皇	起元慶四年正月 盡同年六月	九一八
巻第卅八	陽成天皇	起元慶四年七月 盡同年十二月	九二三
巻第卅九	陽成天皇	起元慶五年正月 盡同年六月	九二八
巻第四十	陽成天皇	起元慶五年七月 盡同年十二月	九三三
巻第四十一	陽成天皇	起元慶六年正月 盡同年五月	九三七
巻第四十二	陽成天皇	起元慶六年六月 盡同年十二月	九四二

卷第四十三　陽成天皇　起元慶七年正月 盡同年六月　九四七
卷第四十四　陽成天皇　起元慶七年七月 盡同八年二月四日　九五一
卷第四十五　陽成天皇　起元慶八年二月 盡同年五月　九五六
卷第四十六　陽成天皇　起元慶八年六月 盡同年十二月　九六三
卷第四十七　光孝天皇　起仁和元年正月 盡同年六月　九六九
卷第四十八　光孝天皇　起仁和元年七月 盡同年十二月　九七五
卷第四十九　光孝天皇　起仁和二年正月 盡同年十二月　九八〇
卷第五十　光孝天皇　起仁和三年正月 盡同年八月二十六日　九九〇

本朝

六國史索引 終

日本書紀卷第一

神代上

古天地未剖、陰陽不分、渾沌如雞子、溟涬而含牙。及其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淹滯而爲地、精妙之合搏易、重濁之凝場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然後神聖生其中焉。故曰、開闢之初、洲壤浮漂、譬猶游魚之浮水上也。于時天地之中生一物。狀如葦牙。便化爲神。號國常立尊。(至貴曰尊、自餘曰命、並訓美擧等也。下皆效此。)次國狹槌尊。次豐斟渟尊。凡三神矣。乾道獨化。所以成此純男。

一書曰、天地初判、一物在於虛中。狀貌難言。其中自有化生之神。號國常立尊。亦曰國底立尊。次國狹槌尊。亦曰國狹立尊。次豐國主尊。亦曰豐組野尊。亦曰豐香節野尊。亦曰浮經野豐買尊。亦曰豐國野尊。亦曰豐齧野尊。亦曰葉木國野尊。亦曰見野尊。

一書曰、古國稚地稚之時、譬猶浮膏而漂蕩。于時國中生物。狀如葦牙之抽出也。因此有化生之神。號可美葦牙彥舅尊。次國常立尊。次國狹槌尊。葉木國、此云播舉矩爾。可美、此云于麻時。

一書曰、天地混成之時、始有神人焉。號可美葦牙彥舅尊。次國底立尊。彥舅、此云比古尼。

一書曰、天地初判、始有俱生之神。號國常立尊。次國狹槌尊。又曰、高天原所生神、名曰天御中主尊。次高皇產靈尊。次神皇產靈尊。皇產靈、此云美武須毗。

一書曰、天地未生之時、譬猶海上浮雲無所根係。其中生一物。如葦牙之初生埿中也。便化爲人。號國常立尊。

一書曰、天地初判、有物。若葦牙、生於空中。因此化神。號天常立尊。次可美葦牙彥舅尊。又有物。若浮膏、生於空中。因此化神。號國常立尊。

次有神。埿土煑尊。(埿土、此云于毗尼。)沙土煑尊。(沙土、此云須毗尼。亦曰埿土根尊、沙土根尊。)次有神。大戶之道尊。(一云、大戶之邊。)大苫邊尊。(亦曰大戶摩彥尊、大戶摩姬尊。亦曰大富道尊、大富邊尊。)次有神。面足尊、惶根尊。(亦曰吾屋惶根尊。亦曰忌橿城尊。亦曰青橿城根尊。亦曰吾屋橿城尊。)次有神。伊弉諾尊、伊弉冊尊。

一書曰、此二神、青橿城根尊之子也。

一書曰、國常立尊生天鏡尊。天鏡尊生天萬尊。天萬尊生沫蕩尊。沫蕩尊生伊弉諾尊。沫蕩、此云阿和那伎。

凡八神矣。乾坤之道、相參而化。所以成此男女。自國常立尊、迄伊弉諾尊・伊弉冊尊、是謂神世七代者矣。

一書曰、男女耦生之神、先有埿土煑尊・沙土煑尊。次有角樴尊・活樴尊。次有面足尊・惶根尊。次有伊弉諾尊・伊弉冊尊。樴、橛也。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曰、底下豈無國歟、廼以天之瓊(瓊、玉也。此云努。)矛、指下而探之。是獲滄溟。其矛鋒滴瀝之潮、凝成一嶋。名之曰磤馭慮嶋。二神於是降居彼嶋。因欲共爲夫婦、產生洲國。便以磤馭慮嶋、爲國中之柱(柱、此云美簸旨邏。)而陽神左旋、陰神右旋。分巡國柱、同會一面。時陰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男焉。(少男、此云烏等孤。)陽神不悅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二神却更相遇。是行也、陽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女焉。(少女、此云烏等咩。)因問陰神曰、汝身有何成耶。對曰、吾身

有一雌元之處。陽神曰、吾身亦有雄元之處。思欲以吾身元處合
汝身之元處。於是陰陽始遘合爲夫婦。及至產時、先以淡路洲爲
胞。意所不快。故名之曰淡路洲。廼生大日本〈日本此云耶麻騰下皆效此〉豐秋
津洲。次生伊豫二名洲。次生筑紫洲。次雙生隱岐洲與佐度洲。世
人或有雙生者象此也。次生越洲。次生大洲。次生吉備子洲。由是
始起大八洲國之號焉。卽對馬嶋・壹岐嶋及處處小嶋、皆是潮沫
凝成者矣。亦曰水沫凝而成也。

一書曰、天神謂伊弉諾尊・伊弉冉尊曰、有豐葦原千五百秋瑞
穗之地。宜汝往脩之。廼賜天瓊戈。於是二神立於天上浮橋、投
戈求地。因畫滄海而引擧之、卽戈鋒垂落之潮結而爲嶋。名曰
磤馭慮嶋。二神降居彼嶋、化作八尋之殿。又化竪天柱。陽神問
陰神曰、汝身有何成耶。對曰、吾身具成而有稱陰元者一處。陽
神曰、吾身亦具成而有稱陽元者一處。思欲以吾身陽元合汝
身之陰元。云爾。卽將巡天柱、約束曰、妹自左巡、吾當右巡。既而
分巡相遇。陰神乃先唱曰、妍哉、可愛少男歟。陽神後和之曰、妍
哉、可愛少女歟。遂爲夫婦。先生蛭兒。便載葦船而流之。次生淡
洲。此亦不以充兒數。故還復上詣於天、具奏其狀。時天神以太
占而卜合之。乃教曰、婦人之辭、其已先揚乎。宜更還去。乃卜定
時日而降之。故二神改復巡柱。陽神自左、陰神自右。既遇之時、
陽神先唱曰、妍哉、可愛少女歟。陰神後和之曰、妍哉、可愛少男
歟。然後同宮共住而生兒。號大日本豐秋津洲。次淡路洲。次伊
豫二名洲。次筑紫洲。次隱岐三子洲。次佐度洲。次越洲。次吉備
子洲。由此謂之大八洲國矣。瑞此云弥圖。妍哉此云阿那而惠
夜。可愛此云哀。太占此云布刀磨爾。

一書曰、伊弉諾尊・伊弉冉尊二神、立于天霧之中曰、吾欲得國。
乃以天瓊矛、指垂而探之、得磤馭慮嶋。則拔矛而喜之曰、善乎
國之在矣。

一書曰、伊弉諾・伊弉冉二神、坐于高天原曰、當有國耶。乃以天
瓊矛、畫成磤馭慮嶋。

一書曰、伊弉諾・伊弉冉二神相謂曰、有物若浮膏。其中蓋有國
乎。乃以天瓊矛、探成一嶋。名曰磤馭慮嶋。

一書曰、陰神先唱曰、美哉、善少男。時以陰神先言故、爲不祥。更
復改巡。則陽神先唱曰、美哉、善少女。遂將合交。而不知其術。時
有鶺鴒、飛來搖其首尾。二神見而學之、卽得交道。

一書曰、二神合爲夫婦、先以淡路洲・淡洲爲胞、生大日本豐秋
津洲。次伊豫洲。次筑紫洲。次雙生隱岐洲與佐度洲。次越洲。次
大洲。次子洲。

一書曰、先生淡路洲。次大日本豐秋津洲。次伊豫二名洲。次隱
岐洲。次佐度洲。次筑紫洲。次壹岐洲。次對馬洲。

一書曰、以磤馭慮嶋爲胞、生淡路洲。次大日本豐秋津洲。次伊
豫二名洲。次筑紫洲。次吉備子洲。次雙生隱岐洲與佐度洲。次
越洲。

一書曰、以淡路洲爲胞、生大日本豐秋津洲。次淡洲。次伊豫二
名洲。次隱岐三子洲。次佐度洲。次筑紫洲。次吉備子洲。次大洲。

一書曰、陰神先唱曰、妍哉、可愛少男乎。便握陽神之手、遂爲夫
婦、生淡路洲。次蛭兒。

次生海。次生川。次生山。次生木祖句句廼馳。次生草祖草野姬。亦
名野槌。既而伊弉諾尊・伊弉冉尊共議曰、吾已生大八洲國及山
川草木。何不生天下之主者歟。於是共生日神。號大日孁貴。〈大日孁貴此云於保比屢咩能武智孁音力丁反一書云天照大神一書云天照大日孁尊〉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
六合之内。故二神喜曰、吾息雖多、未有若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
此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是時天地相去未遠。故以
天柱擧於天上也。次生月神。〈一書云月弓尊月夜見尊月讀尊〉其光彩亞日。可以
配日而治。故亦送之于天。次生蛭兒。雖已三歲、脚猶不立。故載之
於天磐櫲樟船、而順風放棄。次生素戔嗚尊。〈一書云神素戔嗚尊速素戔嗚尊〉此
神有勇悍以安忍。且常以哭泣爲行。故令國内人民多以夭折、復
使青山變枯。故其父母二神、勅素戔嗚尊、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
宇宙。固當遠適之於根國矣。遂逐之。

一書曰、伊弉諾尊曰、吾欲生御㝢之珍子。乃以左手持白銅鏡、
則有化出之神。是謂大日孁尊。右手持白銅鏡、則有化出之神。
是謂月弓尊。又廻首顧眄之間、則有化神。是謂素戔嗚尊。卽大
日孁尊及月弓尊、並是質性明麗。故使照臨天地。素戔嗚尊、是
性好殘害。故令下治根國。珍此云于圖。顧眄之間此云美屢摩
沙可梨爾。

一書曰、日月既生。次生蛭兒。此兒年滿三歲、脚尚不立。初伊弉
諾・伊弉冉尊巡柱之時、陰神先發喜言。既違陰陽之理。所以今
生蛭兒。次生素戔嗚尊。此神性惡、常好哭恚。國民多死。青山爲
枯。故其父母勅曰、假使汝治此國、必多所殘傷。故汝可以馭極
遠之根國。次生鳥磐櫲樟船。輙以此船載蛭兒、順流放棄。次生
火神軻遇突智。時伊弉冉尊、爲軻遇突智所焦而終矣。其且終
之間、臥生土神埴山姬及水神罔象女。卽軻遇突智娶埴山姬
生稚產靈。此神頭上生蠶與桑。臍中生五穀。罔象此云美都波。

一書曰、伊弉冉尊生火產靈時、爲子所焦而神退矣。亦云神避。
其且神退之時、則生水神罔象女及土神埴山姬。又生天吉
葛。天吉葛此云阿磨能與佐圖羅。一云與曾豆羅。

一書曰、伊弉冉尊且生火神軻遇突智之時、悶熱懊惱。因爲吐。
此化爲神。名曰金山彥。次小便。化爲神。名曰罔象女。次大便。化
爲神。名曰埴山媛。

一書曰、伊弉冉尊生火神時、被灼而神退去矣。故葬於紀伊國
熊野之有馬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者、花時亦以花祭。又用鼓
吹幡旗、歌舞而祭矣。

一書曰、伊弉諾尊與伊弉冉尊、共生大八洲國。然後伊弉諾尊
曰、我所生之國、唯有朝霧而薰滿之哉。乃吹撥之氣、化爲神。號
曰級長戶邊命。亦曰級長津彥命。是風神也。又飢時生兒、號倉
稻魂命。又生海神等、號少童命。山神等號山祇。水門神等號速
秋津日命。木神等號句句廼馳。土神號埴安神。然後悉生萬物
焉。至於火神軻遇突智之生也、其母伊弉冉尊、見焦而化去。于
時伊弉諾尊恨之曰、唯以一兒替我愛之妹者乎。則匍匐頭邊、

住時吾兒有八箇少女每年爲八岐大蛇所呑今此少童且臨被
呑無由脱免故以哀傷素戔嗚尊勅曰若然者汝當以女奉吾耶
對曰隨勅奉矣故素戔嗚尊立化奇稻田姫爲湯津爪櫛而插於
御髻乃使脚摩乳手摩乳釀八醞酒并作假庪（假庪此云佐受枳）八間各
置一口槽而盛酒以待之也至期果有大蛇頭尾各有八岐眼如
赤酸醬（赤酸醬此云阿箇箇鵝知）松柏生於背上而蔓延於八丘八谷之間及
至得酒頭各一槽飲醉而睡時素戔嗚尊乃拔所帶十握劒寸斬
其蛇至尾劒刃少缺故割裂其尾視之中有一劒此所謂草薙劒
也（草薙劒此云倶娑那伎能都留伎一書云本名天叢雲劒蓋大蛇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以名歟至日本武皇子改名曰草薙劒）素戔嗚尊曰是神劒也吾何敢私以安乎乃上獻於天神也然
後行覓將婚之處遂到出雲之清地焉（清地此云素鵝）乃言曰吾心清清
之（此今呼此地曰清）於彼處建宮（或云時武素戔嗚尊歌之曰夜句茂多兔伊弩毛夜覇餓岐伊都毛夜覇餓岐兔磨語昧爾夜覇餓枳都倶盧贈廼夜覇餓岐廻）乃相與遘合而生兒大己貴神因勅之曰吾兒宮
首者即脚摩乳手摩乳也故賜號於二神曰稻田宮主神已而素
戔嗚尊遂就於根國矣

一書曰素戔嗚尊自天而降到於出雲簸之川上則見稻田宮
主簀狹之八箇耳女子號稻田媛乃於奇御戸爲起而生兒號
清之湯山主三名狹漏彦八嶋篠一云清之繋名坂輕彦八嶋
手命又云清之湯山主三名狹漏彦八嶋野此神五世孫即大
國主神篠小竹也此云斯奴

一書曰是時素戔嗚尊下到於安藝國可愛之川上也彼處有
神名曰脚摩手摩其妻名曰稻田宮主簀狹之八箇耳此神正
在娠身夫妻共愁乃告素戔嗚尊曰我生兒雖多毎生輙有八
岐大蛇來呑不得一存今吾且産恐亦見呑是以哀傷素戔嗚
尊乃教之曰汝可以衆菓釀酒八甕吾當爲汝殺蛇二神隨教
設酒至産時必彼大蛇當戸將呑兒焉素戔嗚尊勅蛇曰汝是
可畏之神敢不饗乎乃以八甕酒毎口沃入其蛇飲酒而睡素戔
嗚尊拔劒斬之至斬尾時劒刃少缺割而視之則劒在尾中是
號草薙劒此今在尾張國吾湯市村即熱田祝部所掌之神是
也其斷蛇劒號曰蛇之麁正此今在石上也是後以稻田宮主
簀狹之八箇耳生兒眞髮觸奇稻田媛遷置於出雲國簸川上
而長養焉然後素戔嗚尊以爲妃而所生兒之六世孫是曰大
己貴命大己貴此云於褒婀娜武智

一書曰素戔嗚尊欲幸奇稻田媛而乞之脚摩乳手摩乳對曰
請先殺彼蛇然後幸者宜也彼大蛇毎頭各有石松兩脇有山
甚可畏矣將何以殺之素戔嗚尊乃計釀毒酒以飲之蛇醉而
睡素戔嗚尊乃以蛇韓鋤之劒斬頭斬腹其斬尾之時劒刃少
缺故裂尾而看即別有一劒焉名爲草薙劒此劒昔在素戔嗚
尊許今在於尾張國也其素戔嗚尊斷蛇之劒今在吉備神部
許也出雲簸之川上山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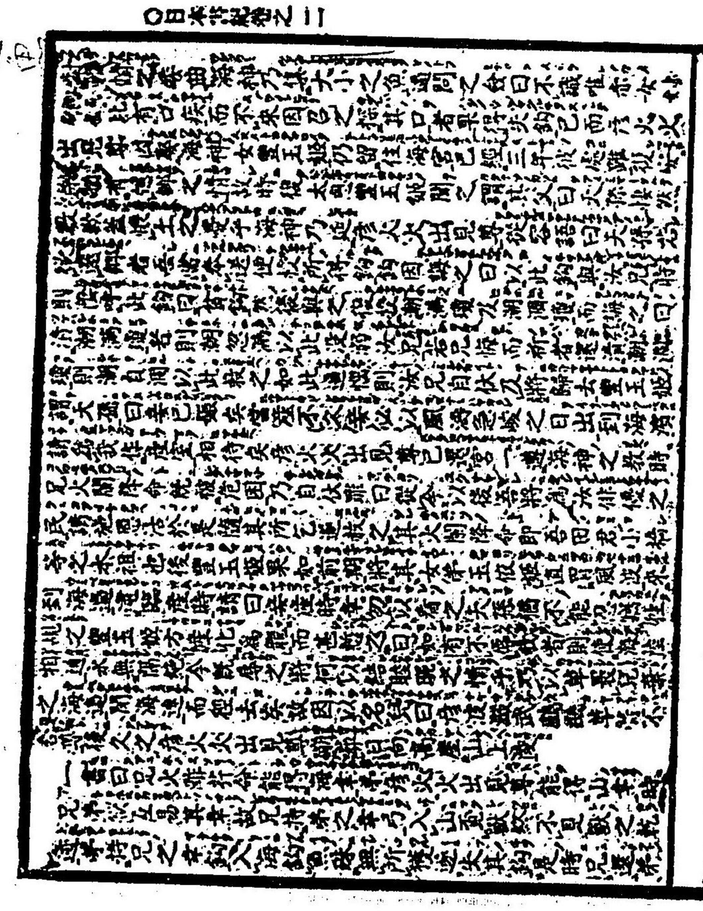
一書曰素戔嗚尊所行無状故諸神科以千座置戸而遂逐之
是時素戔嗚尊帥其子五十猛神降到於新羅國居曾尸茂梨
之處乃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遂以埴土作舟乘之東渡到出
雲國簸川上所在鳥上之峯時彼處有呑人大蛇素戔嗚尊乃

以天蠅斫之劒斬彼大蛇時斬蛇尾而刃缺即擘而視之尾中
有一神劒素戔嗚尊曰此不可以吾私用也乃遣五世孫天之
葺根神上奉於天此今所謂草薙劒矣初五十猛神天降之時
多將樹種而下然不殖韓地盡以持歸遂始自筑紫凡大八洲
國之内莫不播殖而成青山焉所以稱五十猛命爲有功之神
即紀伊國所坐大神是也

一書曰素戔嗚尊曰韓郷之嶋是有金銀若使吾兒所御之國
不有浮寶者未是佳也乃拔鬚髯散之即成杉又拔散胸毛是
成檜尻毛是成柀眉毛是成櫲樟已而定其當用乃稱之曰杉
及櫲樟此兩樹者可以爲浮寶檜可以爲瑞宮之材柀可以爲
顯見蒼生奥津棄戸將臥之具夫須噉八十木種皆能播生于
時素戔嗚尊之子號曰五十猛命妹大屋津姫命次抓津姫命
凡此三神亦能分布木種即奉渡於紀伊國也然後素戔嗚尊
居熊成峯而遂入於根國者矣棄戸此云須多杯柀此云磨紀

一書曰大國主神亦名大物主神亦號國作大己貴命亦曰葦
原醜男亦曰八千戈神亦曰大國玉神亦曰顯國玉神其子凡
有一百八十一神夫大己貴命與少彦名命戮力一心經營天
下復爲顯見蒼生及畜産則定其療病之方又爲攘鳥獸昆虫
之災異則定其禁厭之法是以百姓至今咸蒙恩頼嘗大己貴
命謂少彦名命曰吾等所造之國豈謂善成之乎少彦名命對
曰或有所成或有不成是談也蓋有幽深之致焉其後少彦名
命行至熊野之御碕遂適於常世郷矣亦曰至淡嶋而縁粟莖
者則彈渡而至常世郷矣自後國中所未成者大己貴神獨能
巡造遂到出雲國乃興言曰夫葦原中國本自荒芒至及磐石
草木咸能強暴然吾已摧伏莫不和順遂因言今理此國唯吾
一身而已其可與吾共理天下者蓋有之乎于時神光照海忽
然有浮來者曰如吾不在者汝何能平此國乎由吾在故汝得
建其大造之績矣是時大己貴神問曰然則汝是誰耶對曰吾
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大己貴神曰唯然迺知汝是吾之幸魂奇
魂今欲何處住耶對曰吾欲住於日本國之三諸山故即營宮
彼處使就而居此大三輪之神也此神無子即甘茂君等大三
輪君等又姫蹈鞴五十鈴姫命又曰事代主神化爲八尋熊鰐
通三嶋溝樴姫或云玉櫛姫而生兒姫蹈鞴五十鈴姫命是爲
神日本磐余彦火火出見天皇之后也初大己貴神之平國也
行到出雲國五十狹狹之小汀而且當飲食是時海上忽有人
聲乃驚而求之都無所見頃時有一箇小男以白蘞皮爲舟以
鷦鷯羽爲衣隨潮水以浮到大己貴神即取置掌中而翫之則
跳齧其頬乃怪其物色遣使白於天神于時高皇産靈尊聞之
而曰吾所産兒凡有一千五百座其中一兒最惡不順教養自
指間漏墮者必彼矣宜愛而養之此即少彦名命是也顯此云
于都斯蹈鞴此云多多羅幸魂此云佐枳弥多摩奇魂此云倶
斯美枳磨鷦鷯此云娑娑岐

日本書紀卷第一　終



日本書紀卷第三

神日本磐余彦天皇 神武天皇

日本書紀卷第四

神渟名川耳天皇　綏靖天皇
磯城津彦玉手看天皇　安寧天皇
大日本彦耜友天皇　懿德天皇
觀松彦香殖稻天皇　孝昭天皇
日本足彦國押人天皇　孝安天皇
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　孝靈天皇
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　孝元天皇
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天皇　開化天皇

神渟名川耳天皇　綏靖天皇

神渟名川耳天皇、神日本磐余彦天皇第三子也。母曰媛蹈鞴五十鈴媛命、事代主神之大女也。天皇風姿岐嶷、少有雄拔之氣。及壯容貌魁偉、武藝過人。而志尚沈毅。至四十八歲、神日本磐余彦天皇崩。時神渟名川耳尊、孝性純深、悲慕無已。特留心於喪葬之事焉。其庶兄手研耳命、行年已長、久歷朝機。故亦委事而親之。然其王立操厝懷、本乖仁義。遂以諒闇之際、威福自由。苞藏禍心、圖害二弟。于時也、太歲己卯。冬十一月、神渟名川耳尊、與兄神八井耳命、陰知其志、而善防之。至於山陵事畢、乃使弓部稚彦造弓、倭鍛部天津眞浦造眞麛鏃、矢部作箭。及弓矢旣成、神渟名川耳尊、欲以射殺手研耳命。會有手研耳命於片丘大窨中、獨臥于大牀。時渟名川耳尊謂神八井耳命曰、今適其時也。夫言貴密、事宜愼。故我之陰謀、本無預者。今日之事、唯吾與爾自行之耳。吾當先開窨戶。爾其射之。因相隨進入。神渟名川耳尊突開其戶。神八井耳命則手脚戰慄、不能放矢。時神渟名川耳尊、掣取其兄所持弓矢、而射手研耳命。一發中胸、再發中背、遂殺之。於是、神八井耳命懣然自服。讓於神渟名川耳尊曰、吾是乃兄、而懦弱不能致果。今汝特挺神武、自誅元惡。宜哉乎汝之光臨天位、以承皇祖之業。吾當爲汝輔之、奉典神祇者。是卽多臣之始祖也。

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己卯、神渟名川耳尊卽天皇位。都葛城。是謂高丘宮。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庚辰。

二年春正月、立五十鈴依媛爲皇后。一書云、磯城縣主女川派媛。一書云、春日縣主大日諸女糸織媛也。卽天皇之姨也。后生磯城津彦玉手看天皇。

四年夏四月、神八井耳命薨。卽葬于畝傍山北。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子朔戊子、立皇子磯城津彦玉手看尊爲皇太子。

三十三年夏五月、天皇不豫。癸酉崩。時年八十四。

磯城津彦玉手看天皇　安寧天皇

磯城津彦玉手看天皇、神渟名川耳天皇太子也。母曰五十鈴依媛命、事代主神之少女也。天皇以神渟名川耳天皇二十五年、立爲皇太子。年二十一。三十三年夏五月、神渟名川耳天皇崩。其年七月癸亥朔乙丑、太子卽天皇位。

元年冬十月丙戌朔丙申、葬神渟名川耳天皇於倭桃花鳥田丘上陵。

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癸丑。

二年、遷都於片鹽。是謂浮孔宮。

三年春正月戊寅朔壬午、立渟名底仲媛命亦曰渟名襲媛爲皇后。一書云、磯城縣主葉江女川津媛。一書云、大間宿禰女糸井媛。先是、后生二皇子。第一曰息石耳命、第二曰大日本彦耜友天皇。一云、生三皇子。第一曰常津彦某兄、第二曰大日本彦耜友天皇、第三曰磯城津彦命。

十一年春正月壬戌朔、立大日本彦耜友尊爲皇太子。弟磯城津彦命、是猪使連之始祖也。

三十八年冬十二月庚戌朔乙卯、天皇崩。時年五十七。

大日本彦耜友天皇　懿德天皇

大日本彦耜友天皇、磯城津彦玉手看天皇第二子也。母曰渟名底仲媛命、事代主神孫鴨王女也。磯城津彦玉手看天皇十一年春正月壬戌、立爲皇太子。年十六。三十八年冬十二月、磯城津彦玉手看天皇崩。

元年春二月己酉朔壬子、皇太子卽天皇位。秋八月丙午朔、葬磯城津彦玉手看天皇於畝傍山南御陰井上陵。九月丙子朔乙丑、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辛卯。

二年春正月甲戌朔戊寅、遷都於輕地。是謂曲峽宮。二月癸卯朔癸丑、立天豐津媛命爲皇后。一云、磯城縣主葉江男弟猪手女泉媛。一云、磯城縣主太眞稚彦女飯日媛也。后生觀松彦香殖稻天皇。一云、天皇母弟武石彦奇友背命。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朔戊午、立觀松彦香殖稻尊爲皇太子。年十八。

三十四年秋九月甲子朔辛未、天皇崩。

觀松彦香殖稻天皇　孝昭天皇

觀松彦香殖稻天皇、大日本彦耜友天皇太子也。母皇后天豐津媛命、息石耳命之女也。天皇以大日本彦耜友天皇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立爲皇太子。三十四年秋九月、大日本彦耜友天皇崩。明年冬十月戊午朔庚午、葬大日本彦耜友天皇於畝傍山南纖沙谿上陵。

元年春正月丙戌朔甲子、皇太子卽天皇位。夏四月乙卯朔己未、尊皇后曰皇太后。七月、遷都於掖上。是謂池心宮。是年也、太歲丙寅。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辰朔丙午、立世襲足媛爲皇后。一云、尾張連遠祖瀛津世襲之妹也。一云、倭國豐秋狹太媛女大井媛也。后生天足彦國押人命、日本足彦國押人天皇。

六十八年春正月丁亥朔庚子、立日本足彦國押人尊爲皇太子。年二十。天足彦國押人命、此和珥臣等始祖也。

八十三年秋八月丁巳朔辛酉、天皇崩。

日本足彦國押人天皇　孝安天皇

日本足彦國押人天皇、觀松彦香殖稻天皇第二子也。母曰世襲足媛、尾張連遠祖瀛津世襲之妹也。天皇以觀松彦香殖稻天皇六十八年春正月、立爲皇太子。八十三年秋八月、觀松彦香殖稻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辛卯、皇太子卽天皇位。秋八月辛巳朔、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己丑。二年冬十月、遷都於室地。是謂秋

津嶋宮

二十六年春二月己丑朔壬寅立姪押媛為皇后（一云磯城縣主葉江女長媛一云十市縣主五十坂彦女五十坂媛）后生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

三十八年秋八月丙子朔己丑葬觀松彦香殖稲天皇于掖上博多山上陵

七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癸酉立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尊為皇太子年二十六

百二年春正月戊戌朔丙午天皇崩

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　孝霊天皇

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日本足彦國押人天皇太子也母曰押媛蓋天足彦國押人命之女乎天皇以日本足彦國押人天皇七十六年春正月立為皇太子百二年春正月日本足彦國押人天皇崩秋九月甲子朔丙午葬日本足彦國押人天皇于玉手丘上陵冬十二月癸亥朔丙寅皇太子遷都於黒田是謂廬戸宮

元年春正月壬辰朔癸卯太子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歳辛未

二年春二月丙辰朔丙寅立細媛命為皇后（一云春日千乳早山香媛一云十市縣主等祖女眞舌媛）后生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妃倭國香媛（亦名絙某姉）生倭迹迹日百襲姫命彦五十狭芹彦命（亦名吉備津彦命）倭迹迹稚屋姫命亦妃絙某弟生彦狭嶋命稚武彦命弟稚武彦命是吉備臣之始祖也

三十六年春正月己亥朔立彦國牽尊為皇太子

七十六年春二月丙午朔癸丑天皇崩

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　孝元天皇

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太子也母曰細媛命磯城縣主大目之女也天皇以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三十六年春正月立為皇太子年十九七十六年春二月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辛未朔甲申太子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歳丁亥

四年春三月甲申朔甲午遷都於輕地是謂境原宮

六年秋九月戊戌朔癸卯葬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于片丘馬坂陵

七年春二月丙寅朔丁卯立欝色謎命為皇后后生二男一女第一曰大彦命第二曰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天皇第三曰倭迹迹姫命（一云天皇母弟少彦男心命也）妃伊香色謎命生彦太忍信命次妃河内青玉繋女埴安媛生武埴安彦命兄大彦命是阿倍臣膳臣阿閉臣狭狭城山君筑紫國造越國造伊賀臣凡七族之始祖也彦太忍信命是武内宿禰之祖父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壬午立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尊為皇太子年十六

五十七年秋九月壬申朔癸酉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崩

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天皇　開化天皇

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天皇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第二子也

母曰欝色謎命穂積臣遠祖欝色雄命之妹也天皇以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二十二年春正月立為皇太子年十六五十七年秋九月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崩冬十一月辛未朔壬午太子即天皇位

元年春正月庚午朔癸酉尊皇后曰皇太后冬十月丙申朔戊申遷都于春日之地（春日此云箇酒鵝）是謂率川宮（率川此云伊社箇波）是年也太歳甲申

五年春二月丁未朔壬子葬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于劔池嶋上陵

六年春正月辛丑朔甲寅立伊香色謎命為皇后（是庶母也）后生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先是天皇納丹波竹野媛為妃生彦湯産隅命（亦名彦蔣簀命）次妃和珥臣遠祖姥津命之妹姥津媛生彦坐王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朔丁酉立御間城入彦尊為皇太子年十九

六十年夏四月丙辰朔甲子天皇崩冬十月癸丑朔乙卯葬于春日率川坂本陵（一云坂上陵）

日本書紀巻第四　終

日本書紀卷第五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　崇神天皇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稚日本根子大日日天皇第二子也。母曰伊香色謎命、物部氏遠祖大綜麻杵之女也。天皇年十九歲、立爲皇太子。識性聰敏、幼好雄略。既壯寬博謹愼、崇重神祇、恒有經綸天業之心焉。六十年夏四月、稚日本根子大日日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壬午朔甲午、皇太子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二月辛亥朔丙寅、立御間城姬爲皇后。先是、后生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彥五十狹茅命・國方姬命・千千衝倭姬命・倭彥命・五十日鶴彥命。又妃紀伊國荒河戶畔女遠津年魚眼眼妙媛、生豐城入彥命・豐鍬入姬命。次妃尾張大海媛、生八坂入彥命・渟名城入姬命・十市瓊入姬命。是年也、太歲甲申。三年秋九月、遷都於磯城。是謂瑞籬宮。

四年冬十月庚申朔壬午、詔曰、惟我皇祖諸天皇等、光臨宸極者、豈爲一身乎。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當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僚、竭爾忠貞、並安天下、不亦可乎。

五年、國內多疾疫、民有死亡者、且大半矣。

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之。是以、晨興夕惕、請罪神祇。先是、天照大神・倭大國魂二神、並祭於天皇大殿之內。然畏其神勢、共住不安。故以天照大神、託豐鍬入姬命、祭於倭笠縫邑。仍立磯堅城神籬。（神籬、此云比莽呂岐。）亦以日本大國魂神、託渟名城入姬命祭。然渟名城入姬、髮落體瘦而不能祭。

七年春二月丁丑朔辛卯、詔曰、昔我皇祖、大啓鴻基。其後聖業逾高、王風轉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祇耶。蓋命神龜、以極致災之所由也。於是、天皇乃幸于神淺茅原、而會八十萬神、以卜問之。是時、神明憑倭迹迹日百襲姬命曰、天皇、何憂國之不治也。若能敬祭我者、必當自平矣。天皇問曰、教如此者誰神也。答曰、我是倭國域內所居神、名爲大物主神。時得神語、隨教祭祀。然猶於事無驗。天皇乃沐浴齋戒、潔淨殿內、而祈之曰、朕禮神尚未盡耶。何不享之甚也。冀亦夢裏敎之、以畢神恩。是夜夢、有一貴人。對立殿戶、自稱大物主神曰、天皇、勿復爲愁。國之不治、是吾意也。若以吾兒大田田根子、令祭吾者、則立平矣。亦有海外之國、自當歸伏。秋八月癸卯朔己酉、倭迹速神淺茅原目妙姬・穗積臣遠祖大水口宿禰・伊勢麻績君、三人共同夢、而奏言、昨夜夢之、有一貴人、誨曰、以大田田根子命、爲祭大物主大神之主、亦以市磯長尾市、爲祭倭大國魂神主、必天下太平矣。天皇得夢辭、益歡於心。布告天下、求大田田根子、即於茅渟縣陶邑得大田田根子而貢之。天皇即親臨于神淺茅原、會諸王卿及八十諸部、而問大田田根子曰、汝其誰子。對曰、父曰大物主大神、母曰活玉依媛。陶津耳之女。亦云、奇日方天日方武茅渟祇之女也。天皇曰、朕當榮樂。乃卜使物部連祖伊香色雄、爲神班物者、吉之。又卜便祭他神、不吉。十一月丁卯朔己卯、命伊香色雄、而以物部八十手所作祭神之物。即以大田田根子、爲祭大物主大神之主。又以長尾市、爲祭倭大國

魂神之主。然後、卜祭他神、吉焉。便別祭八十萬群神。仍定天社・國社、及神地・神戶。於是、疫病始息、國內漸謐。五穀既成、百姓饒之。

八年夏四月庚子朔乙卯、以高橋邑人活日、爲大神之掌酒。（掌酒、此云佐介弭苔。）冬十二月丙申朔乙卯、天皇以大田田根子、令祭大神。是日、活日自擧神酒、獻天皇。仍歌之曰、許能瀰枳破、和餓瀰枳那羅儒、椰磨等那殊、於朋望能農之能、介瀰之瀰枳、伊句臂佐、伊句臂佐。如此歌之、宴于神宮。即宴竟之、諸大夫等歌之曰、宇磨佐開、瀰和能等能能、阿佐妬珥毛、伊弟氐由介那、瀰和能等能能渡烏。於茲、天皇歌之曰、宇磨佐階、瀰和能等能能、阿佐妬珥毛、於辞寐羅箇禰、瀰和能等能渡烏。即開神宮門、而幸行之。所謂大田田根子、今三輪君等之始祖也。

九年春三月甲子朔戊寅、天皇夢有神人、誨之曰、以赤盾八枚・赤矛八竿、祠墨坂神。亦以黑盾八枚・黑矛八竿、祠大坂神。四月甲子朔己酉、依夢之教、祭墨坂神・大坂神。

十年秋七月丙戌朔己酉、詔群卿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也。今既禮神祇、災害皆耗。然遠荒人等、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耳。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憲。九月丙戌朔甲午、以大彥命遣北陸、武渟川別遣東海、吉備津彥遣西道、丹波道主命遣丹波。因以詔之曰、若有不受教者、乃擧兵伐之。既而共授印綬爲將軍。壬子、大彥命到於和珥坂上。時有少女、歌之曰、（一云、大彥命到山背平坂。時道側有童女歌之曰、）瀰磨紀異利寐胡播揶、飫迺餓烏塢、志齊務苔、農殊末句志羅珥、比賣那素寐殊望。（一云、於朋耆妬庸利、于介伽卑氐、許呂佐務苔、須羅句塢志羅珥、比賣那素寐須望。）於是、大彥命異之、問童女曰、汝言何辭。對曰、勿言也。唯歌耳。乃重詠先歌、忽不見矣。大彥乃還而具以狀奏。於是、天皇姑倭迹迹日百襲姬命、聰明叡智、能識未然。乃知其歌恠、言于天皇、是武埴安彥將謀反之表者也。吾聞、武埴安彥之妻吾田媛、密來之、取倭香山土、裹領巾頭而祈曰、是倭國之物實、則反之。（物實、此云望能志呂。）是以、知有事焉。非早圖、必後之。於是、更留諸將軍而議之。未幾時、武埴安彥與妻吾田媛、謀反逆、興師忽至。各分道、而夫從山背、婦從大坂、共入欲襲帝京。時天皇遣五十狹芹彥命、擊吾田媛之師。即遮於大坂、皆大破之。殺吾田媛、悉斬其軍卒。復遣大彥與和珥臣遠祖彥國葺、向山背、擊埴安彥。爰以忌瓮、鎭坐於和珥武鐰坂上。則率精兵、進登那羅山而軍之。時官軍屯聚、而蹢跙草木。因以號其山、曰那羅山。（蹢跙、此云布瀰那羅須。）更避那羅山、而進到輪韓河、與埴安彥挾河屯之、各相挑焉。故時人改號其河、曰挑河。今謂泉河、訛也。埴安彥望之、問彥國葺曰、何由矣汝興師來耶。對曰、汝逆天無道、欲傾王室。故擧義兵、欲討汝逆。是天皇之命也。於是、各爭先射。武埴安彥先射彥國葺、不得中。後彥國葺射埴安彥、中胸而殺焉。其軍衆脅退。則追破於河北、而斬首過半。屍骨多溢。故號其處、曰羽振苑。亦其卒怖走、屎漏于褌。乃脫甲而逃之。知不得免、叩頭曰、我君。故時人號其脫甲處、曰伽和羅。褌屎處曰屎褌。今謂樟葉、訛也。又號叩頭之處、曰我君。（叩頭、此云迺務。）是後、倭迹迹日百襲姬命、爲大物主神之妻。然其神常晝不見、而夜來矣。倭迹迹姬命語夫曰、君常晝不見者、分明不得視其尊顏。願暫留之。明旦、仰欲覲美麗之威儀。大神對曰、言理

灼然吾明旦入汝櫛笥而居。願無驚吾形。爰倭迹迹姫命心裏密異之。待明以見櫛笥、遂有美麗小蛇。其長大如衣紐。則驚之叫啼。時大神有恥、忽化人形。謂其妻曰、汝不忍令羞吾。吾還令羞汝。仍踐大虛、登于御諸山。爰倭迹迹姫命仰見而悔之急居。〈急居、此云莬岐于。〉則箸撞陰而薨。乃葬於大市。故時人號其墓、謂箸墓也。是墓者、日也人作、夜也神作。故運大坂山石而造。則自山至于墓、人民相踵、以手遞傳而運焉。時人歌之曰、飫朋佐介珥、菟藝迺煩例屢、伊辭務邏塢、多誤辭珥固佐縻、固辭介氐務介茂。冬十月乙卯朔、詔群臣曰、今返者悉伏誅。畿內無事。唯海外荒俗、騷動未止。其四道將軍等、今急發之。丙子、將軍等共發路。

十一年夏四月壬子朔己卯、四道將軍、以平戎夷之狀奏焉。是歲、異俗多歸、國內安寧。

十二年春三月丁丑朔丁亥、詔曰、朕初承天位、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是以、陰陽謬錯、寒暑失序。疫病多起、百姓蒙災。然今解罪改過、敦禮神祇。亦垂教而綏荒俗、舉兵以討不服。是以、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衆庶樂業。異俗重譯來、海外既歸化。宜當此時、更校人民、令知長幼之次第、及課役之先後焉。秋九月甲辰朔己丑、始校人民、更科調役。此謂男之弭調、女之手末調也。是以、天神地祇共和享、而風雨順時、百穀用成。家給人足、天下大平矣。故稱謂御肇國天皇也。

十七年秋七月丙午朔、詔曰、船者天下之要用也。今海邊之民、由無船以甚苦步運。其令諸國、俾造船舶。冬十月、始造船舶。

四十八年春正月己卯朔戊子、天皇勅豐城命・活目尊曰、汝等二子、慈愛共齊。不知曷爲嗣。各宜夢。朕以夢占之。二皇子、於是、被命、淨沐而祈寐。各得夢也。會明、兄豐城命以夢辭奏于天皇曰、自登御諸山向東、而八廻弄槍、八廻擊刀。弟活目尊以夢辭奏言、自登御諸山之嶺、繩絙四方、逐食粟雀。則天皇相夢、謂二子曰、兄則一片向東。當治東國。弟是悉臨四方。宜繼朕位。四月戊申朔丙寅、立活目尊、爲皇太子。以豐城命令治東。是上毛野君・下毛野君之始祖也。

六十年秋七月丙申朔己酉、詔群臣曰、武日照命〈一云、武夷鳥。又云、天夷鳥。〉從天將來神寶、藏于出雲大神宮。是欲見焉。則遣矢田部造遠祖武諸隅〈一書云、一名大母隅也。〉而使獻。當是時、出雲臣之遠祖出雲振根至于神寶。是往筑紫國而不遇矣。其弟飯入根、則被皇命、以神寶付弟甘美韓日狹與子鸕濡渟而貢上。既而出雲振根、從筑紫還來之、聞神寶獻于朝廷、責其弟飯入根曰、數日當待。何恐之乎、輙許神寶。是以、既經年月、猶懷恨忿、有殺弟之志。欺弟曰、頃者於止屋淵多生蔞。願共行欲見。則隨兄而往之。先是、兄竊作木刀、形似眞刀。當時自佩之。弟佩眞刀。共到淵頭、兄謂弟曰、淵水清冷。願欲共游沐。弟從兄言、各解佩刀、置淵邊、沐於水中。乃兄先上陸、取弟眞刀自佩。後弟驚而取兄木刀。共相擊矣。弟不得拔木刀。兄擊弟飯入根而殺之。故時人歌之曰、椰句毛多菟、伊頭毛多鶏流、多知菟頭邏佐波磨枳、佐微那辭珥、阿波禮。於是、甘美韓日狹・鸕濡渟、參向朝廷、曲奏其狀。則遣吉備津彥與武渟河別、以誅出雲

振根。故出雲臣等、畏是事、不祭大神而有間。時丹波氷上人、名氷香戶邊、啓于皇太子活目尊曰、己子有小兒。而自然言之、玉萎鎭石。出雲人祭、眞種之甘美鏡。押羽振、甘美御神、底寶御寶主。山河之水泳御魂。靜挂甘美御神、底寶御寶主也。〈萎、此云毛。〉是非似小兒之言。若有託言乎。於是、皇太子奏于天皇。則勅之使祭。

六十二年秋七月乙卯朔丙辰、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水少。是以、其國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冬十月、造依網池。十一月、作苅坂池・反折池。〈一云、天皇居桑間宮、造是三池也。〉

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令朝貢也。任那者去筑紫國二千餘里。北阻海以在鷄林之西南。天皇踐祚六十八年冬十二月戊申朔壬子崩。時年百二十歲。明年秋八月甲辰朔甲寅、葬于山邊道上陵。

日本書紀卷第五 終

日本書紀卷第六

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　垂仁天皇

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第三子也。母皇后曰御間城姬、大彥命之女也。天皇以御間城天皇二十九年歲次壬子春正月己亥朔、生於瑞籬宮。生而有岐嶷之姿、及壯倜儻大度、率性任眞、無所矯飾。天皇愛之、引置左右。二十四歲、因夢祥、以立爲皇太子。六十八年冬十二月、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戊寅、皇太子卽天皇位。冬十月癸卯朔癸丑、葬御間城天皇於山邊道上陵。十一月壬申朔癸酉、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壬辰。

二年春二月辛未朔己卯、立狹穗姬爲皇后。后生譽津別命。生而天皇愛之、常在左右。及壯而不言。冬十月、更都於纏向、是謂珠城宮也。是歲、任那人蘇那曷叱智請之、欲歸于國。蓋先皇之世來朝未還歟。故敦賞蘇那曷叱智、仍齎赤絹一百匹、賜任那王。然新羅人遮之於道而奪焉。其二國之怨、始起於是時也。[illegible]

三年春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焉。將來物、羽太玉一箇・足高玉一箇・鵜鹿鹿赤石玉一箇・出石小刀一口・出石桙一枝・日鏡一面・熊神籬一具、幷七物。則藏于但馬國、常爲神物也。[illegible]

四年秋九月丙戌朔戊申、皇后母兄狹穗彥王謀反、欲危社稷。因伺皇后之燕居而語之曰、汝孰愛兄與夫焉。於是、皇后不知所問之意趣、輙對曰、愛兄也。則誂皇后曰、夫以色事人、色衰寵緩。今天下多佳人、各遞進求寵。豈永得恃色乎。是以冀吾登鴻祚、必與汝照臨天下、則高枕而永終百年、亦不快乎。願爲我弑天皇。仍取匕首、授皇后曰、是匕首佩于裀中、當天皇之寢、廼刺頸而弑焉。皇后於是心裏兢戰、不知所如。然視兄王之志、便不可得諫。故受其匕首、獨無所藏、以著衣中。遂有諫兄之情歟。

狹穗姬　狹穗彥

五年冬十月己卯朔、天皇幸來目、居於高宮。時天皇枕皇后膝而晝寢。於是、皇后既無成事、而空思之、兄王所謀、適是時也。卽眼淚流之、落帝面。天皇則寤之、語皇后曰、朕今日夢矣、錦色小蛇繞于朕頸。復大雨從狹穗發而來之濡面。是何祥也。皇后則知不得匿謀、而悚恐伏地、曲上兄王之反狀、因以奏曰、妾不能違兄王之志、亦不得背天皇之恩。告言則亡兄王、不言則傾社稷。是以、一則以懼、一則以悲。俯仰喉咽、進退而血泣。日夜懷悒、無所訴言。唯今日也、天皇枕妾膝而寢之。於是、妾一思矣、若有狂婦、成兄志者、適遇是時、不勞以成功乎。玆意未竟、眼涕自流。則擧袖拭涕、從袖溢之沾帝面。故今日夢也、必是事應焉。錦色小蛇則授妾匕首也。大雨忽發則妾眼淚也。天皇謂皇后曰、是非汝罪也。卽發近縣卒、命上毛野君遠祖八綱田、令擊狹穗彥。時狹穗彥興師距之。忽積稻作城。其堅不可破。此謂稻城也。踰月不降。於是、皇后悲之曰、吾雖皇后、既亡兄王、何以面目、莅天下耶。則抱王子譽津別命、而入之於兄王稻城。天皇更益軍衆、悉圍其城。卽勅城中曰、急出皇后與皇子。然不出矣。則將軍八綱田放火焚其城。於焉、皇后令懷抱皇子、踰城上而出之。因以奏請曰、妾始所以逃入兄城、若有因妾子免兄罪乎。今不得免、乃知、妾有罪。何得面縛。自經而死耳。唯妾雖死之、敢勿忘天皇之恩。願妾所掌后宮之事、宜授好仇。其丹波國有五婦人。志並貞潔。是丹波道主王之女也。[illegible] 當納掖庭、以盈后宮之數。天皇聽矣。時火興城崩、軍衆悉走。狹穗彥與妹共死于城中。天皇於是、美將軍八綱田之功、号其名、謂日向武日向彥八綱田也。

七年秋七月己巳朔乙亥、左右奏言、當麻邑有勇悍士。曰當麻蹶速。其爲人也、强力以能毀角申鉤。恒語衆中曰、於四方求之、豈有比我力者乎。何遇强力者、而不期死生、頓得爭力焉。天皇聞之、詔群卿曰、朕聞、當麻蹶速者天下之力士也。若有比此人耶。一臣進言、臣聞、出雲國有勇士。曰野見宿禰。試召是人、欲當于蹶速。卽日、遣倭直祖長尾市、喚野見宿禰。於是、野見宿禰自出雲至。則當麻蹶速與野見宿禰令捔力。二人相對立。各擧足相蹶。則蹶折當麻蹶速之脇骨、亦蹈折其腰而殺之。故奪當麻蹶速之地、悉賜野見宿禰。是以其邑有腰折田之緣也。野見宿禰乃留仕焉。

十五年春二月乙卯朔甲子、喚丹波五女、納於掖庭。第一曰日葉酢媛。第二曰渟葉田瓊入媛。第三曰眞砥野媛。第四曰薊瓊入媛。第五曰竹野媛。秋八月壬午朔、立日葉酢媛命爲皇后。以皇后弟之三女爲妃。唯竹野媛者、因形姿醜、返於本土。則羞其見返、葛野自墮輿而死之。故号其地謂墮國。今謂弟國訛也。皇后日葉酢媛命、生三男二女。第一曰五十瓊敷入彥命。第二曰大足彥尊。第三曰大中姬命。第四曰倭姬命。第五曰稚城瓊入彥命。妃渟葉田瓊入媛、生鐸石別命與膽香足姬命。次妃薊瓊入媛、生池速別命・稚淺津姬命。

二十三年秋九月丙寅朔丁卯、詔群卿曰、譽津別王、是生年既三十、八掬髯鬚、猶泣如兒。常不言、何由矣。因有司而議之。冬十月乙丑朔壬申、天皇立於大殿前。譽津別皇子侍之。時有鳴鵠、度大虛。

皇子仰觀鵠曰是何物耶天皇則知皇子見鵠得言而喜之詔左右曰誰能捕是鳥獻之於是鳥取造祖天湯河板擧奏言臣必捕而獻即天皇勅湯河板擧(板擧此云拕儺)曰汝獻是鳥必敦賞矣時湯河板擧遠望鵠飛之方追尋詣出雲而捕獲或曰得于但馬國十一月甲午朔乙未湯河板擧獻鵠也譽津別命弄是鵠遂得言語由是敦賞湯河板擧則賜姓而曰鳥取造因亦定鳥取部鳥養部譽津部

二十五年春二月丁巳朔甲子詔阿倍臣遠祖武渟川別和珥臣遠祖彦國葺中臣連遠祖大鹿嶋物部連遠祖十千根大伴連遠祖武日五大夫曰我先皇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惟叡作聖欽明聰達深執謙損志懷沖退綢繆機衡禮祭神祇剋己勤躬日愼一日是以人民富足天下太平也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得有怠乎三月丁亥朔丙申離天照大神於豊耜姫命託于倭姫命爰倭姫命求鎭坐大神之處而詣菟田筱幡(筱此云佐佐)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大神誨倭姫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怜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教其祠立於伊勢國因興齋宮于五十鈴川上是謂磯宮則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一云天皇以倭姫命爲御杖貢奉於天照大神是以倭姫命以天照大神鎭坐於磯城嚴橿之本而祠之然後隨神誨取丁巳年冬十月甲子遷于伊勢國渡遇宮是時倭大神著穗積臣遠祖大水口宿禰而誨之曰太初之時期曰天照大神悉治天原皇御孫尊專治葦原中國之八十魂神我親治大地官者言已訖焉然先皇御間城天皇雖祭祀神祇微細未探其源根以粗留於枝葉故其天皇短命也是以今汝御孫尊悔先皇之不及而愼祭則汝尊壽命延長復天下太平矣時天皇聞是言則仰中臣連祖探湯主而卜之誰人以令祭大倭大神即渟名城稚姫命食卜焉因以命渟名城稚姫命定神地於穴磯邑祠於大市長岡岬然是渟名城稚姫命既身體悉痩弱以不能祭是以命大倭直祖長尾市宿禰令祭矣)

二十六年秋八月戊寅朔庚辰天皇勅物部十千根大連曰屢遣使者於出雲國雖檢校其國之神寶無分明申言者汝親行于出雲宜檢校定則十千根大連校定神寶而分明奏言之仍令掌神寶也

二十七年秋八月癸酉朔己卯令祠官卜兵器爲神幣吉之故弓矢及横刀納諸神之社仍更定神地神戸以時祠之蓋兵器祭神祇始興於是時也是歳興屯倉于來目邑(屯倉此云彌夜氣)

二十八年冬十月丙寅朔庚午天皇母弟倭彦命薨十一月丙申朔丁酉葬倭彦命于身狹桃花鳥坂於是集近習者悉生而埋立於陵域數日不死晝夜泣吟遂死而爛臰之犬烏聚噉焉天皇聞此泣吟之聲心有悲傷詔群卿曰夫以生所愛令殉亡者是甚傷矣其雖古風之非良何從自今以後議之止殉

三十年春正月己未朔甲子天皇詔五十瓊敷命大足彦尊曰汝等各言情願之物也兄王諮欲得弓矢弟王諮欲得皇位於是天皇詔之曰各宜隨情則弓矢賜五十瓊敷命仍詔大足彦尊曰汝必繼朕位

三十二年秋七月甲戌朔己卯皇后日葉酢媛命(一云日葉酢根命也)薨臨葬有日焉天皇詔群卿曰從死之道前知不可今此行之葬奈之爲何於是野見宿禰進曰夫君王陵墓埋立生人是不良也豈得傳後葉乎願今將議便事而奏之則使者喚上出雲國之土部壹伯人自領土部等取埴以造作人馬及種種物形獻于天皇曰

埴輪

今以後以是土物更易生人樹於陵墓爲後葉之法則天皇於是大喜之詔野見宿禰曰汝之便議寔洽朕心則其土物始立于日葉酢媛命之墓仍号是土物謂埴輪亦名立物也仍下令曰自今以後陵墓必樹是土物無傷人焉天皇厚賞野見宿禰之功亦賜鍛地即任土部職因改本姓謂土部臣是土部連等主天皇喪葬之縁也所謂野見宿禰是土部連等之始祖也

三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丙寅天皇幸山背時左右奏言之此國有佳人曰綺戸邊姿形美麗山背大國不遅之女也天皇於茲執矛祈之曰必遇其佳人道路見瑞比至行宮大龜出河中天皇擧矛刺龜忽化爲白石謂左右曰因此物而推之必有驗乎仍喚綺戸邊納于後宮生磐衝別命是三尾君之始祖也先是娶山背苅幡戸邊生三男第一曰祖別命第二曰五十日足彦命第三曰膽武別命五十日足彦命是子石田君之始祖也

三十五年秋九月遣五十瓊敷命于河内國作高石池茅渟池冬十月作倭狹城池及迹見池是歳令諸國多開池溝數八百之以農爲事因是百姓富寛天下太平也

三十七年春正月戊寅朔立大足彦尊爲皇太子

三十九年冬十月五十瓊敷命居於茅渟菟砥川上宮作劒一千口因名其劒謂川上部亦名曰裸伴(裸伴此云阿箇播娜我等母)藏于石上神宮也是後命五十瓊敷命俾主石上神宮之神寶(一云五十瓊敷皇子居于茅渟菟砥河上而喚鍛名河上作大刀一千口是時楯部倭文部神弓削部神矢作部大穴磯部泊橿部玉作部神刑部日置部大刀佩部幷十箇品部賜五十瓊敷皇子其一千口大刀者藏于忍坂邑然後從忍坂移之藏于石上神宮是時神乞之言春日臣族名市河令治因以命市河令治是今物部首之始祖也)

八十七年春二月丁亥朔辛卯五十瓊敷命謂妹大中姫曰我老也不能掌神寶自今以後必汝主焉大中姫命辭曰吾手弱女人也何能登天神庫耶(神庫此云保玖羅)五十瓊敷命曰神庫雖高我能爲神庫造梯豈煩登庫乎故諺曰神之神庫隨樹梯之此其縁也然遂大中姫命授物部十千根大連而令治故物部連等至于今治石上神寶是其縁也昔丹波國桑田村有人名曰甕襲則甕襲家有犬名曰足往是犬咋山獸名牟士那而殺之則獸腹有八尺瓊勾玉因以獻之是玉今有石上神宮也

八十八年秋七月己酉朔戊午詔群卿曰朕聞新羅王子天日槍初來之時將來寶物今有但馬元爲國人見貴則爲神寶也朕欲見其寶物即日遣使者詔天日槍之曾孫清彦而令獻於是清彦被勅乃自捧神寶而獻之羽太玉一箇足高玉一箇鵜鹿鹿赤石玉一箇日鏡一面熊神籬一具唯有小刀一名曰出石則清彦忽以爲非獻刀子仍匿袍中而自佩之天皇未知匿小刀之情欲寵清彦而召之賜酒於御所時刀子從袍中出而顯之天皇見之親問清彦曰爾袍中刀子者何刀子也爰清彦知不得匿刀子而呈言所獻神寶之類也則天皇謂清彦曰其神寶之豈得離類乎乃出而獻焉皆藏於神府然後開寶府而視之小刀自失則使問清彦曰爾所獻刀子忽失矣若至汝所乎清彦答曰昨夕刀子自然至於臣家乃明旦失焉天皇則惶之且更勿覓是後出石刀子自然至淡路嶋其嶋人謂神而爲刀子立祠是於今所祠也昔有一人

牟士那　清彦　出石之 小刀

田道間守傳

來艤而泊于但馬國。因問曰、汝何國人也。對曰、新羅王子名曰天日槍。則留于但馬、娶其國前津耳一云前津見、一云太耳女麻拕能烏、生但馬諸助。是清彦之祖父也。

九十年春二月庚子朔、天皇命田道間守、遣常世國、令求非時香菓。香菓、此云箇倶能未。今謂橘是也。

九十九年秋七月戊午朔、天皇崩於纏向宮。時年百四十歳。冬十二月癸卯朔壬子、葬於菅原伏見陵。明年春三月辛未朔壬午、田道間守至自常世國。則齎物也、非時香菓八竿八縵焉。田道間守於是泣悲歎之曰、受命天朝、遠往絶域。萬里蹈浪、遙度弱水。是常世國、則神仙秘區、俗非所臻。是以往來之間、自經十年。豈期、獨凌峻瀾、更向本土乎。然頼聖帝之神靈、僅得還來。今天皇既崩、不得復命。臣雖生之、亦何益矣。乃向天皇之陵、叫哭而自死之。群臣聞皆流涙也。田道間守、是三宅連之始祖也。

日本書紀卷第六 終

日本書紀卷七

大足彦忍代別天皇　景行天皇

稚足彦天皇　成務天皇

大足彦忍代別天皇　景行天皇

大足彦忍代別天皇、活目入彦五十狹茅天皇第三子也。母皇后曰日葉洲媛命、丹波道主王之女也。活目入彦五十狹茅天皇三十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廿一。九十九年春二月、活目入彦五十狹茅天皇崩。

元年秋七月己巳朔己卯、太子即天皇位。因以改元。是年也、太歳辛未。

二年春三月丙戌朔戊辰、立播磨稻日大郎姬一云、稻日稚郎姬。郎姬、此云異羅菟咩。為皇后。后生二男。第一曰大碓皇子、第二曰小碓尊。一書云、皇后生三男。其第三曰稚倭根子皇子。其大碓皇子・小碓尊、一日同胞而雙生。天皇異之、則誥於碓。故因號其二王曰大碓・小碓也。是小碓尊、亦名日本童男、童男、此云烏具奈。亦曰日本武尊。幼有雄略之氣、及壯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能扛鼎焉。

三年春二月庚寅朔、卜幸于紀伊國、將祭祀群神祇、而不吉。乃車駕止之。遣屋主忍男武雄心命一云、武猪心。令祭。爰屋主忍男武雄心命詣之、居于阿備柏原、而祭祀神祇。仍住九年。則娶紀直遠祖菟道彦之女影媛、生武內宿禰。

四年春二月甲寅朔甲子、天皇幸美濃。左右奏言之、茲國有佳人曰弟媛。容姿端正。八坂入彦皇子之女也。天皇欲得為妃、幸弟媛之家。弟媛聞乘輿車駕、則隱竹林。於是天皇權令弟媛至而居于泳宮之泳宮、此云區玖利能彌揶。鯉魚浮池、朝夕臨視而戲遊。時弟媛欲見其鯉魚遊、而密來臨池。天皇則留而通之。爰弟媛以為、夫婦之道古今達則也。然於吾而不便。則請天皇曰、妾性不欲交接之道。今不勝皇命之威、暫納帷幕之中。然意所不快、亦形姿穢陋。久之不堪陪於掖庭。唯有妾姉、名曰八坂入媛。容姿麗美、志亦貞潔。宜納後宮。天皇聽之。仍喚八坂入媛為妃。生七男六女。第一曰稚足彦天皇、第二曰五百城入彦皇子、第三曰忍之別皇子、第四曰稚倭根子皇子、第五曰大酢別皇子、第六曰渟熨斗皇女、第七曰渟名城皇女、第八曰五百城入姬皇女、第九曰麛依姬皇女、第十曰五十狹城入彦皇子、第十一曰吉備兄彦皇子、第十二曰高城入姬皇女、第十三曰弟姬皇女。又妃尾氏磐城別之妹水齒郎媛、生五百野皇女。次妃五十河媛、生神櫛皇子・稻背入彦皇子。其兄神櫛皇子、是讚岐國造之始祖也。弟稻背入彦皇子、是播磨別之始祖也。次妃阿倍氏木事之女高田媛、生武國凝別皇子。是伊豫國御村別之始祖也。次妃日向髮長大田根、生日向襲津彦皇子。是阿牟君之始祖也。次妃襲武媛、生國乳別皇子與國背別皇子一云、宮道別皇子。豐戸別皇子。其兄國乳別皇子、是水沼別之始祖也。弟豐戸別皇子、是火國別之始祖也。夫天皇之男女、前後并八十子。然除日本武尊・稚足彦天皇・五百城入彦皇子之外、七十餘子、皆封國郡、各如

其國故當今時謂諸國之別者即其別王之苗裔焉是月天皇聞美濃國造名神骨之女兄名兄遠子弟名弟遠子並有國色則遣大碓命使察其婦女之容姿時大碓命便密通而不復命由是恨大碓命冬十一月庚辰朔乘輿自美濃還則更都於纒向是謂日代宮

十二年秋七月熊襲反之不朝貢八月乙未朔己酉幸筑紫九月甲子朔戊辰到周芳娑麼時天皇南望之詔群卿曰於南方烟氣多起必賊將在則留之先遣多臣祖武諸木國前臣祖菟名手物部君祖夏花令察其狀爰有女人曰神夏磯媛其徒衆甚多一國之魁帥也聆天皇之使者至則拔磯津山賢木以上枝挂八握劒中枝挂八咫鏡下枝挂八尺瓊亦素幡樹于船舳參向而啓之曰願無下兵我之屬類必不有違者今將歸德矣唯有殘賊者一曰鼻垂妄假名號山谷響聚屯結於菟狹川上二曰耳垂殘賊貪婪屢略人民是居於御木川上三曰麻剝潛聚徒黨居於高羽川上四曰土折猪折隱住於綠野川上獨恃山川之險以多掠人民是四人也其所據並要害之地故各領眷屬為一處之長也皆曰不從皇命願急擊之勿失於是武諸木等先誘麻剝之徒仍賜赤衣褌及種種奇物兼令携不服之三人乃率己衆而參來悉捕誅之天皇遂幸筑紫到豐前國長峽縣興行宮而居故號其處曰京也冬十月到碩田國其地形廣大亦麗因名碩田也碩田此云於保岐陀到速見邑有女人曰速津媛為一處之長其聞天皇車駕而自奉迎之諮言茲山有大石窟曰鼠石窟有二土蜘蛛住其石窟一曰青二曰白又於直入縣禰疑野有三土蜘蛛一曰打猨二曰八田三曰國摩侶是五人並其為人強力亦衆類多之皆曰不從皇命若強喚者興兵距焉天皇惡之不得進行即留于來田見邑權興宮室居之仍與群臣議之曰今多動兵衆以討土蜘蛛若其畏我兵勢將隱山野必為後愁則採海石榴樹作椎為兵因簡猛卒授兵椎以穿山排草襲石室土蜘蛛而破于稻葉川上悉殺其黨血流至踝故時人其作海石榴椎之處海石榴市亦血流之處曰血田也復將討打猨徑度禰疑山時賊虜之矢橫自山射之流於官軍前如雨天皇更返城原而卜於水上便勒兵先擊八田於禰疑野而破爰打猨謂不可勝而請服然不聽矣皆自投澗谷而死之天皇初將討賊次于柏峽大野其野有石長六尺廣三尺厚一尺五寸天皇祈之曰朕得滅土蜘蛛者將蹶茲石如柏葉而舉焉因蹶之則如柏上於大虛故號其石曰蹈石也是時禱神則志我神直入物部神直入中臣神三神矣十一月到日向國起行宮以居之是謂高屋宮十二月癸巳朔丁酉議討熊襲於是天皇詔群卿曰朕聞之襲國有厚鹿文迮鹿文者是兩人熊襲之渠帥者也衆類甚多是謂熊襲八十梟帥其鋒不可當焉少興師則不堪滅賊多動兵是百姓之害何不假鋒刃之威坐平其國時有一臣進曰熊襲梟帥有二女兄曰市乾鹿文乾此云賦弟曰市鹿文容既端正心且雄武宜示重幣以撝納麾下因以伺其消息犯不意之處則曾不血刃賊必自敗天皇詔可也於是示幣欺其二女而納幕下天皇則通市乾鹿文而陽寵時市乾鹿文奏于天皇曰無愁熊襲之

不服妾有良謀即令從一二兵於己而返家以多設醇酒令飲己父乃醉而寐之市乾鹿文密斷父弦爰從兵一人進殺熊襲梟師天皇則惡其不孝之甚而誅市乾鹿文仍以弟市鹿文賜於火國造十三年夏五月悉平襲國因以居於高屋宮已六年也於是其國有佳人曰御刀媛御刀此云彌波迦志則召為妃生豐國別皇子是日向國造之始祖也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朔己酉幸子湯縣遊于丹裳小野時東望之謂左右曰是國也直向於日出方故號其國曰日向也是日陟野中大石憶京都而歌之曰波辭枳豫辭和藝幣能伽多由區毛位多知區暮夜摩苔波區珥能摩保邏摩多多儺豆久阿烏伽枳夜摩許莽例屢夜摩苔之于漏破試異能知能摩曾祁務比苔破多多彌許莽幣遇利能夜摩能志邏伽之餓延塢于受珥左勢許能固是謂思邦歌也

十八年春三月天皇將向京以巡狩筑紫國始到夷守是時於石瀨河邊人衆聚集於是天皇遙望之詔左右曰其集者何人也若賊乎乃遣兄夷守弟夷守二人令覩乃弟夷守還來而諮之曰諸縣君泉媛依獻大御食而其族會之夏四月壬戌朔甲子到熊縣其處有熊津彥者兄弟二人天皇先使徵兄熊則從使詣之因徵弟熊而不來故遣兵誅之壬申自海路泊於葦北小嶋而進食時召山部阿弭古之祖小左令進冷水適是時嶋中無水不知所為則仰之祈于天神地祇忽寒泉從崖傍涌出乃酌以獻焉故號其嶋曰水嶋也其泉猶今在水嶋崖也五月壬辰朔從葦北發船到火國於是日沒也夜冥不知著岸遙視火光天皇詔挾杪者曰直指火處因指火往之即得著岸天皇問其火光處曰何謂邑也國人對曰是八代縣豐村亦尋其火是誰人之火也然不得主茲知非人火故名其國曰火國六月辛酉朔癸亥自高來縣渡玉杵名邑時殺其處之土蜘蛛津頰焉丙子到阿蘇國其國郊原曠遠不見人居天皇曰是國有人乎時有二神曰阿蘇都彥阿蘇都媛忽化人以遊詣之曰吾二人在何無人耶故號其國曰阿蘇秋七月辛卯朔甲午到筑紫後國御木居於高田行宮時有僵樹長九百七十丈焉百寮蹈其樹而往來時人歌曰阿佐志毛能瀰槪能佐烏麼志魔幣菟者彌伊和哆羅秀暮彌開能佐烏麼志爰天皇問之曰是何樹也有一老夫曰是樹者歷木也嘗未僵之先當朝日暉則隱杵嶋山當夕日暉覆阿蘇山也天皇曰是樹者神木故是國宜號御木國丁酉到八女縣則越前山以南望粟岬詔之曰其山峯岫重疊且美麗之甚若神有其山乎時水沼縣主猿大海奏言有女神名曰八女津媛常居山中故八女國之名由此起也八月到的邑而進食是日膳夫等遺盞故時人號其忘盞處曰浮羽今謂的者訛也昔筑紫俗號盞曰浮羽

十九年秋九月甲申朔癸卯天皇至自日向

二十年春二月辛巳朔甲申遣五百野皇女令祭天照大神

二十五年秋七月庚辰朔壬午遣武內宿禰令察北陸及東方諸國之地形且百姓之消息也

二十七年春二月辛丑朔壬子武內宿禰自東國還之奏言東夷

之中有日高見國其國人男女並椎結文身爲人勇悍是總曰蝦夷亦土地沃壤而曠之擊可取也秋八月熊襲亦反之侵邊境不止冬十月丁酉朔己酉遣日本武尊令擊熊襲時年十六於是日本武尊曰吾得善射者欲與行其何處有善射者焉或者啓之曰美濃國有善射者曰弟彥公於是日本武尊遣葛城人宮戸彥喚弟彥公故弟彥公便率石占横立及尾張田子之稻置乳近之稻置而來則從日本武尊而行之十二月到於熊襲國因以伺其消息及地形之嶮易時熊襲有魁帥者名取石鹿文亦曰川上梟帥悉集親族而欲宴於是日本武尊解髮作童女姿以密伺川上梟帥之宴時仍佩劍裀裏入於川上梟帥之宴室居女人之中川上梟帥感其童女容姿則攜手同席舉坏令飲而戲弄于時也更深人闌川上梟帥且被酒於是日本武尊抽裀中之劍刺川上梟帥之胸未及之死川上梟帥叩頭曰且待之吾有所言時日本武尊留劍待之川上梟帥啓之曰汝尊誰人也對曰吾是大足彥天皇之子也名日本童男也川上梟帥亦啓之曰吾是國中之强力者也是以當時諸人不勝我之威力而無不從者吾多遇武力矣未有若皇子者是以賤賊陋口以奉尊號若聽乎曰聽之即啓曰自今以後号皇子應稱日本武皇子言訖乃通胸而殺之故至于今稱曰日本武尊是其縁也然後遣弟彥等悉斬其黨類無餘噍一既而從海路還倭到吉備以渡穴海其處有惡神則殺之亦比至難波殺柏濟之惡神

二十八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本武尊奏平熊襲之狀曰臣賴天皇之神靈以兵一舉頓誅熊襲之魁帥者悉平其國是以西洲既謐百姓無事唯吉備穴濟神及難波柏濟神皆有害心以放毒氣令苦路人並爲禍害之藪故悉殺其惡神並開水陸之徑天皇於是美日本武之功而異愛

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秋七月癸未朔戊戌天皇詔群卿曰今東國不安暴神多起亦蝦夷悉叛屢略人民遣誰人以平其亂群臣皆不知誰遣也日本武尊奏言臣則先勞西征是役必大碓皇子之事矣時大碓皇子愕然之逃隱草中則遣使者召來爰天皇責曰汝不欲矣豈强遣耶何未對賊以豫懼甚焉因此遂封美濃仍如封地是身毛津君守君二族之始祖於是日本武尊雄誥之曰熊襲既平未經幾年今更東夷叛之何日逮于大平矣臣雖勞之頓平其亂則天皇持斧鉞以授日本武尊曰朕聞其東夷也識性暴强凌犯爲宗村之無長邑之勿首各貪封堺並相盜略亦山有邪神郊有姦鬼遮衢塞徑多令苦人其東夷之中蝦夷是尤强焉男女交居父子無別冬則宿穴夏則住樔衣毛飲血昆弟相疑登山如飛禽行草如走獸承恩則忘見怨必報是以箭藏頭髻刀佩衣中或聚黨類而犯邊界或伺農桑以略人民擊則隱草追則入山故往古以來未染王化今朕察汝爲人也身體長大容姿端正力能扛鼎猛如雷電所向無前所攻必勝即知之形則我子實則神人是寔天愍朕不叡且國不平令經綸天業不絶宗廟乎亦是天下則汝天下也是位則汝位也願深謀遠慮探姦伺變示之以威懷之以德不煩兵甲自令臣隸即巧言調暴神振

武以攘姦鬼於是日本武尊乃受斧鉞以再拜奏之曰嘗西征之年賴皇靈之威提三尺劍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賊首伏罪今亦賴神祇之靈借天皇之威往臨其境示以德教猶有不服即舉兵擊仍重再拜之天皇則命吉備武彥與大伴武日連令從日本武尊亦以七掬脛爲膳夫冬十月壬子朔癸丑日本武尊發路之戊午枉道拜伊勢神宮仍辭于倭姬命曰今被天皇之命而東征將誅諸叛者故辭之於是倭姬命取草薙劍授日本武尊曰愼之莫怠也是歲日本武尊初至駿河其處賊陽從之欺曰是野也麋鹿甚多氣如朝霧足如茂林臨而應狩日本武尊信其言入野中而覓獸賊有殺王之情(王謂日本武尊也)放火燒其野王知被欺則以燧出火之向燒而得免(一云王所佩劍叢雲自抽之薙攘王之傍草因是得免故號其劍曰草薙也叢雲此云茂羅玖毛)王曰殆被欺則悉焚其賊衆而滅之故号其處曰燒津亦進相摸欲往上總望海高言曰是小海耳可立跳渡乃至于海中暴風忽起王船漂蕩而不可渡時有從王之妾曰弟橘媛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也啓王曰今風起浪泌王船欲沒是必海神心也願以妾之身贖王之命而入海言訖乃披瀾入之暴風即止船得著岸故時人号其海曰馳水也爰日本武尊則從上總轉入陸奥國時大鏡懸於王船從海路廻於葦浦横渡玉浦至蝦夷境蝦夷賊首嶋津神國津神等屯於竹水門而欲距然遙視王船豫怖其威勢而心裏知之不可勝悉捨弓矢望拜之曰仰視君容秀於人倫若神之乎欲知姓名王對之曰吾是現人神之子也於是蝦夷等悉慄則褰裳披浪自扶王船而著岸仍面縛服罪故免其罪因以俘其首帥而令從身也蝦夷既平自日高見國還之西南歷常陸至甲斐國居于酒折宮時擧燭而進食是夜以歌之問侍者曰珥比麼利莵玖波塢須擬氏異玖用加祢莵流諸侍者不能答言時有秉燭者續王歌之末而歌曰伽餓奈倍氏用珥波虛虛能用比珥波苫塢伽塢即美秉燭人之聰而敦賞則居是宮以靫部賜大伴連之遠祖武日也於是日本武尊曰蝦夷凶首咸伏其辜唯信濃國越國頗未從化則自甲斐北轉歷武藏上野西逮于碓日坂時日本武尊毎有顧弟橘媛之情故登碓日嶺而東南望之三歎曰吾嬬者耶(嬬此云莵摩)故因号山東諸國曰吾嬬國也於是分道遣吉備武彥於越國令監察其地形嶮易及人民順不則日本武尊進入信濃是國也山高谷幽翠嶺万重人倚杖而難升巖嶮磴紆長峯數千馬頓轡而不進然日本武尊披烟凌霧遙徑大山既逮于峯而飢之食於山中山神令苦王以化白鹿立於王前王異之以一箇蒜彈白鹿則中眼而殺之爰王忽失道不知所出時白狗自來有導王之狀隨狗而行之得出美濃吉備武彥自越出而遇之先是度信濃坂者多得神氣以瘼臥但從殺白鹿之後踰是山者嚼蒜塗人及牛馬自不中神氣也日本武尊更還於尾張即娶尾張氏之女宮簀媛而淹留踰月於是聞近江膽吹山有荒神即解劍置於宮簀媛家而徒行之至膽吹山山神化大蛇當道爰日本武尊不知主神化蛇之謂是大蛇必荒神之使也既得殺主神其使者豈足求乎因跨蛇猶行時山神之興雲零氷峯霧谷曀無復可行之路乃捿遑不知其所跋涉然凌霧强行方僅得出猶失意如

醉、因居山下之泉側、乃飲其水而醒之、故号其泉曰居醒泉也、日本武尊於是始有痛身、然稍起之、還於尾張、爰不入宮簀媛之家、便移伊勢而到尾津、昔日本武尊向東之歲、停尾津濱而進食、是時解一劒置於松下、遂忘而去、今至於此、是劒猶存、故歌曰、烏波利珥多陀珥霧伽幣流比苔菟麻菟阿波例比苔菟麻菟比苔珥阿利勢磨屡岐農岐勢摩之嗚多知波開摩之嗚、逮于能褒野而痛甚之、則以所俘蝦夷等獻於神宮、因遣吉備武彥奏之於天皇曰、臣受命天朝、遠征東夷、則被神恩、頼皇威、而叛者伏罪、荒神自調、是以卷甲戢戈、愷悌還之、冀曷日曷時復命天朝、然天命忽至、隙駟難停、是以獨臥曠野、無誰語之、豈惜身亡、唯愁不面、既而崩于能褒野、時年三十、天皇聞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晝夜喉咽、泣悲摽擗、因以大歎之曰、我子小碓王、昔熊襲叛之日、未及總角、久煩征伐、既而恒在左右、補朕不及、然東夷騷動、勿使討者、忍愛以入賊境、一日之無不顧、是以朝夕進退、佇待還日、何禍兮、何罪兮、不意之間、倏亡我子、自今以後、與誰人之經綸鴻業耶、即詔群卿命百寮、仍葬於伊勢國能褒野陵、時日本武尊化白鳥、從陵出之、指倭國而飛之、群臣等因以開其棺櫬而視之、明衣空留、而屍骨無之、於是遣使者追尋白鳥、則停於倭琴彈原、仍於其處造陵焉、白鳥更飛至河內、留舊市邑、亦其處作陵、故時人号是三陵曰白鳥陵、然遂高翔上天、徒葬衣冠、因欲錄功名、即定武部也、是歲天皇踐祚、四十三年焉、

五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朔戊子、招群卿而宴數日矣、時皇子稚足彥尊、武內宿禰不參赴于宴庭、天皇召之、問其故、因以奏之曰、其宴樂之日、群卿百寮必情在戲遊、不存國家、若有狂生而伺墻閤之隙乎、故侍門下備非常、時天皇謂之曰、灼然、則異寵焉、秋八月己酉朔壬子、立稚足彥尊、為皇太子、是日、命武內宿禰為棟梁之臣、初日本武尊所佩草薙横刀、是今在尾張國年魚市郡熱田社也、於是所獻神宮蝦夷等、晝夜喧譁、出入無禮、時倭姬命曰、是蝦夷等、不可近就於神宮、則進上於朝庭、仍令安置御諸山傍、未經幾時、悉伐神山樹、叫呼隣里、而脅人民、天皇聞之、詔群卿曰、其置神山傍之蝦夷、是本有獸心、難住中國、故隨其情願、令班邦畿之外、是今播磨讃岐伊勢安藝阿波凡五國佐伯部之祖也、初日本武尊娶兩道入姬皇女為妃、生稻依別王、次足仲彥天皇、次布忍入姬命、次稚武王、其兄稻依別王、是犬上君武部君凡二族之始祖也、又妃吉備武彥之女吉備穴戶武媛、生武鼓王與十城別王、其兄武卵王、是讃岐綾君之始祖也、弟十城別王、是伊豫別君之始祖也、次妃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弟橘媛、生稚武彥王、

五十二年夏五月甲辰朔丁未、皇后播磨太郎姬薨、秋七月癸卯朔己酉、立八坂入媛命為皇后、

五十三年秋八月丁卯朔、天皇詔群卿曰、朕顧愛子、何日止乎、冀欲巡狩小碓王所平之國、是月、乘輿幸伊勢、轉入東海、冬十月、至上總國、從海路渡淡水門、是時、聞覺賀鳥之聲、欲見其鳥形、尋而出海中、仍得白蛤、於是、膳臣遠祖名磐鹿六鴈、以蒲為手繦、白蛤為膾而進之、故美六鴈臣之功、而賜膳大伴部、十二月、從東國還、

之居伊勢也、是謂綺宮、

五十四年秋九月辛卯朔己酉、自伊勢還於倭、居纒向宮、

五十五年春二月戊子朔壬辰、以彥狹嶋王、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是豐城命之孫也、然到春日穴咋邑、臥病而薨之、是時東國百姓、悲其王不至、竊盜王尸、葬於上野國、

五十六年秋八月、詔御諸別王曰、汝父彥狹嶋王、不得向任所而早薨、故汝專領東國、是以御諸別王、承天皇命、且欲成父業、則行治之、早得善政、時蝦夷騷動、即舉兵而擊焉、時蝦夷首帥足振邊大羽振邊遠津闇男邊等、叩頭而來之、頓首受罪、盡獻其地、因以免降者而誅不服、是以東久之無事焉、由是其子孫於今有東國、

五十七年秋九月、造坂手池、即竹蒔其堤上、冬十月、令諸國興田部屯倉、

五十八年春二月辛丑朔辛亥、幸近江國、居志賀三歲、是謂高穴穗宮、

六十年冬十一月乙酉朔辛卯、天皇崩於高穴穗宮、時年一百六歲、

稚足彥天皇　成務天皇

稚足彥天皇、大足彥忍代別天皇第四子也、母皇后曰八坂入姬命、八坂入彥皇子之女也、大足彥天皇四十六年、立為太子、年二十四、六十年冬十一月、大足彥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戊子、皇太子即位、是年也太歲辛未、

二年冬十一月癸酉朔壬午、葬大足彥天皇於倭國之山邊道上陵、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年春正月癸酉朔己卯、以武內宿禰為大臣也、初天皇與武內宿禰、同日生之、故有異寵焉、

四年春二月丙寅朔、詔之曰、我先皇大足彥天皇、聰明神武、膺籙受圖、治天順人、撥賊反正、德侔覆燾、道協造化、是以普天率土、莫不王臣、稟氣懷靈、何非得處、今朕嗣踐寶祚、夙夜兢惕、然黎元蠢爾、不悛野心、是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者焉、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即取當國之幹了者、任其國郡之首長、是為中區之蕃屏也、

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以為表、則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因以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焉、

四十八年春三月庚辰朔、立甥足仲彥、為皇太子、

六十年夏六月己巳朔己卯、天皇崩、時年一百七歲、

日本書紀卷第七 終

日本書紀卷第八

足仲彥天皇　仲哀天皇

足仲彥天皇、日本武尊第二子也。母皇后曰兩道入姬命。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之女也。天皇容姿端正、身長十尺。稚足彥天皇四十八年、立爲太子。時年卅一。稚足彥天皇無男、故立爲嗣。六十年、天皇崩。明年秋九月壬辰朔丁酉、葬于倭國狹城盾列陵。

元年春正月庚寅朔庚子、太子即天皇位。秋九月丙戌朔、尊母皇后曰皇太后。冬十一月乙酉朔、詔群臣曰、朕未逮于弱冠、而父王既崩之。乃神靈化白鳥而上天。仰望之情、一日勿息。是以冀獲白鳥、養之於陵域之池。因以覩其鳥、欲慰顧情。則令諸國、俾貢白鳥。閏十一月乙卯朔戊午、越國貢白鳥四隻。於是、送鳥使人、宿菟道河邊。時蘆髮蒲見別王、視其白鳥、而問之曰、何處將去白鳥也。越人答曰、天皇戀父王、而將養狎。故貢之。則蒲見別王謂越人曰、雖白鳥、而燒之則爲黑鳥。仍強之奪白鳥、將去。爰越人參赴之請焉。天皇於是、惡蒲見別王無禮於先王、乃遣兵卒而誅矣。蒲見別王、則天皇之異母弟也。時人曰、父是天也、兄亦君也。其慢天違君、何得免誅耶。是年也、大歲壬申。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甲子、立氣長足姬尊爲皇后。先是、娶叔父彥人大兄之女大中姬爲妃。生麛坂皇子・忍熊皇子。次娶來熊田造祖大酒主之女弟媛、生譽屋別皇子。二月癸未朔戊子、幸角鹿。即興行宮而居之。是謂笥飯宮。即月、定淡路屯倉。三月癸丑朔丁卯、天皇巡狩南國。於是、留皇后及百寮、而從駕二三卿大夫及官人數百、而輕行之。至紀伊國、而居于德勒津宮。是時、熊襲叛之不朝貢。天皇於是、將討熊襲國。則自德勒津發之、浮海而幸穴門。即日、使遣角鹿、勅皇后曰、便從其津發之、逢於穴門。夏六月辛巳朔庚寅、天皇泊于豐浦津。且皇后從角鹿發而行之、到渟田門、食於船上。時海鯽魚多聚船傍。皇后以酒灑鯽魚。鯽魚即醉而浮之。時海人多獲其魚而歡曰、聖王所賞之魚焉。故其處之魚、至于六月、常傾浮如醉。其是之緣也。秋七月辛亥朔乙卯、皇后泊豐浦津。是日、皇后得如意珠於海中。九月、興宮室于穴門而居之。是謂穴門豐浦宮。

八年春正月己卯朔壬午、幸筑紫。時岡縣主祖熊鰐、聞天皇之車駕、豫拔取百枝賢木、以立九尋船之舳、而上枝掛白銅鏡、中枝掛十握劒、下枝掛八尺瓊、參迎于周芳沙麼之浦、而獻魚鹽地。因以奏言、自穴門至向津野大濟爲東門、以名籠屋大濟爲西門、限沒利島・阿閉島爲御筥、割柴嶋爲御甂、以逆見海爲鹽地。既而導海路、自山鹿岬廻之入岡浦。到水門、御船不得進。則問熊鰐曰、朕聞、汝熊鰐者有明心以參來。何船不進。熊鰐奏之曰、御船所以不得進者、非臣罪。是浦口有男女二神。男神曰大倉主、女神曰菟夫羅媛。必是神之心歟。天皇則禱祈之、以挾抄者倭國菟田人伊賀彥爲祝令祭。則船得進。皇后別船、自洞海入之、潮涸不得進。時熊鰐更還之、自洞奉迎皇后。則見御船不進、惶懼之、忽作魚沼・鳥池、悉聚魚鳥。皇后看是魚鳥之遊、而忿心稍解。及潮滿、即泊于岡津。又筑紫伊覩縣主祖五十迹手、聞天皇之行、拔取五百枝賢木、立于船之舳艫、上枝掛八尺瓊、中枝掛白銅鏡、下枝掛十握劒、參迎于穴門引嶋而獻之。因以奏言、臣敢所以獻是物者、天皇如八尺瓊之勾、以曲妙御宇。且如白銅鏡、以分明看行山川海原。乃提是十握劒、平天下矣。天皇即美五十迹手、曰伊蘇志。故時人號五十迹手之本土、曰伊蘇國。今謂伊覩者訛也。己亥、到儺縣、因以居橿日宮。秋九月乙亥朔己卯、詔群臣以議討熊襲。時有神託皇后而誨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膂宍之空國也。豈足舉兵伐乎。愈茲國而有寶國。譬如美女之睩、有向津國。眼炎之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栲衾新羅國焉。若能祭吾者、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復熊襲爲服。其祭之、以天皇之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之水田、名大田、是等物爲幣也。天皇聞神言、有疑之情。便登高岳、遙望之大海、曠遠而不見國。於是、天皇對神曰、朕周望之、有海無國。豈於大虛有國乎。誰神徒誘朕。復我皇祖諸天皇等、盡祭神祇。豈有遺神耶。時神亦託皇后曰、如天津水影、押伏而我所見國。何謂無國、以誹謗我言。其汝王之、如此言而遂不信者、汝不得其國。唯今皇后始之有胎。其子有獲焉。然天皇猶不信、以強擊熊襲。不得勝而還之。

九年春二月癸卯朔丁未、天皇忽有痛身、而明日崩。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一云、天皇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也。）於是、皇后及大臣武內宿禰、匿天皇之喪、不令知天下。則皇后詔大臣及中臣烏賊津連・大三輪大友主君・物部膽咋連・大伴武以連曰、今天下未知天皇之崩。若百姓知之、有懈怠乎。則命四大夫、領百寮、令守宮中。竊收天皇之屍、付武內宿禰、以從海路遷穴門。而殯于豐浦宮、爲无火殯斂。甲子、大臣武內宿禰自穴門還之、復奏於皇后。是年、由新羅役、以不得葬天皇也。

日本書紀卷第八 終

日本書紀卷第九

氣長足姫尊　神功皇后

氣長足姫尊、稚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天皇之曾孫、氣長宿禰王之女也。母曰葛城高顙媛。足仲彥天皇二年、立為皇后。幼而聰明叡智、貌容壯麗。父王異焉。九年春二月、足仲彥天皇崩於筑紫橿日宮。時皇后傷天皇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為知所祟之神、欲求財寶國。是以、命群臣及百寮、以解罪改過、更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壬申朔、皇后選吉日、入齋宮、親為神主。則命武內宿禰、令撫琴。喚中臣烏賊津使主、為審神者。因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先日教天皇者誰神也。願欲知其名。逮于七日七夜、乃答曰、神風伊勢國之百傳度逢縣之拆鈴五十鈴宮所居神、名撞賢木嚴之御魂天疎向津媛命焉。亦問之、除是神復有神乎。答曰、幡荻穗出吾也、於尾田吾田節之淡郡所居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於天事代虛事代玉籤入彥嚴之事代神有之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於是、審神者曰、今不答而更後有言乎。則對曰、於日向國橘小門之水底所居、而水葉稚之出居神、名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遂不言且有神矣。時得神語、隨教而祭。然後、遣吉備臣祖鴨別、令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而自服焉。且荷持田村、荷持、此云能登利。有羽白熊鷲者。其為人強健。亦身有翼、能飛以高翔。是以、不從皇命。每略盜人民。戊子、皇后欲擊熊鷲、而自橿日宮遷于松峽宮。時飄風忽起、御笠墮風。故時人號其處曰御笠也。辛卯、至層增岐野、即舉兵擊羽白熊鷲而滅之。謂左右曰、取得熊鷲、我心則安。故號其處曰安也。丙申、轉至山門縣、則誅土蜘蛛田油津媛。時田油津媛之兄夏羽、興軍而迎來。然聞其妹被誅而逃之。夏四月壬寅朔甲辰、北到火前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嶋里小河之側。於是、皇后勾針為鉤、取粒為餌、抽取裳縷為緡、登河中石上、而投鉤祈之曰、朕西欲求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鉤。因以舉竿、乃獲細鱗魚。時皇后曰、希見物也。希見、此云梅豆邏志。故時人號其處曰梅豆羅國。今謂松浦訛焉。是以、其國女人、每當四月上旬、以鉤投河中、捕年魚、於今不絕。唯男夫雖釣、以不能獲魚。既而皇后則識神教有驗、更祭祀神祇、躬欲西征。爰定神田而佃之。時引儺河水、欲潤神田而掘溝。及于迹驚岡、大磐塞之、不得穿溝。皇后召武內宿禰、捧劒鏡、令禱祈神祇、而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霹靂、蹴裂其磐、令通水。故時人號其溝曰裂田溝也。皇后還詣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賴皇祖之靈、浮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令頭滌海水。若有驗者、髮自分為兩。即入海洗之、髮自分也。皇后便結分髮而為髻。因以謂群臣曰、夫興師動眾、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有於群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貌、強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藉群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嶮浪、整艫船以求財土。若事就者、群臣共有功、事不就者、吾獨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皆曰、皇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庚午朔己卯、令諸國集船舶練兵甲。時軍卒難集。皇后曰、必神心焉。則立大三輪社、以奉刀矛矣。軍眾自聚。於是、使吾瓮海人烏摩呂、出於西海、令察有國耶。還曰、國不見也。又遣磯鹿海人名

草而令觀。數日還之曰、西北有山。帶雲橫絚。蓋有國乎。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必為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強而無屈。則姦暴勿聽。自服勿殺。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既而神有誨曰、和魂服王身而守壽命。荒魂為先鋒而導師船。和魂、此云珥岐瀰多摩。荒魂、此云阿邏瀰多摩。即得神教而拜禮之。因以依網吾彥男垂見、為祭神主。于時也、適當皇后之開胎。皇后則取石插腰、而祈之曰、事竟還日、產於茲土。其石今在于伊覩縣道邊。既而則撝荒魂、為軍先鋒、請和魂為王船鎮。冬十月己亥朔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舉浪、海中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舶隨波、不勞櫓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歟。新羅王、於是戰戰栗栗厝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凌國。若天運盡之、國為海乎。是言未訖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遙望以為、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讋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舉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於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為飼部。其不乾船柁、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以每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除阿利那禮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昇為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怠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服。今既獲財國。亦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為飼部。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以皇后所杖矛、樹於新羅王門、為後葉之印。故其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爰新羅王波沙寐錦、即以微叱己知波珍干岐為質、仍齎金銀彩色及綾羅縑絹、載于八十艘船、令從官軍。是以、新羅王常以八十船之調貢于日本國。其是之緣也。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款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故因以定內官家。是所謂之三韓也。皇后從新羅還之。十二月戊戌朔辛亥、生譽田天皇於筑紫。故時人號其產處曰宇瀰也。一云[illegible]

於是、從軍神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皇后曰、我荒魂令祭於穴門山田邑。時穴門直之祖踐立・津守連之祖田裳見宿禰

啓于皇后曰神欲居之地必宜奉定則以践立為祭荒魂之主仍祠立於穴門山田邑是歲伐新羅之明年春二月皇后領群卿及百寮移于穴門豊浦宮即收天皇之喪從海路以向京時麛坂王忍熊王聞天皇崩亦皇后西征并皇子新生而密謀之曰今皇后有子群臣皆從焉必共議之立幼主吾等何以兄從弟乎乃詳為天皇作陵詣播磨興山陵於赤石仍編船絚于淡路嶋運其嶋石而造之則每人令取兵而待皇后於是犬上君祖倉見別與吉師祖五十狹茅宿禰共隷于麛坂王因以為將軍令興東國兵時麛坂王忍熊王共出菟餓野而祈狩之曰（祈狩此云于氣比）若有成事必獲良獸也二王各居假庪赤猪忽出之登假庪咋麛坂王而殺焉軍士悉慄也忍熊王謂倉見別曰是事大恠也於此不可待敵則引軍更返屯於住吉時皇后聞忍熊王起師以待之命武内宿禰懷皇子橫出南海泊于紀伊水門皇后之船直指難波于時皇后之船廻於海中以不能進更還務古水門而卜之於是天照大神誨之曰我之荒魂不可近皇后當居御心廣田國即以山背根子之女葉山媛令祭亦稚日女尊誨之曰吾欲居活田長峽國因以海上五十狹茅令祭亦事代主尊誨之曰祠吾于御心長田國則以葉山媛之弟長媛令祭亦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之曰吾和魂宜居大津渟中倉之長峽便因看往來船於是隨神教以鎮坐焉則平得度海忍熊王復引軍退到菟道而軍之皇后南詣紀伊國會太子於日高以議及群臣遂欲攻忍熊王更遷小竹宮（小竹此云之努）適是時也晝暗如夜已經多日時人曰常夜行之也皇后問紀直祖豐耳曰是恠何由矣時有一老父曰傳聞如是恠謂阿豆那比之罪也問何謂也對曰二社祝者共合葬歟因以令推問巷里有一人曰小竹祝與天野祝共為善友小竹祝逢病而死之天野祝血泣曰吾也生為交友何死之無同穴乎則伏屍側而自死仍合葬焉蓋是之乎乃開墓視之實也故更改棺櫬各異處以埋之則日暉炳爍日夜有別三月丙申朔庚子命武内宿禰和珥臣祖武振熊率數萬衆令擊忍熊王爰武内宿禰等選精兵從山背出之至菟道以屯河北忍熊王出營欲戰時有熊之凝者為忍熊王軍之先鋒（熊之凝者葛野城首之祖也一云多呉吉師之遠祖也）則欲勸己衆因以高唱之歌曰烏智箇多能阿邏乙麼菟麼邏摩菟麼邏珥和多利喻祇氐菟區喻弥珥末利椰鳴多具陪宇摩比等破于摩譬苫奴知野伊徒姑播茂伊徒姑奴池伊裝阿波那和例波多摩岐波屢于池能阿層餓波邏濃知波異佐誤阿例椰伊裝阿波那和例波時武内宿禰令三軍悉令椎結因以号令曰各儲弦藏于髮中且佩木刀既而舉皇后之命誘忍熊王曰吾勿貪天下唯懷幼王從君王者也豈有距戰耶願共絶弦捨兵與連和焉然則君王登天業以安席高枕專制萬機則顯令軍中悉斷弦解刀投於河水忍熊王信其誘言悉令軍衆解兵投河水而斷弦爰武内宿禰令三軍出儲弦更張以佩真刀度河進之忍熊王知被欺謂倉見別五十狹茅宿禰曰吾既被欺今無儲兵豈可得戰乎曳兵稍退武内宿禰出精兵而追之適遇于逢坂以破故号其處曰逢坂也軍衆走之及于狹狹浪栗林而多斬於是血流溢栗林故惡是

事至于今其栗林之菓不進御所也忍熊王逃無所入則喚五十狹茅宿禰而歌之曰伊裝阿藝伊佐智須區禰多摩枳波屢于知能阿曾餓勾夫菟智能伊多氐於破孺破珥倍𪗾利能介豆岐齊奈則共沈瀬田濟而死之于時武内宿禰歌之曰阿布弥能弥齊多能和多利珥伽豆區苫利梅珥志弥曳泥麼異枳廼倍呂之茂於是探其屍而不得也然後數日之出於菟道河武内宿禰亦歌曰阿布弥能弥齊多能和多利珥介豆區苫利多那伽弥須疑氐于泥珥等邏倍菟是冬十月癸亥朔甲子群臣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大歲辛巳即為攝政元年

二年冬十一月丁亥朔甲午葬天皇於河内國長野陵

三年春正月丙戌朔戊子立譽田別皇子為皇太子因以都於磐余（是謂若櫻宮）

五年春二月癸卯朔己酉新羅王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有返先質微叱許智伐旱之情是以誂許智伐旱而紿之曰使者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等告臣曰我王以坐臣久不還而悉沒妻子為孥冀蹔還本土知虛實而請焉皇太后則聽之因以副葛城襲津彥而遣之共到對馬宿于鉏海水門時新羅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及水手載微叱旱岐令逃於新羅乃造蒭靈置微叱智之床詳為病者告襲津彥曰微叱智忽病之將死襲津彥使人令看病者即知欺而捉新羅使者三人納檻中以火焚而殺乃詣新羅次于蹈鞴津拔草羅城還之是時俘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凡四邑漢人等之始祖也

十三年春二月丁巳朔甲子命武内宿禰從太子令拜角鹿笥飯大神癸酉太子至自角鹿是日皇太后宴太子於大殿皇太后舉觴以壽于太子因以歌曰虛能弥企破和餓弥企那羅儒區之能伽弥等虛豫珥伊麻輸伊破多多須周玖那弥伽未能等豫保枳保枳茂苫陪之訶武保枳保枳玖流保之摩菟利虛辭弥企層阿佐孺塢齊佐佐武内宿禰為太子答歌之曰許能弥企塢伽弥鶏武比等波曾能菟豆弥于輸珥多氐氐于多比菟菟伽弥鶏梅伽簸許能弥企能阿椰珥于多娜濃芝作沙

三十九年是年也大歲己未（魏志云明帝景初三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斗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鄧夏遣吏將送詣京都也）

四十年（魏志云正始元年遣建忠校尉梯携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也）

四十三年（魏志云正始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者掖耶約等八人上獻）

四十六年春三月乙亥朔遣斯摩宿禰于卓淳國（斯摩宿禰者不知何姓人也）於是卓淳王末錦旱岐告斯摩宿禰曰甲子年七月中百濟人久氐弥州流莫古三人到於我土曰百濟王聞東方有日本貴國而遣臣等令朝其貴國故求道路以至于斯土若能教臣等令通道路則我王必深德君王時謂久氐等曰本聞東有貴國然未曾有通不知其道唯海遠浪嶮則乘大船僅可得通若雖有路津何以得達耶於是久氐等曰然即當今不得通也不若更還之備船舶而後通矣仍曰若有貴國使人來必應告吾國如此乃還爰斯摩宿禰即以傔人爾波移與卓淳人過古二人遣于百濟國慰勞其王時百濟肖古王深之歡喜而厚遇焉仍以五色綵絹各一疋及

日本書紀卷之九

日本書紀卷第十

譽田天皇　應神天皇

譽田天皇、足仲彥天皇第四子也。母曰氣長足姬尊。天皇以皇后討新羅之年、歲次庚辰冬十二月、生於筑紫之蚊田。幼而聰達、玄監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焉。皇太后攝政之三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三。）初天皇在孕而、天神地祇授三韓。既産之、宍生腕上。其形如鞆。是肖皇太后爲雄裝之負鞆。故稱其名、謂譽田天皇。（上古時俗、號鞆謂褒武多焉。一云、初天皇爲太子、行于越國、拜祭角鹿笥飯大神。時大神與太子名相易。故號大神曰去來紗別神、太子名譽田別尊。然則可謂大神本名譽田別神、太子元名去來紗別尊。然無所見也、未詳。）攝政六十九年夏四月、皇太后崩。（時年百歲。）

元年春正月丁亥朔、皇太子卽位。是年也、太歲庚寅。

二年春三月庚戌朔壬子、立仲姬爲皇后。后生荒田皇女・大鷦鷯天皇・根鳥皇子。先是、天皇以皇后姉高城入姬爲妃、生額田大中彥皇子・大山守皇子・去來眞稚皇子・大原皇女・澇來田皇女。又妃皇后弟弟姬、生阿倍皇女・淡路御原皇女・紀之菟野皇女。次妃和珥臣祖日觸使主之女宮主宅媛、生菟道稚郎子皇子・矢田皇女・雌鳥皇女。次妃宅媛之弟小甂媛、生菟道稚郎姬皇女。次妃河派仲彥女弟媛、生稚野毛二派皇子。次妃櫻井田部連男鉏之妹糸媛、生隼總別皇子。次妃日向泉長媛、生大葉枝皇子・小葉枝皇子。凡是天皇男女幷廿王也。根鳥皇子、是大田君之始祖也。大山守皇子、是土形君・榛原君、凡二族之始祖也。去來眞稚皇子、是深河別之始祖也。

三年冬十月辛未朔癸酉、東蝦夷悉朝貢。卽役蝦夷而作廐坂道。十一月、處處海人、訕哤之不從命。（訕哤、此云佐麼賣玖。）則遣阿曇連祖大濱宿禰、平其訕哤。因爲海人之宰。故俗人諺曰佐麼阿摩者、其是緣也。是歲、百濟辰斯王失禮於貴國天皇。故遣紀角宿禰・羽田矢代宿禰・石川宿禰・木菟宿禰、嘖讓其无禮狀。由是、百濟國殺辰斯王以謝之。紀角宿禰等、便立阿花爲王而歸。

五年秋八月庚寅朔壬寅、令諸國定海人及山守部。冬十月、科伊豆國、令造船。長十丈。船既成之、試浮于海。便輕泛疾行如馳。故名其船曰枯野。（由船輕疾名枯野、是義違焉。若謂輕野、後人訛歟。）

六年春二月、天皇幸近江國。至菟道野上而歌之曰、知婆能、伽豆怒塢彌例麼、茂茂智儾蘆、夜珥波母彌喩、區珥能朋母彌喩。

七年秋九月、高麗人・百濟人・任那人・新羅人、並來朝。時命武內宿禰、領諸韓人等作池。因以、名池號韓人池。

八年春三月、百濟人來朝。（百濟記云、阿花王立无禮於貴國。故奪我枕彌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是以、遣王子直支于天朝、以脩先王之好也。）

九年夏四月、遣武內宿禰於筑紫、以監察百姓。時武內宿禰弟甘美內宿禰、欲廢兄、卽讒言于天皇、武內宿禰、常有望天下之情。今聞、在筑紫而密謀之曰、獨裂筑紫、招三韓令朝於己、遂將有天下。於是、天皇則遣使、以令殺武內宿禰。時武內宿禰歎之曰、吾無貳心。以忠事君。今何禍矣、無罪而死耶。於是、有壹伎直祖眞根子者。其爲人能似武內宿禰之形。獨惜武內宿禰無罪而空死、便語武內宿禰曰、今大臣以忠事君。既無黑心。天下共知。願密避之、參赴于朝、

親辨無罪、而後死不晩也。且時人每云、僕形似大臣。故今我代大臣而死之、以明大臣之丹心、則伏劍自死焉。時武內宿禰獨大悲之、竊避筑紫、浮海以從南海廻之、泊於紀水門。僅得逮朝、乃辨無罪。天皇則推問武內宿禰與甘美內宿禰。於是、二人各堅執而爭之。是非難決。天皇勅之、令請神祇探湯。是以、武內宿禰與甘美內宿禰、共出于磯城川湄、爲探湯。武內宿禰勝之。便執横刀、以毆仆甘美內宿禰、遂欲殺矣。天皇勅之令釋。仍賜紀伊直等之祖也。

十一年冬十月、作劒池・輕池・鹿垣池・廐坂池。是歲、有人奏之曰、日向國有孃子。名髮長媛。卽諸縣君牛諸井之女也。是國色之秀者。天皇悅之、心裏欲覓。

十三年春三月、天皇遣專使、以徵髮長媛。秋九月中、髮長媛至自日向。便安置於桑津邑。爰皇子大鷦鷯尊、及見髮長媛、感其形之美麗、常有戀情。於是、天皇知大鷦鷯尊感髮長媛而欲配。是以、天皇宴于後宮之日、始喚髮長媛、因以、上坐於宴席。時撝大鷦鷯尊、以指髮長媛、乃歌之曰、伊奘阿藝、珥比蘆菟弥珥、比蘆菟弥珥、和餓喩區彌智珥、伽愚破志、波那多知麼那、辭豆曳羅波、比等未那等利、保菟曳波、等利委餓羅辭、彌菟愚利能、那伽菟曳能、府保語茂利、阿箇例蘆塢等綿、伊奘佐伽麼曳那。於是、大鷦鷯尊蒙御歌、便知得賜髮長媛、而大悅之。報歌曰、瀰豆多摩蘆、豫佐瀰能伊戒珥、奴那波區利、破陪鶏區辭羅珥、委遇比菟區、伽破摩多曳能、比辭餓羅能、佐辭鶏區辭羅珥、阿餓許居呂辭、伊夜于古珥辭氐。大鷦鷯尊與髮長媛既得交慇懃。獨對髮長媛歌之曰、瀰知能之利、古破儾塢等綿塢、伽未能語等、枳虛曳之介逎、阿比摩區羅摩區。又歌之曰、瀰知能之利、古破儾塢等綿、阿羅素破儒、泥辭區塢之敍、于蘆波辭彌茂布。（一云、日向諸縣君牛、仕于朝庭、年既耆耈之不能仕。仍致仕退於本土。則貢上己女髮長媛。始至播磨。時天皇幸淡路嶋、而遊獵之。於是、天皇西望之、數十麋鹿、浮海來之。便入于播磨鹿子水門。天皇謂左右曰、其何麋鹿也。泛巨海多來。爰左右共視而奇、則遣使令察。使者至見、皆人也。唯以著角鹿皮、爲衣服耳。問曰、誰人也。對曰、諸縣君牛、是年耆之、雖致仕、不得忘朝。故以己女髮長媛而貢上矣。天皇悅之、卽喚令從御船。是以、時人號其著岸之處、曰鹿子水門也。凡水手曰鹿子、蓋始起于是時也。）

十四年春二月、百濟王貢縫衣工女。曰眞毛津。是今來目衣縫之始祖也。是歲、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廿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彥、而召弓月之人夫於加羅。然經三年、而襲津彥不來焉。

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卽養於輕坂上廐。因以、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廐坂也。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卽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是歲、百濟阿花王薨。天皇召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而遣之。（東韓者、甘羅城・高難城・爾林城是也。）八月、遣平群木菟宿禰・的戸田宿禰於加羅。仍授精兵詔之曰、襲津彥久之不還。必由新羅人拒而滯

之。汝等急往之擊新羅、披其道路。於是、木菟宿禰等進精兵、莅于新羅之境。新羅王愕之服其罪。乃率弓月之人夫、與襲津彥共來焉。

十九年冬十月戊戌朔、幸吉野宮。時國樔人來朝之。因以醴酒獻于天皇、而歌之曰、伽辭能輔珥豫區周塢菟區利豫區周珥伽綿蘆淤朋瀰枳宇摩羅珥枳虛之茂知塢勢磨呂俄智。歌之既訖、則打口以仰咲。今國樔獻土毛之日、歌訖即擊口仰咲者、蓋上古之遺則也。夫國樔者、其爲人甚淳朴也。每取山菓食。亦煮蝦蟆爲上味、名曰毛瀰。其土自京東南之、隔山而居于吉野河上。峯嶮谷深、道路狹巘。故雖不遠於京、本希朝來。然自此之後、屢參赴以獻土毛。其土毛者、栗菌及年魚之類焉。

二十年秋九月、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並率己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申朔戊子、天皇幸難波、居於大隅宮。丁酉、登高臺而遠望。時妃兄媛侍之。望西以大歎。（兄媛者、吉備臣祖御友別之妹也。）於是、天皇問兄媛曰、何爾歎之甚也。對曰、近日妾有戀父母之情。便因西望而自歎矣。冀暫還之、得省親歟。爰天皇愛兄媛篤溫凊之情、則謂之曰、爾不視二親、既經多年。還欲定省、於理灼然。則聽之。仍喚淡路御原之海人八十人爲水手、送于吉備。夏四月、兄媛自大津發船而往之。天皇居高臺、望兄媛之船以歌曰、阿波旎辭摩異椰敷多那羅弭阿豆枳辭摩異椰敷多那羅弭豫呂辭枳辭摩之魔儾伽多佐例阿羅智之吉備那流伊慕塢阿比瀰菟流慕能。秋

九月辛巳朔丙戌、天皇狩于淡路嶋。是嶋者橫海、在難波之西。峯巖紛錯、陵谷相續。芳草薈蔚、長瀾潺湲。亦麋鹿・鳧・鴈、多在其嶋。故乘輿屢遊之。天皇便自淡路轉、以幸吉備、遊于小豆嶋。庚寅、亦移居於葉田（葉田、此云簸娜。）葦守宮。時御友別參赴之。則以其兄弟子孫爲膳夫而奉饗焉。天皇於是、看御友別謹惶侍奉之狀、而有悅情。因以割吉備國、封其子等也。則分川嶋縣、封長子稻速別。是下道臣之始祖也。次以上道縣、封中子仲彥。是上道臣・香屋臣之始祖也。次以三野縣、封弟彥。是三野臣之始祖也。復以波區藝縣、封御友別弟鴨別。是笠臣之始祖也。即以苑縣、封兄浦凝別。是苑臣之始祖也。即以織部縣、賜兄媛。是以、其子孫於今在于吉備國。是其緣也。

二十五年、百濟直支王薨。即子久爾辛立爲王。王年幼。大倭木滿致執國政。與王母相婬、多行無禮。天皇聞而召之。（百濟記云、木滿致者、是木羅斤資討新羅時、娶其國婦而所生也。以其父功、專於任那。來入我國、往還貴國。承制天朝、執我國政。權重當世。然天朝聞其暴召之。）

二十八年秋九月、高麗王遣使朝貢。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之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其表。

三十一年秋八月、詔群卿曰、官船名枯野者、伊豆國所貢之船也。是朽之不堪用。然久爲官用、功不可忘。何其船名勿絕、而得傳後葉焉。群卿便被詔、以令有司、取其船材、爲薪而燒鹽。於是、得五百籠鹽。則施之周賜諸國。因令造船。是以、諸國一時貢上五百船。悉集於武庫水門。當是時、新羅調使共宿武庫。爰於新羅停忽失火。

即引之及于聚船。而多船見焚。由是、責新羅人。新羅王聞之、讋然大驚、乃貢能匠者。是猪名部等之始祖也。初枯野船、爲鹽薪燒之日、有餘燼。則奇其不燼而獻之。天皇異以令作琴。其音鏗鏘而遠聆。是時天皇歌之曰、訶羅怒烏之褒珥椰枳之餓阿摩離等珥箇枳譬句椰由羅能斗能斗那訶能異句離珥敷例多菟那豆能紀能佐椰佐椰。

三十七年春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吳、令求縫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麗國、欲達于吳。則至高麗、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麗。高麗王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爲導者。由是、得通吳。吳王於是、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婦女。

三十九年春二月、百濟直支王遣其妹新齊都媛以令仕。爰新齊都媛、率七婦女而來歸焉。

四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戊申、天皇召大山守命・大鷦鷯尊、問之曰、汝等者愛子耶。對言、甚愛也。亦問之、長與少孰尤焉。大山守命對言、不逮于長子。於是、天皇有不悅之色。時大鷦鷯尊預察天皇之色、以對言、長者多經寒暑、既爲成人。更無悒矣。唯少子者未知其成不。是以少子甚憐之。天皇大悅曰、汝言寔合朕之心。是時、天皇常有立菟道稚郎子爲太子之情。然欲知二皇子之意。故發是問。是以、不悅大山守命之對言也。甲子、立菟道稚郎子、爲嗣。即日、任大山守命、令掌山川林野。以大鷦鷯尊、爲太子輔之、令知國事。

四十一年春二月甲午朔戊申、天皇崩于明宮。時年一百一十歲。（一云、崩于大隅宮。）是月、阿知使主等自吳至筑紫。時胸形大神、有乞工女等。故以兄媛奉於胸形大神。是則今在筑紫國、御使君之祖也。既而率其三婦女、以至津國、及于武庫、而天皇崩之。不及。即獻于大鷦鷯尊。是女人等之後、今吳衣縫・蚊屋衣縫是也。

日本書紀卷第十 終

日本書紀卷第十一

大鷦鷯天皇　仁徳天皇

大鷦鷯天皇、譽田天皇之第四子也。母曰仲姬命、五百城入彥皇子之孫也。天皇幼而聰明叡智、貌容美麗。及壯仁寬慈惠。四十一年春二月、譽田天皇崩。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讓位于大鷦鷯尊、未卽帝位。仍諮大鷦鷯尊、夫君天下以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天下安矣。今我也弟之。且文獻不足。何敢繼嗣位、登天業乎。大王者風姿岐嶷。仁孝遠聆。以齒且長。足爲天下之君。其先帝立我爲太子、豈有能才乎。唯愛之者也。亦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僕之不侫、不足以稱。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焉。願王勿疑、須卽帝位。我則爲臣之助耳。大鷦鷯尊對言、先皇謂、皇位者一日之不可空。故預選明德、立王爲貳。祚之以嗣、授之以民。崇其寵章、令聞於國。我雖不賢、豈棄先帝之命、輙從弟王之願乎。固辭不承、各相讓之。是時、額田大中彥皇子、將掌倭屯田及屯倉、而謂其屯田司出雲臣之祖淤宇宿禰曰、是屯田者、自本山守地。是以、今吾將治矣。爾之不可掌。時淤宇宿禰、啓于太子。太子謂之曰、汝便啓大鷦鷯尊。於是、淤宇宿禰啓大鷦鷯尊曰、臣所任屯田者、大中彥皇子距不令治。大鷦鷯尊問倭直祖麻呂曰、倭屯田者、元謂山守地、是如何。對言、臣之不知。唯臣弟吾子籠知也。適是時、吾子籠遣於韓國而未還。爰大鷦鷯尊、謂淤宇曰、爾躬往於韓國、以喚吾子籠。其兼日夜而急往。乃差淡路之海人八十爲水手。爰淤宇往于韓國、卽率吾子籠而來之。

因問倭屯田。對言、傳聞之、於纏向玉城宮御宇天皇之世、科太子大足彥尊、定倭屯田也。是時勅旨、凡倭屯田者、每御宇帝皇之屯田也。其雖帝皇之子、非御宇者不得掌矣。是謂山守地、非之也。時大鷦鷯尊、遣吾子籠於額田大中彥皇子、而令知狀。大中彥皇子、更無如何焉。乃知其惡、而赦之勿罪。然後、大山守皇子、每恨先帝廢之非立、而重有是怨。則謀之曰、我殺太子、遂登帝位。爰大鷦鷯尊、預聞其謀、密告太子、備兵令守。時太子設兵待之。大山守皇子、不知其備兵、獨領數百兵士、夜半發而行之。會明、詣菟道、將渡河。時太子服布袍、取檝櫓、密接度子、以載大山守皇子而濟。至于河中、誂度子蹈船而傾。於是、大山守皇子墮河而沒。更浮流之歌曰、知破揶臂苔、于泥能和多利珥、佐烏刀利珥、破夜鷄務臂苔辭、和餓毛胡珥虛務。然伏兵多起、不得著岸。遂沈而死焉。令求其屍、泛於考羅濟。時太子視其屍歌之曰、智破揶臂等、于泥能和多利珥、和多利涅珥、多氐屢、阿豆瑳由瀰、摩由瀰、伊枳羅牟苔、虛虛呂破望閉耐、伊斗羅牟苔、虛虛呂破望閉耐、望苔弊破、枳彌烏於望臂泥、須惠弊破、伊暮烏於望比泥、伊羅那鷄區、曾虛珥於望比、伽那志鷄區、虛虛珥於望臂、伊枳羅儒層區屢、阿豆瑳由瀰、摩由瀰。乃葬于那羅山。既而興宮室於菟道而居之。猶由讓位於大鷦鷯尊、以久不卽皇位。爰皇位空之、既經三載。時有海人、賫鮮魚之苞苴、獻于菟道宮也。太子令海人曰、我非天皇。乃返之令進難波。大鷦鷯尊亦返、以令獻菟道。於是、海人之苞苴、鯘於往還。更返之、取他鮮魚而獻焉。讓如前日。鮮魚亦鯘。海人苦於屢還、乃棄鮮魚而哭。

故諺曰、有海人耶、因己物以泣、其是之緣也。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王之志。豈久生之煩天下乎。乃自死焉。時大鷦鷯尊、聞太子薨、以驚之、從難波馳之、到菟道宮。爰太子薨之經三日。時大鷦鷯尊、摽擗叫哭、不知所如。乃解髮跨屍、以三呼曰、我弟皇子。乃應時而活。自起以居。爰大鷦鷯尊、語太子曰、悲兮惜兮、何所以歟自逝之。若死者有知、先帝何謂我乎。乃太子啓兄王曰、天命也。誰能留焉。若有向天皇之御所、具奏兄王聖之、且有讓矣。然聖王聞我死、以急馳遠路。豈得無勞乎。乃進同母妹八田皇女曰、雖不足納采、僅充掖庭之數。乃且伏棺而薨。於是、大鷦鷯尊素服爲之、發哀哭之甚慟。仍葬於菟道山上。

元年春正月丁丑朔己卯、大鷦鷯尊卽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都難波。是謂高津宮。卽宮垣室屋弗堊色也。桷梁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割齊也。此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績之時者也。初天皇生日、木菟入于產殿。明旦、譽田天皇喚大臣武內宿禰、語之曰、是何瑞也。大臣對言、吉祥也。復當昨日臣妻產時、鷦鷯入于產屋。是亦異焉。爰天皇曰、今朕之子與大臣之子、同日共產。兼有瑞。是天之表焉。以爲、取其鳥名、各相易名子、爲後葉之契也。則取鷦鷯名、以名太子、曰大鷦鷯皇子。取木菟名、號大臣之子、曰木菟宿禰。是平群臣之始祖也。是年也、太歲癸酉。

二年春三月辛未朔戊寅、立磐之媛命爲皇后。皇后生大兄去來穗別天皇・住吉仲皇子・瑞齒別天皇・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又妃日向髮長媛、生大草香皇子・幡梭皇女。

四年春二月己未朔甲子、詔群臣曰、朕登高臺以遠望之、烟氣不起於域中。以爲、百姓既貧、而家無炊者。朕聞、古聖王之世、人人誦詠德之音、家家有康哉之歌。今朕臨億兆、於玆三年。頌音不聆。炊烟轉踈。卽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也。封畿之內、尚有不給者。況乎畿外諸國耶。三月己丑朔己酉、詔曰、自今以後、至于三載、悉除課役、以息百姓之苦。是日始之、黼衣絓履、不弊盡不更爲也。溫飯煖羹、不酸餧不易也。削心約志、以從事乎無爲。是以、宮垣崩而不造、茅茨壞以不葺。風雨入隙而沾衣被、星辰漏壞而露床蓐。是後、風雨順時、五穀豐穰。三稔之間、百姓富寬。頌德既滿、炊烟亦繁。

七年夏四月辛未朔、天皇居臺上而遠望之、烟氣多起。是日、語皇后曰、朕既富矣。豈有愁乎。皇后對諮、何謂富矣。天皇曰、烟氣滿國。百姓自富歟。皇后且言、宮垣壞而不得脩。殿屋破之衣被露。何謂富乎。天皇曰、其天之立君、是爲百姓。然則君以百姓爲本。是以、古聖王者、一人飢寒、顧之責身。今百姓貧之、則朕貧也。百姓富之、則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貧矣。秋八月己巳朔丁丑、爲大兄去來穗別皇子、定壬生部。亦爲皇后、定葛城部。九月、諸國悉請之曰、課役並免、既經三年。因此以、宮殿朽壞、府庫已空。今黔首富饒、而不拾遺。是以、里無鰥寡、家有餘儲。若當此時、非貢稅調以修理宮室者、懼之其獲罪于天乎。然猶忍之不聽矣。

十年冬十月、甫科課役、以構造宮室。於是百姓之不領而扶老携幼、運材負簣、不問日夜、竭力競作。是以、未經幾時、而宮室悉成。故於今稱聖帝也。

十一年夏四月戊寅朔甲午詔群臣曰今朕視是國者郊澤曠遠而田圃少乏且河水橫逝以流末不駃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船道路亦泥故群臣共視之決橫源而通海塞逆流以全田宅冬十月掘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以入西海因以號其水曰堀江又將防北河之澇以築茨田堤是時有兩處之築而乃壞之難塞時天皇夢有神誨之曰武藏人強頸河內人茨田連衫子衫子此云莒呂母能古二人以祭於河伯必獲塞則覓二人而得之因以禱于河神爰強頸泣悲之沒水而死乃其堤成焉唯衫子取全匏兩箇臨于難塞水乃取兩箇匏投於水中請之曰河神崇之以吾爲幣是以今吾來也必欲得我者沈是匏而不令泛則吾知眞神親入水中若不得沈匏者自知偽神何徒亡吾身於是飄風忽起引匏沒水匏轉浪上而不沈則潝潝汎以遠流是以衫子雖不死而其堤且成也是因衫子之幹其身非亡耳故時人號其兩處曰強頸斷間衫子斷間也是歲新羅人朝貢則勞於是役

十二年秋七月辛未朔癸酉高麗國貢鐵盾鐵的八月庚子朔己酉饗高麗客於朝是日集群臣及百寮令射高麗所獻之鐵盾的諸人不得射的唯的臣祖盾人宿禰射鐵的而通焉時高麗客等見之畏其射之勝巧共起以拜朝明日美盾人宿禰而賜名曰的戶田宿禰同日小泊瀨造祖宿禰臣賜名曰賢遺臣賢遺此云左舸能莒里也冬十月掘大溝於山背栗隈縣以潤田是以其百姓每豐年也

十三年秋九月始立茨田屯倉因定舂米部冬十月造和珥池是月築橫野堤

十四年冬十一月爲橋於猪甘津即號其處曰小橋也是歲作大道置於京中自南門直指之至丹比邑又掘大溝於感玖乃引石河水而潤上鈴鹿下鈴鹿上豐浦下豐浦四處郊原以墾之得四萬餘頃之田故其處百姓寬饒之無凶年之患

十六年秋七月戊寅朔天皇以宮人桑田玖賀媛示近習舍人等曰朕欲愛是婦女苦皇后之妬不能合以經多年何徒棄其盛年乎即歌曰瀰儺曾虚赴於瀰能烏苔咩烏多例揶始儺播務於是播磨國造祖速待獨進之歌曰瀰箇始報破利摩波揶摩智以播區揶輸伽之古倶等望阿例播揶始儺破務即日以玖賀媛賜速待明日之夕速待詣于玖賀媛之家而玖賀媛不和乃強近帷內時玖賀媛曰妾之寡婦以終年何能爲君之妻乎於是天皇聞之欲遂速待之志以玖賀媛副速待送遣於桑田則玖賀媛發病死于道中故於今有玖賀媛之墓也

十七年新羅不朝貢秋九月遣的臣祖砥田宿禰小泊瀨造祖賢遺臣而問闕貢之事於是新羅人懼之乃貢獻調絹一千四百六十疋及種種雜物并八十艘

二十二年春正月天皇語皇后曰納八田皇女將爲妃時皇后不聽爰天皇歌以乞於皇后曰于磨臂苔能多菟屢虚等太氏于磋由豆流多由磨菟餓務珥奈羅陪氏毛餓望皇后答歌曰虚呂望虚曾赴多幣茂豫耆瑳用廼虚烏那羅陪務耆瀰破箇辭古耆呂箇茂天皇又歌曰於辭氏屢那珥破能瑳耆能那羅弭破珥那羅陪務苔虚曾曾能古破阿利鷄梅皇后答歌曰那菟務始能譬務

始能虚呂望赴多幣耆氏箇區瀰夜儺利破阿珥豫區望阿羅儒天皇又歌曰阿佐豆磨能避箇能烏瑳箇烏箇多那耆珥瀰致喩區區茂能茂多遇譬氏序豫枳皇后遂謂不聽故默之亦不答言

三十年秋九月乙卯朔乙丑皇后遊行紀國到熊野岬即取其處之御綱葉葉此云箇始婆而還於是日天皇伺皇后不在而娶八田皇女納於宮中時皇后到難波濟聞天皇合八田皇女而大恨之則其所採御綱葉投於海而不著岸故時人號散葉之海曰葉濟也爰天皇不知皇后忿不著岸親幸大津待皇后之船而歌曰那珥波譬苔須儒赴泥苔羅齊許辭那豆瀰曾能赴尼苔羅齊於朋瀰赴泥苔禮時皇后不泊于大津更引之泝江自山背廻而向倭明日天皇遣舍人鳥山令還皇后乃歌之曰夜莽之呂珥伊辭鷄苔利夜莽伊辭鷄之鷄阿餓茂赴菟摩珥伊辭枳阿波年伽茂皇后不還猶行之至山背河而歌曰菟藝泥赴揶莽之呂餓波烏箇破能朋利涴餓能朋例磨箇波區莽珥多知瑳箇踰屢毛毛多羅儒揶素磨能紀破於朋耆瀰呂箇茂即越那羅山望葛城歌之曰菟藝泥赴揶莽之呂餓波烏瀰椰能朋利和餓能朋例麼阿烏珥豫辭儺羅烏輸疑烏陁氏夜莽苔烏輸疑和餓瀰餓朋辭區珥波箇豆羅紀多伽瀰椰和藝弊能阿多利更還山背興宮室於筒城岡南而居之冬十月甲申朔遣的臣祖口持臣喚皇后一云和珥臣祖口子臣爰口持臣至筒城宮雖謁皇后而默之不答時口持臣沾雪雨以經日夜伏于皇后殿前而不避於是口持臣之妹國依媛仕于皇后適是時侍皇后之側見其兄沾雨而流涕之歌曰揶莽辭呂能菟菟紀能瀰椰珥茂能莽烏輸和餓齊烏瀰例麼那瀰多愚摩辭茂時皇后謂國依媛曰何爾泣之對言今伏庭請謁者妾兄也沾雨不避猶伏將謁是以泣悲耳時皇后謂之曰告汝兄令速還吾遂不返焉口持則返之復奏于天皇十一月甲寅朔庚申天皇浮江幸山背時桑枝沿水而流之天皇視桑枝歌之曰菟怒瑳破赴以破能臂謎餓飫朋呂伽珥枳許瑳怒于羅愚破能紀豫屢麻志枳箇破能區莽愚莽豫呂朋譬喩玖伽茂于羅愚破能紀明日乘輿詣于筒城宮喚皇后皇后不參見時天皇歌曰菟藝泥赴椰摩之呂謎能許久波茂知于智辭於朋泥佐和佐和珥儺餓伊弊齊虚曾屢知多須那餓知波佐于儺須企以利摩韋區例亦歌曰菟藝泥赴夜莽之呂謎能許玖波茂知于智辭於朋泥泥士漏能辭漏多娜武枳摩箇儒鷄麼虚曾辭羅儒等茂伊波梅時皇后令奏言陛下納八田皇女爲妃其不欲副皇女而爲后遂不奉見乃車駕還宮天皇於是恨皇后大忿而猶有戀思

三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丁卯立大兄去來穗別尊爲皇太子

三十五年夏六月皇后磐之媛命薨於筒城宮

三十七年冬十一月甲戌朔乙酉葬皇后於那羅山

三十八年春正月癸酉朔戊寅立八田皇女爲皇后秋七月天皇與皇后居高臺而避暑時每夜自菟餓野有聞鹿鳴其聲寥亮而悲之共起可憐之情及月盡以鹿鳴不聆爰天皇語皇后曰當是夕而鹿不鳴其何由焉明日猪名縣佐伯部獻苞苴天皇令膳夫以問曰其苞苴何物也對言牡鹿也問之何處鹿也曰菟餓野時

天皇以為是鹿必其鳴鹿也。因謂皇后曰、朕比有懷抱、聞鹿聲而慰之。今推佐伯部獲鹿之日夜及山野、即當鳴鹿。其人雖不知朕之愛、以適逢獮獲、猶不得已而有恨。故佐伯部不欲近於皇居。乃令有司移郷于安藝渟田。此今渟田佐伯部之祖也。俗曰、昔有一人、往菟餓、宿于野中。時二鹿臥傍。將及鷄鳴、牡鹿謂牝鹿曰、吾今夜夢之、白霜多降之覆吾身。是何祥焉。牝鹿答曰、汝之出行、必為人見射而死。即以白鹽塗其身、如霜素之應也。時宿人心裏異之。未及昧爽、有獵人、以射牡鹿而殺。是以時人諺曰、鳴牡鹿矣、隨相夢也。

四十年春二月、納雌鳥皇女欲為妃、以隼別皇子為媒。時隼別皇子密親娶而久之不復命。於是天皇不知有夫、而親臨雌鳥皇女之殿。時為皇女織縑女人等歌之曰、比佐箇多能、阿梅箇儺麼多、謎廼利餓、於瑠箇儺麼多、波椰歩佐和氣能、瀰於須譬鵝泥。爰天皇知隼別皇子密婚而恨之。然重皇后之言、亦敦友于之義而忍之、勿罪。俄而隼別皇子枕皇女之膝以臥、乃語之曰、孰捷鷦鷯與隼焉。曰、隼捷也。乃皇子曰、是我所先也。天皇聞是言、更亦起恨。時隼別皇子之舍人等歌曰、破夜歩佐波、阿梅珥能朋利、等弭箇慨梨、伊菟岐餓宇倍能、娑奘岐等羅佐泥。天皇聞是歌而勃然大怒之曰、朕以私恨不欲失親、忍之也。何釁矣私事將及于社稷。則欲殺隼別皇子。時皇子率雌鳥皇女、欲納伊勢神宮而馳。於是天皇聞隼別皇子逃走、即遣吉備品遲部雄鯽・播磨佐伯直阿俄能胡曰、追之所逮即殺。爰皇后奏言、雌鳥皇女寔當重罪。然其殺之日、不欲露皇女身。乃因勅雄鯽等、莫取皇女所齎之足玉手玉。雄鯽等追之至菟田、迫於素珥山。時隱草中、僅得免、急走而越山。於是皇子歌曰、破始多氐能、佐餓始枳椰摩茂、和藝毛古等、赴駄利古喩例麼、椰須武志呂箇茂。爰雄鯽等知免、以急追及于伊勢蔣代野而殺之。時雄鯽等探皇女之玉、自裳中得之。乃以二王屍、埋于廬杵河邊而復命。皇后令問雄鯽等曰、若見皇女之玉乎。對言、不見也。是歲、當新嘗之月、以宴會日、賜酒於内外命婦等。於是近江山君稚守山妻與采女磐坂媛、二女之手有纒良珠。皇后見其珠、既似雌鳥皇女之珠。則疑之、命有司推問其玉所得之由。對言、佐伯直阿俄能胡妻之玉也。仍推鞫阿俄能胡、對曰、誅皇女之日、探而取之。即將殺阿俄能胡。於是阿俄能胡乃獻己之私地、請免死。故納其地、赦死罪。是以號其地曰玉代。

四十一年春三月、遣紀角宿禰於百濟、始分國郡壃場、具録郷土所出。是時、百濟王之孫酒君无禮。由是紀角宿禰訶責百濟王。百濟王悚之、以鐵鎖縛酒君、附襲津彦而進上。爰酒君來則逃匿于石川錦織首許呂斯之家、則欺之曰、天皇既赦臣罪。故寄汝而活焉。久之天皇遂赦其罪。

四十三年秋九月庚子朔、依網屯倉阿弭古捕異鳥、獻於天皇曰、臣毎張網捕鳥、未曾得是鳥之類。故奇而獻之。天皇召酒君示鳥曰、是何鳥矣。酒君對言、此鳥類多在百濟。得馴而能從人。亦捷飛之掠諸鳥。百濟俗號此鳥曰倶知。是今時鷹也。乃授酒君令養馴。未幾時而得馴。酒君則以韋緡著其足、以小鈴著其尾、居腕上、獻于天

皇。是日、幸百舌鳥野而遊獵。時雌雉多起。乃放鷹令捕。忽獲數十雉。是月、甫定鷹甘部。故時人號其養鷹之處、曰鷹甘邑也。

五十年春三月壬辰朔丙申、河内人奏言、於茨田堤鴈産之。即日遣使令視。曰、既實也。天皇於是歌以問武内宿禰曰、多莽耆破屢、宇知能阿曾、儺虚曾破、豫能等保臂等、儺虚曾波、區珥能那餓臂等、阿耆豆辭莽、椰莽等能區珥珥、箇利古武等、儺波企箇輸椰。武内宿禰答歌曰、夜輸瀰始之、和我於朋枳瀰波、宇陪儺宇陪儺、和例烏斗波輸儺、阿企菟辭摩、揶莽等能區珥珥、箇利古武等、和例破枳箇儒。

五十三年、新羅不朝貢。夏五月、遣上毛野君祖竹葉瀬、令問其闕貢。是道路之間獲白鹿。乃還之獻于天皇。更改日而行。俄且重遣竹葉瀬之弟田道。則詔之曰、若新羅距者、舉兵撃之。仍授精兵。新羅起兵而距之。爰新羅人日日挑戰。田道固塞而不出。時新羅軍卒一人、有放于營外。則掠俘之。因問消息。對曰、有強力者、曰百衝。輕捷猛幹。毎為軍右前鋒。故伺之撃左則敗也。時新羅空左備右。於是田道連精騎撃其左。新羅軍潰之。因縱兵乘之、殺數百人。即虜四邑之人民以歸焉。

五十五年、蝦夷叛之。遣田道令撃。則為蝦夷所敗、以死于伊峙水門。時有從者、取得田道之手纒、與其妻。乃抱手纒而縊死。時人聞之流涕矣。是後、蝦夷亦襲之略人民。因以掘田道墓。則有大蛇、發瞋目自墓出以咋。蝦夷悉被蛇毒、而多死亡。唯一二人得免耳。故時人云、田道雖既亡、遂報讎。何死人之無知耶。

五十八年夏五月、當荒陵松林之南道、忽生兩歴木、挾路而末合。

冬十月、呉國・高麗國並朝貢。

六十年冬十月、差白鳥陵守等充役丁。時天皇臨于役所。爰陵守目杵忽化白鹿以走。於是天皇詔之曰、是陵自本空。故欲除其陵守、而甫差役丁。今視是怪者、甚懼之。無動陵守者。則且授土師連等。

六十二年夏五月、遠江國司表上言、有大樹。自大井河流之停于河曲。其大十圍。本一以末兩。時遣倭直吾子籠令造船。而自南海運之、將來于難波津、以充御船也。是歲、額田大中彦皇子獵于闘鷄。時皇子自山上望之、瞻野中有物。其形如廬。仍遣使者令視。還來之曰、窟也。因喚闘鷄稲置大山主、問之曰、有其野中者、何窟矣。啓之曰、氷室也。皇子曰、其藏如何。亦奚用焉。曰、掘土丈餘。以草蓋其上、敦敷茅荻、取氷以置其上。既經夏月而不泮。其用之、即當熱月、漬水酒以用也。皇子則將來其氷、獻于御所。天皇歡之。自是以後、毎當季冬、必藏氷。至春分始散氷也。

六十五年、飛騨國有一人。曰宿儺。其為人、壹體有兩面。面各相背。頂合無項。各有手足。其有膝而無膕踵。力多以輕捷。左右佩劒、四手並用弓矢。是以、不隨皇命。掠略人民為樂。於是遣和珥臣祖難波根子武振熊而誅之。

六十七年冬十月庚辰朔甲申、幸河内石津原、以定陵地。丁酉、始築陵。是日、有鹿、忽起野中、走之入役民之中而仆死。時異其忽死、以探其痍。即百舌鳥自耳出之飛去。因視耳中、悉咋割剝。故號

處曰百舌鳥耳原者其是之緣也是歲於吉備中國川嶋河派有大虬令苦人時路人編其腹而行必祇其毒以多死亡於是笠臣祖縣守為人勇悍而強力臨派淵以三全矟投水曰汝厲吐毒令苦路人余殺汝虬汝沉是虬則余避之不能沉者仍斬汝身時水虬化鹿以引入眾仍不沉即舉矟入水斬虬更求虬之黨類乃諸虬族滿淵底之由穴悉斬之河水變血故号其水曰縣守淵也當此時妖氣稍動戰者一二始起於是天皇夙興夜寐輕賦斂以寬民崩布德施惠心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嫠是以政令流行天下太平二十餘年無事矣

八十七年春正月戊子朔癸卯天皇崩冬十月癸未納已丑葬于百舌鳥野陵

去來穗別天皇　履中天皇
瑞齒別天皇　反正天皇

去來穗別天皇　履中天皇

去來穗別天皇大鷦鷯天皇太子也母曰磐之媛命葛城襲津彦女也大鷦鷯天皇三十二年春正月立為皇太子時年十五八十七年春正月大鷦鷯天皇崩皇太子自諒闇出之未即尊位之間以羽田矢代宿祢之女黒媛欲為妃納采既訖遣往吉備皇子而告吉日時仲皇子冒太子名以新黒媛是夜仲皇子忘宇鈴於黒媛之家而歸焉明日之夜太子不知仲皇子自新而到之乃入室關戸居於玉床時床頭有鈴音太子異之問黒媛曰何鈴也對曰昨夜之非太子所賞鈴乎何更問矣太子自知仲皇子冒名以新黒媛則默之避也矣仲皇子畏有事將殺太子密興兵圍太子宮時平群木兎宿祢物部大前宿祢漏直祖阿知使主三人啓於太子太子不信故三人扶太子令乘馬而逃之太子不知仲皇子不在而焚太子宮通夜火不滅太子到河内國埴生坂而醒之願望難波見火光而大驚則急馳之自大坂向倭至于飛鳥山口聞之曰此山有人乎對曰執兵者多滿山中宜迴自當摩理叡之太子於是以為聆少女言而得免難則歌之曰於朋佐箇珥阿布夜烏等波烏渚珥知度沛磨今太子與仲皇子並兄也誰從矣誰乘矣然亡無道就有道其誰疑我則指于難波仍仲皇子之消息仲皇子忌太子已逃亡而無

自龍田山踰之時有數十人龍兵追來者太子遠望之曰其彼來者誰人也何步行急之若賊人乎因隱山中而待之近則遣一人問曰曷人且何處往矣對曰淡路野嶋之海人也阿曇連濱子一云阿曇連為仲皇子令追太子於是出伏兵圍之然捕得當是時倭直吾子籠素好仲皇子預知其謀密聚精兵數百於攦食粟林為仲皇子將拒太子時太子不知兵塞而出山行數里兵衆多塞不得進行乃遣使者問曰誰人也對曰倭直吾子籠也便還問使者曰誰使焉曰皇太子之使時吾子籠悔其軍衆多在乃謂使者曰傳聞皇太子有非常之事將助以備兵待之然太子疑其心欲殺則吾子籠悔之獻己妹曰之媛仍請殺死罪乃免之其倭直等貢采女蓋始于此時歟太子便居於石上振神宮於是瑞齒別皇子知太子不在矣之進指然太子疑弟王之心而不喚時瑞齒別皇子令謁曰僕無黒心唯慈太子不在而參赴耳矣太子傳告弟王曰我畏仲皇子之逆猶避至於此何且非疑汝耶其仲皇子在之猶猶為我病遂欲除故汝宜勿黒心更返難波而殺仲皇子然後乃見焉瑞齒別皇子啓太子曰大人何憂之甚也今仲皇子無道群臣及百姓共惡怨之復其門下人皆叛為賊猶居之無與誰誅臣雖知其逆未受太子命之故猶慷慨之耳今既被命豈難於殺仲皇子乎唯猶預之既殺仲皇子猶且疑臣叛莫見得忠直者欲明臣之不歟太子則副木菟宿祢而遣焉多瑞齒別皇子歎之曰

備時有近習隼人曰刺領巾瑞齒別皇子陰喚刺領巾而誂之曰
爲我殺皇子吾必敦報汝乃脫錦衣褌與之刺領巾恃其誂言獨
執矛以伺仲皇子入廁而刺殺即隷于瑞齒別皇子於是木菟宿
禰啓於瑞齒別皇子曰刺領巾爲人殺己君其爲我雖有大功於
己君無慈之甚矣豈得生乎乃殺刺領巾即日向倭也夜半臻於
石上而復命於是喚弟王以敦寵仍賜村合屯倉是日捉阿曇連
濱子

元年春二月壬午朔皇太子即位於磐余稚櫻宮夏四月辛巳朔
丁酉召阿曇連濱子詔之曰汝與仲皇子共謀逆將傾國家罪當
于死然垂大恩而免死科墨即日黥之因此時人曰阿曇目亦免
從濱子野嶋海人等之罪役於倭蔣代屯倉秋七月己酉朔壬子
立葦田宿禰之女黑媛爲皇妃妃生磐坂市邊押羽皇子御馬皇子
青海皇女一曰飯豐皇女次妃幡梭皇女生中磯皇女是年也太歲庚子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己酉立瑞齒別皇子爲儲君冬十月都於磐
余當是時平群木菟宿禰蘇賀滿智宿禰物部伊莒弗大連圓
大使主共執國事十一月作磐余池

三年冬十一月丙寅朔辛未天皇泛兩枝船于磐余市磯池與皇
妃各分乘而遊宴膳臣余磯獻酒時櫻花落于御盞天皇異之則
召物部長眞膽連詔之曰是花也非時而來其何處之花矣汝自
可求於是長眞膽連獨尋花獲于掖上室山而獻之天皇歡其希
有即爲宮名故謂磐余稚櫻宮其此之緣也是日改長眞膽連之
本姓曰稚櫻部造又号膳臣余磯曰稚櫻部臣

四年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於諸國置國史記言事達四方志
冬十月堀石上溝

五年春三月戊午朔於筑紫所居三神見于宮中言何奪我民矣
吾今慚汝於是禱而不祠秋九月乙酉朔壬寅天皇狩于淡路嶋
是日河內飼部等從駕執轡先是飼部之黥皆未差時居嶋伊奘
諾神託祝曰不堪血臭矣因以卜之兆云惡飼部等黥之氣故自
是後頓絶以不黥飼部而止之癸卯有如風之聲呼於大虛曰劒
刀太子王也亦呼之曰鳥往來羽田之汝妹者羽狹丹葬立往
亦曰狹名來田蔣津之命羽狹丹葬立往也俄而使者忽
來曰皇妃薨天皇大驚之便命駕而歸焉丙午自淡路至冬十月
甲寅朔甲子葬皇妃既而天皇悔之不治神祟而亡皇妃更求其
咎或者曰車持君行於筑紫國而悉校車持部兼取充神者必是
罪矣天皇則喚車持君以推問之事既實焉因以數之曰爾雖車
持君縱檢校天子之百姓罪一也既分寄于神祇車持部兼奪取
之罪二也則負惡解除善解除而出於長渚崎令祓禊既而詔之
曰自今以後不得掌筑紫之車持部乃悉收以更分之奉於三神

六年春正月癸未朔戊子立草香幡梭皇女爲皇后辛卯始建藏
職因定藏部二月癸丑朔喚鯽魚磯別王之女太姬郎姬高鶴郎
姬納於後宮並爲嬪於是二嬪恒歎之曰悲哉吾兄王何處去耶
天皇聞其歎而問之曰汝何歎息也對曰妾兄鷲住王爲人強力
輕捷由是獨馳越八尋屋而遊行既經多日不得面言故歎耳天
皇悅其強力以喚之不參來亦重使而召猶不參來恒居於住吉

邑自是以後寵以不求是讚岐國造阿波國脚咋別凡二族之始
祖也三月壬午朔丙申天皇玉體不悆水土不調崩于稚櫻宮時年七十
冬十月己酉朔壬子葬百舌鳥耳原陵

瑞齒別天皇 反正天皇

瑞齒別天皇去來穗別天皇同母弟也去來穗別天皇二年立爲
立爲皇太子天皇初生于淡路宮生而齒如一骨容姿美麗於是
有井曰瑞井則汲之洗太子時多遲花落有于井中因爲太子名
也多遲花者今虎杖花也故稱謂多遲比瑞齒別天皇

六年春三月去來穗別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戊寅儲君即天皇位秋八月甲辰朔己酉立
大宅臣祖木事之女津野媛爲皇夫人生香火姬皇女圓皇女又
納夫人弟弟媛生財皇女與高部皇子冬十月都於河內丹比是
謂柴籬宮當是時風雨順時五穀成熟人民富饒天下太平是年
也太歲丙午

六年春正月甲申朔丙午天皇崩于正寢

日本書紀卷第十二 終

日本書紀卷第十三

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　允恭天皇

穴穗天皇　安康天皇

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

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瑞齒別天皇同母弟也。天皇自岐嶷至於總角、仁惠儉下。及壯篤病、容止不便。六年春正月、瑞齒別天皇崩。爰群卿議之曰、方今大鷦鷯天皇之子、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與大草香皇子。然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長之仁孝。卽選吉日、跪上天皇之璽。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謝曰、我之不天、久離篤疾、不能步行。且我既欲除病、獨非奏言、而密破身治病、猶勿差。由是、先皇責之曰、汝患病、縱破身、不孝孰甚於茲矣。其長生之、遂不得繼業。亦我兄二天皇愚我而輕之。群卿共所知。夫天下者大器也。帝位者鴻業也。且民之父母、斯則聖賢之職。豈下愚之任乎。更選賢王宜立矣。寡人弗敢當。群臣再拜言、夫帝位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距。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臣等恐百姓望絕也。願大王雖勞、猶卽天皇位。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曰、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寡人篤疾、不足以稱。猶辭而不聽。於是、群臣皆固請曰、臣伏計之、大王奉皇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萬民皆以爲宜。願大王聽之。

元年冬十有二月、妃忍坂大中姬命苦群臣之憂吟、而親執洗手水、進于皇子前。仍啓之曰、大王辭而不卽位。位空之、既經年月。群臣百寮愁之、不知所爲。願大王從群望、強卽帝位。然皇子不欲聽、而背居不言。於是大中姬命惶之、不知退而侍之、經四五剋。當于此時、季冬之節、風亦烈寒。大中姬所捧鋺水、溢而腕凝。不堪寒以將死。皇子顧之驚、則扶起謂之曰、嗣位重事、不得輙就。是以、於今不從。然今群臣之請、事理灼然。何遂謝耶。爰大中姬命仰歡、則謂群卿曰、皇子將聽群臣之請。今當上天皇璽符。於是、群臣大喜、卽日捧天皇之璽符、再拜上焉。皇子曰、群卿共爲天下請寡人。寡人何敢遂辭。乃卽帝位。是年也、太歲壬子。

二年春二月丙申朔己酉、立忍坂大中姬、爲皇后。是日、爲皇后定刑部。皇后生木梨輕皇子・名形大娘皇女・境黑彥皇子・穴穗天皇・輕大娘皇女・八釣白彥皇子・大泊瀨稚武天皇・但馬橘大娘皇女・酒見皇女。初皇后隨母在家、獨遊苑中。時鬪雞國造、從傍徑行之。乘馬而蒞籬、謂皇后、嘲之曰、能作園乎、汝者也。且曰、厭乞、戶母、其蘭一莖焉。（厭乞、此云異提。戶母、此云覩自。）皇后則採一根蘭、與於乘馬者。因以、問曰、何用求蘭耶。乘馬者對曰、行山撥蠛也。（撥蠛、此云波羅賦摩愚那。）時皇后結之意裏、乘馬者辭旡禮、卽謂之曰、首也、余不忘矣。是後、皇后登祚之年、覓乘馬乞蘭者、而數昔日之罪以欲殺。爰乞蘭者、顙搶地叩頭曰、臣之罪實當萬死。然當其日、不知貴者。於是、皇后赦死刑、貶其姓謂稻置。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遣使求良醫於新羅。秋八月、醫至自新羅。則令治天皇病。未經幾時、病已差也。天皇歡之、厚賞醫以歸于國。

四年秋九月辛巳朔己丑、詔曰、上古之治、人民得所、姓名勿錯。今朕踐祚於茲四年矣。上下相爭、百姓不安。或誤失己姓、或故認高氏。其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朕雖不賢、豈非正其錯乎。群臣議定奏之。群臣皆言、陛下擧失正枉、而定氏姓者、臣等冒死奏可。戊申、詔曰、群卿百寮及諸國造等皆各言、或帝皇之裔、或異之天降。然三才顯分以來、多歷萬歲。是以、一氏蕃息、更爲萬姓。難知其實。故諸氏姓人等、沐浴齋戒、各爲盟神探湯。則於味橿丘之辭禍戶𥑐、坐探湯瓮、而引諸人令赴曰、得實則全、僞者必害。（盟神探湯、此云區訶陀智。或泥納釜煮沸、攘手探湯泥。或燒斧火色、置于掌。）於是、諸人各著木綿手繦、而赴釜探湯。則得實者自全、不得實者皆傷。是以、故詐者愕然之、豫退無進。自是之後、氏姓自定、更無詐人。

五年秋七月丙子朔己丑、地震。先是、命葛城襲津彥之孫玉田宿禰、主瑞齒別天皇之殯。則當地震夕、遣尾張連吾襲、察殯宮之消息。時諸人悉聚無闕、唯玉田宿禰無之也。吾襲奏言、殯宮大夫玉田宿禰、非見殯所。則亦遣吾襲於葛城、令視玉田宿禰。是日、玉田宿禰方集男女而酒宴焉。吾襲擧狀、具告玉田宿禰。宿禰則畏有事、以馬一匹授吾襲爲禮幣。乃密遮吾襲、而殺于道路。因以逃隱武內宿禰之墓域。天皇聞之喚玉田宿禰。宿禰疑之、甲服襖中而參赴。甲端自衣中出之。天皇分明欲知其狀、乃令小墾田采女、賜酒于玉田宿禰。爰采女分明瞻衣中有鎧、而具奏于天皇。天皇設兵將殺。玉田乃密逃出而匿家。天皇更發卒、圍玉田家而捕之、乃誅。冬十有一月甲戌朔甲申、葬瑞齒別天皇于耳原陵。

七年冬十二月壬戌朔、讌于新室。天皇親之撫琴。皇后起儛。儛既終而不言禮事。當時風俗、於宴會、儛者儛終、則自對座長曰、奉娘子也。時天皇謂皇后曰、何失常禮也。皇后惶之、復起儛。儛竟言、奉娘子。天皇卽問皇后曰、所奉娘子者誰也。欲知姓字。皇后不獲已而奏言、妾弟、名弟姬焉。弟姬容姿絕妙無比。其艶色徹衣而晃之。是以、時人號曰衣通郞姬。天皇之志、存于衣通郞姬。故強皇后而令進。皇后知之、不輙言禮事。爰天皇歡喜、則明日遣使者、喚弟姬。時弟姬、隨母以在於近江坂田。弟姬畏皇后之情、而不參向。又重七喚、猶固辭以不至。於是、天皇不悅、而復勅一舍人中臣烏賊津使主曰、皇后所進之娘子弟姬、喚而不來。汝自往之、召將弟姬以來。必敦賞矣。爰烏賊津使主、承命退之。糒裹裲中、到坂田、伏于弟姬庭中言、天皇命以召之。弟姬對曰、豈非懼天皇之命。唯不欲傷皇后之志耳。妾雖身亡、不參赴。時烏賊津使主對言、臣既被天皇命、必召率來矣。若不將來、必罪之。故返被極刑、寧伏庭而死耳。仍經七日、伏於庭中。與飲食而不食、密食懷中之糒。於是、弟姬以爲、妾因皇后之嫉、既拒天皇命、且亡君之忠臣、是亦妾罪。則從烏賊津使主而來之。到倭春日、食于櫟井上。弟姬親賜酒于使主、慰其意。使主卽日至京、留弟姬於倭直吾子籠之家、復命天皇。天皇大歡之、美烏賊津使主而敦寵焉。然皇后之色不平。是以、勿近宮中。則別構殿屋於藤原而居也。適產大泊瀨天皇之夕、天皇始幸藤原宮。皇后聞之恨曰、妾初自結髮、陪於後宮、既經多年。甚哉、天皇也。今妾產之、死生相半。何故當今夕必幸藤原。乃自出之、燒產殿而將死。天皇聞之大驚曰、朕過也。因慰喩皇后之意焉。

八年春二月、幸于藤原、密察衣通郎姬之消息。是夕、衣通郎姬戀天皇而獨居。其不知天皇之臨、而歌曰、和餓勢故餓、勾倍枳豫臂奈利、佐瑳餓泥能、區茂能於虛奈比、虛豫比辭流辭毛。天皇聆是歌、則有感情、而歌之曰、佐瑳羅餓多、邇之枳能臂毛弘、等枳舍氣帝、阿麻多絆泥受、迹多儴比等用能未。明旦、天皇見井傍櫻華、而歌之曰、波那具波辭、佐區羅能梅涅、許等梅涅麼、波椰區波梅涅孺、和我梅豆留古羅。皇后聞之、且大恨也。於是衣通郎姬奏言、妾常近王宮、而晝夜相續、欲視陛下之威儀。然皇后則妾之姉也。因妾以恆恨陛下。亦爲妾苦。是以冀離王居、而欲遠居。若皇后嫉意少息歟。天皇則更興造宮室於河內茅渟、而衣通郎姬令居。因此以屢遊獵于日根野。

九年春二月、幸茅渟宮。秋八月、幸茅渟。冬十月、幸茅渟。

十年春正月、幸茅渟。於是皇后奏言、妾如毫毛非嫉弟姬。然恐陛下屢幸於茅渟、是百姓之苦歟。仰願宜除車駕之數也。是後希有之幸焉。

十一年春三月癸卯朔丙午、幸於茅渟宮。衣通郎姬歌之曰、等虛辭陪邇、枳彌母阿閉椰毛、異舍儺等利、宇彌能波摩毛能、余留等枳等枳弘。時天皇謂衣通郎姬曰、是歌不可聆他人。皇后聞必大恨。故時人號濱藻、謂奈能利曾毛也。先是衣通郎姬居于藤原宮。時天皇詔大伴室屋連曰、朕頃得美麗孃子。是皇后母弟也。朕心異愛之。冀其名欲傳于後葉、奈何。室屋連依勅而奏可。則科諸國造等、爲衣通郎姬定藤原部。

十四年秋九月癸丑朔甲子、天皇獵于淡路嶋。時麋鹿猿猪、莫莫紛紛、盈于山谷。焱起蠅散、然終日以不獲一獸。於是獵止以更卜矣。嶋神祟之曰、不得獸者、是我之心也。赤石海底有眞珠。其珠祠於我、則悉當得獸。爰更集處處之白水郎、以令探赤石海底。海深不能至底。唯有一海人、曰男狹磯。是阿波國長邑之海人也。勝於諸海人。是腰繫繩入海底。差頃之出曰、於海底有大蝮。其處光也。諸人皆曰、嶋神所請之珠、殆有是蝮腹乎。亦入探之。爰男狹磯抱大蝮而泛出之。乃息絶以死浪上。既而下繩測海底、六十尋。則割蝮、實眞珠有腹中。其大如桃子。乃祠嶋神而獵之、多獲獸也。唯悲男狹磯入海死之、則作墓厚葬。其墓猶今存之。

二十三年春三月甲午朔庚子、立木梨輕皇子爲太子。容姿佳麗、見者自感。同母妹輕大娘皇女亦艶妙也。太子恆念合大娘皇女、畏有罪而默之。然感情既盛、殆將至死。爰以爲、徒非死者、雖有罪何得忍乎。遂竊通。乃悒懷少息。因以歌之曰、阿資臂紀能、椰摩娜箇弥、斯哆媚烏和之、勢志哆那企貳、和餓儺勾菟摩、箇哆儺企貳、和餓儺勾菟摩、去鐏去曾、椰主區津娜布例。

二十四年夏六月、御膳羹汁凝以作氷。天皇異之、卜其所由。卜者曰、有內亂。蓋親親相姧乎。時有人曰、木梨輕太子姧同母妹輕大娘皇女。因以推問焉。辭既實也。太子是爲儲君、不得罪。則流輕大娘皇女於伊豫。是時太子歌之曰、於褒企彌、烏志摩珥波夫利、布儺阿摩利、異餓幣利去牟鋤、和餓哆哆彌由梅、去等烏許曾、哆哆瀰等異絆梅、和餓兎摩烏由梅。又歌之曰、阿摩儴霧、箇留惋等賣、

異哆儺介麼、臂等資利奴皓瀰、播舍能夜麼能、波刀能、資哆儺企邇奈勾。

四十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戊子、天皇崩。時年若干。於是新羅王聞天皇既崩、而驚愁之、貢上調船八十艘、及種種樂人八十。是泊對馬而大哭。到筑紫亦大哭。泊于難波津、則皆素服之。悉捧御調、且張種種樂器。自難波至于京、或哭泣、或歌儛。遂參會於殯宮也。冬十一月、新羅弔使等喪禮既闋而還之。爰新羅人恆愛京城傍耳成山・畝傍山、則到琴引坂、顧之曰、宇泥咩巴椰、弥弥巴椰。是未習風俗之言語。故訛畝傍山謂宇泥咩、訛耳成山謂瀰瀰耳。時倭飼部從新羅人、聞是辭而疑之、以爲新羅人通采女耳。乃返之啓于大泊瀨皇子。皇子則悉禁固新羅使者而推問。時新羅使者啓之曰、無犯采女。唯愛京傍之兩山而言耳。則知虛言、皆原。於是新羅人大恨、更減貢上之物色及船數。冬十月庚午朔己卯、葬天皇於河內長野原陵。

穴穗天皇　安康天皇

穴穗天皇、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第二子也。一云、第三子也。母曰忍坂大中姬命、稚渟毛二岐皇子之女也。四十二年春正月、天皇崩。冬十月、葬禮畢之。是時、太子行暴虐、淫于婦女。國人謗之。群臣不從。悉隸穴穗皇子。爰太子欲襲穴穗皇子、而密設兵。穴穗皇子復興兵將戰。故穴穗括箭・輕括箭、始起于此時也。時太子知群臣不從、百姓乖違、乃出之、匿物部大前宿禰之家。穴穗皇子聞則圍之。大前宿禰出門而迎之。穴穗皇子歌之曰、於朋摩弊烏、摩弊輸區泥餓、訶那杜加礙、訶區多智豫羅泥、阿梅多知夜梅牟。大前宿禰答歌之曰、瀰椰比等能、阿由臂能古輸孺、於智珥岐等、瀰椰比等等余牟、佐杜弭等茂由梅。乃啓皇子曰、願勿害太子。臣將議。由是太子自死于大前宿禰之家。一云、流伊豫國。十二月己巳朔壬午、穴穗皇子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則遷都于石上。是謂穴穗宮。當是時、大泊瀨皇子欲聘瑞齒別天皇之女等。女名不見諸記。於是皇女等對曰、君王恆暴強也。儵忽忿起、則朝見者夕被殺、夕見者朝被殺。今妾等顏色不秀。加以情性拙之。若威儀言語、如毫毛不似王意、豈爲親乎。是以不能奉命。遂遁以不聽矣。

元年春二月戊辰朔、天皇爲大泊瀨皇子、欲聘大草香皇子妹幡梭皇女。則遣坂本臣祖根使主、請於大草香皇子曰、願得幡梭皇女、以欲配大泊瀨皇子。爰大草香皇子對言、僕頃患重病、不得愈。譬如物積船以待潮者。然死之命也。何足惜乎。但以妹幡梭皇女之孤、而不能易死耳。今陛下不嫌其醜、將滿荇菜之數。是甚之大恩也。何辭命辱。故欲呈丹心、捧私寶名押木珠縵、一云、立縵。又云、磐木縵。附所使臣根使主、而敢奉獻。願物雖輕賤、納爲信契。於是根使主見押木珠縵、感其麗美、以爲盜爲己寶。則詐之奏天皇曰、大草香皇子者不奉命。乃謂臣曰、其雖同族、豈以吾妹得爲妻耶。既而留縵入己而不獻。於是天皇信根使主之讒言、則大怒之、起兵圍大草香皇子之家而殺之。是時、難波吉師日香蚊父子並仕于大草香皇子。共傷其君無罪而死之、則父抱王頸、二子各執王足、而唱曰、吾

君無罪以死之悲乎、我父子三人、生事之、死不殉、是不臣矣。即自刎之、死於皇尸側。軍衆悉流涕。爰取大草香皇子之妻中蒂姫、納于宮中、因爲妃。復遂喚幡梭皇女、配大泊瀬王子。是年也、太歲甲午。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己酉、立中蒂姫命、爲皇后。甚寵也。初中蒂姫命、生眉輪王。於草香皇子、乃依母以得免罪、常養宮中。

三年秋八月甲申朔壬辰、天皇爲眉輪王見弑。（辭具在大泊瀬天皇紀）三年後、乃葬菅原伏見陵。

日本書紀卷第十三　終

日本書紀卷第十四

大泊瀬幼武天皇　雄略天皇

大泊瀬幼武天皇、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第五子也。天皇産而神光滿殿。長而伉健過人。三年八月、穴穗天皇意將沐浴、幸于山宮。遂登樓兮遊目。因命酒兮肆宴。爾乃情盤樂極。間以言談。顧謂皇后（去來穗別天皇女曰中蒂姫皇女。更名長田大娘皇女也。大鷦鷯天皇子大草香皇子、娶長田皇女、生眉輪王也。於後穴穗天皇用根臣讒、殺大草香皇子、而立中蒂姫皇女爲皇后。語在穴穗天皇紀也）曰、吾妹（稱妻爲妹、蓋古之俗乎）汝雖親昵、朕畏眉輪王。眉輪王幼年遊戲樓下、悉聞所談。既而穴穗天皇枕皇后膝、晝醉眠臥。於是、眉輪王伺其熟睡、而刺弑之。是日、大舍人（闕姓字也）驟言於天皇曰、穴穗天皇爲眉輪王見弑。天皇大驚。即猜兄等、被甲帶刀、率兵自將、逼問八釣白彥皇子。皇子見其欲害、嘿坐不語。天皇乃拔刀而斬。更逼問坂合黑彥皇子。皇子亦知將害、嘿坐不語。天皇忿怒彌盛。乃復幷爲欲殺眉輪王、案劾所由。眉輪王曰、臣元不求天位。唯報父仇而已。坂合黑彥皇子深恐所疑、竊語眉輪王。遂共得間而出逃入圓大臣宅。天皇使使乞之。大臣以使報曰、蓋聞、人臣有事、逃入王室。未見君王隱匿臣舍。方今坂合黑彥皇子與眉輪王、深恃臣心、來臣之舍。詎忍送歟。由是、天皇復益興兵、圍大臣宅。大臣出立於庭、索脚帶。時大臣妻持來脚帶、愴矣傷懷而歌曰、飫濔能古簸、多倍能婆伽摩鳴、那那陛鳴絁、你播你陀陀始諦、阿遙比那陀須暮。大臣裝束已畢、進軍門跪拜曰、臣雖被戮、莫敢聽命。古人有云、匹夫之志、難可奪。方屬乎臣。伏願、大王奉獻臣女韓媛與葛城宅七區、請以贖罪。天皇不許、縱火燔宅。於是、大臣與黑彥皇子・眉輪王、俱被燔死。時坂合部連贄宿禰、抱皇子屍而見燔死。其舍人等（闕名字也）收取所燒、遂難擇骨。盛之一棺、合葬新漢擬本南丘。（擬字未詳。蓋是槻乎）

冬十月癸未朔、天皇恨穴穗天皇曾欲以市邊押磐皇子傳國而遙付囑後事、乃使人於市邊押磐皇子、陽期校獵、勸遊郊野曰、近江狹狹城山君韓帒言、今於近江來田綿蚊屋野、猪鹿多有。其戴角類枯樹末。其聚脚如弱木株。呼吸氣息、似於朝霧。願與皇子、孟冬作陰之月、寒風肅然之晨、將逍遙於郊野、聊娛情以騁射。市邊押磐皇子乃隨馳獵。於是、大泊瀬天皇彎弓驟馬、而陽呼曰、猪有、即射殺市邊押磐皇子。皇子帳内佐伯部賣輪（更名仲子）抱屍駭惋、不解所由。反側呼號、往還頭脚。天皇尚誅之。是月、御馬皇子、以曾善三輪君身狹、故思欲遣慮而往。不意道逢邀軍於三輪磐井側、逆戰。不久被捉。臨刑指井而詛曰、此水者百姓唯得飲焉。王者獨不能飲矣。十一月壬子朔甲子、天皇命有司、設壇於泊瀬朝倉、即天皇位。遂定宮焉。以平群臣眞鳥爲大臣。以大伴連室屋・物部連目爲大連。

元年春三月庚戌朔壬子、立草香幡梭姫皇女、爲皇后。（更名橘姫）是月、立三妃。元妃葛城圓大臣女曰韓媛。生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與稚足姫皇女。（更名栲幡娘姫皇女）是皇女侍伊勢大神祠。次有吉備上道臣女稚媛。（一本云、吉備窪屋臣女）生二男。長曰磐城皇子。少曰星川稚宮皇子。（見下文）次有春日和珥臣深目女曰童女君。生春日大娘皇女。（更名高橋皇女）童女君者本是采女。天皇與一夜而娠。遂生女子。天皇疑不養。及女子行步、天皇御大殿。物部目大連侍焉。女子過庭

目大連顧謂群臣曰、麗哉女子。古人有云、娜毗騰耶謙磨珥（此古語未詳也。）徐歩清庭者、言誰女子。天皇曰、何故問耶。目大連對曰、臣觀女子行歩、容儀能似天皇。天皇曰、見此者咸言如卿所道。然朕與一宵而脹。産女殊常。由是生疑。大連曰、然則一宵喚幾迴乎。天皇曰、七迴喚之。大連曰、此娘子以清身意、奉與一宵。安輙生疑、嫌他有潔。臣聞、易産腹者、以褌觸體、即便懷脹。況與終宵而妄生疑也。天皇命大連、以女子爲皇女、以母爲妃。是年也、太歳丁酉。

二年秋七月、百濟池津媛、違天皇將幸、婬於石河楯。（舊本云、石河股合首祖楯。）天皇大怒、詔大伴室屋大連、使來目部張夫婦四支於木、置假庪上、以火燒死。（百濟新撰云、己巳年、蓋鹵王立。天皇遣阿禮奴跪、來索女郎。百濟莊飾慕尼夫人女、曰適稽女郎、貢進於天皇。）

冬十月辛未朔癸酉、幸于吉野宮。丙子、幸御馬瀬、命虞人縱獵。凌重巘赴長莽。未及移影、獮什七八。毎獵大獲、鳥獸將盡。遂旋憩乎林泉、相羊乎藪澤。息行夫展車馬。問群臣曰、獵場之樂、使膳夫割鮮。何與自割。群臣忽莫能對。於是天皇大怒、拔刀斬御者大津馬飼。是日、車駕至自吉野宮。國内居民、咸皆振怖。由是、皇太后與皇后聞之大懼、使倭采女日媛擧酒迎進。天皇見采女面貌端麗、形容溫雅、乃和顏悅色曰、朕豈不欲覩汝妍咲。乃相携手入於後宮。語皇太后曰、今日遊獵、大獲禽獸。欲與群臣割鮮野饗。歷問群臣、莫能有對。故朕嗔焉。皇太后知斯詔情、奉慰天皇曰、群臣不悟陛下因遊獵場、置宍人部、降問群臣。群臣嘿然、理且難對。今貢未晩。以我爲初、膳臣長野能作宍膾。願以此貢。天皇跪禮而受曰、善哉。鄙人所云、貴相知心、此之謂也。皇太后觀天皇悅、歡喜盈懷。更欲貢人曰、我之廚人菟田御戸部・眞鋒田高天、以此二人、請將加貢、爲宍人部。自茲以後、大倭國造吾子籠宿禰、貢狹穗子鳥別、爲宍人部。臣連伴造國造、又隨續貢。是月、置史戸・河上舍人部。天皇以心爲師。誤殺人衆。天下誹謗言、大惡天皇也。唯所愛寵、史部身狹村主青・檜隈民使博德等也。

三年夏四月、阿閉臣國見（更名磯特牛）、譖𣑥幡皇女與湯人廬城部連武彦曰、武彦姧皇女而使任身。（湯人、此云臾衞。）武彦之父枳莒喩、聞此流言、恐禍及身、誘率武彦於廬城河、僞使鸕鷀沒水捕魚、因其不意而打殺之。天皇聞、遣使者案問皇女。皇女對言、妾不識也。俄而皇女齎持神鏡、詣於五十鈴河上、伺人不行、埋鏡經死。天皇疑皇女不在、恒使闇夜東西求覓。乃於河上虹見如蛇、四五丈者。掘虹起處而獲神鏡。移行未遠、得皇女屍。割而觀之、腹中有物如水。水中有石。枳莒喩由斯得雪子罪。還悔殺子、報殺國見。逃匿石上神宮。

四年春二月、天皇射獵於葛城山。忽見長人。來望丹谷。面貌容儀相似天皇。天皇知是神、猶故問曰、何處公也。長人對曰、現人之神。先稱王諱。然後應諱。天皇答曰、朕是幼武尊也。長人次稱曰、僕是一事主神也。遂與盤于遊田、駈逐一鹿、相辭發箭、並轡馳騁。言詞恭恪、有若逢仙。於是日晩田罷。神侍送天皇、至來目水。是時、百姓咸言、有徳天皇也。

秋八月辛卯朔戊申、行幸吉野宮。庚戌、幸于河上小野。命虞人駈獸。欲躬射而待。虻疾飛來、噆天皇臂。於是、蜻蛉忽然飛來、齧虻將去。天皇嘉厥有心、詔群臣曰、爲朕讚蜻蛉歌賦之。群臣莫能敢賦者。天皇乃口號曰、野磨等能、嗚武羅能陀該儞、

之之符須登、拕例柯、擧能居登、飫裒磨陛儞麻嗚須。（一本、以飫裒磨陛儞麻嗚須、易飫裒枳彌儞麻嗚須。）飫裒枳彌簸、賊據嗚枳舉之、陀磨磨枳能、阿娯羅儞陀陀伺、（一本、以陀磨磨枳能阿娯羅儞陀陀伺、易伊麻伺能阿娯羅儞陀陀伺。）施都魔枳能、阿娯羅儞陀陀伺、斯斯魔都登、倭我伊麻西麼、佐謂麻都登、倭我陀陀西麼、多倶符羅爾、阿武柯枳都枳、曾能阿武嗚、阿枳豆波野倶譬、波賦武志謀、飫裒枳瀰儞麻都羅符、儞我柯陀播於柯武、婀岐豆斯麻野麻登。因讚蜻蛉、名此地爲蜻蛉野。

五年春二月、天皇狡獵于葛城山。靈鳥忽來。其大如雀。尾長曳地。而且鳴曰、努力努力。俄而見逐嗔猪從草中暴出逐人。獵徒緣樹大懼。天皇詔舍人曰、猛獸逢人則止。宜逆射而且刺。舍人性懦弱。緣樹失色、五情無主。嗔猪直來、欲噬天皇。天皇用弓刺止、擧脚踏殺。於是田罷、欲斬舍人。舍人臨刑而作歌曰、野須美斯志、和我於朋枳美能、阿蘇麼斯志、斯斯能、宇多岐舸斯古美、和我尼㝵能、阿利嗚能宇倍能、婆利我曳陀、阿西嗚。皇后聞悲、興感止之。詔曰、皇后不與天皇、而顧舍人。對曰、國人皆謂、陛下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今陛下以嗔猪故而斬舍人、陛下譬無異於豺狼也。天皇乃與皇后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皆獵禽獸。朕獵得善言而歸。

夏四月、百濟加須利君（蓋鹵王也。）飛聞池津媛之所燔殺、（適稽女郎也。）而籌議曰、昔貢女人爲采女。而既無禮、失我國名。自今以後、不合貢女。乃告其弟軍君（崑支君也。）曰、汝宜往日本、以事天皇。軍君對曰、上君之命、不可奉違。願賜君婦、而後奉遣。加須利君則以孕婦、既嫁與軍君曰、我之孕婦、既當産月。若於路産、冀載一船、隨至何處、速令送國。遂與辭訣、奉遣於朝。六月丙戌朔、孕婦果如加須利君言、於筑紫各羅嶋産兒。仍名此兒曰嶋君。於是、軍君即以一船、送嶋君於國。是爲武寧王。百濟人呼此嶋曰主嶋也。秋七月、軍君入京。既而有五子。（百濟新撰云、辛丑年、蓋鹵王遣弟昆支君、向大倭侍天王。以脩兄王之好也。）

六年春二月壬子朔乙卯、天皇遊乎泊瀬小野、觀山野之體勢、慨然興感歌曰、擧暮利矩能、播都制能野麼播、伊底柁智能、與慮斯企野麼、和斯里底能、與盧斯企野麼能、據暮利矩能、播都制能野麼播、阿野儞于羅虞波斯、阿野儞于羅虞波斯。於是、名小野曰道小野。

三月辛巳朔丁亥、天皇欲使后妃親桑、以勸蠶事。爰命蜾蠃（蜾蠃、人名也。此云須我屢。）聚國内蠶。於是、蜾蠃誤聚嬰兒奉獻天皇。天皇大咲、賜嬰兒於蜾蠃曰、汝宜自養。蜾蠃即養嬰兒於宮墻下。仍賜姓爲少子部連。

夏四月、呉國遣使貢獻。

七年秋七月甲戌朔丙子、天皇詔少子部連蜾蠃曰、朕欲見三諸岳神之形。（或云、此山之神爲大物主神也。或云、菟田墨坂神也。）汝膂力過人。自行捉來。蜾蠃答曰、試往捉之。乃登三諸岳、捉取大蛇、奉示天皇。天皇不齋戒。其雷虺虺、目精赫赫。天皇畏、蔽目不見、却入殿中。使放於岳。仍改賜名爲雷。

八月、官者吉備弓削部虚空、取急歸家。吉備下道臣前津屋（或本云、國造吉備臣山。）留使虚空、經月不肯聽上京都。天皇遣身毛君大夫召焉。虚空被召來言、前津屋以小女爲天皇人、以大女爲己人、競令相鬪。見幼女勝、即拔刀而殺。復以小雄鷄、呼爲天皇鷄、拔毛剪翼。以大雄鷄呼爲己鷄、著鈴金距、競令鬪之。見禿鷄勝、亦拔刀而殺。天皇

聞是語、遣物部兵士三十人、誅殺前津屋幷族七十人。是歲、吉備
上道臣田狹侍於殿側、盛稱稚媛於朋友曰、天下麗人莫若吾婦。
茂矣綽矣、諸好備矣。曄矣温矣、種相足矣。鉛花弗御、蘭澤無加。曠
世罕儔、當時獨秀者也。天皇傾耳遙聽、而心悅焉。便欲自求稚媛
爲女御、拜田狹爲任那國司。俄而天皇幸稚媛。田狹臣娶稚媛而
生兄君・弟君也。（別本云、田狹臣婦名毛媛者、葛城襲津彥子玉田宿禰之女也。天皇聞體貌閑麗、殺夫自幸焉。）田
狹既之任所、聞天皇之幸其婦、思欲求援而入新羅。于時新羅不
事中國。天皇詔田狹臣子弟君與吉備海部直赤尾曰、汝宜往罰
新羅。於是、西漢才伎歡因知利在側。乃進而奏曰、巧於奴者多在
韓國。可召而使。天皇詔群臣曰、然則宜以歡因知利副弟君等、取
道於百濟、幷下勅書、令獻巧者。於是、弟君銜命、率衆行到百濟、而
入其國。國神化爲老女、忽然逢路。弟君就訪國之遠近。老女報言、
復行一日而後可到。弟君自思路遠、不伐而還。集聚百濟所貢今
來才伎於大嶋中、託稱候風、淹留數月。任那國司田狹臣乃嘉弟
君不伐而還、密使人於百濟戒弟君曰、汝之領項有何牢錮而伐
人乎。傳聞、天皇幸吾婦、遂有兒息。（兒息已見上文。）今恐禍及於身、可蹻足
待。吾兒汝者、跨據百濟、勿使通於日本。吾者據有任那、亦勿通於
日本。弟君之婦樟媛、國家情深、君臣義切、忠踰白日、節冠青松。惡
斯謀叛、盜殺其夫、隱埋室內、乃與海部直赤尾將百濟所獻手末
才伎在大嶋。天皇聞弟君不在、遣日鷹吉士堅磐固安錢（堅磐、此云柯陀之波。）
使共復命。遂即安置於倭國吾礪廣津邑（廣津、此云比盧岐頭。）而病死者衆。
由是、天皇詔大伴大連室屋、命東漢直掬、以新漢陶部高貴・鞍

部堅貴・畫部因斯羅我・錦部定安那錦・譯語卯安那等、遷居于上
桃原・下桃原・真神原三所。（或本云、吉備臣弟君還自百濟、獻漢手人部・衣縫部・宍人部。）
八年春二月、遣身狹村主青・檜隈民使博德使於吳國。自天皇即
位至于是歲、新羅國背誕、苞苴不入、於今八年。而大懼中國之心、
脩好於高麗。由是、高麗王遣精兵一百人守新羅。有頃、高麗軍士
一人取假歸國。時以新羅人爲典馬。（典馬、此云于麻柯比。）而顧謂之曰、汝國
爲吾國所破非久矣。（一本云、汝國果成吾土非久矣。）其典馬聞之、陽患其腹、退而
在後、遂逃入國、說其所語。於是、新羅王乃知高麗僞守、遣使馳告
國人曰、人殺家內所養鷄之雄者。國人知意、盡殺國內所有高麗
人。惟有遺高麗一人、乘間得脫、逃入其國、皆具爲說之。高麗王即
發軍兵、屯聚筑足流城。（或本云、都久斯岐城。）遂歌儛興樂。於是、新羅王夜聞
高麗軍四面歌儛、知賊盡入新羅地、乃使人於任那王曰、高麗王
征伐我國。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國之危殆、過於累卵。命之脩短、太
所不計。伏請救於日本府行軍元帥等。由是、任那王勸膳臣斑鳩
（斑鳩、此云伊柯屢俄。）・吉備臣小梨・難波吉士赤目子、往救新羅。膳臣等未至
營止。高麗諸將未與膳臣等相戰、皆怖。膳臣等乃自力勞軍、令軍
中促爲攻具、急進攻之。與高麗相守十餘日、乃夜鑿險爲地道、悉
過輜重、設奇兵。會明、高麗謂膳臣等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
步騎夾攻、大破之。二國之怨、自此而生。（言二國者、高麗・新羅也。）膳臣等謂新
羅曰、汝以至弱、當至強。官軍不救、必爲所乘。將成人地、殆於此役。
自今以後、豈背天朝也。
九年春二月甲子朔、遣凡河內直香賜與采女、祠胸方神。香賜與

采女、既至壇所、（香賜、此云舸拕夫。）及將行事、奸其采女。天皇聞之曰、祠神
祈福、可不愼歟。乃遣難波日鷹吉士將誅之。時香賜即逃亡不在。
天皇復遣弓削連豐穗、普求國郡縣、遂於三嶋郡藍原執而斬焉。
三月、天皇欲親伐新羅。神戒天皇曰、無往也。天皇由是不果行。乃勅
紀小弓宿禰・蘇我韓子宿禰・大伴談連（談、此云箇陀利。）・小鹿火宿禰等曰、
新羅自居西土、累葉稱臣、朝聘無違、貢職允濟。逮乎朕之王天下、
投身對馬之外、竄跡匝羅之表、阻高麗之貢、吞百濟之城。況復朝
聘既闕、貢職莫脩。狼子野心、飽飛飢附。以汝四卿拜爲大將。宜以
王師薄伐、天罰龔行。於是、紀小弓宿禰使大伴室屋大連憂陳於
天皇曰、臣雖拙弱、敬奉勅矣。但今臣婦命過之際、莫能視養臣者。
公冀將此事具陳天皇。於是、大伴室屋大連具爲陳之。天皇聞悲
頽歎、以吉備上道采女大海、賜於紀小弓宿禰、爲隨身視養、遂推
轂以遣焉。紀小弓宿禰等、即入新羅、行屠傍郡。（行屠、並行並擊。）新羅王夜
聞官軍四面鼓聲、知盡得喙地、與數百騎馬軍亂走。是以大敗。小
弓宿禰追斬敵將陣中。喙地悉定、遺衆不下。紀小弓宿禰亦收兵
與大伴談連等會。兵復大振、與遺衆戰。是夕、大伴談連及紀岡前
來目連皆力鬪而死。談連從人同姓津麻呂、後入軍中、尋覓其主。
從軍不見出問曰、吾主大伴公、何處在也。人告之曰、汝主等、果爲敵
手所殺。指示屍處。津麻呂聞之踏叱曰、主既已陷、何用獨全。因復
赴敵、同時殞命。有頃、遺衆自退、官軍亦隨而却。大將軍紀小弓宿
禰値病而薨。夏五月、紀大磐宿禰聞父既薨、乃向新羅、執小鹿火
宿禰所掌兵馬・船官及諸小官、專用威命。於是、小鹿火宿禰深怨

乎大磐宿禰、乃詐告於韓子宿禰曰、大磐宿禰謂僕曰、我當復執
韓子宿禰所掌之官、不久也。願固守之。由是、韓子宿禰與大磐宿
禰有隙。於是、百濟王聞日本諸將緣小事有隙、乃使人於韓子宿
禰等曰、欲觀國堺、請垂降臨。是以、韓子宿禰等並轡而往。及至於
河、大磐宿禰飲馬於河。是時、韓子宿禰從後而射大磐宿禰鞍几
後橋。大磐宿禰愕然反視、射墮韓子宿禰、於中流而死。是三臣由
前相競、行亂於道、不及百濟王宮而却還矣。於是、采女大海從小
弓宿禰喪、來到日本。遂憂諮於大伴室屋大連曰、妾不知葬所。願
占良地。大連即爲奏之。天皇勅大連曰、大將軍紀小弓宿禰、龍驤
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然則身勞萬里、命墜三韓。宜
致哀矜、充視葬者。又汝大伴卿、與紀卿等、同國近隣之人、由來尙
矣。於是、大連奉勅、使土師連小鳥、作冢墓於田身輪邑而葬之也。
由是、大海欣悅、不能自默、以韓奴室・兄麻呂・弟麻呂・御倉・小倉・針六口、
送大連。吉備上道蚊嶋田邑家人部是也。別小鹿火宿禰從紀小
弓宿禰喪來。時獨留角國、使倭子連（連、未詳何姓人。）奉八咫鏡於大伴大
連、而祈請曰、僕不堪共紀卿奉事天朝。故請留住角國。是以、大連
爲奏於天皇、使留居于角國。是角臣等初居角國、而名角臣、自此
始也。秋七月壬辰朔、河內國言、飛鳥戶郡人田邊史伯孫女者、古
市郡人書首加龍之妻也。伯孫聞女產兒、往賀聟家、而月夜還。於
蓬蔂丘譽田陵下、（蓬蔂、此云伊致寐姑。）逢騎赤駿者。其馬時蜿蜒、而龍翥、
歘聳擢而鴻驚。異體蓬生、殊相逸發。伯孫就視、而心欲之。乃鞭所乘
驄馬、齊頭並轡。爾乃赤駿超攄絕於埃塵、驅騖迅於滅沒。於是、驄

驄馬後而怠足不可復追其乘駿者知伯孫所欲仍停換馬相辭
取別伯孫得駿甚歡驟而入廐解鞍秣馬眠之其明旦赤駿變爲
土馬伯孫心異之還覓譽田陵乃見驄馬在於土馬之間取而代
而置所換土馬

十年秋九月乙酉朔戊子身狹村主青將呉所獻二鵝到於筑紫是鵝爲水間君犬所囓死（別本云是鵝爲筑紫嶺縣主泥麻呂犬所囓死）由是水間君恐怖憂愁不能自默獻鴻十隻與養鳥人請以贖罪天皇許焉冬十月乙卯朔辛酉以水間君所獻養鳥人等安置於輕村磐余村二所

十一年夏五月辛亥朔近江國栗太郡言白鸕鷀居于谷上濱因詔置川瀬舍人秋七月有從百濟國逃化來者自稱名曰貴信又稱貴信呉國人也磐余呉琴彈壃手屋形麻呂等是其後也冬十月鳥官之禽爲菟田人狗所囓死天皇瞋黥面而爲鳥養部於是信濃國直丁與武藏國直丁侍宿相謂曰嗟乎我國積鳥之高同於小墓旦暮而食尚有其餘今天皇由一鳥之故而黥人面太無道理惡行之主也天皇聞而使聚積之直丁等不能忽備仍詔爲鳥養部

十二年夏四月丙子朔己卯身狹村主青與檜隈民使博德出使于呉冬十月癸酉朔壬午天皇命木工闘鷄御田（一本云猪名部御田蓋誤也）始起樓閣於是御田登樓疾走四方有若飛行時有伊勢采女仰觀樓上怪彼疾行顛仆於庭覆所擎饌（饌者御膳之物也）天皇便疑御田姧其采女自念將刑而付物部時秦酒公侍坐欲以琴聲使悟於天皇横琴彈曰柯武柯盤能伊制能伊制能奴能娑柯曳寫伊裒甫流柯枳底志我都矩屢麻泥爾飫裒枳瀰爾柯枳俱都柯陪麻都羅武騰伊我伊能致謀那我俱毋騰伊比志抱俱弥皤夜阿柂羅陀俱弥皤夜於是天皇悟琴聲而赦其罪

十三年春三月狹穗彦玄孫齒田根命竊姧采女山邊小嶋子天皇聞以齒田根命收付於物部目大連而使責讓齒田根命以馬八匹大刀八口祓除罪過既而歌曰耶麼能謎能故思麼古喩衛爾比登涅羅賦宇麼能耶都擬播鳴思稽矩謀那斯曰大連聞而奏之天皇使齒田根命資財露置於餌香市邊橘本之土遂以餌香長野邑賜物部目大連秋八月播磨國御井隈人文石小麻呂有力強心肆行暴虐路中抄劫不使通行又斷商客艖𦨞以爲取奪違國法不輸租賦於是天皇遣春日小野臣大樹領敢死士一百並持火炬圍宅而燒時自火炎中白狗暴出逐大樹臣其大如馬大樹臣神色不變拔刀斬之即化爲文石小麻呂秋九月木工猪名部眞根以石爲質揮斧斲材終日斲之不誤傷刃天皇遊詣其所而怪問曰恒不誤中石耶眞根答曰竟不誤矣乃喚集采女使脱衣裙而著犢鼻露所相撲於是眞根暫停仰視而斲不覺手誤傷刃天皇因嘖讓曰何處奴不畏朕用不貞心妄輙答仍付物部使刑於野爰有同伴巧者歎惜眞根而作歌曰婀娜羅斯枳偉儺謎能陀俱弥柯該志須弥儺皤旨我那稽麼拕例柯柯該武預婀娜羅須弥儺皤天皇聞是歌反生悔惜喟然頽歎曰幾失人哉乃以赦使乘於甲斐黑駒馳詣刑所止而赦之用解徽纏復作

歌曰農播挖磨能柯彼能矩盧古磨矩羅枳制播伊能致志儺磨志柯彼能倶盧古磨（一本換伊能致志儺磨志之倶盧古磨志）

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戊寅身狹村主青等共呉國使將呉所獻手末才伎漢織呉織及衣縫兄媛弟媛等泊於住吉津是月爲呉客道通磯齒津路名呉坂三月命臣連迎呉使即安置呉人於檜隈野因名呉原以衣縫兄媛奉大三輪神以弟媛爲漢衣縫部也漢織呉織衣縫是飛鳥衣縫部伊勢衣縫之先也夏四月甲午朔天皇欲設呉人歴問群臣曰其共食者誰好乎羣臣僉曰根使主可天皇即命根使主爲共食者遂於石上高拔原饗呉人時密遣舍人視察裝飾舍人復命曰根使主所著玉縵大貴最好又衆人云前迎使時又亦著之於是天皇欲自見命臣連裝如饗之時引見殿前皇后仰天歔欷啼泣傷哀天皇問曰泣耶皇后避床而對曰此玉縵者昔妾兄大草香皇子奉穴穗天皇勅進妾於陛下時爲妾所獻之物也故致疑於根使主不覺涕垂哀泣矣天皇聞驚大怒深責根使主根使主對言死罪死罪實臣之愆詔根使主自今以後子子孫孫八十聯綿莫預群臣之例乃將斬之根使主逃匿至於日根造稻城而待戰遂爲官軍見殺天皇命有司二分子孫一分爲大草香部民以封皇后一分賜茅渟縣主爲負嚢者即求難波吉士日香香子孫賜姓爲大草香部吉士其日香香等語在穴穗天皇紀事平之後小根使主（小根使主根使主之子也）夜臥謂人曰天皇城不堅我父城堅天皇傳聞是語使人見根使主宅實如其言故收殺之根使主之後爲坂本臣自是始焉

十五年秦民分散臣連等各隨欲駈使勿委秦造由是秦造酒甚以爲憂而仕於天皇天皇愛寵之詔聚秦民賜於秦酒公公仍領率百八十種勝奉獻庸調絹縑充積朝庭因賜姓曰禹豆麻佐（一云禹豆母利麻佐皆盈積之貌也）

十六年秋七月詔宜桑國縣殖桑又散遷秦民使獻庸調冬十月詔聚漢部定其伴造者賜姓曰直（一本云賜漢使主等賜姓曰直）

十七年春三月丁丑朔戊寅詔土師連等使進應盛朝夕御膳清器者於是土師連祖吾笥仍進攝津國來狹狹村山背國内村俯見村伊勢國藤形村及丹波但馬因幡私民部名曰贄土師部

十八年秋八月己亥朔戊申遣物部菟代宿禰物部目連以伐伊勢朝日郎朝日郎聞官軍至即逆戰於伊賀青墓自矜能射謂官軍曰朝日郎手誰人可中也其所發箭穿二重甲官軍皆懼菟代宿禰不敢進擊相持二日一夜於是物部目連自執大刀使筑紫聞物部大斧手執楯叱於軍中倶進朝日郎乃遙見而射穿大斧手楯二重甲并入身肉一寸大斧手以楯翳物部目連目連即獲朝日郎斬之由是菟代宿禰羞愧不克七日不復命天皇問侍臣曰菟代宿禰何不復命爰有讚岐田虫別進而奏曰菟代宿禰怯也二日一夜之間不能擒執朝日郎而物部目連率筑紫聞物部大斧手獲斬朝日郎矣天皇聞之怒輙奪菟代宿禰所有猪名部賜物部目連

十九年春三月丙寅朔戊寅詔置穴穗部

二十年冬高麗王大發軍兵伐盡百濟爰有少許遺衆聚居倉下

兵粮既盡憂泣茲深於是高麗諸將言於王曰百濟心許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更蔓生請遂除之王曰不可矣寡人聞百濟國者日本國之官家所由來遠久矣又其王入仕天皇四隣之所共識也遂止之（百濟記云蓋鹵王乙卯年冬狛大軍來攻大城七日七夜王城降陷遂失尉禮國王及大后王子等皆沒敵手）

二十一年春三月天皇聞百濟為高麗所破以久麻那利賜汶洲王救興其國時人皆云百濟國雖屬既亡聚憂倉下實賴於天皇更造其國（汶洲王蓋鹵王母弟也日本舊記云以久麻那利賜末多王蓋是誤也久麻那利者任那國下哆呼唎縣之別邑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酉朔以白髮皇子為皇太子秋七月丹波國餘社郡管川人水江浦嶋子乘舟而釣遂得大龜便化為女於是浦嶋子感以為婦相逐入海到蓬萊山歷覩仙衆語在別卷

二十三年夏四月百濟文斤王薨天皇以昆支王五子中第二末多王幼年聰明勅喚內裏親撫頭面誡勅慇懃使王其國仍賜兵器并遣筑紫國軍士五百人衛送於國是為東城王是歲百濟調賦益於常例筑紫安致臣馬飼臣等率船師以擊高麗秋七月辛丑朔天皇寢疾不預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八月庚午朔丙子天皇疾彌甚與百寮辭訣並握手歔欷崩于大殿遺詔於大伴室屋大連與東漢掬直曰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此又天意欲寧區夏所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蓋為百姓故也臣連伴造每日朝參國司郡司隨時朝集何不罄竭心府誡勅慇懃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臣連智力內外歡心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鮮麗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祉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生子孫誰不屬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縱使星川得志共治家國必當戮辱遍於臣連酷毒流於民庶夫惡子孫已為百姓所憚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大連等民部廣大充盈於國皇太子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一本云星川王腹惡心麤天下著聞不幸朕崩之後當害皇太子汝等民部甚多努力相助勿令侮慢也）是時征新羅將軍吉備臣尾代行至吉備國過家後所率五百蝦夷等聞天皇崩乃相謂之曰領制吾國天皇既崩時不可失也乃相聚結侵寇傍郡於是尾代從家來會蝦夷於娑婆水門合戰而射蝦夷等或踊或伏能避脫箭終不可射是以尾代空彈弓弦於海濱上射死踊伏者二隊二櫜之箭既盡即喚船人索箭船人恐而自退尾代乃立弓執末而歌曰瀰致儞阿賦耶嗚之慮能古阿母儞擧曾枳擧曳儒阿羅每矩儞儞播枳擧曳底那唱訖自斬數人更追至丹波國浦掛水門盡逼殺之（一本云追至浦掛遣人盡殺之）

日本書紀卷第十四終

日本書紀卷第十五

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　清寧天皇

弘計天皇　顯宗天皇

億計天皇　仁賢天皇

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

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大泊瀨幼武天皇第三子也母曰葛城韓媛天皇生而白髮長而愛民大泊瀨天皇於諸子中特所靈異二十二年立為皇太子

二十三年八月大泊瀨天皇崩吉備稚媛陰謂幼子星川皇子曰欲登天下之位先取大藏之官長子磐城皇子聞母夫人教其幼子之語曰皇太子雖是我弟安可欺乎不可為也星川皇子不聽輙隨母夫人之意遂取大藏官鏁閉外門式備乎難權勢自由費用官物於是大伴室屋大連言於東漢掬直曰大泊瀨天皇之遺詔今將至矣宜從遺詔奉皇太子乃發軍士圍繞大藏自外拒閉縱火燔殺是時吉備稚媛磐城皇子異父兄兄君城丘前來目（闕名）隨星川皇子而被燔殺焉惟河內三野縣主小根慄然振怖避火逃出抱草香部吉士漢彥脚因使祈生於大伴室屋大連曰奴縣主小根事星川皇子者信而無有背於皇太子乞降洪恩救賜他命漢彥乃具為啓於大伴大連不入刑類小根仍使漢彥啓於大連曰大伴大連我君降大慈愍促短之命既續延長獲觀日色輙以難波來目邑大井戶田十町送於大連又以田地與于漢彥以報其恩是月吉備上道臣等聞朝作亂思救其腹所生星川皇子率船師四十艘來浮於海既聞被燔殺自海而歸天皇即遣使嘖讓於上道臣等而奪其所領山部冬十月己巳朔壬申大伴室屋大連率臣連等奉璽於皇太子

元年春正月戊戌朔壬子命有司設壇場於磐余甕栗陟天皇位遂定宮焉尊葛城韓媛為皇太夫人以大伴室屋大連為大連平群真鳥大臣為大臣並如故臣連伴造等各依職位焉冬十月癸巳朔辛丑葬大泊瀨天皇于丹比高鷲原陵于時隼人晝夜哀號陵側與食不喫七日而死有司造墓陵北以禮葬之是年也太歲庚申

二年春二月天皇恨無子乃遣大伴室屋大連於諸國置白髮部舍人白髮部膳夫白髮部靫負冀垂遺跡令觀於後冬十一月依大嘗供奉之料遣於播磨國司山部連先祖伊與來目部小楯於赤石郡縮見屯倉首忍海部造細目新室見市邊押磐皇子子億計弘計畏敬兼抱思奉為君奉養甚謹以私供給便起柴宮權奉安置乘驛馳奏天皇愕然驚歎良以愴懷曰懿哉悅哉天垂博愛賜以兩兒是月使小楯持節將左右舍人至赤石奉迎語在弘計天皇紀

三年春正月丙辰朔小楯等奉億計弘計到攝津國使臣連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宮中夏四月乙酉朔辛卯以億計王為皇太子以弘計王為皇子秋七月飯豐皇女於角刺宮與夫初交謂人曰一知女道又安可異終不願交於男（此曰有夫未詳）九月壬子朔癸丑

遣臣連巡省風俗。冬十月壬午朔乙酉、詔犬馬器翫不得獻上。十一月辛亥朔戊辰、宴臣連於大庭、賜綿帛。皆任其自取、盡力而出。是月、海表諸蕃、並遣使進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丙辰、宴海表諸蕃使者於朝堂、賜物各有差。

夏閏五月、大餔五日。秋八月丁未朔癸丑、天皇親錄囚徒。是日、蝦夷・隼人、並內附。九月丙子朔、天皇御射殿、詔百寮及海表使者射、賜物各有差。

五年春正月甲戌朔己丑、天皇崩于宮。時年若干。冬十一月庚午朔戊寅、葬于河內坂門原陵。

弘計天皇　顯宗天皇

弘計天皇（更名來目稚子）大兄去來穗別天皇孫也、市邊押磐皇子子也。母曰荑媛。（譜第曰、市邊押磐皇子、娶蟻臣女荑媛、遂生三男二女。其一曰居夏姬、其二曰億計王、更名嶋稚子、更名大石尊、其三曰弘計王、更名來目稚子、其四曰飯豐女王、亦名忍海部女王、其五曰橘王。一本、以飯豐女王、列敍於億計王之上。蟻臣者、葦田宿禰子也。）

天皇久居邊裔、悉知百姓憂苦。恆見枉屈、若納四體溝隍。布德施惠、政令流行。恤貧養孀、天下親附。穴穗天皇三年十月、天皇父市邊押磐皇子及帳內佐伯部仲子、於蚊屋野、爲大泊瀬天皇見殺。因埋同穴。於是、天皇與億計王、聞父見射、恐懼皆逃亡自匿。帳內日下部連使主（使主、日下部連之名也。使主、此云於瀰。）與其子吾田彦（吾田彦、使主之子也。）竊奉天皇與億計王、避難於丹波國余社郡。使主遂改名字、曰田疾來。尚恐見誅、從茲遁入播磨國縮見山石室、而自經死。天皇尚不識使主所之、勸兄億計王、向播磨國赤石郡、倶改字曰丹波小子、就仕於縮見屯倉首。（縮見屯倉首、忍海部造細目也。）吾田彦至此不離、固執臣禮。

白髮天皇二年冬十一月、播磨國司山部連先祖伊與來目部小楯、於赤石郡親辨新嘗供物。（一云、巡行郡縣、收斂田租也。）適會縮見屯倉首、縱賞新室、以夜繼晝。爾乃天皇謂兄億計王曰、避亂於斯、年踰數紀。顯名著貴、方屬今宵。億計王惻然歎曰、其自導揚見害、孰與全身免厄也歟。天皇曰、吾是去來穗別天皇之孫、而困事於人、飼牧牛馬。豈若顯名被害也歟。遂與億計王相抱涕泣、不能自禁。億計王曰、然則非弟誰能激揚大節、可以顯著。天皇固辭曰、僕不才。豈敢宣揚德業。億計王曰、弟英才賢德、爰無以過。如是相讓、再三而果使天皇自許稱述、倶就室外、居乎下風。屯倉首命居竈傍、左右秉燭。夜深酒酣、次第儛訖。屯倉首語小楯曰、僕見此秉燭者、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尊也。節、止也。）可謂君子。於是、小楯撫絃、命秉燭者曰、起儛。於是、兄弟相讓、久而不起。小楯嘖之曰、何爲太遲。速起儛之。億計王起儛既了。天皇次起、自整衣帶、爲室壽曰、築立稚室葛根、築立柱者、此家長御心之鎭也。取擧棟梁者、此家長御心之林也。取置椽橑者、此家長御心之齊也。取置蘆萑者、此家長御心之平也。（蘆萑、此云哀都利。）取結繩葛者、此家長御壽之堅也。取葺草葉者、此家長御富之餘也。出雲者、新墾、新墾之十握稻之穗、於淺甕釀酒、美飲喫哉。（美飲喫哉、此云于魔羅爾烏野羅甫屢柯倶。）吾子等、（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脚日木此傍山、牡鹿之角、（牡鹿、此云左烏子加。）擧而吾儛者、旨酒餌香市不以直買、手掌憀亮、（手掌憀亮、此云陀那則舉謨耶羅々儞。）拍上賜

吾常世等。壽畢、乃赴節歌曰、伊儺武斯廬、呵簸泝比野儺擬、寐逗愈凱麼、儺弭企於己陀智、曾能泥播宇世儒。小楯謂之曰、可怜。願復聞之。天皇遂作殊儛。（殊儛、古謂之立出儛。立出、此云陀豆豆。儛狀者、乍起乍居而儛之。）誥之曰、倭者彼彼茅原、淺茅原弟日、僕是也。小楯由是深奇異焉。更使唱之。天皇誥之曰、石上振之神榲、（榲、此云須擬。）本伐、末截、（伐本截末、此云謨登岐利、須衞於茲波羅比。）於市邊宮治天下、天萬國萬押磐尊御裔、僕是也。小楯大驚、離席、悵然再拜、承事供給、率屬欽伏。於是、悉發郡民造宮。不日權奉安置。乃詣京都、求迎二王。白髮天皇聞憙咨歎曰、朕無子也。可以爲嗣。與大臣大連、定策禁中。仍使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持節、將左右舍人、至赤石奉迎。白髮天皇三年春正月、天皇隨億計王、到攝津國。使臣連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宮中。夏四月、立億計王、爲皇太子。立天皇爲皇子。五年春正月、白髮天皇崩。是月、皇太子億計王、與天皇讓位。久而不處。由是、天皇姉飯豐青皇女、於忍海角刺宮、臨朝秉政。自稱忍海飯豐青尊。當世詞人歌曰、野麻登陛爾、瀰我保指母能婆、於尸農瀰能、莒能陀哿紀儺屢、都奴娑之能瀰野。冬十一月、飯豐青尊崩。葬葛城埴口丘陵。十二月、百官大會。皇太子億計、取天皇之璽、置之天皇之坐。再拜從諸臣之位曰、此天皇之位、有功者可以處之。著貴蒙迎、皆弟之謀也。以天下讓天皇。天皇顧讓以弟、莫敢即位。又奉白髮天皇、先欲傳兄、立皇太子。前後固辭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不亦勞乎。所貴爲人弟者、奉兄謀逃脫難、照德解紛、而無處也。即有處者、非弟恭之義。弘計不忍處也。兄友弟恭、不易之典。聞諸古老、安自獨輕。皇太子億計曰、白髮天皇、以吾兄之故、擧天下之事、而先屬我。我其羞之。惟大王、首建利遁、聞之者歎息。彰顯帝孫、見之者殞涕。憫憫搢紳、忻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悅逢履地之恩。是以、克固四維、永隆萬葉。功隣造物、淸猷映世。超哉邈矣、粤無得而稱。雖是曰兄、豈先處乎。非功而據、咎悔必至。吾聞、天皇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大王以社稷爲計、百姓爲心。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天皇於是、知終不處、不逆兄意、乃聽而不即御坐。世嘉其能以實讓曰、宜哉、兄弟怡怡、天下歸德。篤於親族、則民興於仁。

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臣大連等奏言、皇太子億計、聖德明茂、奉讓天下。陛下正統、當奉鴻緒、爲郊廟主、承續祖無窮之列、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不肯踐祚、遂令金銀蕃國、群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屬。皇太子推讓、聖德彌盛、福祚孔章。在孺而勤、謙恭慈順。宜奉兄命、承統大業。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於近飛鳥八釣宮、即天皇位。百官陪位者、皆忻忻焉。（或本云、弘計天皇之宮、有二所焉。一宮於小郊、二宮於池野。又或本云、宮於甕栗。）是月、立皇后難波小野王。赦天下。（難波小野王、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曾孫、磐城王孫、丘稚子王之女也。）二月戊戌朔壬寅、詔曰、先王遭離多難、殞命荒郊。朕在幼年、亡逃自匿。猥遇求迎、升纂大業。廣求御骨、莫能知者。詔畢、與皇太子億計、泣哭憤惋、不能自勝。是月、召聚耆宿、天皇親歷問。有一老嫗進曰、置目知御骨埋處。請以奉示。（置目、老嫗名也。近江國狹狹城山君祖倭俀宿禰之妹、名曰置目。見下文。）於是、天皇與皇太子億計、將老嫗婦、幸于近江國來田綿蚊屋野中、掘出而見。果如婦語。臨穴哀號、言深更慟。自古以來、

莫知斯髑者。爰有磐坂皇子之乳母奏曰。仲子者上齒墮落。以斯可別。於是雖由乳母相別髑髏。而竟難別四支諸骨。由是仍於蚊屋野中造起雙陵。相似如一。葬儀無異。詔老嫗置目居于宮傍近處。優崇賜邺。使無乏少。是月。詔曰。老嫗伶俜羸弱。不便行步。宜張繩引絚。扶而出入。繩端懸鐸。無勞謁者。入則鳴之。朕知汝到。於是老嫗奉詔鳴鐸而進。天皇遙聞鐸聲。歌曰。阿佐膩簸囉嗚騰祢嗚須擬謨謀逗抱甫奴底喩羅俱慕與於岐每俱羅之慕。三月上巳。幸後苑與水宴。夏四月丁酉朔丁未。詔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惟授官也。國之所以興者。惟賞功也。夫前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更名磐楯。）求迎舉朕。厥功茂焉。所志願勿難言。小楯謝曰。山官宿所願。乃拜山官。改賜姓山部連氏。以吉備臣為副。以山守部為民。褒善顯功。酬恩答厚。寵愛殊絕。富莫能儔。五月。狹狹城山君韓帒宿祢。事連謀殺皇子押磐。臨誅叩頭。言詞極哀。天皇不忍加戮。充陵戶兼守山。削除籍帳。隸山部連。惟倭帒宿祢因妹置目之功。仍賜本姓狹狹城山君氏。六月。幸避暑殿奏樂。會群臣設以酒食。是年也。太歲乙丑。

二年春三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是時喜集公卿大夫臣連國造伴造為宴。群臣頻稱萬歲。秋八月己未朔。天皇謂皇太子億計曰。吾父先王無罪。而大泊瀨天皇射殺棄骨郊野。至今未獲。憤歎盈懷。臥泣行號。志雪讎恥。吾聞。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夫匹夫之子。居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與共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便鬭。況吾立為天子。二年于今矣。願壞其陵。摧骨投散。今以此報。不亦孝乎。皇太子億計歔欷不能答。乃諫曰。不可。大泊瀨天皇正統萬機。臨照天下。華夷欣仰。天皇之身也。吾父先王雖是天皇之子。遭遇迍邅。不登天位。以此觀之。尊卑惟別。而忍壞陵墓。誰人主以奉天之靈。其不可毀一也。又天皇與億計。曾不蒙遇白髮天皇厚寵殊恩。豈臨寶位。大泊瀨天皇。白髮天皇之父也。億計聞諸老賢。老賢曰。言無不酬。德無不報。有恩不報。敗俗之深者也。陛下饗國。德行廣聞於天下。而毀陵翻見於華裔。億計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其不可毀二也。天皇曰。善哉。令罷役。九月。置目老困乞還曰。氣力衰邁。老耄虛羸。要假扶繩。不能進步。願歸桑梓。以送厥終。天皇聞惻痛。賜物千段。逆傷岐路。重感難期。乃賜歌曰。於岐每慕與阿甫彌能於岐每阿須用利簸弥野磨我俱利底弥曳孺謨阿羅牟。冬十月戊午朔癸亥。宴群臣。是時天下安平。民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稻斛銀錢一文。馬被野。

三年春二月丁巳朔。阿閉臣事代銜命出使于任那。於是月神著人謂之曰。我祖高皇產靈。有預鎔造天地之功。宜以民地奉我月神。若依請獻我。當福慶。事代由是還京具奏。奉以歌荒樔田。（歌荒樔田在山背國葛野郡。）壹伎縣主先祖押見宿祢侍祠。三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夏四月丙辰朔庚申。日神著人。謂阿閉臣事代曰。以磐余田獻我祖高皇產靈。事代便奏。依神乞獻田十四町。對馬下縣直侍祠。戊辰。置福草部。庚辰。天皇崩于八釣宮。是歲。紀生磐宿祢跨據任那。交通高麗。將西王三韓。整脩宮府。自稱神聖。用任那左魯那奇他甲肖等計。殺百濟適莫爾解於爾林。（爾林高麗地也。）築帶山城。距守東道。

斷運糧津。令軍飢困。百濟王大怒。遣領軍古爾解・內頭莫古解等。率衆趣于帶山攻。於是生磐宿祢進軍逆擊。膽氣益壯。所向皆破。以一當百。俄而兵盡力竭。知事不濟。自任那歸。由是百濟國殺佐魯那奇他甲肖等三百餘人。

億計天皇　仁賢天皇

億計天皇諱大脚。（更名大為。自餘諸天皇不言諱字。而至此天皇獨自書者。據舊本耳。）字嶋郎。弘計天皇同母兄也。幼聰頴才敏多識。然而仁惠謙恕溫慈。及穴穗天皇崩。避難於丹波國余社郡。白髮天皇元年冬十一月。播磨國司山部連小楯。指京求迎。白髮天皇尋遣小楯持節。將左右舍人。至赤石奉迎。二年夏四月。遂立億計天皇為皇太子。（事具弘計天皇紀。）五年。白髮天皇崩。天皇以天下讓弘計天皇。為皇太子如故。（事具弘計天皇紀也。）三年夏四月。弘計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辛巳朔乙酉。皇太子於石上廣高宮即天皇位。（或本云。億計天皇之宮有二所焉。一宮於川村。二宮於縮見高野。其殿柱至今未朽。）二月辛亥朔壬子。立前妃春日大娘皇女為皇后。（春日大娘皇女。大泊瀨天皇娶和珥臣深目之女童女君所生也。）遂產一男六女。其一曰高橋大娘皇女。其二曰朝嬬皇女。其三曰手白香皇女。其四曰樟氷皇女。其五曰橘皇女。其六曰小泊瀨稚鷦鷯天皇。及有天下。都泊瀨列城。其七曰真稚皇女。（一本以樟氷皇女列於第三。以手白香皇女列於第四。）次和珥臣日爪女糠君娘。生一女。是為春日山田皇女。（一本云。和珥臣日觸女大糠娘生一女。是為山田大娘皇女。更名赤見皇女。文雖稍異。其實一也。）冬十月丁未朔己酉。葬弘計天皇于傍丘磐杯丘陵。是歲也。太歲戊辰。

二年秋九月。難波小野皇后。恐宿不敬自死。（弘計天皇時。皇太子億計侍宴。取瓜將喫。無刀子。弘計天皇親執刀子。命其夫人小野傳進。夫人就前。立置刀子於瓜盤。是日。更酌酒。立喚皇太子。緣斯不敬。恐誅自死。）

三年春二月己巳朔。置石上部舍人。

四年夏五月。的臣蚊嶋・穗瓮君（瓮此云倍。）有罪。皆下獄死。

五年春二月丁亥朔辛卯。普求國郡散亡佐伯部。以佐伯部仲子之後為佐伯造。（仲子者見弘計天皇紀。）

六年秋九月己酉朔壬子。遣日鷹吉士使高麗。召巧手者。是秋。日鷹吉士被遣後。有女人居于難波御津。哭之曰。於母亦兄。於吾亦兄。弱草吾夫𪫧怜矣。（言於母亦兄。於吾亦兄。此云於慕尼慕是。阿例尼慕是。言吾夫𪫧怜矣。此云阿我圖摩播耶。言弱草。謂古者以弱草喩夫婦。故以弱草為夫。）哭聲甚哀。令人斷腸。菱城邑人鹿父（鹿父人名也。俗呼父為柯曾。）聞而向前曰。何哭之哀甚若此乎。女人答曰。秋葱之轉雙（雙重也。）納。可思惟矣。鹿父曰。諾。（諾此云宇。）知所言矣。有同伴者。不悟其意。問曰。何以知乎。答曰。難波玉作部鯽魚女（鯽魚此云浮那。）嫁於韓白水郎𡌛（韓白水郎𡌛此云箇羅摩能波陀該。）生哭女。哭女嫁於住道人山杵。生飽田女。韓白水郎𡌛與其女哭女曾既俱死。住道人山杵上姧玉作部鯽魚女。生麁寸。麁寸娶飽田女。於是麁寸從日鷹吉士發向高麗。由是其妻飽田女徘徊顧戀。失緒傷心。哭聲尤切。令人斷腸。（玉作部鯽魚女與韓白水郎𡌛為夫婦。生哭女。哭女與住道人山杵為夫婦。生飽田女。韓白水郎𡌛與其女哭女俱死。住道人山杵上姧玉作部鯽魚女。生麁寸。麁寸娶飽田女。古者不言兄弟長幼。女以男稱兄。男以女稱妹。故云於母亦兄。於吾亦兄耳。）是歲。日鷹吉士還自高麗。獻工匠須

流枳、奴流枳等、今倭國山邊郡額田邑熟皮高麗、是其後也。
七年春正月丁未朔己酉、立小泊瀨稚鷦鷯尊爲皇太子。
八年冬十月、百姓言、是時國中無事、吏稱其官、海內歸仁、民安其業。是歲、五穀登衍、蠶麥善收、遠近清平、戶口滋殖焉。
十一年秋八月庚戌朔丁巳、天皇崩于正寢。冬十月己酉朔癸丑、葬埴生坂本陵。

日本書紀卷第十五 終

日本書紀卷第十六

小泊瀨稚鷦鷯天皇　武烈天皇

小泊瀨稚鷦鷯天皇、億計天皇太子也。母曰春日大娘皇后。億計天皇七年、立爲皇太子。長好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又頻造諸惡、不脩一善。凡諸酷刑、無不親覽。國內居人咸皆震怖。十一年八月、億計天皇崩。大臣平群眞鳥臣專擅國政、欲王日本。陽爲太子營宮、了即自居。觸事驕慢、都無臣節。於是太子思欲聘物部麁鹿火大連女影媛、遣媒人向影媛宅期會。影媛曾姧眞鳥大臣男鮪。鮪此云茲寐。恐違太子所期、報曰、妾望奉待海柘榴市巷。由是太子欲往期處、遣近侍舍人、就平群大臣宅、奉太子命求索官馬。大臣戲言陽進曰、官馬爲誰飼養。隨命而已。久之不進。太子懷恨、忍不發顏。果之所期、立歌場衆。歌場此云宇多我岐。執影媛袖、躑躅從容。俄而鮪臣來、排太子與影媛間立。由是太子放影媛袖、移廻向前、立直當鮪。歌曰、之裒世能、儺嗚理嗚彌黎磨、阿蘇寐俱屢、思寐我簸多泥、儞都都磨陀氏理、彌喩（一本以之裒世易彌儺斗）鮪答歌曰、飫彌能古能、耶陛耶哿羅哿枳、瑜屢世登耶、彌古。太子歌曰、飫裒陀擬嗚、多黎播枳多擬氏、農哿儒登慕、須衞婆陀志氏謀、阿波夢登枱、於謀賦。鮪臣答歌曰、飫裒枳瀰能、耶陛能矩瀰哿枳、哿哿梅騰謀、儺嗚阿摩之耳瀰、哿哿農俱彌柯枳。太子歌曰、於彌能姑能、耶賦能之魔柯枳、始陀騰余瀰、耶為我與釐據魔、耶黎夢之魔柯枳（一本以[illegible]）太子贈影媛歌曰、舉騰我瀰儞、枳謂屢箇皚、比謎陀魔儺羅磨、婀我裒屢陀魔能、婀波寐之羅陀魔。鮪臣爲影媛答歌曰、於裒枳瀰能、於寐能之都波柁、夢須寐陀黎、陀黎耶、治比登謀、阿避於謀婆儺俱儞。太子甫知鮪曾得影媛、悉覺父子無敬之狀、赫然大怒。此夜速向大伴金村連宅、會兵計策。大伴連將數千兵、徼之於路、戮鮪臣於乃樂山。（一本云、鮪宿影媛舍、即夜被戮）是時影媛逐行戮處、見是戮已、驚惶失所、悲淚盈目、遂作歌曰、伊須能箇瀰、賦屢嗚須擬底、擧慕摩矩羅、抱箇播志須擬、慕能娑播儞、於裒野該須擬、播屢比能、箇須我嗚須擬、逗摩御暮屢、嗚佐裒嗚須擬、抱摩該儞播、伊比佐倍母理、抱摩暮比儞、瀰逗佐倍母理、儺岐曾裒遲喩俱謀、柯旱比謎阿婆例。於是影媛收埋既畢、臨欲還家、悲鯁而言、苦哉今日失我愛夫。即便灑涕愴矣、纓心歌曰、婀嗚儞與志、乃樂能婆娑摩儞、斯斯貳暮能、瀰逗矩陛御暮黎、瀰儺曾曾矩、思寐能和俱吾嗚、阿婆理逗那偉能古。冬十一月戊寅朔戊子、大伴金村連謂太子曰、眞鳥賊可擊。請討之。太子曰、天下將亂。非希世之雄、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連乎。即與定謀。於是大伴大連率兵自將、圍大臣宅、縱火燔之。所撝雲靡。眞鳥大臣恨事不濟、知身難免、計窮望絕、廣指鹽詛、遂被殺戮。及其子弟。詛時唯忘角鹿海鹽、不以爲詛。由是角鹿之鹽、爲天皇所食。餘海之鹽、爲天皇所忌。十二月、大伴金村連平定賊訖、反政太子。請上尊號曰、今億計天皇子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又賴皇天翼戴、淨除凶黨。英略雄斷、以盛天威天祿。日本必有主。主日本者、非陛下而誰。伏願陛下仰答靈祇、弘宣景命、光宅日本、誕受銀鄉。於是太子命有司、設壇場於泊瀨列城、陟天皇位、遂定都焉。是日、以大伴金村連爲

大迹。元年春三月丁丑朔戊寅立春日娘子為皇后。是年也太歲己卯。

二年秋九月刳孕婦之腹而觀其胎。

三年冬十月解人指甲使掘署預。十一月詔大伴室屋大連發信濃國男丁作城像於水派邑。仍曰城上也。是月百濟意多郎卒。葬於高田丘上。

四年夏四月拔人頭髮使昇樹巓。斮倒樹本落死昇者為快。是歲百濟末多王無道暴虐百姓。國人遂除而立嶋王。是為武寧王。（百濟新撰云末多王無道暴虐百姓國人共除武寧王立諱斯麻王是琨支王子之子則末多王異母兄也琨支向倭時至筑紫嶋生斯麻王自嶋還送不至於京產於嶋故因名焉今各羅海中有主嶋王所產嶋故百濟人號為主嶋今案嶋王是蓋鹵王之子也末多王是琨支王之子也此曰異母兄未詳也）

五年夏六月使人伏入塘楲流出於外持三刃矛刺殺為快。

六年秋九月乙巳朔詔曰傳國之機立子為貴。朕無繼嗣。何以傳名。且依天皇舊例置小泊瀨舍人使為代號萬歲難忘者也。冬十月百濟國遣麻那君進調。天皇以為百濟歷年不脩貢職留而不放。

七年春二月使人昇樹以弓射墜而咲。夏四月百濟王遣斯我君進調。別表曰前進調使麻那者非百濟國主之骨族也。故謹遣斯我奉事於朝。遂有子曰法師君。是倭君之祖也。

八年春三月使女裸形坐平板上牽馬就前遊牝。觀女不淨沾濕者殺。不濕者沒為官婢。以此為樂。及是時穿池起苑以盛禽獸。而好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衣溫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飢。大進侏儒倡優為爛漫之樂。設奇偉之戲縱靡靡之聲。日夜常與宮人沈湎于酒。以錦繡為席。衣以綾紈者衆。冬十二月壬辰朔己亥天皇崩于列城宮。

日本書紀卷第十六 終

日本書紀卷第十七

男大迹天皇　繼體天皇

男大迹天皇譽田天皇五世孫彥主人王之子也。母曰振媛。振媛活目天皇七世之孫也。天皇父聞振媛顏容姝妙甚有媺色。自近江國高嶋郡三尾之別業遣使聘于三國坂中井。納以為妃。遂產天皇。天皇幼年父王薨。振媛廼歎曰妾今遠離桑梓。安能得膝養。余歸寧高向奉養天皇。天皇壯大愛士禮賢意豁如也。天皇年五十七歲八年冬十二月己亥小泊瀨天皇崩。元無男女可絕繼嗣。壬子大伴金村大連議曰方今絕無繼嗣。天下何所繫心。自古迄今禍由斯起。今足仲彥天皇五世孫倭彥王在丹波國桑田郡。請試設兵仗夾衞乘輿就而奉迎立為人主。大臣大連等一皆隨焉奉迎如計。於是倭彥王遙望迎兵懼然失色。仍遁山壑不知所詣。

元年春正月辛酉朔甲子大伴金村大連更籌議曰男大迹王性慈仁孝順。可承天緒。冀慇懃勸進紹隆帝業。物部麁鹿火大連許勢男人大臣等僉曰妙簡枝孫賢者唯男大迹王也。丙寅遣臣連等持節以備法駕奉迎三國。夾衞兵仗肅整容儀警蹕前駈奄然而至。於是男大迹天皇晏然自若踞坐胡床。齊列陪臣既如帝坐。持節使等由是敬憚傾心委命冀盡忠誠。然天皇意裏尚疑久而不就。適知河內馬飼首荒籠密奉遣使具述大臣大連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二日三夜遂發。乃喟然而歎曰懿哉馬飼首。汝若無遣使來告殆取蚩於天下。世云勿論貴賤但重其心。蓋荒籠之

謂乎。及至踐祚厚加荒籠寵待。甲申天皇行至樟葉宮。二月辛卯朔甲午大伴金村大連乃跪上天子鏡劒璽符再拜。男大迹天皇謝曰子民治國重事也。寡人不才不足以稱。願請廻慮擇賢者。寡人不敢當。大伴大連伏地固請。男大迹天皇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大伴大連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有其天下

戊辰詔曰朕聞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故帝王躬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蠶而勉桑序。況厥百寮暨于萬族廢棄農績而至殷富者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懷。癸酉納八妃。

元妃尾張連草香女曰目子媛生二子。皆有天下。其一曰勾大兄皇子。是為廣國排武金日尊。其二曰檜隈高田皇子。是為武小廣國排盾尊。次妃三尾角折君妹曰稚子媛生大郎皇子與出雲皇女。次坂田大跨王女曰廣媛生三女。長曰神前皇女。仲曰茨田皇女。少曰馬來田皇女。次息長眞手王女曰麻績娘子生荳角皇女。是侍伊勢大神祠。次茨田連小望女曰關媛生三女。長曰茨田大娘皇女。仲曰白坂活日姬皇女。少曰小野稚郎皇女。次三尾君堅楲女曰倭媛生二男二女。其一曰大娘子皇女。其二曰椀子皇子。是三國公之先也。其三曰耳皇子

民治國最宜稱。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幸藉衆願乞垂聽納。男大迹天皇曰大臣大連將相諸臣咸推寡人。寡人敢不乖。乃受璽符。是日即天皇位。以大伴金村大連為大連。許勢男人大臣為大臣。物部麁鹿火大連為大連。並如故。是以

大臣大連等各依職位焉。庚子、大伴大連奏請曰、臣聞、前王之宰世也、非維城之固、無以鎮其乾坤。非掖庭之親、無以繼其趺萼。是故、白髮天皇無嗣、遣臣祖父大伴大連室屋、毎州安置三種白髮部、（言三種者、一白髮部舍人、二白髮部供膳、三白髮部靭負也。）以留後世之名。嗟夫、可不愴歟。請立手白香皇女、納爲皇后、遣神祇伯等、敬祭神祇、求天皇息、允答民望。天皇曰、可矣。三月庚申朔、詔曰、神祇不可乏主、宇宙不可無君。天生黎庶、樹以元首、使司助養、令全性命。大連憂朕無息、披誠款以國家、世世盡忠。豈唯朕日歟。宜備禮儀、奉迎手白香皇女。甲子、立皇后手白香皇女、修教于内。遂生一男。是爲天國排開廣庭尊。是嫡子而幼年。於二兄治後、其四曰赤姫皇女。次和珥臣河内女曰荑媛。生一男二女。其一曰稚綾姫皇女。其二曰圓娘皇女。其三曰厚皇子。次根王女曰廣媛。生二男。長曰兎皇子。是酒人公之先也。少曰中皇子。是坂田公之先也。是年也、太歳丁亥。

二年冬十月辛亥朔癸丑、葬小泊瀬稚鷦鷯天皇于傍丘磐杯丘陵。十二月、南海中耽羅人、初通百濟國。

三年春二月、遣使于百濟。括出在任那日本縣邑百濟百姓、浮逃絶貫三四世者、並遷百濟附貫也。

五年冬十月、遷都山背筒城。

六年夏四月辛酉朔丙寅、遣穗積臣押山、使於百濟。仍賜筑紫國馬四十匹。冬十二月、百濟遣使貢調。別表請任那國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哆唎國守穗積臣押山奏曰、此四縣、近連百濟、遠隔日本。旦暮易通、鷄犬難別。今賜百濟、合爲同國、固存之策、無以過此。然縱賜合國、後世猶危。況爲異場、幾年能守。大伴大連金村、具得是言、同謨而奏。迺以物部大連麁鹿火、宛宣勅使。物部大連、方欲發向難波館、宣勅於百濟客。其妻固要曰、夫住吉大神、初以海表金銀之國、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等、授記胎中譽田天皇。故太后氣長足姫尊、與大臣武内宿禰、毎國初置官家、爲海表之蕃屏、其來尚矣。抑有由焉。縱削賜他、違本區域。綿世之刺、詎離於口。大連報曰、敎示合理、恐背天勅。其妻切諫云、稱疾莫宣。大連依諫。由是、改使而宣勅。付賜物幷制旨、依表賜任那四縣。大兄皇子、前有緣事、不關賜國、晩知宣勅。驚悔欲改令曰、自胎中之帝、置官家之國、輕隨蕃乞、輙爾賜乎。乃遣日鷹吉士、改宣百濟客。使者答啓、父天皇圖計便宜、勅賜既畢。子皇子、豈違帝勅、妄改而令。必是虚也。縱是實者、持杖大頭打、孰與持杖小頭打痛乎、遂罷。於是、或有流言曰、大伴大連與哆唎國守穗積臣押山、受百濟之賂矣。

七年夏六月、百濟遣姐彌文貴將軍・洲利即爾將軍、副穗積臣押山、（百濟本記云、委意斯移麻岐彌。）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別奏云、伴跛國、略奪臣國己汶之地。伏請、天恩判還本屬。秋八月癸未朔戊申、百濟太子淳卒。九月、勾大兄皇子、親聘春日皇女。於是、月夜清談、不覺天曉。斐然之藻、忽形於言。乃口唱曰、野絁磨倶儞、都磨々祁哿泥底、播屢比能、哿須我能倶儞々、倶波絁謎鳴、阿利等枳々底、與慮志謎嗚、阿利等枳々底、莽紀佐倶、避能伊陀圖鳴、飫斯毗羅枳、倭例以梨魔志、阿都圖唎、都麼怒唎絁底、魔倶囉圖唎、都麼怒唎絁底、伊慕我堤鳴、倭例儞魔柯斯毎、倭我堤嗚麼、伊慕儞魔柯絁毎、麼左

棄逗羅、多多企阿藏播梨、矢泪矩絁呂、于魔伊禰矢度儞、儞播都等唎、柯稽播儺倶儺梨、奴都等利、枳蟻矢播等余武、婆絁稽矩謨、伊麻娜以幡孺底、阿開儞啓梨倭蟻慕。妃和唱曰、莒母唎矩能、婆都細能哿波庾、那峨例倶屢、駄開能、以矩美娜開、余嚢開、謨等陛嗚麼、莒等儞都倶唎、須衞陛嗚麼、府曳儞都倶唎、府企儺須、美母慮我紆陪儞、能朋梨陀致、倭我彌細麼、都奴娑播符、以簸例能伊開能、美那矢駄府、紆嗚謨、紆陪儞堤々那皚矩、野須美矢々、倭我於朋枳美能、於魔細屢、娑佐羅能美於寐能、武須彌陀例、駄例夜矢比等母、紆陪儞泥々那皚矩。冬十一月辛亥朔乙卯、於朝庭、引列百濟姐彌文貴將軍、斯羅汶得至、安羅辛已奚及賁巴委佐、伴跛既殿奚及竹汶至等、奉宣恩勅。以己汶・帶沙賜百濟國。是月、伴跛國遣戢支獻珍寶、乞己汶之地。而終不賜。十二月辛巳朔戊子、詔曰、朕承天緒、獲保宗廟、兢兢業業。間者、天下安靜、海内清平、屢致豐年、頻使饒國。懿哉、摩呂古、示朕心於八方。盛哉、勾大兄、光吾風於萬國。日本邕邕、名擅天下。秋津赫赫、譽重王畿。所寶惟賢、爲善最樂。聖化憑茲遠扇、玄功藉此長懸。寔汝之力。宜處春宮、助朕施仁、翼吾補闕。

八年春正月、太子妃春日皇女、晨朝晏出、有異於常。太子意疑、入殿而見。妃臥床涕泣、惋痛不能自勝。太子怪問曰、今旦涕泣、有何恨乎。妃曰、非餘事也。唯妾所悲者、飛天之鳥、爲養兒樹巣於樹端。其愛深矣。伏地之虫、爲護子作窟于土中。其護厚焉。乃至於人、豈得無慮。無嗣之恨、方鍾太子。妾名隨絶。於是、太子感痛而奏天皇。詔曰、朕子麻呂古、汝妃之詞、深稱於理。安得空爾無答慰乎。宜賜匝布屯倉、表妃名於萬代。三月、伴跛築城於子呑・帶沙、而連滿奚、置烽候邸閣、以備日本。復築城於爾列比・麻須比、而絙麻且奚・推封。聚士卒兵器、以逼新羅。駈略子女、剥掠村邑。凶勢所加、罕有遺類。夫暴虐奢侈、惱害侵凌、誅殺尤多、不可詳載。

九年春二月甲戌朔丁丑、百濟使者文貴將軍等請罷。仍勅、副物部連、遣罷歸之。是月、到于沙都嶋、傳聞伴跛人、懷恨銜毒、恃強縱虐。故物部連、率舟師五百、直詣帶沙江。文貴將軍、自新羅去。夏四月、物部連於帶沙江停住六日。伴跛興師往伐。逼脱衣裳、劫掠所齎、盡燒帷幕。物部連等、怖畏逃遁。僅存身命、泊汶慕羅。

十年夏五月、百濟遣前部木刕不麻甲背、迎勞物部連等於己汶、而引導入國。群臣各出衣裳斧鐵帛布、助加國物、積置朝庭。慰問慇懃。賞祿優節。秋九月、百濟遣州利即次將軍、副物部連來、謝賜己汶之地。別貢五經博士漢高安茂、請代博士段楊爾。依請代之。戊寅、百濟遣灼莫古將軍・日本斯那奴阿比多、副高麗使安定等、來朝結好。

十二年春三月丙辰朔甲子、遷都弟國。

十七年夏五月、百濟國王武寧薨。

十八年春正月、百濟太子明即位。

二十一年夏六月壬辰朔甲午、近江毛野臣、率衆六萬、欲往任那、

為復興建新羅所破南加羅・喙己呑、而合任那。於是、筑紫國造磐井陰謨叛逆、猶豫經年。恐事難成、恒伺間隙。新羅知是、密行貨賂于磐井所、而勸防遏毛野臣軍。於是、磐井掩據火豐二國、勿使修職。外邀海路、誘致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等國年貢職船、內遮遣任那毛野臣軍、亂語揚言曰、今為使者、昔為吾伴、摩肩觸肘、共器同食。安得率爾為使、俾余自伏儞前。遂戰而不受。驕而自矜。是以、毛野臣乃見防遏、中途淹滯。天皇詔大伴大連金村・物部大連麁鹿火・許勢大臣男人等曰、筑紫磐井反掩、有西戎之地。今誰可將者。大伴大連等僉曰、正直仁勇通於兵事、今無出於麁鹿火右。天皇曰、可。秋八月辛卯朔、詔曰、咨、大連、惟茲磐井弗率。汝徂征。物部麁鹿火大連再拜言、嗟、夫磐井西戎之姧猾。負川阻而不庭。憑山峻而稱亂。敗德反道。侮嫚自賢。在昔道臣、爰及室屋、助帝而罰。拯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贊、臣恒所重。能不恭伐。詔曰、良將之軍也、施恩推惠、恕己治人。攻如河決。戰如風發。重詔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勗哉。恭行天罰。天皇親操斧鉞、授大連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頻奏。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甲寅朔甲子、大將軍物部大連麁鹿火、親與賊帥磐井、交戰於筑紫御井郡。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避萬死之地。遂斬磐井、果定疆場。十二月、筑紫君葛子、恐坐父誅、獻糟屋屯倉、求贖死罪。

二十三年春三月、百濟王謂下哆唎國守穗積押山臣曰、夫朝貢使者、恒避嶋曲、(謂海中嶋曲崎岸也。俗云美佐祁。)每苦風波。因茲、濕所齎、全壞無色。請、以加羅多沙津、為臣朝貢津路。是以、押山臣為請聞奏。是月、遣物部伊勢連父根・吉士老等、以津賜百濟王。於是、加羅王謂勅使云、此津、從置官家以來、為臣朝貢津涉。安得輒改賜隣國。違元所封限地。勅使父根等、因斯難以面賜、却還大嶋。別遣錄史、果賜扶余。由是、加羅結儻新羅、生怨日本。加羅王娶新羅王女、遂有兒息。新羅初送女時、并遣百人、為女從。受而散置諸縣、令著新羅衣冠。阿利斯等嗔其變服、遣使徵還。新羅大羞、翻欲還女曰、前承汝聘、吾便許婚。今既若斯、請還王女。加羅己富利知伽(未詳。)報云、配合夫婦、安得更離。亦有息兒、棄之何往。遂於所經、拔刀伽・古跛・布那牟羅三城。亦拔北境五城。是月、遣近江毛野臣、使于安羅。勅勸新羅、更建南加羅・喙己呑。百濟遣將軍君尹貴・麻那甲背・麻鹵等、往赴安羅、式聽詔勅。新羅恐破蕃國官家、不遣大人、而遣夫智奈麻禮・奚奈麻禮等、往赴安羅、式聽詔勅。於是、安羅新起高堂、引昇勅使。國主隨後昇階。國內大人、預昇堂者一二。百濟使將軍君等、在於堂下。凡數月再三、謨謀乎堂上。將軍君等、恨在庭焉。夏四月壬午朔戊子、任那王己能末多干岐來朝。(言己能末多者、蓋阿利斯等也。)啓大伴大連金村曰、夫海表諸蕃、自胎中天皇置內官家、不棄本土、因封其地、良有以也。今新羅違元所賜封限、數越境以來侵。請奏天皇、救助臣國。大伴大連依乞奏聞。是月、遣使送己能末多干岐。并詔在任那近江毛野臣、推問所奏、和解相疑。於是、毛野臣次于熊川、(一本云、次于任那久斯牟羅。)召集新羅・百濟二國之王。新羅王佐利遲、遣久遲布禮、(一本云、久禮爾師知于奈師磨里。)百濟遣恩率彌騰利、赴集毛野臣所。而二王不

自來。毛野臣大怒、責問二國使云、以小事大、天之道也。(一本云、大木端者、以大木續之。小木端者、以小木續之。)何故二國之王、不躬來集受天皇勅、輕遣使乎。今縱汝王自來聞勅、吾不肯勅。必追逐退。久遲布禮・恩率彌騰利、心懷怖畏、各歸召王。由是、新羅改遣其上臣伊叱夫禮智干岐、(新羅以大臣為上臣。一本云、伊叱夫禮知奈末。)率衆三千、來請聽勅。毛野臣遙見兵仗圍繞、衆數千人、自熊川入任那己叱己利城。伊叱夫禮智干岐、次于多多羅原、不敬歸待三月、頻請聞勅。終不肯宣。伊叱夫禮智所將士卒等、於聚落乞食。相過毛野臣傔人河內馬飼首御狩。御狩入隱他門、待乞者過、捲手遙擊。乞者見云、謹待三月、佇聞勅旨、尚不肯宣。惱聽勅使。乃知欺誑、誅戮上臣矣。乃以所見、具述上臣。上臣抄掠四村、(金官・背伐・安多・委陀、是為四村。一本云、多多羅・須那羅・和多・費智為四村也。)盡將人物、入其本國。或曰、多多羅等四村之所掠者、毛野臣之過也。秋九月、巨勢男人大臣薨。

二十四年春二月丁未朔、詔曰、自磐余彥之帝、水間城之王、皆賴博物之臣、明哲之佐。故道臣陳謨、而神日本以盛。大彥申略、而膽瓊殖用隆。及乎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謨謀乎。爰降小泊瀨天皇之王天下、幸承前聖、隆平日久。俗漸蔽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但須其人各以類進。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高才者、不非其所失。故獲奉宗廟、不危社稷。由是觀之、豈非明佐。朕承帝業、於今二十四年。天下清泰、內外無虞。土地膏腴、穀稼有實。竊恐、元元由斯生俗、藉此成驕。故令人舉廉節、宣揚大道、流通鴻化。能官之事、自古為難。爰暨朕身、豈不慎歟。秋九月、任那使奏云、毛野臣遂於久斯牟羅、起造舍宅、淹留二歲、(一本云、三歲者、連去來歲數也。)懶聽政焉。爰以日本人與任那人、頻以兒息、諍訟難決、元無能判。毛野臣樂置誓湯曰、實者不爛。虛者必爛。是以、投湯爛死者衆。又殺吉備韓子那多利・斯布利、(大日本人娶蕃女所生、為韓子也。)恒惱人民、終無和解。於是、天皇聞其行狀、遣人徵入、而不肯來。顧以河內母樹馬飼首御狩、奉詣於京、而奏曰、臣未成勅旨、還入京鄉、勞往虛歸、慚恧安措。伏願陛下、待成國命、入朝謝罪。奉使之後、更自謨曰、其調吉士、亦是皇華之使。若先吾取歸、依實奏聞、吾之罪過、必應重矣。乃遣調吉士、率衆守伊斯枳牟羅城。於是、阿利斯等知其細碎為事、不務所期、頻勸歸朝。尚不聽還。由是、悉知行迹、心生翻背。乃遣久禮斯己母、使于新羅請兵。奴須久利、使于百濟請兵。毛野臣聞百濟兵來、迎討背評。(背評地名。亦名能備己富里也。)傷死者半。百濟則捉奴須久利、杻械枷鎖、而共新羅圍城。責罵阿利斯等曰、可出毛野臣。毛野臣嬰城自固、勢不可擒。於是、二國圖度便地、淹留弦晦。築城而還。號曰久禮牟羅城。還時觸路、拔騰利枳牟羅・布那牟羅・牟雌枳牟羅・阿夫羅・久知波多枳、五城。冬十月、調吉士至自任那、奏言、毛野臣為人傲佷、不閑治體。竟無和解、擾亂加羅。又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故遣目頰子、徵召。(目頰子未詳也。)是歲、毛野臣被召到于對馬、逢疾而死。送葬尋河、而入近江。其妻歌曰、比攞哿駄喩、輔曳輔枳能朋樓、阿符美能野、愷那能倭俱吾伊、輔曳府枳能朋樓。目頰子初到任那時、在彼鄉家等贈歌曰、柯羅屨儞嗚、以柯儞輔居等所、梅豆羅古枳駄樓、武哿左屢樓、以祇能和駄利嗚、梅豆羅古枳駄樓。

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皇病甚。丁未、天皇崩于磐余玉穗宮。時年八十二。冬十二月丙申朔庚子、葬于藍野陵。或本云、天皇廿八年歲次甲寅崩。而此云廿五年歲次辛亥崩者、取百濟本記爲文。其文云、太歲辛亥三月、軍進至于安羅、營乞乇城。是月、高麗弑其王安。又聞、日本天皇及太子皇子、倶崩薨。由此而言、辛亥之歲、當廿五年矣。後勘校者、知之也。

日本書紀卷第十七

日本書紀卷第十八

廣國押武金日天皇　安閑天皇

武小廣國押盾天皇　宣化天皇

廣國押武金日天皇

勾大兄廣國押武金日天皇、男大迹天皇長子也。母曰目子媛。是天皇爲人、墻宇凝峻、不可得窺。桓桓寛大、有人君之量。二十五年春二月辛丑朔丁未、男大迹天皇立大兄爲天皇。卽日男大迹天皇崩。是月、以大伴大連・物部麁鹿火大連爲大連、並如故。

元年春正月、遷都于大倭國勾金橋、因爲宮號。三月癸未朔戊子、有司爲天皇納采億計天皇女春日山田皇女、爲皇后。更名山田赤見皇女。別立三妃。立許勢男人大臣女紗手媛、紗手媛弟香香有媛、物部木蓮子大連女宅媛。木蓮子、此云伊毗知。夏四月癸丑朔、内膳卿膳臣大麻呂奉勅、遣使求珠伊甚。伊甚國造等詣京遲晩、踰時不進。膳臣大麻呂大怒、收縛國造等、推問所由。國造稚子直等恐懼、逃匿後宮内寢。春日皇后不知直入、驚駭而顛、慚愧無已。稚子直等兼坐闌入罪、當科重。謹專爲皇后、獻伊甚屯倉、請贖闌入之罪。因定伊甚屯倉。今分爲郡、屬上總國。五月、百濟遣下部脩德嫡德孫・上部都德己州己婁等、來貢常調、別上表。秋七月辛巳朔、詔曰、皇后雖體同天子、而内外之名殊隔。亦可以充屯倉之地、式樹椒庭、後代遺迹。迺差勅使、簡擇良田。勅使奉勅、宣於大河内直味張更名黑梭曰、今汝宜奉進膏腴雌雉田。味張忽然悋惜、欺誑勅使曰、此田者天旱難澇、水潦易浸、費功極多、收穫甚少。勅使依言、服命無隱。冬十月庚戌朔甲子、天皇勅大伴大連金村曰、朕納四妻、至今無嗣。萬歲之後、朕名絶矣。大伴伯父、今作何計。每念於玆、憂慮何已。大伴大連金村奏曰、亦臣所憂也。夫我國家之王天下者、不論有嗣無嗣、要須因物爲名。請爲皇后・次妃、建立屯倉之地、使留後代、令顯前迹。詔曰、可矣。宜早安置。大伴大連金村奏稱、宜以小墾田屯倉與每國田部、給貺紗手媛。以櫻井屯倉一本云、加貺茅渟山屯倉也。與每國田部、給賜香香有媛。以難波屯倉與每郡钁丁、給貺宅媛。以示於後、式觀乎昔。詔曰、依奏施行。閏十二月己卯朔壬午、行幸於三嶋。大伴大連金村從焉。天皇使大伴大連、問良田於縣主飯粒。縣主飯粒慶悅無限、謹敬盡誠。仍奉獻上御野・下御野・上桑原・下桑原、幷竹村之地、凡合肆拾町。大伴大連奉勅宣曰、率土之下、莫匪王封。普天之上、莫匪王域。故先天皇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乾坤、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横逸乎都外、瑩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致、祥慶符合於往歲矣。今汝味張、率土幽微百姓、忽爾奉惜王地、輕背使乎宣旨。味張自今以後、勿預郡司。於是、縣主飯粒喜懼交懷、迺以其子鳥樹、獻大連、爲僮豎焉。於是、大河内直味張恐畏永悔、伏地汗流、啓大連曰、愚蒙百姓、罪當萬死。伏願、每郡以钁丁、春時五百丁、秋時五百丁、奉獻天皇、子孫不絶。藉此祈生、永爲鑒戒。別以狹井田六町、賂大伴大連。蓋三嶋竹村屯倉者、以河内縣部曲、爲田部之元、於是乎起。是月、廬城部連枳莒喩女幡媛、偸取物部大連尾輿瓔珞、

獻春日皇后。事至發覺。枳莒喩以幡媛獻采女丁。是春日部采女也。并獻安藝國過戸廬城部屯倉。以贖女罪。物部大連尾輿恐事由己。不得自安。乃獻十市部。伊勢國來狹狹。登伊〈來狹狹。登伊。皆邑名也。〉贄土師部。筑紫國膽狹山部也。武藏國造笠原直使主與同族小杵相爭國造。〈使主。小杵。皆名也。〉經年難決也。小杵性阻有逆。心高無順。密就求援於上毛野君小熊。而謀殺使主。使主覺之走出。詣京言狀。朝庭臨斷。以使主爲國造。而誅小杵。國造使主悚憙交懷。不能默已。謹爲國家。奉置橫渟。橘花。多氷。倉樔。四處屯倉。是年也太歲甲寅。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壬子。詔曰。間者連年登穀。界境無虞。元元蒼生。樂於稼穡。業業黔首。免於飢饉。仁風鬯乎宇宙。美聲塞乎乾坤。內外清通。國家殷富。朕甚欣焉。可大酺五日。爲天下之歡。夏四月丁丑朔。置勾舍人部。勾靫部。五月丙午朔甲寅。置筑紫穗波屯倉。鎌屯倉。豐國膝碕屯倉。桑原屯倉。肝等屯倉。〈取音讀〉大拔屯倉。我鹿屯倉。〈我鹿。此云阿柯。〉火國春日部屯倉。播磨國越部屯倉。牛鹿屯倉。備後國後城屯倉。多禰屯倉。來履屯倉。葉稚屯倉。河音屯倉。婀娜國膽殖屯倉。膽年部屯倉。阿波國春日部屯倉。紀國經湍屯倉。〈經湍。此云俯世。〉河邊屯倉。丹波國蘇斯岐屯倉。〈皆取音〉近江國葦浦屯倉。尾張國間敷屯倉。入鹿屯倉。上毛野國緑野屯倉。駿河國稚贄屯倉。秋八月乙亥朔。詔置國國犬養部。九月甲辰朔丙午。詔櫻井田部連。縣犬養連。難波吉士等。主掌屯倉之稅。丙辰。別勅大連云。宜放牛於難波大隅嶋與媛嶋松原。冀垂名於後。冬十二月癸酉朔己丑。天皇崩于勾金橋宮。時年七十。是月。葬天皇于河內舊市高屋丘陵。以皇后春日山田皇女及天皇妹神前皇女。合葬于是陵。

武小廣國押盾天皇　宣化天皇

武小廣國押盾天皇。男大迹天皇第二子也。勾大兄廣國押武金日天皇之同母弟也。二年十二月。勾大兄廣國押武金日天皇崩無嗣。群臣奏上劒鏡於武小廣國押盾尊。使即天皇之位焉。是天皇爲人。器宇清通。神襟朗邁。不以才地。矜人爲王。君子所服。

元年春正月。遷都于檜隈廬入野。因爲宮號也。二月壬申朔。以大伴金村大連爲大連。物部麁鹿火大連爲大連。並如故。又以蘇我稻目宿禰爲大臣。阿倍大麻呂臣爲大夫。三月壬寅朔。有司請立皇后。己酉。詔曰。立前正妃億計天皇女橘仲皇女爲皇后。是生一男三女。長曰石姬皇女。次曰小石姬皇女。次曰倉稚綾姬皇女。次曰上殖葉皇子。亦名椀子。是丹比公。偉那公。凡二姓之先也。前庶妃大河內稚子媛。生一男。是曰火焰皇子。是椎田君之先也。夏五月辛丑朔。詔曰。食者天下之本也。黃金萬貫。不可療飢。白玉千箱。何能救冷。夫筑紫國者。遐邇之所朝屆。去來之所關門。是以海表之國。候海水以來賓。望天雲而奉貢。自胎中之帝。洎于朕身。收藏穀稼。蓄積儲粮。遙設凶年。厚饗良客。安國之方。更無過此。故朕遣阿蘇仍君〈未詳也〉加運河內國茨田郡屯倉之穀。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宜遣尾張連。運尾張國屯倉之穀。物部大連麁鹿火。宜遣新家連。運新家屯倉之穀。阿倍臣。宜遣伊賀臣。運伊賀國屯倉之穀。修造官家那津之口。又其筑紫肥豐三國屯倉。散在縣隔。運輸遙阻。

儻如須要。難以備率。亦宜課諸郡分移。聚建那津之口。以備非常。永爲民命。早下郡縣。令知朕心。秋七月。物部麁鹿火大連薨。是年也太歲丙辰。

二年冬十月壬辰朔。天皇以新羅寇於任那。詔大伴金村大連。遣其子磐與狹手彥。以助任那。是時磐留筑紫。執其國政。以備三韓。狹手彥往鎭任那。加救百濟。

四年春二月乙酉朔甲午。天皇崩于檜隈廬入野宮。時年七十三。冬十一月庚戌朔丙寅。葬天皇于大倭國身狹桃花鳥坂上陵。以皇后橘皇女及其孺子。合葬于是陵。〈皇后崩年。傳記無載。孺子者。蓋未成人而薨歟。〉

日本書紀卷第十八　終

日本書紀卷第十九

天國排開廣庭天皇　欽明天皇

天國排開廣庭天皇、男大迹天皇嫡子也。母曰手白香皇后。天皇愛之、常置左右。天皇幼時夢有人云、天皇寵愛秦大津父者、及壯大必有天下。寐驚遣使普求、得自山背國紀伊郡深草里。姓字果如所夢。於是、所喜遍身、歎未曾夢。乃告之曰、汝有何事。答云、無也。但臣向伊勢商價來還、山逢二狼相鬪汙血。乃下馬洗漱口手、祈請曰、汝是貴神而樂麁行。儻逢獵士、見禽尤速。乃抑止相鬪、拭洗血毛、遂遣放之、俱令全命。天皇曰、必此報也。乃令近侍、優寵日新。大致饒富。及至踐祚、拜大藏省。四年冬十月、武小廣國押盾天皇崩。皇子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令群臣曰、余幼年淺識、未閑政事。山田皇后、明閑百揆。請就而決。山田皇后怖謝曰、妾蒙恩寵、山海誰同。萬機之難、婦女安預。今皇子者、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食以待士。加以、幼而頴脫、早擅嘉聲、性是寬和、務存矜宥。請諸臣等、早令臨登位、光臨天下。冬十二月庚辰朔甲申、天國排開廣庭皇子、卽天皇位。時年若干。尊皇后曰皇太后。大伴金村大連・物部尾輿大連爲大連、及蘇我稻目宿禰大臣爲大臣、並如故。

元年春正月庚戌朔甲子、有司請立皇后。詔曰、立正妃武小廣國押盾天皇女石姬、爲皇后。是生二男一女。長曰箭田珠勝大兄皇子。仲曰譯語田渟中倉太珠敷尊。少曰笠縫皇女。〈更名狹田毛皇女。〉二月、百濟人己知部投化。置倭國添上郡山村。今山村己知部之先也。三月、蝦夷・隼人、並率衆歸附。秋七月丙子朔己丑、遷都倭國磯城郡磯城嶋。仍號爲磯城嶋金刺宮。八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遣使獻、並修貢職。召集秦人・漢人等諸蕃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戸籍。秦人戸數、總七千五十三戸。以大藏掾、爲秦伴造。九月乙亥朔己卯、幸難波祝津宮。大伴大連金村・許勢臣稻持・物部大連尾輿等從焉。天皇問諸臣曰、幾許軍卒、伐得新羅。物部大連尾輿等奏曰、少許軍卒、不可易征。曩者男大迹天皇六年、百濟遣使、表請任那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大伴大連金村、輙依表請、許賜所求。由是、新羅怨曠積年。不可輕爾而伐。於是、大伴大連金村、居住吉宅、稱疾不朝。天皇遣青海夫人勾子、慰問慇懃。大連怖謝曰、臣所疾者、非餘事也。今諸臣等謂臣滅任那。故恐怖不朝耳。乃以鞍馬贈使、厚相資敬。青海夫人依實顯奏。詔曰、久竭忠誠。莫恤衆口。遂不爲罪、優寵彌深。是年也、太歲庚申。

二年春三月、納五妃。元妃、皇后弟、曰稚綾姬皇女。是生石上皇子。次有皇后弟、曰日影皇女。〈此曰皇后弟、明是檜隈高田天皇女也。而列后妃之名、不見母妃姓與皇女名字。不知出何書。後勘者知之。〉是生倉皇子。次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女曰堅鹽媛。〈堅鹽、此云岐拕志。〉生七男六女。其一曰大兄皇子。是爲橘豐日尊。其二曰磐隈皇女。〈更名夢皇女。〉初侍祀於伊勢大神。後坐姧皇子茨城、解。其三曰臘嘴鳥皇子。其四曰豐御食炊屋姬尊。其五曰椀子皇子。其六曰大宅皇女。其七曰石上部皇子。其八曰山背皇子。其九曰大伴皇女。其十曰櫻井皇子。其十一曰肩野皇女。其十二曰橘本稚皇子。其十三曰舍人皇女。次堅鹽媛同母弟曰小姉君。生四男一女。其一曰茨城皇子。其二曰葛城皇子。其三曰泥部穴穗部皇女。其四曰

111994

泥部穴穗部皇子。〈更名天香子皇子。一書云、更名住迹皇子。〉其五曰泊瀨部皇子。〈一書云、其一曰茨城皇子。其二曰泥部穴穗部皇女。其三曰泥部穴穗部皇子、更名住迹皇子。其四曰葛城皇子。其五曰泊瀨部皇子。一書云、其一曰茨城皇子。其二曰住迹皇子。其三曰泥部穴穗部皇女。其四曰泥部穴穗部皇子、更名天香子。其五曰泊瀨部皇子。帝王本紀、多有古字、撰集之人、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兄弟參差。今則考覈古今、歸其眞正。一往難識者、且依一撰而注詳其異。他皆效此。〉次春日日抓臣女曰糠子。生春日山田皇女與橘麻呂皇子。

夏四月、安羅次旱岐夷呑奚・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旱岐・散半奚旱岐兒・多羅下旱岐夷他・斯二岐旱岐兒・子他旱岐等、與任那日本府吉備臣、〈闕名字。〉往赴百濟、俱聽詔書。百濟聖明王、謂任那旱岐等言、日本天皇所詔者、全以復建任那。今用何策、起建任那。盍各盡忠、奉展聖懷。任那旱岐等對曰、前再三廻、與新羅議。而無答報。所圖之旨、更告新羅、尚無報。今宜俱遣使、往奏天皇。夫建任那者、爰在大王之意。祗承敎旨。誰敢間言。然任那境接新羅。恐致卓淳等禍。〈等謂㖨己呑・加羅。言卓淳等國、有敗亡之禍。〉聖明王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之世、安羅・加羅・卓淳旱岐等、初遣使相通、厚結親好。以爲子弟、冀可恒隆。而今被誑新羅、使天皇忿怒、而任那憤恨、寡人之過也。我深懲悔、而遣下部中佐平麻鹵・城方甲背昧奴等、赴加羅、會于任那日本府相盟。以後、繫念相續、圖建任那、旦夕無忘。今天皇詔稱、速建任那。由是、欲共爾曹謨計、樹立任那等國。宜善圖之。又於任那境、徵召新羅、問聽不乎。乃俱遣使、奏聞天皇、恭承示敎。儻如使人未還之際、新羅候隙、侵逼任那、我當往救。不足爲憂。然善守備、謹警無忘。別汝所道、恐致卓淳等禍、非新羅自強故、所能爲也。其㖨己呑、居加羅與新羅境際、而被連年攻敗。任那無能救援。由是見亡。其南加羅、蕞爾狹小、不能卒備、不知所託。由是見亡。其卓淳、上下携貳。主欲自附、內應新羅。由是見亡。因斯而觀、三國之敗、良有以也。昔新羅請援於高麗、而攻擊任那與百濟。尚不剋之。新羅安獨滅任那乎。今寡人與汝戮力并心、翳賴天皇、任那必起。因贈物各有差。忻忻而還。秋七月、百濟聞安羅日本府與新羅通計、遣前部奈率鼻利莫古・奈率宣文・中部奈率木刕眯淳・紀臣奈率彌麻沙等、〈紀臣奈率者、蓋是紀臣娶韓婦所生、因留百濟、爲奈率者也。未詳其父。他皆效此也。〉使于安羅、召到新羅任那執事、謨建任那。別以安羅日本府河內直、通計新羅、深責罵之。〈百濟本記云、加不至費直・阿賢移那斯・佐魯麻都等。未詳也。〉乃謂任那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與故旱岐等、始約和親、式爲兄弟。於是、我以汝爲子弟、汝以我爲父兄。共事天皇、俱距强敵。安國全家、至于今日。言念先祖與舊旱岐和親之詞、有如皎日。自茲以降、勤修隣好、遂敦與國。恩踰骨肉。善始有終、寡人之所恒願。未審、何緣輕用浮辭、數歲之間、慨然失志。古人云、追悔無及、此之謂也。上達雲際、下及泉中、誓神乎今、改咎乎昔。一無隱匿、發露所爲。精誠通靈、深自克責、亦所宜取。蓋聞、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故今追崇先世和親之好、敬順天皇詔勅之詞、拔取新羅所折之國南加羅・㖨己呑等、還屬本貫、遷實任那、永作父兄、恒朝日本。此寡人之所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悔往戒今之所勞想也。夫新羅甘言希誑、天下之所知也。汝等妄信、既墮人權。方今任那境接新羅。宜常設備。豈能弛柝。爰恐陷罪誑欺網、喪國亡家、爲人繫虜。寡人念茲、勞想而不能自安。竊聞任那

十年夏六月乙酉朔辛卯、將德久貴・固德馬次文等請罷歸。因詔曰、延那斯・麻都、陰私遣使高麗者、朕當遣問虛實。所乞軍者、依願停之。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朔庚寅、遣使詔于百濟曰、（百濟本記云、三月十二日辛酉、日本使人阿比多、率三舟、來至都下。）朕依施德久貴・固德馬進文等所上表意、一一教示、如視掌中。思欲具情。冀將盡抱大市頭歸後、如常無異。今但欲審報、故遣使之。又復聞奈率馬武、是王之股肱臣也。納上傳下、甚協王心、而爲王佐。若欲國家無事、長作官家、永奉天皇、宜以馬武爲大使、遣朝而已。重詔曰、朕聞、北敵強暴。故賜矢三十具。庶防一處。

夏四月庚辰朔、在百濟日本王人、方欲還之。（百濟本記云、四月一日庚辰、日本阿比多還也。）百濟王聖明謂王人曰、任那之事、奉勅堅守。延那斯・麻都之事、問與不問、唯從勅之。因獻高麗奴六口。別贈王人奴一口。（皆攻爾林所禽奴也。）

乙未、百濟遣中部奈率皮久斤・下部施德灼干那等、獻狛虜十口。

十二年春三月、以麥種一千斛、賜百濟王。

是歲、百濟聖明王、親率衆及二國兵（二國謂新羅・任那也。）、往伐高麗、獲漢城之地。又進軍討平壤。凡六郡之地、遂復故地。

十三年夏四月、箭田珠勝大兄皇子薨。

五月戊辰朔乙亥、百濟・加羅・安羅、遣中部德率木劦今敦・河內部阿斯比多等奏曰、高麗與新羅、通和幷勢、謀滅臣國與任那。故謹求請救兵、先攻不意。軍之多少、隨天皇勅。詔曰、今百濟王・安羅王・加羅王、與日本府臣等、俱遣使奏狀聞訖。亦宜共任那、幷心一力。猶尚若茲、必蒙上天擁護之福、亦賴可畏天皇之靈也。

冬十月、百濟聖明王（更名聖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別表、讚流通禮拜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辨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逐所須用、盡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依敎奉持、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是日、天皇聞已、歡喜踊躍、詔使者云、朕從昔來、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決。乃歷問群臣曰、西蕃獻佛相貌端嚴。全未曾有。可禮以不。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奏曰、西蕃諸國、一皆禮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也。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爲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天皇曰、宜付情願人稻目宿禰、試令禮拜。大臣跪受而忻悅。安置小墾田家。懃修出世業爲因。淨捨向原家爲寺。於後、國行疫氣、民致夭殘。久而愈多。不能治療。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昔日不須臣計、致斯病死。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宜早投棄、懃求後福。天皇曰、依奏。有司乃以佛像、流棄難波堀江。復縱火於伽藍。燒燼更無餘。於是、天無風雲、忽炎大殿。

是歲、百濟棄漢城與平壤。新羅因此入居漢城。今新羅之牛頭方・尼彌方也。（地名也。未詳。）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乙亥、百濟遣上部德率科野次酒・杆率禮塞敦等、乞軍兵。

戊寅、百濟使人中部杆率木劦今敦・河內部阿斯

比多等、罷歸。

夏五月戊辰朔、河內國言、泉郡茅渟海中、有梵音。震響若雷聲。光彩晃曜如日色。天皇心異之。遣溝邊直（此但曰直、不書名字。蓋是傳寫誤失矣。）入海求訪。是月、溝邊直入海、果見樟木浮海玲瓏。遂取而獻。天皇命畫工、造佛像二軀。今吉野寺放光樟像也。

六月、遣內臣（闕名。）使於百濟。仍賜良馬二匹・同船二隻・弓五十張・箭五十具。勅云、所請軍者、隨王所須。別勅、醫博士・易博士・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當相代年月。宜付還使相代。又卜書・曆本・種種藥物、可付送。

秋七月辛酉朔甲子、幸樟勾宮。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奉勅遣王辰爾、數錄船賦。卽以王辰爾爲船長。因賜姓爲船史。今船連之先也。

八月辛卯朔丁酉、百濟遣上部奈率科野新羅・下部固德汶休帶山等、上表曰、去年臣等同議、遣內臣德率次酒・任那大夫等、奏海表諸彌移居之事。伏待恩詔、如春草之仰甘雨也。今年忽聞、新羅與狛國通謀云、百濟與任那、頻詣日本。意謂是乞軍兵、伐我國歟。事若實者、國之敗亡、可企踵而待。庶先日本軍兵、未發之間、伐取安羅、絕日本路。其謀若是。臣等聞茲、深懷危懼。卽遣疾使輕舟、馳表以聞。伏願、天慈速遣前軍後軍、相續來救。逮于秋節、以固海表彌移居也。若遲晚者、噬臍無及。所遣軍衆、來到臣國、衣糧之費、臣當充給。來到任那、亦復如是。若不堪給、臣必助充、令無乏少。別的臣敬受天勅、來撫臣蕃。夙夜乾乾、勤修庶務。由是、海表諸蕃、皆稱其善。謂當萬歲、肅淸海表。不幸云亡。深用追痛。今任那之事、誰可修治。伏願、天慈速遣其代、以鎭任那。又復海表諸國、甚乏弓馬。自古迄今、受之天皇、以禦強敵。伏願、天慈多貺弓馬。

冬十月庚寅朔己酉、百濟王子餘昌（明王子。威德王也。）悉發國中兵、向高麗國、築百合野塞、眠食軍士。是夕觀覽、鉅野墳腴、平原瀰迤、人跡罕見、犬聲蔑聞。俄而儵忽之際、聞鼓吹之聲。餘昌乃大驚、打鼓相應。通夜固守。凌晨起見、曠野之中、覆如青山、旌旗充滿。會明有著頸鎧者一騎・插鐃者（鐃字未詳。）二騎・珥豹尾者二騎、幷五騎、連轡到來問曰、少兒等言、於吾野中、客人有在。何得不迎禮也。今欲早知與吾可以禮問答者姓名年位。餘昌對曰、姓是同姓、位是杆率、年二十九矣。百濟反問。亦如前法而對答焉。遂乃立標而合戰。於是、百濟以鉾刺墮高麗勇士於馬、斬首。仍刺擧頭於鉾末、還入示衆。高麗軍將、憤怒益甚。是時、百濟歡叫之聲、可裂天地。復其偏將打鼓疾鬪、追卻高麗王於東聖山之上。

十五年春正月戊子朔甲午、立皇子渟中倉太珠敷尊爲皇太子。

丙申、百濟遣中部木劦施德文次・前部施德曰佐分屋等於筑紫、諮內臣佐伯連等曰、德率次酒・杆率塞敦等、以去年閏月四日到來云、臣等（臣等者謂內臣也。）以今年正月到。如此導而未審、來不也。又軍數幾何。願聞若干、預治營壁。別諮、方聞、奉可畏天皇之詔、來詣筑紫、看送賜軍。聞之歡喜、無能比者。此年之役、甚危於前。願遣賜軍、使逮正月。於是、內臣奉勅而答報曰、卽令遣助軍數一千・馬一百匹・船四十隻。

二月、百濟遣下部杆率將軍三貴・上部奈率物部烏等、乞救兵。仍貢德率東城子莫古、代前番奈率東城子言。五經博士王柳貴、代固德馬丁安。僧曇慧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別奉勅、貢易博士施德王道良・曆博士固德王保孫・醫博士奈率王有

㥄陀、採藥師施德潘量豐、固德丁有陀、樂人施德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進奴、對德進陀、皆依請代之。三月丁亥朔、百濟使人中部木刕施德文次等罷歸。夏五月丙戌朔戊子、內臣率舟師詣于百濟。冬十二月、百濟遣下部杆率汶斯干奴、上表曰、百濟王臣明及在安羅諸倭臣等、任那諸國旱岐等奏、以斯羅無道、不畏天皇、與狛同心、欲殘滅海北彌移居。臣等共議、遣有至臣等、仰乞軍士、征伐斯羅。而天皇遣有至臣帥軍、以六月至來。臣等深用歡喜。以十二月九日、遣攻斯羅。臣先遣東方領物部莫哥武連、領其方軍士、攻函山城。有至臣所將來民竹斯物部莫奇委沙奇能射火箭。蒙天皇威靈、以月九日酉時焚城拔之。故遣單使馳船奏聞。別奏、若但斯羅者、有至臣所將軍士亦可足矣。今狛與斯羅同心戮力、難可成功。伏願速遣竹斯嶋上諸軍士、來助臣國。又助任那、則事可成。又奏、臣別遣軍士萬人助任那、幷以奏聞。今事方急、單船遣奏。但奉好錦二匹、㲜㲣一領、斧三百口、及所獲城民、男二女五。輕薄追用悚懼。餘昌謀伐新羅。耆老諫曰、天未與、懼禍及。餘昌曰、老矣、何怯也。我事大國、有何懼也。遂入新羅國、築久陀牟羅塞。其父明王憂慮餘昌長苦行陣、久廢眠食、父慈多闕、子孝希成。乃自往迎慰勞。新羅聞明王親來、悉發國中兵、斷道擊破。是時、新羅謂佐知村飼馬奴苦都（更名谷智）曰、苦都賤奴也。明王名主也。今使賤奴殺名主。冀傳後世、莫忘於口。已而苦都乃獲明王、再拜曰、請斬王首。明王對曰、王頭不合受奴手。苦都曰、我國法、違背所盟、雖曰國王、當受奴手。（一本云、明王乘踞胡床、解授佩刀於谷知令斬。）明王仰天大息涕泣、許諾曰、寡人每念常痛入骨髓。顧計不可苟活。乃延首受斬。苦都斬首而殺、掘坎而埋。（一本云、新羅留理明王頭骨、而以禮送餘骨於百濟。今新羅王埋明王骨於北廳階下、名此廳曰都堂。）餘昌遂見圍繞、欲出不得。士卒遑駭、不知所圖。有能射人筑紫國造、進而彎弓、占擬射落新羅騎卒最勇壯者。發箭之利、通所乘鞍前後橋、及其被甲領會也。復續發箭如雨、彌厲不懈、射却圍軍。由是餘昌及諸將等、得從間道逃歸。餘昌讃國造射却圍軍、尊而名曰鞍橋君。（鞍橋、此云矩羅膩。）於是新羅將等具知百濟疲盡、遂欲謀滅無餘。有一將云、不可。日本天皇以任那事、屢責吾國。況復謀滅百濟官家、必招後患。故止之。

十六年春二月、百濟王子餘昌、遣王子惠（王子惠者、威德王之弟也。）奏曰、聖明王爲賊見殺。（十五年、爲新羅所殺。故今奏之。）天皇聞而傷恨、迺遣使者、迎津慰問。於是許勢臣問王子惠曰、爲當欲留此間、爲當欲向本鄕。惠答曰、依憑天皇之德、冀報考王之讎。若垂哀憐、多賜兵革、雪垢復讎、臣之願也。臣之去留、敢不唯命是從。俄而蘇我臣問訊曰、聖王妙達天道地理、名流四表八方。意謂、永保安寧、統領海西蕃國、千年萬歲、奉事天皇。豈圖、一旦眇然昇遐、與水無歸、卽安玄室。何痛之酷、何悲之哀。凡在含情、誰不傷悼。當復何咎、致茲禍也。今復何術、用鎭國家。惠報答之曰、臣禀性愚蒙、不知大計。何況禍福所倚、國家存亡者乎。蘇我卿曰、昔在天皇大泊瀬之世、汝國爲高麗所逼、危甚累卵。於是天皇命神祇伯、敬受策於神祇。祝者迺託神語報曰、屈請建邦之神、往救將亡之主、必當國家謐靖、人物乂安。由是請神往救。所以社稷安寧。原夫建邦神者、天地割判之代、草木言語之

時、自天降來造立國家之神也。頃聞、汝國輟而不祀。方今悛悔前過、脩理神宮、奉祭神靈、國可昌盛。汝當莫忘。秋七月己卯朔壬午、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禰・穗積磐弓臣等、使于吉備五郡、置白猪屯倉。八月、百濟餘昌謂諸臣等曰、少子今願奉爲考王出家修道。諸臣百姓報言、今君王欲得出家修道者、且奉教也。嗟夫、前慮不定、後有大患、誰之過歟。夫百濟國者、高麗新羅之所爭欲滅。自始開國、迄于是歲。今此國宗、將授何國。要須道理分明應教。縱使能用耆老之言、豈至於此。請悛前過、無勞出俗。如欲果願、須度國民。餘昌對曰、諾。卽就圖於臣下。臣下遂用相議、爲度百人、多造幡蓋、種種功德、云云。

十七年春正月、百濟王子惠請罷。仍賜兵仗良馬甚多。亦頻賞祿。衆所欽歎。於是、遣阿倍臣・佐伯連・播磨直、率筑紫國舟師、衛送達國。別遣筑紫火君（百濟本記云、筑紫君兒、火中君弟。）率勇士一千、衛送彌弖（彌弖、津名。）因令守津路要害之地焉。秋七月甲戌朔己卯、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禰等於備前兒嶋郡、置屯倉。以葛城山田直瑞子爲田令。（田令、此云陀豆歌比。）冬十月、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禰等於倭國高市郡、置韓人大身狹屯倉（言韓人者百濟也。）高麗人小身狹屯倉。紀國置海部屯倉。（一本云、以處處韓人爲大身狹屯倉田部、高麗人爲小身狹屯倉田部。是卽以韓人・高麗人爲田部。故因爲屯倉之號也。）

十八年春三月庚子朔、百濟王子餘昌嗣立。是爲威德王。

二十一年秋九月、新羅遣彌至己知奈末、獻調賦。饗賜邁常。奈末喜歡而罷曰、調賦使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行李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以良家子爲使者。不可以卑賤爲使。

二十二年、新羅遣久禮叱及伐干、貢調賦。司賓饗遇禮數減常。及伐干忿恨而罷。是歲、復遣奴氐大舍、獻前調賦。於難波大郡、次序諸蕃、掌客額田部連・葛城直等、使列于百濟之下而引導。大舍怒還、不入館舍、乘船歸至穴門。於是、脩治穴門館。大舍問曰、爲誰客造。工匠河內馬飼首押勝欺紿曰、遣問西方無禮使者之所停宿處也。大舍還國、告其所言。故新羅築城於阿羅波斯山、以備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新羅打滅任那官家。（一本云、二十一年、任那滅焉。總言任那、別言加羅國、安羅國、斯二岐國、多羅國、卒麻國、古嵯國、子他國、散半下國、乞飡國、稔禮國、合十國。）夏六月、詔曰、新羅西羌小醜、逆天無狀、違我恩義、破我官家、毒害我民庶、誅殘我郡縣。我氣長足姬尊、靈聖聰明、周行天下、劬勞群庶、饗育萬民、哀新羅所窮見歸、全新羅王將戮之首、授新羅要害之地、崇新羅非次之榮。我氣長足姬尊、於新羅何薄。我百姓、於新羅何怨。而新羅長戟強弩、凌蹙任那、距牙鉤爪、殘虐含靈。刳肝斮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其酷。任那族姓百姓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膾。豈有率土之賓、謂爲王臣、乍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孰忍聞此、而不悼心。況乎太子大臣、處趺蕚之親、泣血銜怨之寄、當蕃屛之任、摩頂至踵之恩、世受前朝之德、身當後代之位、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姧逆、雪天地之痛酷、報君父之仇讎、則死有恨臣子之道不成。是月、或有譖馬飼首歌依曰、歌依之妻逢臣讃岐、鞍韉有異。熟而熟視、皇后御鞍也。卽收廷尉、鞫問極切。馬飼首歌依乃揚言誓曰、虛也。非實。若是實者、必被天災。遂因苦問、伏地而死。死未經時、急災於殿。廷尉收

拔其子守石與名瀬氷（守石名瀬氷皆名也）將投火中。呪曰、非吾手投。祝詞訖、欲投火。守石之母祈請曰、投兒火裏、天災果臻。請付祝人、使作神奴。乃依母請、許沒神奴。秋七月己巳朔、新羅遣使獻調賦。其使人知新羅滅任那、恥背國恩、不敢請罷。遂留不歸本土。例同國家百姓。今河內國更荒郡鸕鷀野邑新羅人之先也。是月、遣大將軍紀男麻呂宿禰、將兵出哆唎。副將河邊臣瓊缶出居曾山、而欲問新羅攻任那之狀。遂到任那、以薦集部首登弭遣於百濟、約束軍計。登弭仍宿妻家。落印書弓箭於路。新羅具知軍計。卒起大兵、尋屬敗亡、乞降歸附。紀男麻呂宿禰、取勝旋師、入百濟營。令軍中曰、夫勝不忘敗、安必慮危、古之善教也。今處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況復平安之世、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武備不可以已。宜深警戒、務崇斯令。士卒皆委心而服事焉。河邊臣瓊缶獨進轉鬪、所向皆拔。新羅更擧白旗、投兵降首。河邊臣瓊缶元不曉兵、對擧白旗、空示獨進。新羅鬪將曰、將軍河邊臣今欲降矣。乃進軍逆戰、盡銳遄攻破之。前鋒所傷甚衆。倭國造手彥自知難救、棄軍遁逃。新羅鬪將手持鉤戟、追至城洫、運戟擊之。手彥因騎駿馬、超渡城洫、僅以身免。鬪將臨城洫而歎曰、久須尼自利（此新羅語也、未詳）。於是河邊臣遂引兵退、急營於野。於是士卒盡相欺蔑、莫有遵承。鬪將自就營中、悉生虜河邊臣瓊缶等及其隨婦。于時父子夫婦、不能相恤。鬪將問河邊臣曰、汝命與婦、孰與尤愛。答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何不過命也。遂許爲妾。鬪將遂於露地、姧其婦女。婦女後還。河邊臣欲就談之。婦人甚以慚恨、而不隨曰、昔君輕賣妾身。今何面目以相遇。遂不肯言。是婦人者、坂本臣女、曰甘美媛。同時所虜調吉士伊企儺、爲人勇烈、終不降服。新羅鬪將拔刀欲斬、逼而脫褌、追令以尻臀向日本、大號叫（叫咷也）曰、日本將、齧我臗脽。卽號叫曰、新羅王、啗我臗脽。雖被苦逼、尙如前叫。由是見殺。其子舅子亦抱其父而死。伊企儺辭旨難奪皆如此。由此特爲諸將帥所痛惜。其妻大葉子亦並見禽。愴然而歌曰、柯羅倶爾能、基能陪爾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例甫囉須母、耶魔等陛武岐底。或有和曰、柯羅倶爾能、基能陪爾陀々志、於譜磨故幡、比禮甫羅須彌喩、那爾婆陛武岐底。八月、天皇遣大將軍大伴連狹手彥、領兵數萬、伐于高麗。狹手彥乃用百濟計、打破高麗。其王踰墻而逃。狹手彥遂乘勝以入宮、盡得珍寶貨賂・七織帳・鐵屋還來。（舊本云、鐵屋在高麗西高樓上、織帳張於高麗王內寢。）以七織帳、奉獻於天皇。以甲二領・金飾刀二口・銅鏤鍾三口・五色幡二竿・美女媛（媛名也）并其從女吾田子、送於蘇我稻目宿禰大臣。於是大臣遂納二女、以爲妻、居輕曲殿。（鐵屋在長安寺。是寺不知在何國。一本云、十一年、大伴狹手彥連、共百濟國、驅却高麗王陽香於比津留都。）冬十一月、新羅遣使獻、并貢調賦。使人悉知國家憤新羅滅任那、不敢請罷。恐致刑戮、不歸本土。例同百姓。今攝津國三嶋郡埴廬新羅人之先祖也。

二十六年夏五月、高麗人頭霧唎耶陛等、投化於筑紫、置山背國。今畝原・奈羅・山村高麗人之先祖也。

二十八年、郡國大水飢。或人相食。轉傍郡穀以相救。

三十年春正月辛卯朔、詔曰、量置田部、其來尙矣。年甫十餘、脫籍

免課者衆。宜遣膽津（膽津者王辰爾之甥也）、檢定白猪田部丁籍。夏四月、膽津檢閱白猪田部丁者、依詔定籍、果成田戶。天皇嘉膽津定籍之功、賜姓爲白猪史。尋拜田令、爲瑞子之副。（瑞子見上。）

三十一年春三月甲申朔、蘇我大臣稻目宿禰薨。夏四月甲申朔乙酉、幸泊瀨柴籬宮。越人江渟臣裙代詣京奏曰、高麗使人、辛苦風浪、迷失浦津、任水漂流、忽到着岸。郡司隱匿、故臣顯奏。詔曰、朕承帝業、若干年。高麗迷路、始到越岸。雖苦漂溺、尙全性命。豈非徽猷廣被、至德巍巍、仁化傍通、洪恩蕩蕩者哉。有司宜於山城國相樂郡、起館淨治、厚相資養。是月、乘輿至自泊瀨柴籬宮。遣東漢氏直糠兒・葛城直難波、迎召高麗使人。五月、遣膳臣傾子於越、饗高麗使。（傾子、此云舸陀部古。）大使審知膳臣是皇華使、乃謂道君曰、汝非天皇、果如我疑。汝既伏拜膳臣、倍復足知百姓。而前詐余、取調入己。宜速還之。莫煩飾語。膳臣聞之、使人探索其調、具爲與之、還京復命。秋七月壬子朔、高麗使到于近江。是月、遣許勢臣猿與吉士赤鳩、發自難波津、控引船於狹狹波山、而裝飾船、乃往迎於近江北山。遂引入山背高械館、則遣東漢坂上直子麻呂・錦部首大石、以爲守護。更饗高麗使者於相樂館。

三十二年春三月戊申朔壬子、遣坂田耳子郎君、使於新羅、問任那滅由。是月、高麗獻物并表、未得呈奏。經歷數旬、占待良日。夏四月戊寅朔壬辰、天皇寢疾不豫。皇太子向外不在。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詔曰、朕疾甚。以後事屬汝。汝須打新羅、封建任那。更造夫婦、惟如舊日、死無恨之。是月、天皇遂崩于內寢。時年若干。五月、殯于河內古市。秋八月丙子朔、新羅遣弔使未叱子失消等、奉哀於殯。是月、未叱子失消等罷。九月、葬于檜隈坂合陵。

日本書紀卷第十九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

渟中倉太珠敷天皇　敏達天皇

渟中倉太珠敷天皇、天國排開廣庭天皇第二子也。母曰石姫皇后。石姫皇后、武小廣國押盾天皇女也。天皇不信佛法、而愛文史。二十九年立爲皇太子。三十二年四月、天國排開廣庭天皇崩。

元年夏四月壬申朔甲戌、皇太子卽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是月、宮于百濟大井。以物部弓削守屋大連爲大連如故。以蘇我馬子宿禰爲大臣。五月壬寅朔、天皇問皇子與大臣曰、高麗使人、今何在。大臣奉對曰、在於相樂館。天皇聞之、傷惻極甚、愀然而歎曰、悲哉、此使人等、名既奏聞於先考天皇矣。乃遣群臣於相樂館、檢錄所獻調物、令送京師。丙辰、天皇執高麗表疏、授於大臣。召聚諸史、令讀解之。是時、諸史於三日内、皆不能讀。爰有船史祖王辰爾、能奉讀釋。由是、天皇與大臣俱爲讚美曰、勤乎辰爾。懿哉辰爾。汝若不愛於學、誰能讀解。宜從今始、近侍殿中。既而詔東西諸史曰、汝等所習之業、何故不就。汝等雖衆、不及辰爾。又高麗上表疏、書于烏羽。字隨羽黑、既無識者。辰爾乃蒸羽於飯氣、以帛印羽、悉寫其字。朝庭悉異之。六月、高麗大使謂副使等曰、磯城嶋天皇時、汝等違吾所議、被欺於他、妄分國調、輙與微者。豈非汝等過歟。其若我國王聞、必誅汝等。副使等自相謂之曰、若吾等至國時、大使顯噵吾過、是不祥事也。思欲偸殺而斷其口。是夕、謀泄。大使知之、裝束衣帶、獨自潛行、立館中庭、不知所計。時有賊一人、以杖出來、打大使頭而退。次有賊一人、直向大使、打頭與手而退。大使尚嘿然立地、而拭面血。更有賊一人、執刀急來、刺大使腹而退。是時、大使恐伏地拜。後有賊一人、既殺而去。明旦、領客東漢坂上直子麻呂等、推問其由。副使等乃作矯詐曰、天皇賜妻於大使。大使違勅不受。無禮茲甚。是以、臣等爲天皇殺焉。有司以禮收葬。秋七月、高麗使人罷歸。是年也、太歲壬辰。

二年夏五月丙寅朔戊辰、高麗使人泊于越海之岸。破船溺死者衆。朝庭猜頻迷路、不饗放還。仍勅吉備海部直難波、送高麗使。秋七月乙丑朔、於越海岸、難波與高麗使等相議、以送使難波船人大嶋首磐日・狹丘首間狹、令乘高麗使船。以高麗二人、令乘送使船。如此互乘、以備姧志。俱時發船至數里許。送使難波乃恐畏波浪、執高麗二人、擲入於海。八月甲午朔丁未、送使難波還來復命曰、海裏鯨魚大有、遮囓船與檝櫂。難波等恐魚呑船、不得入海。天皇聞之、識其謾語、駈使於官、不放還國。

三年夏五月庚申朔甲子、高麗使人泊于越海之岸。秋七月己未朔戊寅、高麗使人入京奏曰、臣等去年相逐送使、罷歸於國。臣等先至臣蕃。臣蕃即准使人之禮、禮饗大嶋首磐日等。高麗國王別以厚禮禮之。既而送使之船、至今未到。故更謹遣使人并磐日等、請問臣使不來之意。天皇聞、即數難波罪曰、欺誑朝庭、一也。溺殺隣使、二也。以茲大罪、不合放還。以斷其罪。冬十月戊子朔丙申、遣蘇我馬子大臣於吉備國、增益白猪屯倉與田部。即以田部名籍、授于白猪史膽津。戊戌、詔船史王辰爾弟牛、賜姓爲津史。十一月、新羅遣使進調。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甲子、立息長眞手王女廣姫、爲皇后。是生一男二女。其一曰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更名、麻呂古皇子。其二曰逆登皇女。其三曰菟道磯津貝皇女。是月、立一夫人。春日臣仲君女曰老女子夫人。更名、薬君娘也。生三男一女。其一曰難波皇子。其二曰春日皇子。其三曰桑田皇女。其四曰大派皇子。次采女伊勢大鹿首小熊女曰菟名子夫人。生太姫皇女。更名、桜井皇女。與糠手姫皇女。更名、田村皇女。二月壬辰朔、馬子宿禰大臣還于京師。復命屯倉之事。乙丑、百濟遣使進調。多益恒歲。天皇以新羅未建任那、詔皇子與大臣曰、莫懶懈於任那之事。夏四月乙酉朔庚寅、遣吉士金子、使於新羅。吉士木蓮子、使於任那。吉士譯語彦、使於百濟。六月、新羅遣使進調。多益常例。并進多多羅・須奈羅・和陀・發鬼、四邑之調。是歲、命卜者、占海部王家地與絲井王家地。卜便襲吉。遂營宮於譯語田。是謂幸玉宮。冬十一月、皇后廣姫薨。

五年春三月己卯朔戊子、有司請立皇后。詔立豐御食炊屋姫尊爲皇后。是生二男五女。其一曰菟道貝鮹皇女。更名、菟道磯津貝皇女也。是嫁於東宮聖德。其二曰竹田皇子。其三曰小墾田皇女。是嫁於彦人大兄皇子。其四曰鸕鷀守皇女。更名、輕守皇女。其五曰尾張皇子。其六曰田眼皇女。是嫁於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其七曰櫻井弓張皇女。

六年春二月甲辰朔、詔置日祀部・私部。夏五月癸酉朔丁丑、遣大別王與小黑吉士、宰於百濟國。王人奉命、爲使三韓、自稱爲宰。言宰於韓、蓋古之典乎。如今言使也。餘皆傚此。大別王未詳所出也。冬十一月庚午朔、百濟國王付還使大別王等、獻經論若干卷、并律師・禪師・比丘尼・呪禁師・造佛工・造寺工、六人。遂安置難波大別王寺。

七年春三月戊辰朔壬申、以菟道皇女、侍伊勢祠。即姧池邊皇子。事顯而解。

八年冬十月、新羅遣枳叱政奈末、進調。并送佛像。

九年夏六月、新羅遣安刀奈末・失消奈末、進調。不納以還之。

十年春閏二月、蝦夷數千、寇於邊境。由是、召其魁帥綾糟等。魁帥者、大毛人也。詔曰、惟、儞蝦夷者、大足彦天皇之世、合殺者斬、應原者赦。今朕遵彼前例、欲誅元惡。於是、綾糟等懼然恐懼、乃下泊瀨中流、面三諸岳、歃水而盟曰、臣等蝦夷、自今以後、子子孫孫、古語云、生兒八十綿連。用清明心、事奉天闕。臣等若違盟者、天地諸神及天皇靈、絶滅臣種矣。

十一年冬十月、新羅遣安刀奈末・失消奈末、進調。不納以還之。

十二年秋七月丁酉朔、詔曰、屬我先考天皇之世、新羅滅内官家之國。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二十三年、任那爲新羅所滅。故云新羅滅我内官家也。先考天皇、謀復任那、不果而崩、不成其志。是以、朕當奉助神謀、復興任那。今在百濟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子達率日羅、賢而有勇。故朕欲與其人相計。乃遣紀國造押勝與吉備海部直羽嶋、喚於百濟。冬十月、紀國造押勝等、還自百濟、復命於朝曰、百濟國主、奉惜日羅、不肯聽上。是歲、復遣吉備海部羽嶋、召日羅於百濟。羽嶋既之百濟、欲先私見日羅、獨自向家門底。俄而有家裏來韓婦、用韓語言、以汝之根、入我根内、即入家去。羽嶋便覺其意、隨後而入。於是、日羅迎來、把手使坐於座。密告之曰、僕竊聞之、百濟國主、奉疑天朝、奉遣臣後、留

而弗還。所以奉惜不肯奉進。宣勅時、現嚴猛色、催急召焉。羽嶋乃依其計而召日羅。於是百濟國主、怖畏天朝、不敢違勅。奉進以日羅・恩率・德尒・余怒・奇奴知・參官・柁師德率次干德・水手等若干人。日羅等行到吉備兒嶋屯倉。朝庭遣大伴糠手子連而慰勞焉。復遣大夫等於難波館、使訪日羅。是時日羅被甲乘馬、到門底下。乃進廳前。進退跪拜、歎恨而曰、於檜隈宮御寓天皇之世、我君大伴金村大連、奉爲國家、使於海表火葦北國造刑部靫部阿利斯登之子、臣達率日羅、聞天皇召、恐畏來朝。乃解其甲、奉於天皇。乃營館於阿斗桑市、使住日羅。供給隨欲。復遣阿倍目臣・物部贄子連・大伴糠手子連、而問國政於日羅。日羅對言、天皇所以治天下政、要須護養黎民。何遽興兵、翻將失滅。故今令議者仕奉朝列臣連二造、二造者國造伴造也。下及百姓、悉皆饒富、令無所乏。如此三年、足食足兵、以悦使民。不憚水火、同恤國難。然後多造船舶、毎津列置、使觀客人、令生恐懼。爾乃以能使使於百濟、召其國王。若不來者、召其太佐平・王子等來。即自然心生欽伏。後應問罪。又奏言、百濟人謀言、有船三百、欲請筑紫。若其實請、宜陽賜予。然則百濟欲新造國、必先以女人小子載船而至。國家望於此時、壹岐・對馬、多置伏兵、候至而殺。莫翻被詐。毎於要害之所、堅築壘塞矣。於是恩率・參官、臨罷國時、竊語德尒等言、計吾過筑紫許、汝等偸殺日羅者、吾具白王、當賜高爵、身及妻子、垂榮於後。德尒・余奴、皆聽許焉。參官等遂發途於血鹿。於是日羅自桑市村、遷難波館。德尒等晝夜相計、將欲殺。時日羅身光有如火焰。由是德尒等恐而不殺。遂於十二月晦、候失光殺。日羅更蘇生曰、此是我駈使奴等所爲、非新羅也。言畢而死。屬是時有新羅使。故云爾也。天皇詔贄子大連・糠手子連、令收葬於小郡西畔丘前。以其妻子・水手等、居于石川。於是大伴糠手子連議曰、聚居一處、恐生其變。乃以妻子居于石川百濟村。水手等居于石川大伴村。收縛德尒等、置於下百濟阿田村。遣數大夫、推問其事。德尒等伏罪言、信是恩率・參官教使爲也。僕等爲人之下、不敢違矣。由是下獄、復命於朝庭。乃遣使於葦北、悉召日羅眷屬、賜德尒等、任情決罪。是時葦北君等、受而皆殺、投弥賣嶋。弥賣嶋、蓋比賣嶋也。以日羅移葬於葦北。於後海畔者言、恩率之船、被風沒海。參官之船、漂泊津嶋、乃始得歸。

十三年春二月癸巳朔庚子、遣難波吉士木蓮子、使於新羅。遂之任那。秋九月、從百濟來鹿深臣、闕名字。有弥勒石像一軀。佐伯連、闕名字。有佛像一軀。是歲、蘇我馬子宿祢、請其佛像二軀、乃遣鞍部村主司馬達等・池邊直氷田、使於四方、訪覓修行者。於是唯於播磨國、得僧還俗者。名高麗惠便。大臣乃以爲師。令度司馬達等女嶋。曰善信尼。年十一歲。又度善信尼弟子二人。其一、漢人夜菩之女豊女、名曰禪藏尼。其二、錦織壺之女石女、名曰惠善尼。壺、此云都符。馬子獨依佛法、崇敬三尼。乃以三尼、付氷田直與達等、令供衣食。經營佛殿於宅東方、安置弥勒石像。屈請三尼、大會設齋。此時達等得佛舍利於齋食上。即以舍利、獻於馬子宿祢。馬子宿祢試以舍利、置鐵質中、振鐵鎚打。其質與鎚、悉被摧壞。而舍利不可摧毀。又投舍利於水。舍利隨心所願、浮沈於水。由是馬子宿祢・池邊氷田・司馬達等、深信佛法、修行不懈。馬子宿祢、亦於石川宅、修治佛殿。佛法之初、自茲而作。

十四年春二月戊子朔壬寅、蘇我大臣馬子宿祢、起塔於大野丘北、大會設齋。即以達等前所獲舍利、藏塔柱頭。辛亥、蘇我大臣患疾。問於卜者。卜者對言、祟於父時所祭佛神之心也。大臣即遣子弟、奏其占狀。詔曰、宜依卜者之言、祭祠父神。大臣奉詔、禮拜石像、乞延壽命。是時國行疫疾、民死者衆。三月丁巳朔、物部弓削守屋大連與中臣勝海大夫、奏曰、何故不肯用臣言。自考天皇、及於陛下、疫疾流行、國民可絶。豈非專由蘇我臣之興行佛法歟。詔曰、灼然。宜斷佛法。丙戌、物部弓削守屋大連、自詣於寺、踞坐胡床。斫倒其塔、縱火燔之。幷燒佛像與佛殿。既而取所燒餘佛像、令棄難波堀江。是日、無雲風雨。大連被雨衣。訶責馬子宿祢與從行法侶、令生毀辱之心。乃遣佐伯造御室、喚馬子宿祢所供善信等尼。由是馬子宿祢、不敢違命、惻愴啼泣、喚出尼等、付於御室。有司便奪尼等三衣、禁錮、楚撻海石榴市亭。天皇思建任那、差坂田耳子王、爲使。屬此之時、天皇與大連、卒患於瘡。故不果遣。詔橘豊日皇子曰、不可違背考天皇勅。可勤修乎任那之政也。又發瘡死者、充盈於國。其患瘡者言、身如被燒被打被摧、啼泣而死。老少竊相謂曰、是燒佛像之罪矣。夏六月、馬子宿祢奏曰、臣之疾病、至今未愈。不蒙三寶之力、難可救治。於是詔馬子宿祢曰、汝可獨行佛法。宜斷餘人。乃以三尼、還付馬子宿祢。馬子宿祢、受而歡悦。嘆未曾有、頂禮三尼。新營精舍、迎入供養。舊本云、物部弓削守屋大連・大三輪逆君・中臣磐余連、俱謀滅佛法、欲燒寺塔、幷棄佛像。馬子宿祢、諍而不從。

秋八月乙酉朔己亥、天皇病弥留、崩于大殿。是時起殯宮於廣瀬。馬子宿祢大臣、佩刀而誄。物部弓削守屋大連、听然而咲曰、如中獵箭之雀鳥焉。次弓削守屋大連、手脚搖震而誄。搖震、戰慄也。馬子宿祢大臣咲曰、可懸鈴矣。由是二臣微生怨恨。三輪君逆、使隼人相距於殯庭。穴穗部皇子、欲取天下。發憤稱曰、何故事死王之庭、弗事生王之所也。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 終

泊瀬部天皇

用明天皇

推古天皇

橋豐日天皇

泊瀬部天皇

用明天皇

推古天皇

橋豐日天皇

日本書紀卷二十一

泊瀬部天皇

用明天皇

推古天皇

橋豐日天皇

泊瀬部天皇

用明天皇

推古天皇

橋豐日天皇

大連滅、騎馬夜逃、向茅渟縣有真香邑、仍過婦宅而遂匿山。朝廷議曰、万懷逆心。故隱此山中。早須滅族。可不怠歟。万衣裳弊垢、形色憔悴。持弓帶劍、獨自出來。有司遣數百衛士圍万。々即驚匿藂、以繩繋竹、引動令他惑己所入。衛士等被詐、指搖竹馳言、万在此。万即發箭、一無不中。衛士等恐不敢近。万便弛弓挾腋、向山走去。衛士等即夾河追射。皆不能中。於是、有一衛士、疾馳先万而伏河側、擬射中膝。万即拔箭、張弓發箭、伏地而號曰、萬為天皇楯、將効其勇、而不推問、翻致逼迫於此窮矣。可共語者來。願聞殺虜之際。衛士等競馳射万。万便拂捍飛矢、殺三十餘人。仍以持劍、三截其弓。還屈其劍、投河水裏。別以刀子刺頸死焉。河內國司、以萬死狀、牒上朝廷。朝廷下符偁、斬之八段、散梟八國。河內國司、即依符旨、臨斬梟時、雷鳴大雨。爰有万養白犬。俯仰廻吠於其屍側。遂嚙擧頭、收置古冢。横臥枕側、飢死於前。河內國司、尤異其犬、牒上朝庭。朝庭哀不忍聽。下符稱曰、此犬世所希聞。可觀於後。須使万族作墓而葬。由是、万族雙起墓於有真香邑、葬万與犬焉。河內國言、於餌香川原有被斬人。計將數百。頭身既爛、姓字難知。但以衣色、收取其身者。爰有櫻井田部連膽渟所養之犬。嚙續身頭、伏側固守。使收己屍。乃起行之。八月癸卯朔甲辰、炊屋姫尊與群臣、勸進天皇、即天皇之位。以蘇我馬子宿祢、為大臣如故。卿大夫之位亦如故。是月、宮於倉梯。

元年春三月、立大伴糠手連女小手子、為妃。是生蜂子皇子與錦代皇女。是歲、百濟國遣使并僧惠總・令斤・惠寔等、獻佛舍利。百濟國遣恩率首信・德率蓋文・那率福富味身等、進調、并獻佛舍利、僧聆照律師・令威・惠衆・惠宿・道嚴・令開等、寺工太良未太・文賈古子、鑪盤博士將德白昧淳、瓦博士麻奈文奴・陽貴文・㥄貴文・昔麻帝弥、畫工白加。蘇我馬子宿祢、請百濟僧等、問受戒之法。以善信尼等、付百濟國使恩率首信等、發遣學問。壞飛鳥衣縫造祖樹葉之家、始作法興寺。此地名飛鳥真神原。亦名飛鳥苫田。是年、太歲戊申。

二年秋七月壬辰朔、遣近江臣滿於東山道使、觀蝦夷國境。遣宍人臣鴈於東海道使、觀東方濱海諸國境。遣阿倍臣於北陸道使、觀越等諸國境。

三年春三月、學問尼善信等、自百濟還、住櫻井寺。冬十月、入山取寺材。是歲、度尼、大伴狹手彥連女善德、大伴狛夫人・新羅媛善妙・百濟媛妙光、又漢人善聰・善通・妙德・法定照・善智聰・善智惠・善光等。鞍部司馬達等子多須奈、同時出家。名曰德齊法師。

四年夏四月壬子朔甲子、葬譯語田天皇於磯長陵。是其妣皇后所葬之陵也。秋八月庚戌朔、天皇詔群臣曰、朕思欲建任那。卿等何如。群臣奏言、可建任那官家、皆同陛下所詔。冬十一月己卯朔壬午、差紀男麻呂宿祢・巨勢臣比良夫・狹臣・大伴嚙連・葛城烏奈良臣、為大將軍、率氏氏臣連、為裨將部隊、領二萬餘軍、出居筑紫。遣吉士金於新羅、遣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問任那事。

五年冬十月癸酉朔丙子、有獻山猪。天皇指猪詔曰、何時如斷此猪之頸、斷朕所嫌之人。多設兵仗、有異於常。壬午、蘇我馬子宿祢

聞天皇所詔、恐嫌於己。招聚儻者、謀弑天皇。是月、起大法興寺佛堂與步廊。十一月癸卯朔乙巳、馬子宿祢詐於群臣曰、今日進東國之調。乃使東漢直駒、弑于天皇。(或本云、東漢直駒、東漢直磐井子也。) 是日、葬天皇于倉梯岡陵。(或本云、大伴嬪小手子、恨寵之衰、使人於蘇我馬子宿祢曰、頃者有獻山猪。天皇指猪而詔曰、如斷猪頸、何時斷朕思人。且於內裏、大作兵仗。於是、馬子宿祢聽而驚之。) 丁未、遣驛使於筑紫將軍所曰、依於內亂、莫怠外事。是月、東漢直駒、偷隱蘇我嬪河上娘、為妻。(河上娘、蘇我馬子宿祢女也。) 馬子宿祢、忽不知河上娘為駒所偷、而謂死去。駒奸嬪事顯、為大臣所殺。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一 終

豐御食炊屋姬天皇　推古天皇

豐御食炊屋姬天皇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中女也橘豐日天皇同母妹也幼曰額田部皇女容色端麗進止軌制年十八歲立爲渟中倉太玉敷天皇之皇后三十四歲渟中倉太珠敷天皇崩三十九歲當于泊瀨部天皇五年十一月天皇爲大臣馬子宿禰所弑嗣位既空群臣請渟中倉太珠敷天皇之皇后額田部皇女以將令踐祚皇后辭讓之百寮上表勸進至于三乃從之因以奉天皇璽即冬十二月壬申朔己卯皇后即天皇位於豐浦宮

元年春正月壬寅朔丙辰以佛舍利置于法興寺利柱礎中丁巳建刹柱夏四月庚午朔己卯立廐戶豐聰耳皇子爲皇太子仍錄攝政以万機悉委焉橘豐日天皇第二子也母皇后曰穴穗部閒人皇女皇后懷姙開胎之日巡行禁中監察諸司至于馬宮乃當廐戶而不驚忽產之生而能言有聖智及壯一聞十人訴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且習內教於高麗僧惠慈External學於博士覺哿兼悉達外典於是聰耳太子秋九月改葬橘豐日天皇於河內磯長陵是歲始造四天王寺於難波荒陵是年也太嵗癸丑

二年春二月丙寅朔詔皇太子及大臣令興隆三寶是時諸臣連等各爲君親之恩競造佛舍卽是謂寺焉

三年夏四月沈水漂着於淡路嶋其大一圍嶋人不知沈水以交薪燒於竈其烟氣遠薰則異以獻之五月戊午朔丁卯高麗僧惠慧歸化則皇太子師之是歲百濟慈聰律師之此兩僧弘演佛教並爲三寶之棟梁秋七月將軍等至自筑紫

四年冬十一月法興寺造竟則以大臣男善德臣拜寺司是日惠慧惠聰二僧始住於法興寺

五年夏四月丁丑朔百濟王遣王子阿佐朝貢冬十一月癸酉朔甲子遣吉士磐金於新羅

六年夏四月難波吉士磐金至自新羅而獻鵲二侯乃俾養於難波杜固以菓枝而產之秋八月己亥朔新羅貢孔雀一侯冬十月戊戌朔丁未越國獻白鹿一頭

七年夏四月乙未朔辛酉地動舍屋悉破則令四方俾祭地震神秋九月癸亥朔百濟貢駱駝一足驢一足羊二頭白雉一侯

八年春二月新羅與任那相攻天皇欲救任那是歲命境部臣爲大將軍以穗積臣爲副將軍則將萬餘衆爲任那擊新羅於是直指新羅以泛海往之乃到于新羅攻五城而拔於是新羅王恠之擧白旗到于將軍之麾下而立降多多羅素奈羅弗知虛委陀南迦羅阿羅々六城以請服時將軍共議曰新羅知誰服之強擊不可則奏上爰天皇更遣難波吉師神於新羅復遣難波吉士木蓮子於任那並檢校事狀矣新羅任那王二國遣使貢調仍奏表之曰天上有神地有天皇除是二神何亦有畏乎自今以後不有相攻且不乾船抱薪救火必朝則遣使以召還將軍將軍等至自新羅卽新羅亦慢任那

九年春二月皇太子初興宮室于斑鳩三月甲申朔戊子遣大伴

連囓于高麗遣坂本臣糠手于百濟以詔之曰遣救任那夏五月天皇居于耳梨行宮是時火南河氷漂湯滿于宮庭秋九月辛巳朔戊子新羅之間諜者迦摩多到對馬則捕以貢之流于上野冬十一月庚辰朔甲申詔諸臣曰新羅

十年春二月己酉朔來目皇子爲撃新羅將軍授諸神部及國造伴造等并軍衆二万五千人夏四月戊申朔將軍來目皇子到于筑紫乃進屯嶋郡而聚船舶運軍粮六月丁未朔己酉大伴連囓坂本臣糠手共至自百濟時來目皇子卧病以不果征討冬十月百濟僧勒來之仍貢曆本及天文地理書并遁甲方術之書也是時選書生三四人以俾學習於觀勒矣陽胡史祖玉陳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並立學方術皆學以成業閏十月乙亥朔己丑高麗僧々隆雲聰共來輔

十一年春二月癸酉朔丙子來目皇子薨於筑紫仍驛使以奏上炎天皇聞之大驚則召皇太子蘇我大臣謂之曰征新羅大將軍來目皇子薨之其臨大事而不遂矣甚悲乎仍賦汗周芬婆婆乃遣土師連猪手令掌殯事故猪手迹之孫曰婆婆連其是之緣也後葬於河內埴生山岡上夏四月壬申朔庚人來目皇子之兄當麻皇子爲征新羅將軍秋七月辛丑朔癸卯當麻皇子自難波發船丙午當麻皇子到播磨時從妻舍人姬王薨於赤石仍葬于赤石檜笠岡上乃當麻皇子返之遂不征討冬十月己巳朔壬申遷于小墾田宮十一月己亥朔皇太子謂諸大夫曰我有尊佛像誰得是像以恭拜時秦造河勝進曰臣拜之便受佛像因以造蜂丘寺是月皇太子請于天皇以作大橋及葛城臣又繪于旗幟十二月戊辰朔壬申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并十二階並以當色絁縫之頂撮如嚢而著縁焉唯元日著髻華云云

十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始賜冠位於諸臣各有差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親肇作憲法十七條一曰以和爲貴無忤爲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鄰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三曰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万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壞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詔必愼不謹自敗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爲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五曰絶餮棄欲明辨訴訟其百姓之訟一日千事一日尚爾況乎累歲須治訟者得利爲常見賄聽讞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訴如水投石是以貧民則不知所由臣道亦於焉闕六曰懲惡勸善古之良典是以無匿人善見惡必匡其諂詐者則爲國家之利器爲絶人民之鋒劒亦佞媚者對上則好說下過違下則誹謗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於君無仁於民是大亂之本也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職哲任官頃音則起遲者有官禍亂則繁世少生知剋念作聖事無大小得人必治時無急緩遇賢自寬因此國家永久社稷勿殆故古聖

王爲官。以求人。不求官。八曰。羣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盬。終日難盡。是以遲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盡。九曰。信是義本。毎事有信。其善惡成敗要在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無信萬事悉敗。十曰。絶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詎能可定。相共賢愚如鐶无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衆同擧。十一曰。明察功過。賞罰必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在罪。執事群卿宜明賞罰。十二曰。國司國造勿斂百姓。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爲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與公賦斂百姓。十三曰。諸任官者同知職掌。或病或使有闕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識。其以非與聞勿防公務。十四曰。群臣百寮無有嫉妬。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妬之患不知其極。所以智勝於己則不悦。才優於己則嫉妬。是以五百之乃今遇賢。千載以難待一聖。其不得賢聖何以治國。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則以私妨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亦是情歟。十六曰。使民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閒以可使民。從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十七曰。夫事不可獨斷。必與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逮論大事若疑有失。故與衆相辨辭則得理。秋九月。改朝禮。因以詔之曰。凡出入宮門。以兩手押地。兩脚跪之。越梱則立行。是月。始定黄書畫師・山背畫師。

十三年夏四月辛酉朔。天皇詔皇太子・大臣及諸王・諸臣共同發誓願。以始造銅繡丈六佛像各一軀。乃命鞍作鳥爲造佛之工。是時高麗國大興王聞日本國天皇造佛像。貢上黄金三百兩。閏七月己未朔。皇太子命諸王・諸臣俾著褶。冬十月。皇太子居斑鳩宮。

十四年夏四月乙酉朔壬辰。銅繡丈六佛像並造竟。是日也。丈六銅像坐於元興寺金堂。時佛像高於金堂戸以不得納堂。於是諸工人等議曰。破堂戸而納之。然鞍作鳥之秀工。不壞戸得入堂。即日設齋。於是會集人衆不可勝數。自是年初毎寺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設齋。五月甲寅朔戊午。勅鞍作鳥曰。朕欲興隆内典。方將建佛刹。肇求舎利。時汝祖父司馬達等便獻舎利。又於國無僧尼。於是汝父多須那爲橘豐日天皇出家。恭敬佛法。又汝姨嶋女初出家爲諸尼導者。以修行釋教。今朕爲造丈六佛以求好佛像。汝之所獻佛本則合朕心。又造佛像既訖。不得入堂。諸工人不能計。以將破堂戸。然汝不破戸而得入。此皆汝之功也。即賜大仁位。因以給近江國坂田郡水田二十町焉。鳥以此田爲天皇作金剛寺。是今謂南淵坂田尼寺。秋七月。天皇請皇太子令講勝鬘經。三日説竟之。是歳。皇太子亦講法華經於岡本宮。天皇大喜之。播磨國水田百町施于皇太子。因以納于斑鳩寺。

十五年春二月庚辰朔。定壬生部。戊子。詔曰。朕聞之。曩者我皇祖天皇等宰世也。跼天蹐地。敦禮神祇。周祠山川。幽通乾坤。是以陰陽開和。造化共調。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有怠乎。故群臣爲竭心宜拜神祇。甲午。皇太子及大臣率百寮以祭拜神祇。秋七月戊申

朔庚戌。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爲通事。是歳。冬於倭國作高市池・藤原池・肩岡池・菅原池。山背國掘大溝於栗隈。且河内國作戸苅池・依網池。亦毎國置屯倉。

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國号妹子臣曰蘇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難波吉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爲唐客更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飾船三十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以中臣宮地連烏摩呂・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爲掌客。爰妹子臣奏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羣臣議之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輙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亦不良。乃赦之不坐也。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餝騎七十五疋而迎唐客於海石榴市衢。額田部連比羅夫以告禮辭焉。壬子。召唐客於朝庭令奏使旨。時阿倍鳥臣・物部依網連抱二人爲客之導者也。於是大唐之國信物置於庭中。時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仰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命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内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別。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囓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事畢而退焉。是時皇子・諸王・諸臣悉以金髻花著頭。亦衣服皆用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一云。服色皆用冠色。丙辰。饗唐客等於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饗客等於難波大郡。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爲大使。吉士雄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是時遣於唐國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慧隱・新漢人廣濟等并八人也。是歳。新羅人多化來。

十七年夏四月丁酉朔庚子。筑紫大宰奏上言。百濟僧道欣・惠彌爲首一十人。俗人七十五人。泊于肥後國葦北津。是時遣難波吉士德摩呂・船史龍以問之曰。何來也。對曰。百濟王命以遣於呉國。其國有亂不得入。更返於本鄉。忽逢暴風漂蕩海中。然有大幸而泊于聖帝之邊境。以歡喜。五月丁卯朔壬午。德摩呂等復奏之。則返德摩呂・龍二人。而副百濟人等送本國。至于對馬以道人等十一皆請之欲留。乃上表而留之。因令住元興寺。秋九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唯通事福利不來。

十八年春三月。高麗王貢上僧曇徴・法定。曇徴知五經。且能作彩色及紙墨。并造碾磑。蓋造碾磑始于是時歟。秋七月。新羅使人沙㖨部奈末竹世士與任那使人㖨部大舍首智買到于筑紫。九月。遣使召新羅・任那使人。冬十月己丑朔丙申。新羅・任那使人臻于

京是日命額田部連比羅夫爲迎新羅客莊馬之長以膳臣大伴爲迎任那客莊馬之長即安置阿斗河邊館丁酉客等拜朝庭於是命秦造河勝土部連菟爲新羅導者以間人連鹽蓋阿閉臣大籠爲任那導者共引以自南門入之立于庭中時大伴咋連蘇我豐浦蝦夷臣坂本糠手臣阿倍鳥子臣共自位起之進伏于庭於是兩國客等各再拜以奏使旨乃四大夫起進啓於大臣時大臣自位起立廳前而聽焉既而賜祿諸客各有差乙巳饗使人等於朝以河内漢直贄爲新羅共食者錦織首久僧爲任那共食者辛亥客禮畢以歸焉

十九年夏五月五日藥獵於菟田野取鷄鳴時集于藤原池上以會明乃往之粟田細目臣爲前部領額田部比羅夫連爲後部領是日諸臣服色皆隨冠色各着髻華則大德小德並用金大仁小仁用豹尾大禮以下用鳥尾秋八月新羅遣沙喙部奈末北叱智任那遣習部大舍親智周智共朝貢

二十年春正月辛巳朔丁亥置酒宴羣卿是日大臣上壽歌曰夜須旀志斯和餓於朋者旀能訶句理摩須阿摩能椰蘇訶礙異泥多多須旀蘇羅烏旀禮磨豫呂豆余珥訶勾志茂餓茂知余珥茂訶句志茂餓茂知余珥茂訶句志茂餓茂訶之胡旀弖菟伽陪摩都羅武烏呂餓旀弖菟伽陪摩都羅武宇多豆紀摩都流天皇和曰摩蘇餓豫蘇餓能古羅破宇摩奈羅磨譬武伽能古摩多智奈羅磨句禮能摩左比宇倍之訶茂蘇餓能古羅烏於朋枳旀能菟伽破須羅志枳二月辛亥朔庚午改葬皇太夫人堅鹽媛於檜隈大陵第一是日誄於輕街第一阿倍内臣鳥誄天皇之命則奠靈明器明衣之類万五千種也第二諸皇子等以次第各誄之第三中臣宮地連烏摩侶誄大臣之辭第四大臣引率八腹臣等便以境部臣摩理勢令誄氏姓之本矣時人云摩理勢烏摩侶二人能誄唯鳥臣不能誄也夏五月五日藥獵之集于羽田以相連參趣於朝其裝束如菟田之獵是歲自百濟國有化來者其面身皆斑白若有白癩者乎惡其異於人欲棄海中嶋然其人曰若惡臣之斑皮者白斑牛馬不可畜於國中亦臣有小才能構山岳之形其留臣而用則爲國有利何空之弃海嶋耶於是聽其辭以不弃仍令構須彌山形及吳橋於南庭時人号其人曰路子工亦名芝耆摩呂又百濟人味摩之歸化曰學于吳得伎樂儛則安置櫻井而集少年令習伎樂儛於是眞野首弟子新漢齊文二人習之傳其儛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作掖上池畝傍池和珥池又自難波至京置大道十二月庚午朔皇太子遊行於片岡時飢者臥道垂仍問姓名而不言皇太子視之與飮食即脱衣裳覆飢者而言安臥也則歌之曰斯那提流箇多烏箇夜摩爾伊比爾惠弖許夜勢屢諸能多比等阿波禮於夜那斯爾那禮奈理鶏迷夜佐須陀氣能枳彌波夜那祇伊比爾惠弖許夜勢留諸能多比等阿波禮辛未皇太子遣使令視飢者使者還來之曰飢者既死爰皇太子大悲之則因以葬埋於當處墓固封也數日之後皇太子召近習者謂之曰先日臥于道飢者其非凡人必眞人也遣使令視於是使者

還來之曰到於墓所而視之封埋勿動乃開以見屍骨既空唯衣服疊置棺上於是皇太子復返使者令取其衣如常且服矣時人大異之曰聖之知聖其實哉逾惶

二十二年夏五月五日藥獵也六月丁卯朔己卯遣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闕名於大唐秋八月大臣臥病爲大臣而男女并一千人出家

二十三年秋七月犬上君御田鍬矢田部造至自大唐百濟使則從犬上君而來朝十一月己丑朔庚寅饗百濟客癸卯高麗僧惠慈歸于國

二十四年春正月桃李實之三月掖玖人三口歸化夏五月夜句人七口來之秋七月亦掖玖人二十口來之先後并三十人皆安置於朴井未及還皆死焉秋七月新羅遣奈末竹世士貢佛像

二十五年夏六月出雲國言於神戸郡有瓜大如缶是歲五穀登之

二十六年秋八月癸酉朔高麗遣使貢方物因以言隋煬帝興三十萬衆攻我返之爲我所破故貢獻俘虜貞公普通二人及鼓吹弩抛石之類十物并土物駱駝一疋是年遣河邊臣闕名於安藝國令造舶至山覓舶材便得好材以名將伐時有人曰霹靂木也不可伐河邊臣曰其雖雷神豈逆皇命耶多祭幣帛遣人夫令伐則大雨雷電之爰河邊臣案劒曰雷神無犯人夫當傷我身而仰待之雖十餘霹靂不得犯河邊臣即化少魚以挾樹枝即取魚焚之遂修理其舶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朔壬寅近江國言於蒲生河有物其形如人秋七月攝津國有漁父沈罟於堀江有物入罟其形如兒非魚非人不知所名

二十八年秋八月掖玖人二口流來於伊豆嶋冬十月以砂礫葺檜隈陵上則域外積土成山仍毎氏科之建大柱於土山上時倭漢坂上直樹柱勝之太高故時人号之曰大柱直也十二月庚寅朔天有赤氣長一丈餘形似雉尾是歲皇太子嶋大臣共議之錄天皇記及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記

二十九年春二月己丑朔癸巳半夜厩戸豐聰耳皇子命薨于斑鳩宮是時諸王諸臣及天下百姓悉長老如失愛兒而鹽酢之味在口不嘗少幼如亡慈父母以哭泣之聲滿於行路乃耕夫止耜舂女不杵皆曰日月失輝天地既崩自今以後誰恃哉是月葬上宮太子於磯長陵當是時高麗僧慧慈聞上宮皇太子薨以大悲之爲皇太子請僧而設齋仍親説經之日誓願曰於日本國有聖人曰上宮豐聰耳皇子固天攸縱以玄聖之德生日本之國苞貫三統纂先聖之宏猷恭敬三寶救黎元之厄是實大聖也今太子既薨之我雖異國心在斷金其獨生之有何益矣我以來年二月五日必死因以遇上宮太子於淨土以共化衆生於是慧慈當于期日而死之是以時人之彼此共言其獨非上宮太子之聖慧慈亦聖也是歲新羅遣奈末伊彌買朝貢仍以表書奏使旨凡新羅上表蓋始起于此時歟

三十一年秋七月新羅遣大使奈末智洗爾任那遣達率奈末智

並來朝。仍貢佛像一具及金塔幷舍利。且大觀頂幡一具・小幡十二條。即佛像居於葛野秦寺。以餘舍利・金塔・觀頂幡等、皆納于四天王寺。是時、大唐學問者僧惠齊・惠光、及醫惠日・福因等、並從智洗爾等來之。於是、惠日等共奏聞曰、留于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應喚。且其大唐國者、法式備定之珍國也。常須達。是歲、新羅伐任那。任那附新羅。於是、天皇將討新羅。謀及大臣、詢于群卿。田中臣對曰、不可急討。先察狀、以知逆、後擊之不晩也。請試遣使、觀其消息。中臣連國曰、任那是元我內官家。今新羅人伐而有之。請戒戎旅、征伐新羅、以取任那、附百濟。寧非益有于新羅乎。田中臣曰、不然。百濟是多反覆之國。道路之間、尚詐之。凡彼所請、皆非之。故不可附百濟。則不果征焉。爰遣吉士磐金於新羅、遣吉士倉下於任那、令問任那之事。時新羅國主、遣八大夫、啓新羅國事於磐金。且啓任那國事於倉下。因約曰、任那小國、天皇附庸。何新羅輙有之。隨常定內官家、願無煩矣。則奈末智洗遲、副於吉士磐金。復以任那人達率奈末遲、副於吉士倉下。仍貢兩國之調。然磐金等未及于還、即年以大德境部臣雄摩侶・小德中臣連國爲大將軍。以小德河邊臣禰受・小德物部依網連乙等・小德波多臣廣庭・小德近江脚身臣飯蓋・小德平群臣宇志・小德大伴連（闕名）・小德大宅臣軍爲副將軍。率數萬衆、以征討新羅。時磐金等共會於津、將發船以候風波。於是、船師滿海多至。兩國使人望瞻之愕然、乃還留焉。更代堪遲大舍、爲任那調使而貢上。於是、磐金等相謂之曰、是軍起之、既違前期。是以、任那之事、今亦不成矣。則發船而渡之。唯將軍等、始到任那、而議之、欲襲新羅。於是、新羅國主、聞軍多至、而豫慴之、請服。時將軍等共議以上表之。天皇聽矣。冬十一月、磐金・倉下等至自新羅。時大臣問其狀。對曰、新羅奉命以驚懼之。則並差專使、因以貢兩國之調。然見船師至而朝貢使人更還耳。但調猶貢上。爰大臣曰、悔乎、早遣師矣。時人曰、是軍事者、境部臣・阿曇連、先多得新羅幣物之故、又勸大臣。是以、未待使旨而早征伐耳。初磐金等渡新羅之日、比及津、莊船一艘迎於海浦。磐金問之曰、是船者何國迎船。對曰、新羅船也。磐金亦曰、曷無任那之迎船。即時更爲任那加一船。其新羅以迎船二艘、始于是時歟。自春至秋、霖雨大水。五穀不登焉。

三十二年夏四月丙午朔戊申、有一僧、執斧毆祖父。時天皇聞之召大臣、詔之曰、夫出家者頓歸三寶、具懷戒法。何無懺忌、輙犯惡逆。今朕聞、有僧以毆祖父。故悉聚諸寺僧尼、以推問之。若事實者、重罪之。於是、集諸僧尼而推之。則惡逆僧及諸尼、並將罪。於是、百濟觀勒僧、表上以言、夫佛法自西國至于漢、經三百歲、乃傳之至於百濟國、而僅一百年矣。然我王聞日本天皇之賢哲、而貢上佛像及內典、未滿百歲。故當今時、以僧尼未習法律、輙犯惡逆。是以、諸僧尼惶懼、以不知所如。仰願其除惡逆者以外僧尼、悉赦而勿罪。是大功德也。天皇乃聽之。戊午、詔曰、夫道人尚犯法。何以誨俗人。故自今已後、任僧正・僧都、仍應檢校僧尼。壬戌、以觀勒僧爲僧正。以鞍部德積爲僧都。即日、以阿曇連（闕名）爲法頭。秋九月甲戌朔丙子、校寺及僧尼、具錄其寺所造之緣、亦僧尼入道之緣、及度之年

月日也。當是時、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幷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冬十月癸卯朔、大臣遣阿曇連（闕名）・阿倍臣摩侶二臣、令奏于天皇曰、葛城縣者元臣之本居也。故因其縣爲姓名。是以、冀之、常得其縣、以欲爲臣之封縣。於是、天皇詔曰、今朕則自蘇我出之。大臣亦爲朕舅也。故大臣之言、夜言矣夜不明、日言矣則日不晩、何辭不用。然今當朕之世、頓失是縣、後君曰、愚癡婦人臨天下、以頓亡其縣。豈獨朕不賢耶。大臣亦不忠。是後葉之惡名。則不聽。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申朔戊寅、高麗王貢僧惠灌。仍任僧正。

三十四年春正月、桃李華之。三月、寒以霜降。夏五月戊子朔丁未、大臣薨。仍葬于桃原墓。大臣則稻目宿禰之子也。性有武略、亦有辨才。以恭敬三寶。家於飛鳥河之傍。乃庭中開小池。仍興小嶋於池中。故時人曰嶋大臣。六月、雪也。是歲、自三月至七月、霖雨。天下大飢之。老者噉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又強盜竊盜、並大起之、不可止。

三十五年春二月、陸奧國有狢、化人以歌之。夏五月、有蠅聚集。其凝累十丈之浮虛、以越信濃坂。鳴音如雷。則東至上野國而自散。

三十六年春二月戊寅朔甲辰、天皇臥病。三月丁未朔戊申、日有蝕盡之。壬子、天皇病甚之不可諱。則召田村皇子、謂之曰、昇天位而經綸鴻基、馭萬機以亭育黎元、本非輙言。恒之所重。故汝愼以察之。不可輙言。即日、召山背大兄、敎之曰、汝肝稚之。若雖心望、而勿諠言。必待群言以宜從。癸丑、天皇崩之。（時年七十五）即殯於南庭。夏四月壬午朔辛卯、雹零。大如桃子。壬辰、雹零。大如李子。自春至夏旱之。秋九月己巳朔戊子、始起天皇喪禮。是時、群臣各誄於殯宮。先是、天皇遺詔於群臣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大飢。其爲朕興陵以勿厚葬。便宜葬于竹田皇子之陵。壬辰、葬竹田皇子之陵。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二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三

息長足日廣額天皇　舒明天皇

息長足日廣額天皇、渟中倉太珠敷天皇孫、彥人大兄皇子之子也。母曰糠手姫皇女。豐御食炊屋姫天皇二十九年、皇太子豐聰耳尊薨、而未立皇太子。以三十六年三月、天皇崩。九月、葬禮畢之、嗣位未定。當是時、蘇我蝦夷臣、爲大臣、獨欲定嗣位。顧畏群臣不從、則與阿倍麻呂臣議、而聚群臣、饗於大臣家。食訖將散、大臣令阿倍臣語群臣曰、今天皇既崩無嗣。若急不計、畏有亂乎。今以詎王爲嗣。天皇臥病之日、詔田村皇子曰、天下大任、本非輙言。爾田村皇子、愼以察之。不可緩。次詔山背大兄王曰、汝獨莫諠讙。必從群言、愼以勿違。則是天皇遺言焉。今誰爲天皇。時群臣嘿之無答。亦問之、非答。強且問之。於是、大伴鯨連進曰、既從天皇遺命耳。更不可待衆言。阿倍臣則問曰、何謂也。開其意。對曰、天皇曷思歟、詔田村皇子曰、天下大任也。不可緩。因此而言、皇位既定。誰人異言。時采女臣摩禮志・高向臣宇摩・中臣連彌氣・難波吉士身刺、四臣曰、隨大伴連言、更無異。許勢臣大麻呂・佐伯連東人・紀臣鹽手、三人進曰、山背大兄王、是宜爲天皇。唯蘇我倉麻呂臣更名雄當獨曰、臣也當時不得便言。更思之後啓。爰大臣知群臣不和、而不能成事、退之。先是、大臣獨問境部摩理勢臣曰、今天皇崩無嗣。誰爲天皇。對曰、擧山背大兄、爲天皇。是時、山背大兄、居於斑鳩宮、漏聆是議、卽遣三國王・櫻井臣和慈古、二人、密謂大臣曰、傳聞之、叔父以田村皇子欲爲天皇。我聞此言、立思矣居思矣、未得其理。願分明欲知叔父之意。於是、大臣得山背大兄之告、而不能獨對。則喚阿倍臣・中臣連・紀臣・河邊臣・高向臣・采女臣・大伴連・許勢臣等、仍曲擧山背大兄之語。既而便且謂大夫等曰、汝大夫等共詣於斑鳩宮、當啓山背大兄王曰、賤臣何之、獨輙定嗣位。唯擧天皇之遺詔、以告于群臣。群臣並言、如遺言、田村皇子自當嗣位。更誰異言。是群卿言也。特非臣心。但雖有臣私意、而惶之不得傳啓。乃面日親啓焉。爰群大夫等受大臣之言、共詣于斑鳩宮、使三國王・櫻井臣、以大臣之辭啓於山背大兄。時大兄王使傳問群大夫等曰、天皇遺詔奈之何。對曰、臣等不知其深。唯得大臣語狀、稱天皇臥病之日、詔田村皇子曰、非輕輙言來之國政。是以、爾田村皇子、愼以言之。不可緩。次詔大兄王曰、汝肝稚。而勿諠言。必宜從群言。是乃近侍諸女王及采女等悉知之。且大王所察。於是、大兄王且令問之曰、是遺詔也、專誰人聆焉。答曰、臣等不知其密。既而更亦令告群大夫等曰、愛之叔父勞思、非一介之使、遣重臣等而教覺。是大恩也。然今群卿所噵天皇遺命者、少少違我之所聆。吾聞天皇臥病、而馳上之侍于門下。時中臣連彌氣、自禁省出之曰、天皇命以喚之。則參進向于閤門。亦栗隈采女黑女、迎於庭中、引入大殿。於是、近習者栗下女王爲首、女孺鮪女等八人、幷數十人、侍於天皇之側。且田村皇子在焉。時天皇沈病、不能覩我。乃栗下女王奏曰、所喚山背大兄王參赴。卽天皇起臨之詔曰、朕以寡薄、久勞大業。今曆運將終。以病不可諱。故汝本爲朕之心腹。愛寵之情、不可爲比。其國家大基、是非朕世。自本務之。汝雖肝稚、愼以言。乃當時侍之近習者

悉知焉。故我蒙是大恩、而一則以懼、一則以悲。踊躍歡喜、不知所如。仍以爲、社稷宗廟重事也。我眇少以不賢、何敢當焉。當是時、思欲語叔父及群卿等。然未有可噵之時。於今非言耳。吾曾將訊叔父之病、向京而居豐浦寺。是日、天皇遣八口采女鮪女、詔之曰、汝叔父大臣、常爲汝愁言、百歲之後、嗣位非當汝乎。故愼以自愛矣。既分明有是事。何疑也。然我豈餮天下。唯顯聆事耳。則天神地祇共證之。是以、冀正欲知天皇之遺勅。亦大臣所遣群卿者、從來如嚴矛嚴矛、此云伊箇之倍虛取中事而奏請人等也。故能宜白叔父。既而泊瀨仲王、別喚中臣連・河邊臣、謂之曰、我等父子、並自蘇我出之、天下所知。是以、如高山恃之。願嗣位勿輙言。則令三國王・櫻井臣、副群卿而遣之曰、欲聞還言。時大臣遣紀臣・大伴連、謂三國王・櫻井臣曰、先日言訖。更無異矣。然臣敢之輕誰王也重誰王也。於是、數日之後、山背大兄、亦遣櫻井臣、告大臣曰、先日之事、陳聞耳。寧違叔父哉。是日、大臣病動、以不能面言於櫻井臣。明日、大臣喚櫻井臣、卽遣阿倍臣・中臣連・河邊臣・小墾田臣・大伴連、啓山背大兄言、自磯城嶋宮御宇天皇之世、及近世者、群卿皆賢哲也。唯今臣不賢、而遇當乏人時、誤居群臣上耳。是以、不得定基。然是事重也。不能傳噵。故老臣雖勞、面啓之。其唯不誤遺勅者也。非臣私意。既而大臣傳阿倍臣・中臣連、更問境部臣曰、誰王爲天皇。對曰、先是、大臣親問之日、僕啓既訖之。今何更亦傳以告耶。乃大忿而起行之。適是時、蘇我氏諸族等悉集、爲嶋大臣造墓、而次于墓所。爰摩理勢臣、壞墓所之廬、退蘇我田家、而不仕。時大臣慍之、遣身狹君勝牛・錦織首赤猪、而誨曰、吾知汝言之非、以干支之義、不得害。唯他非汝是、我必忤他從汝。若他是汝非、我當乖汝從他。是以、汝遂有不從者、我與汝有瑕。則國亦亂。然乃後生言之、吾二人破國也。是後葉之惡名焉。汝愼以勿起逆心。然猶不從、而遂赴于斑鳩、住於泊瀨王宮。於是、大臣益怒、乃遣群卿、請于山背大兄曰、頃者、摩理勢違臣、匿於泊瀨王宮。願得摩理勢、欲推其所由。爰大兄王答曰、摩理勢素聖皇所好、而暫來耳。豈違叔父之情耶。願勿瑕。則謂摩理勢曰、汝不忘先王之恩、而來甚愛矣。然其因汝一人、而天下應亂。亦先王臨沒、謂諸子等曰、諸惡莫作、諸善奉行。余承斯言、以爲永戒。是以、雖有私情、忍以無怨。復我不能違叔父。願自今以後、勿憚改意、從群而無退。是時、大夫等且誨摩理勢臣之曰、不可違大兄王之命。於是、摩理勢臣、進無所歸。乃泣哭更還之、居於家、十餘日。泊瀨王忽發病薨。爰摩理勢臣曰、我生之誰恃矣。大臣將殺境部臣、而興兵遣之。境部臣聞軍至、率仲子阿椰、出于門、坐胡床而待。時軍至、乃令來目物部伊區比、以絞之。父子共死。乃埋同處。唯兄子毛津、逃匿于尼寺瓦舍。卽姧一二尼。於是、一尼嫉妬令顯。圍寺將捕。乃出之入畝傍山。因以探山。毛津走無所入。刺頸而死山中。時人歌曰、于泥備椰摩、虛多智于須家苔、多能彌介茂、氣菟能和區呉能、虛茂邏勢利祁牟。

元年春正月癸卯朔丙午、大臣及群卿、共以天皇之璽印、獻於田村皇子。則辭之曰、宗廟重事矣。寡人不賢。何敢當乎。群臣伏固請曰、大王先朝鍾愛、幽顯屬心。宜纂皇綜、光臨億兆。卽日、卽天皇位。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四

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　皇極天皇

天豐財重日（重日此云伊柯之比）足姬天皇、渟中倉太珠敷天皇曾孫、押坂彥人大兄皇子孫、茅渟王女也。母曰吉備姬王。天皇順考古道而爲政也。息長足日廣額天皇二年、立爲皇后。十三年十月、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丁巳朔辛未、皇后卽天皇位。以蘇我臣蝦夷爲大臣如故。大臣兒入鹿（更名鞍作）自執國政、威勝於父。由是盜賊恐懾、路不拾遺。乙酉、百濟使人大仁阿曇連比羅夫、從筑紫國乘驛馬來言、百濟國聞天皇崩、奉遣弔使。臣隨弔使、共到筑紫。而臣望仕於葬。故先獨來也。然其國者、今大亂矣。二月丁亥朔戊子、遣阿曇山背連比良夫・草壁吉士磐金・倭漢書直縣、遣百濟弔使所、問彼消息。弔使報言、百濟國主謂臣言、塞上恆作惡之。請付還使、天朝不許。百濟弔使傔人等言、去年十一月、大佐平智積卒。又百濟使人、擲崐崘使於海裏。今年正月、國主母薨。又弟王子兒翹岐及其母妹女子四人、內佐平岐味、有高名之人卌餘、被放於嶋。壬辰、高麗使人泊難波津。丁未、遣諸大夫於難波郡、檢高麗國所貢金銀等幷其獻物。使人貢獻既訖而諮云、去年六月、弟王子薨。秋九月、大臣伊梨柯須彌弑大王、幷殺伊梨渠世斯等百八十餘人。仍以弟王子兒爲王。以己同姓都須流金流爲大臣。戊申、饗高麗・百濟客於難波郡。詔大臣曰、以津守連大海可使於高麗。以國勝吉士水鷄可使於百濟。（水鷄此云俱比那）以草壁吉士眞跡可使於新羅。以坂本吉士長兄可使於任那。庚戌、召翹岐、安置於安曇山背連家。辛亥、饗高麗・百濟客。癸丑、高麗使人・百濟使人並罷歸。三月丙辰朔戊午、無雲而雨。辛酉、新羅遣賀騰極使與弔喪使。庚午、新羅使人罷歸。是月、霖雨。夏四月丙戌朔癸巳、太使翹岐將其從者拜朝。乙未、蘇我大臣於畝傍家、喚百濟翹岐等、親對語話。仍賜良馬一疋・鐵二十鋌。唯不喚塞上。是月、霖雨。五月乙卯朔己未、於河內國依網屯倉前、召翹岐等、令觀射獵。庚午、百濟國調使船與吉士船、倶泊于難波津。（蓋吉士前奉使於百濟乎）壬申、百濟使人進調。吉士服命。乙亥、翹岐從者一人死去。丙子、翹岐兒死去。是時翹岐與妻、畏忌兒死、果不臨喪。凡百濟・新羅風俗、有死亡者、雖父母兄弟夫婦姉妹、永不自看。以此而觀、無慈之甚、豈別禽獸。丁丑、熟稻始見。戊寅、翹岐將其妻子、移於百濟大井家。乃遣人葬兒於石川。六月乙酉朔庚子、微雨。是月、大旱。秋七月甲寅朔壬戌、客星入月。乙亥、饗百濟使人大佐平智積等於朝。（或本云、百濟使人大佐平智積及兒達率闕名・恩率軍善）乃命健兒、相撲於翹岐前。智積等宴畢而退、拜翹岐門。丙子、蘇我臣入鹿豎者、獲白雀子。是日同時、有人以白雀納籠、而送蘇我大臣。戊寅、群臣相謂之曰、隨村村祝部所教、或殺牛馬、祭諸社神。或頻移市。或禱河伯。既無所效。蘇我大臣報曰、可於寺寺轉讀大乘經典。悔過如佛所說、敬而祈雨。庚辰、於大寺南庭、嚴佛菩薩像與四天王像、屈請衆僧、讀大雲經等。于時、蘇我大臣手執香鑪、燒香發願。辛巳、微雨。壬午、不能祈雨。故停讀經。八月甲申朔、天皇幸南淵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卽雷大雨。遂雨五日、溥潤天下。（或本云、五日連雨、九穀登熟）於是、天下百姓倶稱萬歲曰、

至德天皇。己丑、百濟使參官等罷歸。仍賜大舶與同船三艘。（同船、母慮紀舟）是日夜半、雷鳴於西南角、而風雨。參官等所乘船舶、觸岸而破。丙申、以小德授百濟質達率長福。中客以下、授位一級。賜物各有差。戊戌、以船賜百濟參官等發遣。己亥、高麗使人罷歸。己酉、百濟・新羅使人罷歸。九月癸丑朔乙卯、天皇詔大臣曰、朕思欲起造大寺。宜發近江與越之丁。（百濟大寺）復課諸國、使造船舶。辛未、天皇詔大臣曰、起是月限十二月以來、欲營宮室。可於國國取殿屋材。然東限遠江、西限安藝、發造宮丁。癸酉、越邊蝦夷數千內附。冬十月癸未朔庚寅、地震而雨。辛卯、地震。是夜、地震而風。甲午、饗蝦夷於朝。丁酉、蘇我大臣設蝦夷於家、而躬慰問。是日、新羅弔使船與賀騰極使船、泊于壹岐嶋。丙午、夜中地震。是月、行夏令。無雲而雨。十一月壬子朔癸丑、大雨雷。丙辰夜半、雷一鳴於西北角。己未、雷五鳴於西北角。庚申、天暖如春氣。辛酉、雨下。壬戌、天暖如春氣。甲子、雷一鳴於北方、而風發。丁卯、天皇御新嘗。是日、皇太子・大臣各自新嘗。十二月壬午朔、天暖如春氣。甲申、雷五鳴於晝、二鳴於夜。甲午、初發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喪。是日、小德巨勢臣德太、代大派皇子而誄。次小德粟田臣細目、代輕皇子而誄。次小德大伴連馬飼、代大臣而誄。乙未、息長山田公奉誄日嗣。辛丑、雷三鳴於東北角。庚寅、雷二鳴於東、而風雨。壬寅、葬息長足日廣額天皇于滑谷岡。是日、天皇遷移於小墾田宮。（或本云、遷於東宮南庭之權宮）甲辰、雷一鳴於夜。其聲若裂。辛亥、天暖如春氣。是歲、蘇我大臣蝦夷立己祖廟於葛城高宮、而爲八佾之儛。遂作歌曰、野麻騰能、飫斯能毗稜栖鳴、倭施羅務騰、阿庸比拕豆矩梨、舉始豆矩羅符母。又盡發舉國之民幷百八十部曲、預造雙墓於今來。一曰大陵、爲大臣墓。一曰小陵、爲入鹿臣墓。望死之後、勿使勞人。更悉聚上宮乳部之民、（乳部、此云美父）役使塋垗所。於是、上宮大娘姬王、發憤而歎曰、蘇我臣專擅國政、多行無禮。天無二日、國無二王。何由任意悉役封民。自茲結恨、遂取倶亡。是年也、太歲壬寅。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旦、五色大雲、滿覆於天、而闕於寅。一色青霧、周起於地。辛酉、大風。二月辛巳朔庚子、桃華始見。乙巳、雹傷草木華葉。是月、風雷雨氷。行冬令。國內巫覡等、折取枝葉、懸掛木綿、伺候大臣渡橋之時、爭陳神語入微之說。其巫甚多、不可悉聽。三月辛亥朔癸亥、災難波百濟客館堂與民家室。乙亥、霜傷草木華葉。是月、風雷雨氷。行冬令。夏四月庚辰朔丙戌、大風而雨。丁亥、風起天寒。己亥、西風而雹。天寒。人著綿袍三領。庚子、筑紫大宰馳驛奏曰、百濟國主兒翹岐弟王子、共調使來。丁未、自權宮移幸飛鳥板蓋新宮。甲辰、近江國言、雹下。其大徑一寸。五月庚戌朔乙丑、月有蝕之。六月己卯朔辛卯、筑紫大宰馳驛奏曰、高麗遣使來朝。群卿聞而謂之曰、高麗自己亥年不朝、而今年朝也。辛丑、百濟進調船、泊于難波津。秋七月己酉朔辛亥、遣數大夫於難波郡、檢百濟國調與獻物。於是、大夫問調使曰、所進國調、欠少前例。送大臣物、不改去年所還之色。送群卿物、亦全不將來。皆違前例。其狀何也。大使達率自斯・副使恩率軍善、倶答諮曰、卽今可備。自斯、質達率武子之子也。是月、茨田池水大臭。小蟲覆水。其蟲口黑而身白。八月

月戊申朔壬戌、狹田池水變、如藍汁、死蟲覆水、溝瀆之流亦復凝結、厚三四寸、大小魚臭如夏爛死、由是不中喫焉。九月丁丑朔壬午、葬息長足日廣額天皇于押坂陵。(或本云、呼廣額天皇爲高市天皇也。)丁亥、吉備嶋皇祖母命薨。癸巳、詔土師娑婆連猪手、視皇祖母命喪。天皇自皇祖母命臥病、及至發喪、不避床側、視養無倦。乙未、葬皇祖母命于檀弓岡。是日大雨而雹。丙午、罷造皇祖母命墓役。仍賜臣連伴造帛布、各有差。是月、茨田池水漸變成白色、亦無臭氣。冬十月丁未朔己酉、饗賜群臣伴造於朝堂庭、而議授位之事。遂詔國司、如前所勅、更無改換、宜之厥任、愼爾所治。壬子、蘇我大臣蝦夷、緣病不朝、私授紫冠於子入鹿、擬大臣位、復呼其弟曰物部大臣。大臣之祖母、物部弓削大連之妹。故因母財、取威於世。戊午、蘇我臣入鹿獨謀、將廢上宮王等、而立古人大兄爲天皇。于時有童謠曰、伊波能杯儞、古佐屢渠梅野倶、渠梅多儞母、多礙底騰裒囉栖、歌麻之之能烏膩。(蘇我臣入鹿深忌上宮王等威名振於天下、獨謨僭立。)是月、茨田池水還淸。十一月丙子朔、蘇我臣入鹿遣小德巨勢德太臣・大仁土師娑婆連、掩山背大兄王等於斑鳩。(或本云、以巨勢德太臣・倭馬飼首爲將軍。)於是、奴三成、與數十舍人、出而拒戰。土師娑婆連中箭而死。軍衆恐退。軍中之人相謂之曰、一人當千、謂三成歟。山背大兄、仍取馬骨投置內寢。遂率其妃幷子弟等、得間逃出、隱膽駒山。三輪文屋君・舍人田目連及其女・菟田諸石・伊勢阿部堅經從焉。巨勢德太臣等燒斑鳩宮。灰中見骨、誤謂王死、解圍退去。由是、山背大兄王等、四五日間、淹留於山、不得喫飮。三輪文屋君進而勸曰、請、移向於深草屯倉、從茲乘馬、詣東國、以乳部爲本、興師還戰、其勝必矣。山背大兄王等對曰、如卿所道、其勝必然。但吾情冀、十年不役百姓、以一身之故、豈煩勞萬民。又於後世、不欲民言由吾之故喪己父母。豈其戰勝之後、方言丈夫哉。夫損身固國、不亦丈夫者歟。有人遙見上宮王等於山中。還噵蘇我臣入鹿。入鹿聞而大懼。速發軍旅、述王所在於高向臣國押曰、速可向山求捉彼王。國押報曰、僕守天皇宮、不敢出外。入鹿即將自往。于時、古人大兄皇子、喘息而來問、向何處。入鹿具說所由。古人皇子曰、鼠伏穴而生、失穴而死。入鹿由是止行。遣軍將等、求於膽駒。竟不能覓。於是、山背大兄王等、自山還、入斑鳩寺。軍將等即以兵圍寺。於是、山背大兄王、使三輪文屋君謂軍將等曰、吾起兵伐入鹿者、其勝定之。然由一身之故、不欲傷殘百姓。是以、吾之一身賜於入鹿、終與子弟妃妾一時自經俱死也。于時、五色幡蓋、種種伎樂、照灼於空、臨垂於寺。衆人仰觀稱嘆、遂指示於入鹿。其幡蓋等變爲黑雲。由是、入鹿不能得見。蘇我大臣蝦夷、聞山背大兄王等總被亡於入鹿、而嗔罵曰、噫、入鹿、極甚愚癡、專行暴惡。儞之身命、不亦殆乎。時人說前謠之應曰、以伊波能杯儞、而喩上宮。以古佐屢、喩林臣。(林臣、入鹿也。)以渠梅野倶、而喩燒上宮。以渠梅多儞母、陀礙底騰裒囉栖、柯麻之之能烏膩、而喩山背王之頭髮斑雜毛似山羊。又曰、棄捨其宮、匿深山相也。是歲、百濟太子餘豐、以蜜蜂房四枚、放養於三輪山。而終不蕃息。

三年春正月乙亥朔、以中臣鎌子連拜神祇伯。再三固辭不就。稱疾退居三嶋。于時、輕皇子患脚不朝。中臣鎌子連曾善於輕皇子。

故詣彼宮而將侍宿。輕皇子深識中臣鎌子連之意氣高逸、容止難犯。乃使寵妃阿倍氏、淨掃別殿、高鋪新蓐、靡不具給、敬重特異。中臣鎌子連便感所遇、而語舍人曰、殊奉恩澤、過前所望。誰能不使王天下耶。(謂充舍人爲駈使也。)舍人便以所語、陳於皇子。皇子大悅。中臣鎌子連、爲人忠正、有匡濟心。乃憤蘇我臣入鹿失君臣長幼之序、挾闚闟社稷之權、歷試接於王宗之中、而求可立功名哲主。便附心於中大兄、疏然未獲展其幽抱。偶預中大兄於法興寺槻樹之下打毱之侶、而候皮鞋隨毱脫落、取置掌中、前跪恭奉。中大兄對跪敬執。自茲、相善、俱述所懷。既無所匿。後恐他嫌頻接、而俱手把黃卷、自學周孔之敎於南淵先生所。遂於路上、往還之間、並肩潛圖、無不相協。於是、中臣鎌子連議曰、謀大事者、不如有輔。請、納蘇我山倉田麻呂長女爲妃、而成婚姻之昵。然後陳說、欲與計事。成功之路、莫近於茲。中大兄聞而大悅。曲從所議。中臣鎌子連、即自往媒要訖。而長女、所期之夜、被偸於族。(族謂身狹臣也。)由是、倉山田臣憂惶、仰臥不知所爲。少女怪父憂惶、就而問曰、憂悔何也。父陳其由。少女曰、願勿爲憂。以我奉進、亦復不晩。父便大悅、遂進其女。奉以赤心、更無所忌。中臣鎌子連、擧佐伯連子麻呂・葛城稚犬養連網田、於中大兄曰、云云。三月、休留(休留、茅鴟也。)産子於豐浦大臣大津宅倉。倭國言、頃者、菟田郡人押坂直(闕名。)將一童子、欣遊雪上、登菟田山、便見紫菌挺雪而生。高六寸餘、滿四町許。乃使童子採取、還示隣家。總言不知。且疑毒物。於是、押坂直與童子、煮而食之。大有氣味。明日往見、都不在焉。押坂直與童子、由喫菌羹、無病而壽。或人云、蓋俗不知芝草、而妄言菌耶。

夏六月癸卯朔、大伴馬飼連獻百合華。其莖長八尺。其本異而末連。乙巳、志紀上郡言、有人於三輪山見猿晝睡。竊執其臂、不害其身。猿猶合眼歌曰、武舸都烏爾陀底屢、制羅我儞古禰、擧曾倭我底嗚、騰羅每拕我佐基泥基佐泥曾母野、倭我底騰羅須謀野。其人驚怪猿歌、放捨而去。此是經歷數年、上宮王等、爲蘇我鞍作、圍於膽駒山之兆也。戊申、於劒池蓮中、有一莖二萼者。豐浦大臣妄推曰、是蘇我臣將來之瑞也。即以金墨書、而獻大法興寺丈六佛。是月、國內巫覡等、折取枝葉、懸掛木綿、伺大臣渡橋之時、爭陳神語入微之說。其巫甚多、不可具聽。老人等曰、移風之兆也。于時、有謠歌三首。其一曰、波魯波魯爾、渠騰曾枳擧喩屢、之麻能野父播羅。其二曰、烏智可拕能、阿婆努能枳枳始、騰余謀作儒、倭例播禰始柯騰、比騰曾騰余謀須。其三曰、烏麻野始儞、倭例烏比岐例底、制始比騰能於謀提母始羅孺、伊弊母始羅孺母也。

秋七月、東國不盡河邊人大生部多、勸祭蟲於村里之人曰、此者常世神也。祭此神者、致富與壽。巫覡等、遂詐託於神語曰、祭常世神者、貧人致富、老人還少。由是、加勸捨民家財寶、陳酒陳菜六畜於路側、而使呼曰、新富入來。都鄙之人、取常世蟲、置於淸座、歌儛、求福棄捨珍財。都無所益、損費極甚。於是、葛野秦造河勝、惡民所惑、打大生部多。其巫覡等恐、休其勸祭。時人便作歌曰、禹都麻佐波、柯微騰母柯微騰、枳擧曳倶屢、騰擧預能、柯微乎宇智岐多麻須母。此蟲者、常生於橘樹、或生於曼椒。(曼椒、此云褒曾紀。)其長四寸餘、其大如頭指許、其色綠而有黑點。其

貌全似蒼鼠。冬十一月、蘇我大臣蝦夷・兒入鹿臣、雙起家於甘檮
岡。稱大臣家曰上宮門、入鹿家曰谷宮門。谷、此云波佐麻。稱男女曰王子。家
外作城柵、門傍作兵庫。每門置盛水舟一、木鉤數十、以備火災。恆
使力人持兵守家。大臣使長直於大丹穗山造桙削寺。更起家於
畝傍山東。穿池為城。起庫儲箭。恆將五十兵士、繞身出入。名健人、
曰東方儐從者。氏氏人等入侍其門。名曰祖子孺者。漢直等全侍
二門。

四年春正月、或於阜嶺、或於河邊、或於宮寺之間、遙見有物、而聽
猨吟。或一十許、或二十許。就而視之、物便不見。尚聞鳴嘯之響。不
能獲覩其身。舊本云、是歲、移京於難波。而板蓋宮為墟之兆也。時人曰、此是伊勢大神之使
也。夏四月戊戌朔、高麗學問僧等言、同學鞍作得志、以虎為友、學
取其術。或使枯山變為青山、或使黃地變為白水。種種奇術、不可
殫究。又虎授其針曰、慎矣慎矣、勿令人知。以此治之、病無不愈。果
如所言、治無不差。得志恆以其針隱置柱中。於後虎折其柱、取針
走去。高麗國知得志欲歸之意、與毒殺之。六月丁酉朔甲辰、中大
兄密謂倉山田麻呂臣曰、三韓進調之日、必將使卿讀唱其表。遂
陳欲斬入鹿之謀。麻呂臣奉許焉。戊申、天皇御大極殿。古人大兄
侍焉。中臣鎌子連知蘇我入鹿臣為人多疑、晝夜持劍、而教俳優
方便令解。入鹿臣咲而解劍、入侍于座。倉山田麻呂臣進而讀唱
三韓表文。於是、中大兄戒衞門府、一時俱鏁十二通門、勿使往來。
召聚衞門府於一所、將給祿。時中大兄即自執長槍、隱於殿側。中
臣鎌子連等持弓矢而為助衞。使海犬養連勝麻呂授箱中兩劍
於佐伯連子麻呂與葛城稚犬養連網田曰、努力努力、急須應斬。
子麻呂等以水送飯、恐而反吐。中臣鎌子連嘖而使勵。倉山田麻
呂臣恐唱表文將盡、而子麻呂等不來、流汗浹身、亂聲動手。鞍作
臣怪而問曰、何故掉戰。山田麻呂對曰、恐近天皇、不覺流汗。中大
兄見子麻呂等畏入鹿威、便旋不進、曰咄嗟。即共子麻呂等、出其
不意、以劍傷割入鹿頭肩。入鹿驚起。子麻呂運手揮劍、傷其一脚。
入鹿轉就御座、叩頭曰、當居嗣位、天之子也。臣不知罪。乞垂審察。
天皇大驚、詔中大兄曰、不知所作。有何事耶。中大兄伏地奏曰、鞍
作盡滅天宗、將傾日位。豈以天孫代鞍作耶。蘇我臣入鹿、更名鞍作。天皇即
起入於殿中。佐伯連子麻呂・稚犬養連網田、斬入鹿臣。是日、雨下
潦水溢庭。以席障子、覆鞍作屍。古人大兄見走入私宮、謂於人曰、
韓人殺鞍作臣。謂因韓政而誅。吾心痛矣。即入臥內、杜門不出。中大兄即
入法興寺、為城而備。凡諸皇子・諸王・諸卿大夫・臣・連・伴造・國造、悉
皆隨侍。使人賜鞍作臣屍於大臣蝦夷。於是、漢直等總聚眷屬、擐
甲持兵、將助大臣、設軍陣。中大兄使將軍巨勢德陀臣、以天地開闢
君臣始有、說於賊黨、令知所起。於是、高向臣國押謂漢直等曰、吾
等由君大郎、應當被戮。大臣亦於今日明日、立俟其誅決矣。然則
為誰空戰、盡被刑乎。言畢解劍投弓、捨此而去。賊徒亦隨散走。己
酉、蘇我臣蝦夷等臨誅、悉燒天皇記・國記・珍寶。船史惠尺即疾取
所燒國記、而奉中大兄。是日、蘇我臣蝦夷及鞍作屍、許葬於墓。復
許哭泣。於是、或人說第一謠歌曰、其歌所謂、波魯波魯儞渠騰曾
枳舉喩屢之麻能野父播羅。此即宮殿接起於嶋大臣家、而中大

兄與中臣鎌子連密圖大義、謀戮入鹿之兆也。說第二謠歌曰、其
歌所謂、烏智可拕能阿婆努能枳枳始騰余謀佐儒倭例播祢始
柯騰比騰曾騰余謀須、此即上宮王等性順、都無有罪、而為入鹿
見害。雖不自報、天使人誅之兆也。說第三謠歌曰、其歌所謂、烏磨
野始儞倭例烏比岐以例底制始比騰能於謀提母始羅孺伊弊
母始羅孺母也、此即入鹿臣忽於宮中為佐伯連子麻呂・稚犬養
連網田所斬之兆也。庚戌、讓位於輕皇子、立中大兄為皇太子。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四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五

天萬豐日天皇　孝德天皇

天萬豐日天皇、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同母弟也。尊佛法、輕神道。（斮生國魂社樹之類、是也。）為人柔仁好儒。不擇貴賤、頻降恩勅。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四年六月庚戌、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思欲傳位於中大兄、而詔曰、云云。中大兄退語於中臣鎌子連。中臣鎌子連議曰、古人大兄、殿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方今古人大兄在。而殿下陟天皇位、便違人弟恭遜之心。且立舅以答民望、不亦可乎。於是、中大兄深嘉厥議、密以奏聞。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授璽綬禪位。策曰、咨、爾輕皇子、云云。輕皇子再三固辭、轉讓於古人大兄。（古人大市皇子。）曰、大兄命是昔天皇所生。而又年長。以斯二理、可居天位。於是、古人大兄、避座逡巡、拱手辭曰、奉順天皇聖旨。何勞推讓於臣。臣願出家、入于吉野。勤修佛道、奉祐天皇。辭訖、解所佩刀、投擲於地。亦命帳內皆令解刀。即自詣於法興寺佛殿與塔間、剔除髯髮、披着袈裟。由是、輕皇子不得固辭、升壇即祚。于時、大伴長德（字馬飼）連、帶金靫、立於壇右。犬上健部君、帶金靫、立於壇左。百官臣連國造伴造百八十部、羅列匝拜。是日、奉號於豐財天皇、曰皇祖母尊。以中大兄、為皇太子。以阿倍內麻呂臣、為左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臣、為右大臣。以大錦冠、授中臣鎌子連、為內臣。增封若干戶、云云。中臣鎌子連、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云云。以沙門旻法師・高向史玄理、為國博士。

辛亥、以金策、賜阿倍倉梯麻呂大臣與蘇我山田石川麻呂大臣。（或本云、賜練金。）

乙卯、天皇・皇祖母尊・皇太子、於大槻樹之下、召集群臣、盟曰、（告天神地祇曰、天覆地載、帝道唯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今共瀝心血。而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朝。若貳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也。）改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四年、為大化元年。

大化元年秋七月丁卯朔戊辰、立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女間人皇女、為皇后。立二妃。元妃、阿倍倉梯麻呂大臣女曰小足媛。生有間皇子。次妃、蘇我山田石川麻呂大臣女曰乳娘。

丙子、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百濟調使、兼領任那使、進任那調。唯百濟大使佐平緣福、遇病留津館、而不入於京。巨勢德大臣、詔於高麗使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天皇所遣之使、與高麗神子奉遣之使、既往短而將來長。是故、可以溫和之心、相繼往來而已。又詔於百濟使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始我遠皇祖之世、以百濟國、為內官家、譬如三絞之綱。中間以任那國、屬賜百濟。後遣三輪栗隈君東人、觀察任那國堺。是故、百濟王隨勅、悉示其堺。而調有闕。由是、却還其調。任那所出物者、天皇之所明覽。夫自今以後、可具題國與所出調。汝佐平等、不易面來。早須明報。今重遣三輪君東人・馬飼造。（闕名。）又勅、可送遣鬼部達率意斯妻子等。

戊寅、天皇詔阿倍倉梯萬侶大臣・蘇我石川萬侶大臣曰、當遵上古聖王之跡、而治天下。復當有信、可治天下。

己卯、天皇詔阿倍倉梯麻呂大臣・蘇我石川萬侶大臣曰、可歷問大夫與百伴造等、以悅使民之路。

庚辰、蘇我石川麻呂大臣奏曰、先以祭鎮神祇、然後應議政事。是日、遣倭漢直比羅夫於尾張國、忌部首子麻呂於美濃國、課供神之幣。

八月丙申朔庚子、拜東國等國司。仍詔國司等曰、隨天神之所奉寄、方今始將修萬國。凡國家所有公民、大小所領人衆、汝等之任、皆作戶籍、及校田畝。其薗池水陸之利、與百姓俱。又國司等、在國不得判罪。不得取他貨賂、令致民於貧苦。上京之時、不得多從百姓於己。唯得使從國造・郡領。但以公事往來之時、得騎部內之馬、得飡部內之飯。介以上、奉法必須褒賞、違法當降爵位。判官以下、取他貨賂、二倍徵之。遂以輕重科罪。其長官從者九人、次官從者七人、主典從者五人。若違限外將者、主與所從之人、並當科罪。若有求名之人、元非國造・伴造・縣稻置、而輒詐訴言、自我祖時、領此官家、治是郡縣、汝等國司、不得隨詐便牒於朝。審得實狀而後可申。又於閑曠之所、起造兵庫、收聚國郡刀甲弓矢。邊國近與蝦夷接境處者、可盡數集其兵、而猶假授本主。其於倭國六縣被遣使者、宜造戶籍、并校田畝。（謂檢覈墾田頃畝及民戶口年紀。）汝等國司、可明聽退。即賜帛布、各有差。

是日、設鍾匱於朝、而詔曰、若憂訴之人、有伴造者、其伴造先勘當而奏。有尊長者、其尊長先勘當而奏。若其伴造尊長、不審所訴、收牒納匱、以其罪罪之。其收牒者、昧旦執牒、奏於內裏。朕題年月、便示群卿。或懈怠不理、或阿黨有曲、訴者可以撞鍾。由是懸鍾置匱於朝。天下之民、咸知朕意。又男女之法者、良男良女共所生子、配其父。若良男娶婢所生子、配其母。若良女嫁奴所生子、配其父。若兩家奴婢所生子、配其母。若寺家仕丁之子者、如良人法。若別入奴婢者、如奴婢法。今克見人為制之始。

癸卯、遣使於大寺、喚聚僧尼、而詔曰、於磯城嶋宮御宇天皇十三年中、百濟明王、奉傳佛法於我大倭。是時、群臣俱不欲傳。而蘇我稻目宿禰、獨信其法。天皇乃詔稻目宿禰、使奉其法。於譯語田宮御宇天皇之世、蘇我馬子宿禰、追遵考父之風、猶重能仁之教。而餘臣不信、此典幾亡。天皇詔馬子宿禰、而使奉其法。於小墾田宮御宇之世、馬子宿禰、奉為天皇、造丈六繡像・丈六銅像。顯揚佛教、恭敬僧尼。朕更復思崇正教、光啓大猷。故以沙門狛大法師福亮・惠雲・常安・靈雲・惠至・寺主僧旻・道登・惠隣・惠妙、而為十師。別以惠妙法師、為百濟寺寺主。此十師等、宜能教導衆僧、修行釋教、要使如法。凡自天皇至于伴造、所造之寺、不能營者、朕皆助作。今拜寺司等與寺主。巡行諸寺、驗僧尼・奴婢・田畝之實、而盡顯奏。即以來目臣（闕名）・三輪色夫君・額田部連甥、為法頭。

九月丙寅朔、遣使者於諸國治兵。（或本云、從六月至于九月、遣使者於四方國、集種種兵器。）

戊辰、古人皇子、與蘇我田口臣川堀・物部朴井連椎子・吉備笠臣垂・倭漢文直麻呂・朴市秦造田來津、謀反。（或本云、古人大兄。此皇子入吉野山。故或云吉野太子。垂、此云之娜屢。）

丁丑、吉備笠臣垂、自首於中大兄曰、吉野古人皇子、與蘇我田口臣川堀等、謀反。臣預其徒。（或本云、吉備笠臣垂、言於阿倍大臣與蘇我大臣曰、臣預於吉野皇子謀反之徒。故今自首也。）中大兄即使菟田朴室古・高麗宮知、將兵若干、討古人大市皇子等。（或本云、十一月甲午卅日、中大兄使阿倍渠曾倍臣・佐伯部子麻呂二人、將兵卅人、攻古人大兄、斬古人大兄與子。其妃妾自經死。或本云、十一月、吉野大兄王謀反。事覺伏誅也。）

甲申、遣使者於諸國、錄民元數。仍詔曰、自古以降、每天皇時、置標代民、垂名於後。其臣連等・伴造・國造、各置己民、恣情驅使。又割國縣山海・林野・池田、以為己財、爭戰不已。或者兼并數萬頃田、或者全無容針少地。及進調賦時、其臣連伴造等、先自收斂、然後分進。

國造違詔送財於己國司、遂俱求利、恒懷穢惡、不可不治。念雖若是、始處新宮、將幣諸神、屬乎今歲。又於農月、不合使民。緣造新宮、固不獲已。深感二途、大赦天下。自今以後、國司郡司、勉之勗之、勿爲放逸。宜遣使者、諸國流人及獄中囚、一皆放捨。別鹽屋鯯魚、神社石前、倭朝倉君、椀子連、三河大伴直、蘆尾直、此六人、奉順天皇、朕深讚美厥心。宜罷官司處處屯田、及吉備嶋皇祖母處處貸稻。以其屯田、班賜群臣及伴造等。又於脫籍寺、入田與山。

壬午、皇太子使使奏請曰、昔在天皇等世、混齊天下而治。及逮于今、分離失業。屬天皇我皇、可牧萬民之運、天人合應、厥政惟新。是故、慶之尊之、頂戴伏奏。現爲明神御八嶋國天皇、問於臣曰、其群臣連及伴造國造所有、昔在天皇日所置子代入部、皇子等私有御名入部、皇祖大兄御名入部、及其屯倉、猶如古代、而置以不。臣即恭承所詔、奉答而曰、天無雙日、國無二王。是故、兼幷天下、可使萬民、唯天皇耳。別以入部及所封民、簡充仕丁、從前處分。自餘以外、恐私駈役。故獻入部五百二十四口・屯倉一百八十一所。

甲申、詔曰、朕聞、西土之君、戒其民曰、古之葬者、因高爲墓。不封不樹。棺槨足以朽骨、衣衿足以朽宍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所。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蒭靈之義。棺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爲也。又曰、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迺者、我民貧絶、專由營墓。爰陳其制、尊卑使別。夫王以上之墓者、其內長九尺、濶五尺。其外域、方九尋、高五尋。役一千人、七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有轜車。上臣之墓者、其內長濶及高、皆准於上。其外域方七尋、高三尋。役五百人、五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擔而行之。（蓋此以肩擔與而送之乎。）下臣之墓者、其內長濶及高、皆准於上。其外域方五尋、高二尋半。役二百五十人、三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亦准於上。大仁・小仁之墓者、其內長九尺、高濶各四尺。不封使平。役一百人、一日使訖。大禮以下小智以上之墓者、皆准大仁。役五十人、一日使訖。凡王以下小智以上之墓者、宜用小石。其帷帳等宜用白布。庶民亡時、收埋於地。其帷帳等、可用麁布。一日莫停。凡王以下及至庶民、不得營殯。凡自畿內、及諸國等、宜定一所、而使收埋、不得汚穢散埋處處。凡人死亡之時、若經自殉、或絞人殉、及強殉亡人之馬、或爲亡人、藏寶於墓、或爲亡人、斷髮刺股而誄。如此舊俗、一皆悉斷。（或本云、無藏金銀錦綾五綵。又曰、凡自諸臣及至于民、不得用金銀。）縱有違詔、犯所禁者、必罪其族。復有見言不見、不見言見、聞言不聞、不聞言聞、都無正語正見、巧詐者多。復有奴婢、欺主貧困、自託勢家、求活。勢家仍強留買、不送本主者多。復有妻妾、爲夫被放之日、經年之後、適他、恒理也。而此前夫、三四年後、貪求後夫財物、爲己利者甚衆。復有恃勢之男、浪要他女、而未納際、女自適人、其浪要者、嗔求兩家財物、爲己利者甚衆。復有亡夫之婦、若經十年及二十年、適人爲婦、幷未嫁之女、始適人時、於是妬斯夫婦、使祓除多。復有爲妻被嫌離者、特由慚愧所惱、強爲事瑕之婢。復有屢嫌己婦姧他、好向官司、請決。假使得明三證、而俱顯陳、然後可諮。詎生浪訴。復有被役邊畔之民、事了還鄕之日、忽然得疾、臥死路頭。於是、路頭

之家乃謂之曰、何故使人死於余路。因留死者友伴、強使祓除。由是、兄雖臥死於路、其弟不收者多。復有百姓、溺死於河。逢者乃謂之曰、何故於我使遇溺人。因留溺者友伴、強使祓除。由是、兄雖溺死於河、其弟不救者衆。復有被役之民、路頭炊飯。於是、路頭之家乃謂之曰、何故任情炊飯余路。強使祓除。復有百姓、就他借甑炊飯。其甑觸物而覆。於是、甑主乃使祓除。如是等類、愚俗所染。今悉除斷、勿使復爲。復有百姓臨向京日、恐所乘馬疲瘦不行、以布二尋・麻二束、送參河・尾張兩國之人、雇令養飼、乃入于京。於還鄕日、送鍬一口。而參河人等、不能養飼、翻令瘦死。若是細馬、即生貪愛、工作謾語、言被偸失。若是牝馬、孕於己家、便使祓除、遂奪其馬。飛聞若是。故今立制。凡養馬於路傍國者、將被雇人、審告村首、（首、長也。）方授酬物。其還鄕日、不須更報。如致疲損、不合得物。縱違斯詔、將科重罪。罷市司要路津濟渡子之調賦、給與田地。凡始畿內、及四方國、當農作月、早務營田。不合使喫美物與酒。宜差清廉使者、告於畿內。其四方國國造等、宜擇善使、依詔催勤。

秋八月庚申朔癸酉、詔曰、原夫天地陰陽、不使四時相亂。惟此天地、生乎萬物。萬物之內、人是最靈。最靈之間、聖爲人主。是以、聖主天皇、則天御寓、思人獲所、暫不廢胸。而始王之名名、臣連伴造國造、分其品部、別彼名名。復以其民品部、交雜使居國縣。遂使父子易姓、兄弟異宗、夫婦更互殊名。一家五分六割。由是、爭競之訟、盈國充朝。終不見治、相亂彌盛。粤以始於今之御寓天皇、及臣連等、所有品部、宜悉皆罷、爲國家民。其假借王名爲伴造、其襲據祖名爲臣連、斯等深不悟情、忽聞若是所宣、當思、祖名所借名滅。由是、預宣、使聽知朕所懷。王者之兒、相續御寓、信知時帝與祖皇名、不可見忘於世。而以王名、輕掛川野、呼名百姓、誠可畏焉。凡王者之號、將隨日月遠流。祖子之名、可共天地長往。如是思、故宣之。始於祖子、奉仕卿大夫・臣連・伴造・氏氏人等、（或本云、名名王民。）咸可聽聞。今以汝等、使仕狀者、改去舊職、新設百官、及著位階、以官位敍。今發遣國司、幷彼國造、可以奉聞。去年付於朝集之政者、隨前處分。以收數田、均給於民。勿生彼我。凡給田者、其百姓家、近接於田、必先於近。如此奉宣。凡調賦者、可收男身之調。凡仕丁者、每五十戶一人。宜觀國國壃堺、或書或圖、持來奉示。國縣之名、來時將定。國國可築堤地、可穿溝所、可墾田間、均給使造。當聞解此所宣。

九月、遣小德高向博士黑麻呂於新羅、而使貢質。遂罷任那之調。（黑麻呂、更名玄理。）是月、天皇御蝦蟇行宮。（或本云、離宮。）是歲、越國之鼠、晝夜相連、向東移去。

三年春正月戊子朔壬寅、射於朝庭。是日、高麗・新羅、並遣使貢獻調賦。夏四月丁巳朔壬午、詔曰、惟神（惟神者、謂隨神道。亦謂自有神道也。）我子應治故寄。是以、與天地之初、君臨之國也。自始治國皇祖之時、天下大同、都無彼此者也。既而頃者、始於神名天皇名名、或別爲臣連之氏、或別爲造等之色。由是、率土民心、固執彼此、深生我汝、各守名名。又拙弱臣連伴造國造、以彼爲姓神名王名、逐自心之所歸、妄付前前處處。（前前、猶謂人人也。）爰以神名王名、爲人賂物之故、入他奴婢、穢汚清名。遂即民心不整、國政難治。是故、今者、隨在天神、屬可治平之運、使悟斯等、而將治國治民、是先是後、今日明日、次而續詔。然

素頼天皇聖化而習舊俗之民未詔之間必當難待故始於皇子群臣及諸百姓將賜庸調是歳壞小郡而營宮天皇處小郡宮而定禮法其制曰凡有位者要於寅時南門之外左右羅列候日初出就庭再拜乃侍于廳若晩參者不得入侍臨到午時聽鐘而罷其擊鐘吏者垂赤巾於前其鐘臺者起於中庭工人大山位倭漢直荒田井比羅夫誤穿溝瀆控引難波而改穿疲勞百姓爰有上疏諫者天皇詔曰妄聽比羅夫所詐而空穿瀆朕之過也即日罷役冬十月甲寅朔甲子天皇幸有間温湯左右大臣羣卿大夫從焉十二月晦天皇還自温湯而停武庫行宮 武庫地名也 是日災皇太子宮時人大驚怪是歳制七色一十三階之冠一曰織冠有大小二階以織爲之以繡裁冠之緣服色並用深紫二曰繡冠有大小二階以繡爲之其冠之緣服色並同織冠三曰紫冠有大小二階以紫爲之以織裁冠之緣服色用淺紫四曰錦冠有大小二階其大錦冠以大伯仙錦爲之以織裁冠之緣其小錦冠以小伯仙錦爲之以大伯仙錦裁冠之緣服色並用眞緋五曰青冠以青絹爲之有大小二階其大青冠以大伯仙錦裁冠之緣其小青冠以小伯仙錦裁冠之緣服色並用紺六曰黑冠有大小二階其大黑冠以車形錦裁冠之緣其小黑冠以菱形錦裁冠之緣服色並用緑七曰建武 初位又名立身 以黑絹爲之以紺裁冠之緣別有鐙冠以黑絹爲之其冠之背張漆羅以緣與鈿異其高下形似蟬小錦冠以上之鈿雜金銀爲之大小青冠之鈿以銀爲之大小黑冠之鈿以銅爲之建武之冠無鈿也此冠者大會饗客四月七月齋時所着焉新羅遣上臣大阿飡金春秋等送博士小德高向黑麻呂小山中中臣連押熊來獻孔雀一隻鸚鵡一隻仍以春秋爲質春秋美姿顏善談咲造渟足柵置柵戸老人等相謂之曰數年鼠向東行此造柵之兆乎

四年春正月壬午朔賀正焉是夕天皇幸于難波碕宮二月壬子朔於三韓遣學問僧己丑阿倍大臣請四衆於四天王寺迎佛像四軀使坐于塔内造靈鷲山像累積鼓爲之夏四月辛亥朔罷古冠左右大臣猶著古冠是歳新羅遣使貢調治磐舟柵以備蝦夷遂選越與信濃之民始置柵戸

五年春正月丙午朔賀正焉二月制冠十九階一曰大織二曰小織三曰大繡四曰小繡五曰大紫六曰小紫七曰大華上八曰大華下九曰小華上十曰小花下十一曰大山上十二曰大山下十三曰小山上十四曰小山下十五曰大乙上十六曰大乙下十七曰小乙上十八曰小乙下十九曰立身是月詔博士高向玄理與釋僧旻置八省百官三月乙巳朔辛酉阿倍大臣薨天皇幸朱雀門擧哀而慟皇祖母尊皇太子等及諸公卿悉隨哀哭戊辰蘇我臣日向 日向字身刺 譖倉山田大臣於皇太子曰僕之異母兄麻呂伺皇太子遊於海濱而將害之將反其不久皇太子信之天皇使大伴狛連三國麻呂公穗積嚙臣於蘇我倉山田麻呂大臣所而問反之虚實大臣答曰被問之報僕面當陳天皇之所天皇更遣三國麻呂公穗積嚙臣審其反狀麻呂大臣亦如前答天皇乃將興軍圍大臣宅大臣乃將二子法師與赤猪 更名秦 自茅渟道逃向於

倭國境大臣長子興志先是在倭 謂在山田之家 營造其寺今忽聞父逃來之事迎於今來大槻近就前行入寺顧謂大臣曰興志請自直進逆拒來軍大臣不許焉是夜興志意欲燒宮猶聚士卒 宮謂小墾田宮 己巳大臣謂長子興志曰汝愛身乎興志對曰不愛也大臣仍陳說於山田寺衆僧及長子興志與數十人曰夫爲人臣者安構逆於君何失孝於父凡此伽藍者元非自身故造奉爲天皇誓作今我見譖身刺而恐横誅聊望黄泉尚懷忠退所以來寺使易終時言畢開佛殿之戸仰發誓曰願我生生世世不怨君王誓訖自經而死妻子殉死者八是日以大伴狛連與蘇我日向臣爲將領衆使追大臣將軍大伴連等及到黑山土師連身采女臣使主麻呂從山田寺馳來告曰蘇我大臣既與三男一女倶自經死由是將軍等從丹比坂歸庚午山田大臣之妻子及隨身者自經死者衆穗積臣嚙捉聚大臣伴黨田口臣筑紫等著枷反縛是夕木臣麻呂蘇我臣日向穗積臣嚙以軍圍寺喚物部二田造塩使斬大臣之頭於是二田塩仍拔大刀刺擧其宍叱咤啼叫而始斬之甲戌坐蘇我山田大臣而被戮者田口臣筑紫耳梨道徳高田醜雄 醜雄此云之渠袁 額田部湯坐連 闕名 秦吾寺等凡十四人被絞者九人被流者十五人是月遣使者收山田大臣資財資財之中於好書上題皇太子書於重寶上題皇太子物使者還申所收之狀皇太子始知大臣心猶貞淨追生悔恥哀歎難休即拜日向臣於筑紫大宰帥世人相謂之曰是隱流乎皇太子妃蘇我造媛聞父大臣爲塩所斬傷心痛惋悪聞塩名所以近侍於造媛者諱稱塩名改曰堅塩造媛遂因傷心而致死焉皇太子聞造媛徂逝愴然傷怛哀泣極甚於是野中川原史滿進而奉歌歌曰耶麻鵝播爾烏志賦柂都威底陀虞毗預倶陀虞陛屢伊慕乎多例柯威爾雞武 其一 摸騰渠等爾婆那播左該騰摸那爾騰柯母于都倶之伊母我磨陀左枳涅渠農 其二 皇太子慨然頽歎褒美曰善矣悲矣乃授御琴而使唱賜絹四疋布二十端綿二褁夏四月乙卯朔甲午於小紫巨勢徳陀古臣授大紫爲左大臣於小紫大伴長徳連 字馬飼 授大紫爲右大臣五月癸卯朔遣小華下三輪君色夫大山上掃部連角麻呂等於新羅是歳新羅王遣沙㖨部沙飡金多遂爲質從者三十人 僧一人侍郎二人丞一人達官郎一人中客五人才伎十人譯語一人雜傔人十六人并三十七人也

白雉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車駕幸味經宮觀賀正禮 味經此云阿膩賦 是日車駕還宮二月庚午朔戊寅穴戸國司草壁連醜經獻白雉曰國造首之同族贄正月九日於麻山獲焉於是問諸百濟君曰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白雉在所見焉云云又問沙門等沙門對曰耳未所聞目所未覩宜赦天下使悦民心道登法師曰昔高麗欲營伽藍無地不覽便於一所白鹿徐行遂於此地營造伽藍名白鹿薗寺住持佛法又白雀見于一寺田莊國人僉曰休祥又遣大唐使者持死三足烏來國人亦曰休祥斯等雖微尚謂祥物況復白雉僧旻法師曰此謂休祥足爲希物伏聞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又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又王者清素則山出白雉又王者仁聖則見周成王時越裳氏來獻白雉曰吾聞國之黄耇曰久矣無別風淫雨江海不波溢三年於茲矣意中國有

聖人乎盍往朝之故重三譯而至又晉武帝咸寧元年見松滋是則休祥可赦天下是以白雉使放于園甲申朝庭隊仗如元會儀左右大臣百官人等爲四列於紫門外以粟田臣飯虫等四人使執雉輿而在前去左右大臣乃率百官及百濟君豐璋其弟塞城忠勝高麗侍醫毛治新羅侍學士等而至中庭使三國公麻呂猪名公高見三輪君甕穗紀臣乎麻呂岐太四人代執雉輿而進殿前時左右大臣就執輿前頭伊勢王三國公麻呂倉臣小屎執輿後頭置於御座之前天皇即召皇太子共執而觀皇太子退而再拜使巨勢大臣奉賀曰公卿百官人等奉賀陛下以淸平德治天下之故爰有白雉自西方出乃是陛下及至千秋萬歲淨治四方大八嶋公卿百官及諸百姓等冀磬忠誠勤將事奉賀訖再拜詔曰聖王出世治天下時天則應之示其祥瑞曩者西土之君周成王世與漢明帝時白雉爰見我日本國譽田天皇之世白烏樔宮大鷦鷯帝之時龍馬西見是以自古迄今祥瑞時見以應有德其類多矣所謂鳳凰騏驎白雉白烏若斯鳥獸及于草木有符應者皆是天地所生休祥嘉瑞也夫明聖之君獲斯祥瑞適其宜也朕惟虛薄何以享斯蓋此專由扶翼公卿臣連伴造國造等各盡丹誠奉遵制度之所致也是故始於公卿及百官等以淸白意敬奉神祇並受休祥令榮天下又詔曰四方諸國郡等由天委付之故朕總臨而御寓今我親神祖之所知穴戶國中有此嘉瑞所以大赦天下改元白雉仍禁放鷹於穴戶境賜公卿大夫以下至于令史各有差於是褒美國司草壁連醜經授大山并大給各有差復

穴戶三年調役夏四月新羅遣使貢調（或本云是天皇世高麗百濟新羅三國毎年遣使貢獻也）冬十月爲入宮地所壞丘墓及被遷人者賜物各有差即遣將作大匠荒田井直比羅夫立宮堺標是月始造丈六繡像侠侍八部等四十六像是歲漢山口直大口奉詔刻千佛像遣倭漢直縣白髮部連鐙難波吉士胡床於安藝國使造百濟舶二隻

二年春三月甲午朔丁未丈六繡像等成戊申皇祖母尊請十師等設齋六月百濟新羅遣使貢調獻物冬十二月晦於味經宮請二千一百餘僧尼使讀一切經是夕燃二千七百餘燈於朝庭內使讀安宅土側等經於是天皇從於大郡遷居新宮號曰難波長柄豐碕宮是歲新羅貢調使知万沙飡等著唐國服泊于筑紫朝庭惡恣移俗訶嘖追還于時巨勢大臣奏請之曰方今不伐新羅於後必當有悔其伐之狀不須擧力自難波津至于筑紫海裏相接浮盈艫舳召新羅問其罪者可易得焉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元日禮訖車駕幸大郡宮自正月至是月班田既訖凡田長三十步爲段十段爲町（段租稻一束半町租稻十五束）三月戊午朔丙寅車駕還宮夏四月戊子朔壬寅請沙門惠隱於內裏使講無量壽經以沙門惠資爲論議者以沙門一千爲作聽衆丁未罷講自於此日初連雨水至于九日損壞宅屋傷害田苗人及牛馬溺死者衆是月造戶籍凡五十戶爲里毎里長一人凡戶主皆以家長爲之凡戶皆五家相保一人爲長以相檢察新羅百濟遣使貢調獻物秋九月造宮已訖其宮殿之狀不可殫論冬十二月晦請天下僧尼於內裏設齋大捨燃燈

四年夏五月辛亥朔壬戌發遣大唐大使小山上吉士長丹副使小乙上吉士駒（駒更名絲）學問僧道嚴道通道光惠施覺勝弁正惠照僧忍知聰道昭定惠（定惠內大臣之長子也）安達（安達中臣渠每連之子）道觀（道觀春日粟田臣百濟之子）學生巨勢臣藥（藥豐足臣之子）氷連老人（老人眞玉之子或本以學問僧知辨義德學生坂合部連磐積而增焉）幷一百二十一人倶乘一船以室原首御田爲送使又大使大山下高田首根麻呂（更名八掬脛）副使小乙上掃守連小麻呂學問僧道福義向幷一百二十人倶乘一船以土師連八手爲送使是月天皇幸旻法師房而問其疾遂口勅恩命（或本於五年七月云僧旻法師臥病於阿曇寺於是天皇幸而問之仍執其手曰若法師今日亡者朕從明日亡）六月百濟新羅遣使貢調獻物修治處處大道天皇聞旻法師命終而遣使弔幷多送贈皇祖母尊及皇太子等皆遣使弔旻法師喪遂爲法師命畫工狛竪部子麻呂鯽魚戶直等多造佛菩薩像安置於川原寺（或本云在山田寺）秋七月被遣大唐使人高田根麻呂等於薩麻之曲竹嶋之間合船沒死唯有五人繫胸一板流遇竹嶋不知所計五人之中門部金採竹爲筏泊于神嶋凡此五人經六日六夜而全不食飯於是褒美金進位給祿是歲太子奏請曰欲冀遷于倭京天皇不許焉皇太子乃奉皇祖母尊間人皇后幷率皇弟等往居于倭飛鳥河邊行宮于時公卿大夫百官人等皆隨而遷由是天皇恨欲捨於國位令造宮於山碕乃送歌於間人皇后曰舸娜紀都該阿我柯賦古麻播比枳涅世儒阿我柯賦古麻乎比騰瀰都羅武箇

五年春正月戊申朔夜鼠向倭都而遷壬子以紫冠授中臣鎌足連增封若干戶二月遣大唐押使大錦上高向史玄理（或本云夏五月遣大唐押使大花下高向玄理）大使小錦下河邊臣麻呂副使大山下藥師惠日判官大乙上書直麻呂宮首阿彌陀（或本云判官小山下書直麻呂）小乙上岡君宜置始連大伯小乙下中臣間人連老（老此云於喩）田邊史鳥等分乘二船留連數月取新羅道泊于萊州遂到于京奉覲天子於是東宮監門郭丈擧悉問日本國之地里及國初之神名皆隨問而答押使高向玄理卒於大唐（伊吉博得言學問僧惠妙於唐死知聰於海死智國於海死智宗以庚寅年付新羅船歸覺勝於唐死義通於海死定惠以乙丑年付劉德高等船歸妙位法勝學生氷連老人高黃金幷十二人別倭種韓智興趙元寶今年共使人歸）夏四月吐火羅國男二人女二人舍衞女一人被風流來于日向秋七月甲戌朔丁酉西海使吉士長丹等共百濟新羅送使泊于筑紫是月褒美西海使等奉對唐國天子多得文書寶物授小山上大使吉士長丹以小華下賜封二百戶賜姓爲呉氏授小乙上副使吉士駒以小山上冬十月癸卯朔皇太子聞天皇病疾乃奉皇祖母尊間人皇后幷率皇弟公卿等赴難波宮壬子天皇崩于正寢仍起殯於南庭以小山上百舌鳥土師連土德主殯宮之事十二月壬寅朔己酉葬于大坂磯長陵是日皇太子奉皇祖母尊遷居倭河邊行宮老者語之曰鼠向倭都遷都之兆也是歲高麗百濟新羅遣使奉弔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五 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六

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　齊明天皇

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初適於橘豐日天皇之孫高向王、而生漢皇子。後適於息長足日廣額天皇、而生二男一女。二年、立為皇后。見息長足日廣額天皇紀。十三年冬十月、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崩。明年正月、皇后即天皇位。改元四年六月、讓位於天萬豐日天皇。稱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曰皇祖母尊。天萬豐日天皇後五年十月崩。

元年春正月壬申朔甲戌、皇祖母尊即天皇位於飛鳥板蓋宮。五月庚午朔、空中有乘龍者。貌似唐人。著青油笠、而自葛城嶺、馳隱膽駒山。及至午時、從於住吉松嶺之上、西向馳去。秋七月己巳朔己卯、於難波朝、饗北蝦夷九十九人、東蝦夷九十五人。并設百濟調使一百五十人。仍授柵養蝦夷九人、津刈蝦夷六人、冠各二階。八月戊戌朔、河邊臣麻呂等、自大唐還。冬十月丁酉朔己酉、於小墾田、造起宮闕、擬將瓦覆。又於深山廣谷、擬造宮殿之材、朽爛者多。遂止弗作。是冬、災飛鳥板蓋宮。故遷居飛鳥川原宮。是歲、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百濟大使西部達率余宜受、副使東部恩率調信仁、凡一百餘人。）蝦夷・隼人、率衆內屬。詣闕朝獻。新羅別以及湌彌武為質。以十二人為才伎者。彌武遇疾而死。是年也、太歲乙卯。

二年秋八月癸巳朔庚子、高麗遣達沙等進調。（大使達沙、副使伊利之、總八十一人。）九月、遣高麗大使膳臣葉積、副使坂合部連磐鍬、大判官犬上君白麻呂、中判官河內書首（闕名）、小判官大藏衣縫造麻呂。是歲、於飛鳥岡本、更定宮地。時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為張紺幕於此宮地、而饗焉。遂起宮室。天皇乃遷。號曰後飛鳥岡本宮。於田身嶺、冠以周垣。（田身山名。此云大務。）復於嶺上兩槻樹邊起觀。號為兩槻宮。亦曰天宮。時好興事。廼使水工穿渠。自香山西至石上山。以舟二百隻、載石上山石、順流控引、於宮東山累石為垣。時人謗曰、狂心渠。損費功夫三萬餘矣。費損造垣功夫七萬餘矣。宮材爛矣、山椒埋矣。又謗曰、作石山丘、隨作自破。（若據未成之時、作此謗乎。）又作吉野宮。西海使佐伯連栲繩（闕位階級）・小山下難波吉士國勝等、自百濟還、獻鸚鵡一隻。災岡本宮。

三年秋七月丁亥朔己丑、覩貨邏國男二人・女四人、漂泊于筑紫。言、臣等初漂泊于海見嶋。乃以驛召。辛丑、作須彌山像於飛鳥寺西。且設盂蘭瓫會。暮饗覩貨邏人。（或本云、墮羅人。）九月、有間皇子、性黠陽狂、云々。往牟婁溫湯、偽療病來。讚國體勢曰、纔觀彼地、病自蠲消、云々。天皇聞悅、思欲往觀。是歲、使使於新羅曰、欲將沙門智達・間人連御廐・依網連稚子等、付汝國使、令送到大唐。新羅不肯聽送。由是、沙門智達等還歸。西海使小花下阿曇連頰垂・小山下津臣傴僂、（傴僂此云倶豆磨。）自百濟還、獻駱駝一箇・驢二箇。石見國言、白狐見。

四年春正月甲申朔丙申、左大臣巨勢德太臣薨。夏四月、阿陪臣（闕名）率船師一百八十艘伐蝦夷。齶田・渟代、二郡蝦夷、望怖乞降。於是、勒軍、陳船於齶田浦。齶田蝦夷恩荷、進而誓曰、不為官軍故持弓矢。但奴等性食肉故持。若為官軍、以儲弓矢、齶田浦神知矣。將清白心、仕官朝矣。仍授恩荷以小乙上、定渟代・津輕、二郡郡領。遂

於有間濱、召聚渡嶋蝦夷等、大饗而歸。五月、皇孫建王、八歲薨。今城谷上、起殯而收。天皇本以皇孫有順而器重之。故不忍哀傷、慟極甚。詔群臣曰、萬歲千秋之後、要合葬於朕陵。廼作歌曰、伊磨紀那屢、乎武例我禹杯爾、倶謨娜尼母、旨屢倶之多々婆、那爾柯那皚柯武。其一。伊喩之々乎、都那遇何播杯能、倭柯矩娑能、倭柯倶阿利岐騰、阿我謨婆儺倶爾。其二。阿須箇我播、瀰儺蟻羅毗都々、喩矩瀰都能、阿比娜謨儺倶母、於母保喩屢柯母。其三。天皇時々唱而悲哭。秋七月辛巳朔甲申、蝦夷二百餘、詣闕朝獻。饗賜贍給、有加於常。仍授柵養蝦夷二人位一階。渟代郡大領沙尼具那小乙下。（或所云、位二階、使檢戶口。）少領宇婆左建武。勇健者二人位一階。別賜沙尼具那等、鮹旗二十頭・鼓二面・弓矢二具・鎧二領。授津輕郡大領馬武大乙上、少領青蒜小乙下。勇健者二人位一階。別賜馬武等、鮹旗二十頭・鼓二面・弓矢二具・鎧二領。授都岐沙羅柵造（闕名）位二階、判官位一階。授渟足柵造大伴君稻積小乙下。又詔渟代郡大領沙尼具那、檢覈蝦夷戶口與虜戶口。是月、沙門智通・智達、奉勅、乘新羅船往大唐國、受無性衆生義於玄奘法師所。冬十月庚戌朔甲子、幸紀溫湯。天皇憶皇孫建王、愴爾悲泣。乃口號曰、耶麻古曳底、于瀰倭柁留騰母、於母之樓枳、伊麻紀能禹知播、倭須羅庚麻自珥。其一。瀰儺度能、于之裒能矩娜利、于那倶娜梨、于之廬母倶例尼、飫岐底舸庚舸武。其二。于都倶之枳、阿餓倭柯枳古弘、飫岐底舸庚舸武。其三。詔秦大藏造萬里曰、傳斯歌勿令忘於世。十一月庚辰朔壬午、留守官蘇我赤兄臣語有間皇子曰、天皇所治政事有三失矣。大起倉庫、積聚民財、一也。長穿渠水、損費公糧、二也。於舟載石、運積為丘、三也。有間皇子乃知赤兄之善己、而欣然報答之曰、吾年始可用兵時矣。甲申、有間皇子向赤兄家、登樓而謀。夾膝自斷。於是、知相之不祥、俱盟而止。皇子歸而宿之。是夜半、赤兄遣物部朴井連鮪、率造宮丁、圍有間皇子於市經家。便遣驛使奏天皇所。戊子、捉有間皇子與守君大石・坂部連藥・鹽屋連鯯魚、送紀溫湯。舍人新田部米麻呂從焉。於是、皇太子親問有間皇子曰、何故謀反。答曰、天與赤兄知。吾全不解。庚寅、遣丹比小澤連國襲、絞有間皇子於藤白坂。是日、斬鹽屋連鯯魚・舍人新田部連米麻呂於藤白坂。鹽屋連鯯魚臨誅言、願令右手作國寶器。流守君大石於上毛野國、坂合部藥於尾張國。（或本云、有間皇子與蘇我臣赤兄・鹽屋連小戈・守君大石・坂合部連藥、取短籍卜謀反之事。或本云、有間皇子曰、先燔宮室、以五百人、一日兩夜、邀牟婁津、疾以船師斷淡路國。使如牢圄、其事易成。或人諫曰、不可也。所計既然、而無德矣。方今皇子年始十九。未及成人。可至成人、而得其德。他日、有間皇子與一判事謀反之時、皇子案机之脚、無故自斷。其謨不止、遂被誅戮也。）是歲、越國守阿部引田臣比羅夫討肅慎、獻生羆二・羆皮七十枚。沙門智踰造指南車。出雲國言、於北海濱魚死而積。厚三尺許。其大如鮐。雀喙針鱗。鱗長數寸。俗曰、雀入於海化而為魚。名曰雀魚。（或本云、至庚申年七月、百濟遣使奏言、大唐・新羅幷力伐我。既以義慈王・王后・太子、為虜而去。由是、國家以兵士甲卒陣西北畔。繕修城柵。斷塞山川之兆也。）又西海使小花下阿曇連頰垂、自百濟還言、百濟伐新羅還時、馬自行道於寺金堂。晝夜勿息。唯食草時止。（或本云、至庚申年、為敵所滅之應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朔辛巳、天皇至自紀溫湯。三月戊寅朔、天皇幸吉野而肆宴焉。庚辰、天皇幸近江之平浦。（平、此云比羅。）丁亥、吐火羅人

共妻舍衞婦人來。甲午、甘檮丘東之川上造須弥山、而饗陸奥與越蝦夷。是月、遣阿倍臣（闕名）率船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國。阿倍臣簡集飽田・渟代二郡蝦夷二百四十一人、其虜三十一人、津輕郡蝦夷一百十二人、其虜四人、膽振鉏蝦夷二十人、於一所而大饗賜祿。（膽振鉏、此云伊浮梨娑陛。）即以船一隻與五色綵帛、祭彼地神。至肉入籠。時問菟蝦夷膽鹿嶋・菟穗名二人進曰、可以後方羊蹄爲政所焉。（肉入籠、此云之之梨姑。問菟、此云塗毗宇。菟穗名、此云宇保那。後方羊蹄、此云斯梨蔽之。政所、蓋蝦夷郡乎。）隨膽鹿嶋等語、遂置郡領而歸。授道奥與越國司位各二階、郡領與主政各一階。（或本云、阿倍引田臣比羅夫、與肅愼戰而歸。獻虜四十九人。）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錦下坂合部連石布・大仙下津守連吉祥、使於唐國。仍以陸道奥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伊吉連博徳書曰、同天皇之世、小錦下坂合部石布連・大山下津守吉祥連等二船、奉使呉唐之路。以己未年七月三日、發自難波三津之浦。八月十一日、發自筑紫大津之浦。九月十三日、行到百濟南畔之嶋。嶋名毋分明。以十四日寅時、二船相從、放出大海。十五日日入之時、石布連船、横遭逆風、漂到南海之嶋。嶋名爾加委。仍爲嶋人所滅。便東漢長直阿利麻・坂合部連稻積等五人、盜乘嶋人之船、逃到括州。州縣官人、送到洛陽之京。十六日夜半之時、吉祥連船、行到越州會稽縣須岸山。東北風、風太急。二十二日行到餘姚縣。所乘大船及諸調度之物、留着彼處。潤十月一日、行到越州之底。十月十五日、乘驛入京。二十九日、馳到東京。天子在東京。三十日、天子相見問訊之、日本國天皇、平安以不。使人謹答、天地合德、自得平安。天子問曰、執事卿等、好在以不。使人謹答、天皇憐重、亦得好在。天子問曰、國内平不。使人謹答、治稱天地、萬民無事。天子問曰、此等蝦夷國有何方。使人謹答、國有東北。天子問曰、蝦夷幾種。使人謹答、類有三種。遠者名都加留、次者麁蝦夷、近者名熟蝦夷。今此熟蝦夷。毎歳、入貢本國之朝。天子問曰、其國有五穀。使人謹答、無之。食肉存活。天子問曰、國有屋舍。使人謹答、無之。深山之中、止住樹本。天子重曰、朕見蝦夷身面之異、極理喜怪。使人遠來辛苦。退在館裏。後更相見。十一月一日、朝有冬至之會。會日亦覲。所朝諸蕃之中、倭客最勝。後由出火之亂、棄而不復檢。十二月三日、韓智興傔人西漢大麻呂、枉讒我客。客等獲罪唐朝、已決流罪。前流智興於三千里之外。客中有伊吉連博徳奏。因即免罪。事了之後、勅旨、國家來年必有海東之政。汝等倭客、不得東歸。遂匿西京、幽置別處。閉戸防禁、不許東西、困苦經年。難波吉士男人書曰、向大唐大使觸嶋而覆。副使親覲天子、奉示蝦夷。於是蝦夷以白鹿皮一・弓三・箭八十獻于天子。）庚寅、詔群臣、於京内諸寺勸講盂蘭盆經、使報七世父母。是歲、命出雲國造（闕名）修嚴神之宮。狐嚙斷於友郡役丁所執葛末而去。又狗嚙置死人手臂於言屋社。（言屋、此云伊浮瑘。天子崩兆。）又高麗使人持羆皮一枚、稱其價曰、綿六十斤。市司咲而避去。高麗畫師麻呂、設同姓賓於私家日、借官羆皮七十枚、而爲賓席。客等羞怪而退。

六年春正月壬寅朔、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一百餘、泊于筑紫。三月、遣阿倍臣（闕名）率船師二百艘、伐肅愼國。阿倍臣以陸奥蝦夷令乘己船、到大河側。於是、渡嶋蝦夷一千餘、屯聚海畔、向河而營。營中二人、進而急叫曰、肅愼船師多來、將殺我等之故、願欲濟河而仕官矣。阿倍臣遣船喚至兩箇蝦夷、問賊隱所與其船數。兩箇蝦夷、便指隱所曰、船二十餘艘。即遣使喚、而不肯來。阿倍臣乃積綵帛・兵・鐵等於海畔、而令貪嗜。肅愼乃陳船師、繫羽於木、擧而爲旗。齊棹近來、停於淺處。從一船裏、出二老翁、廻行、熟視所積綵帛等物。便換著單衫、各提布一端、乘船還去。俄而老翁更來、脱置換衫、并置提布、乘船而退。阿倍臣遣數船使喚、不肯來、復於弊賂辨嶋。（弊賂辨、度嶋之別也。）食頃乞和、遂不肯聽。據己柵戰。于時、能登臣馬身龍、爲敵被殺。猶戰未倦之間、賊破殺己妻子。夏五月辛丑朔戊申、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到難波館。是月、有司奉勅、造一百高座・一百衲袈裟、設仁王般若之會。又皇太子初造漏剋、使民知時。又阿倍引田臣（闕名）獻夷五十餘。又於石上池邊作須弥山、高如廟塔、以

饗肅愼四十七人。又擧國百姓、無故持兵往還於道。（國老言、百濟國失所之相乎。）秋七月庚子朔乙卯、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罷歸。又覩貨邏人乾豆波斯達阿、欲歸本土、求請送使曰、願後朝於大國。所以留妻爲表。乃與數十人、入于西海之路。（高麗沙門道顯日本世記曰、七月云云。春秋智、借大將軍蘇定方之手、使撃百濟亡之。或曰、百濟自亡。由君大夫人妖女之無道、擅奪國柄、誅殺賢良故、召斯禍矣。可不愼歟、可不愼歟。其注云、新羅春秋智、不得願於内臣蓋金。故亦使於唐、捨俗衣冠、請媚於天子、投禍於鄰國、而構斯意行者也。伊吉連博徳書云、庚申年八月、百濟已平之後、九月十二日、放客本國。十九日、發自西京。十月十六日、還到東京、始得相見阿利麻等五人。十一月一日、爲將軍蘇定方等所捉百濟王以下、太子隆等、諸王子十三人、大佐平沙宅千福・國辨成以下三十七人、并五十許人、奉進朝堂。急引趍向天子。天子恩勅、見前放著。十九日、賜勞。二十四日、發自東京。）九月己亥朔癸卯、百濟遣達率（闕名）・沙弥覺從等、來奏曰、（或本云、逃來告難。）今年七月、新羅恃力作勢、不親於隣。引構唐人、傾覆百濟。君臣總俘、略無噍類。（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蘇定方、率船師、軍于尾資之津。新羅王春秋智、率兵馬、軍于怒受利之山。夾撃百濟、相戰三日、陷我王城。同月十三日、始破王城。怒受利山、百濟之東堺也。）於是、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發憤、據任射岐山。（或本云、北任叙利山。）達率餘自進、據中部久麻怒利城。（或本云、都々岐留山。）各營一所、誘聚散卒。兵盡前役。故以棓戰。新羅軍破。百濟奪其兵。既而百濟兵翻鋭。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鳩集同國、共保王城。國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進。唯福信起神武之權、興既亡之國。冬十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貴智等、來獻唐俘一百餘人。今美濃國不破・片縣二郡唐人等也。又乞師請救。并乞王子余豐璋曰、（或本云、佐平貴智・達率正珍也。）唐人率我蝥賊、來蕩搖我疆埸、覆我社稷、俘我君臣。（百濟王義慈・其妻恩古・其子隆等・其臣佐平千福・國辨成・孫登等凡五十餘、秋於七月十三日、爲蘇將軍所捉、而送去於唐國。蓋是、無故持兵之徴乎。）而百濟國、遙頼天皇護念、更鳩集以成邦。方今謹願、迎百濟國遣侍天朝王子豐璋、將爲國主。云云。

詔曰、乞師請救、聞之古昔。扶危繼絶、著自恆典。百濟國窮來歸我。以本邦喪亂、靡依靡告。枕戈嘗膽、必存拯救。遠來表啓。志有難奪。可分命將軍、百道倶前。雲會雷動、倶集沙喙、翦其鯨鯢、紓彼倒懸。宜有司具爲與之、以禮發遣。云云。（送王子豐璋及妻子與其叔父忠勝等。其正發遣之時、見于七年。或本云、天皇立豐璋爲王、立塞上爲輔、而以禮發遣焉。）十二月丁卯朔庚寅、天皇幸于難波宮。天皇方隨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將遣救軍、而初幸斯、備諸軍器。是歲、欲爲百濟將伐新羅、乃勅駿河國造船。已訖挽至續麻郊之時、其船夜中無故艫舳相反。衆知終敗。科野國言、蠅群向西、飛踰巨坂。大如十圍。高至蒼天。或知救軍敗績之怪。有童謠曰、摩比邏矩都能俱例豆例於能幣陀乎邏賦倶能理歌理鵝美和陀騰能理歌美烏能陛陀烏邏賦倶能理歌理鵝甲子騰和與騰美烏能陛陀烏邏賦倶能理歌理鵝。

七年春正月丁酉朔壬寅、御船西征、始就于海路。甲辰、御船到于大伯海。時大田姬皇女産女焉。仍名是女曰大伯皇女。庚戌、御船泊于伊豫熟田津石湯行宮。（熟田津、此云儞枳柁豆。）三月丙申朔庚申、御船還至于娜大津。居于磐瀬行宮。天皇改此名曰長津。夏四月、百濟福信遣使上表、乞迎其王子糺解。（釋道顯日本世記曰、百濟福信獻書、祈其君糺解於東朝。或本云、四月、天皇遷居于朝倉宮。）五月乙未朔癸卯、天皇遷居于朝倉橘廣庭宮。是時、斮除朝倉社木、而作此宮之故、神忿壞殿。亦見宮中鬼火。由是、大舍人及諸近侍、病死者衆。丁巳、耽羅始遣王子阿波伎等貢獻。（伊吉連博徳書云、辛酉年正月二十五日、還到越州。四月一日、從越州上路東歸。七日、行到檉岸山明。以八日雞鳴之時、順西南風、放船大海。海中迷途、漂蕩辛苦。九日八夜、僅到耽羅之嶋。便即招慰嶋人王子阿波伎等九人、同載客船、擬獻帝朝。五月二十三日、奉進朝倉之朝。耽羅入朝、始於此時。又爲智興傔人東漢草直足嶋所讒、使人等不蒙寵命。使人等怨徹于上天之神、震死足嶋。時人稱曰、大倭天之報近。）

（耽羅入朝始於此時。又爲智興傔人東漢草直足嶋所讒，使人等不蒙寵命。使人等怨徹于上天之神，震死足嶋。時人稱曰，大倭天報之近。）六月，伊勢王薨。秋七月甲午朔丁巳，天皇崩于朝倉宮。八月甲子朔，皇太子奉徙天皇喪，還至磐瀨宮。是夕，於朝倉山上有鬼，著大笠，臨視喪儀。衆皆嗟怪。冬十月癸亥朔己巳，天皇之喪歸就于海。於是，皇太子泊於一所，哀慕天皇，乃口號曰，枳瀰我梅能姑裒之枳舸羅儞婆底底威底舸矩野姑悲武謀枳瀰我梅弘報梨。乙酉，天皇之喪還泊于難波。十一月壬辰朔戊戌，以天皇喪殯于飛鳥川原。自此發哀至于九日。（日本世記云，十一月，福信所獲唐人續守言等至于筑紫。或本云，辛酉年，百濟佐平福信所獻唐俘一百六口，居于近江國墾田。庚申年既云福信獻唐俘，故今存注，其決焉。）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六 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七

天命開別天皇　天智天皇

天命開別天皇，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太子也。母曰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四年，讓位於天萬豐日天皇，立天皇爲皇太子。天萬豐日天皇後五年十月崩。明年，皇祖母尊卽天皇位。七年七月丁巳崩。皇太子素服稱制。是月，蘇將軍與突厥王子契苾加力等，水陸二路至于高麗城下。皇太子遷居于長津宮。稍聽水表之軍政。八月，遣前將軍大華下阿曇比邏夫連・小華下河邊百枝臣等，後將軍大華下阿倍引田比邏夫臣・大山上物部連熊・大山上守君大石等，救於百濟。仍送兵杖・五穀。（或本續此云，別使大山下狹井連檳榔・小山下秦造田來津守護百濟。）九月，皇太子御長津宮，以織冠授於百濟王子豐璋。復以多臣蔣敷之妹妻之焉。乃遣大山下狹井連檳榔・小山下秦造田來津，率軍五千餘，衞送於本鄕。於是，豐璋入國之時，福信迎來，稽首奉國朝政，皆悉委焉。十二月，高麗言，惟十二月，於高麗國寒極浿凍。故唐軍雲車衝輣，鼓鉦吼然。高麗士卒膽勇雄壯。故更取唐二壘。唯有二塞。亦備夜取之計。唐兵抱膝而哭。鋭鈍力竭而不能拔。噬臍之恥，非此而何。（釋道顯云，言春秋之志，正起于高麗。而先聲百濟。百濟近侵甚，苦急。故爾也。）是歲，播磨國司岸田臣麻呂等獻寶劍言，於狹夜郡人禾田穴內獲焉。又日本救高麗軍將等，泊于百濟加巴利濱而然火焉。灰變爲孔，有細響。如鳴鏑。或曰，高麗・百濟終亡之徵乎。

元年春正月辛卯朔丁巳，賜百濟佐平鬼室福信矢十萬隻・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斛。三月庚寅朔癸巳，賜百濟王布三百端。是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國家。仍遣軍將據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堺，新羅不獲輸其西壘。夏四月，鼠產於馬尾。釋道顯占曰，北國之人將附南國。蓋高麗破而屬日本乎。夏五月，大將軍大錦中阿曇比邏夫連等，率船師一百七十艘，送豐璋等於百濟國。宣勅，以豐璋等使繼其位。又予金策於福信，而撫其背，褒賜爵祿。于時，豐璋等與福信稽首受勅，衆爲流涕。六月己未朔丙戌，百濟遣達率萬智等，進調獻物。冬十二月丙戌朔，百濟王豐璋，其臣佐平福信等，與狹井連（闕名）・朴市田來津議曰，此州柔者，遠隔田畝，土地磽确，非農桑之地。是拒戰之場。此焉久處，民可飢饉。今可遷於避城。避城者，西北帶以古連旦涇之水，東南據深泥巨堰之防。繚以周田，決渠降雨。華實之毛，則三韓之上腴焉。衣食之源，則二儀之隩區矣。雖曰地卑，豈不遷歟。於是，朴市田來津獨進而諫曰，避城與敵所在之間，一夜可行。相近茲甚。若有不虞，其悔難及者矣。夫飢者後也，亡者先也。今敵所以不妄來者，州柔設置山險，盡爲防禦，山峻高而谿隘，守而攻難之故也。若處卑地，何以固居，而不搖動，及今日乎。遂不聽諫，而都避城。是歲，爲救百濟，修繕兵甲，備具船舶，儲設軍粮。是年太歲壬戌也。

二年春二月乙酉朔丙戌，百濟遣達率金受等進調。新羅人燒燔百濟南畔四州，幷取安德等要地。於是，避城去賊近。故勢不能居。乃還居於州柔。如田來津之所計。是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續守言等。三月，遣前將軍上毛野君稚子・間人連大蓋，中將軍巨勢神前臣譯語・三輪君根呂，後將軍阿倍引田臣比邏夫・大宅臣鎌柄，率

二萬七千人打新羅夏五月癸丑朔犬上君〈闕名〉馳告兵事於高麗而
還見糺解於石城糺解仍語福信之罪六月前將軍上毛野君稚
子等取新羅沙鼻岐奴江二城百濟王豐璋嫌福信有謀反心以
革穿掌而縛時難自決不知所爲乃問諸臣曰福信之罪既如此
焉可斬不於是達率德執得曰此惡逆人不合放捨福信即唾於
執得曰腐狗癡奴王勒健兒斬而醢首秋八月壬午朔甲午新羅
以百濟王斬己良將謀直入國先取州柔於是百濟知賊所計謂
諸將曰今聞大日本國之救將廬原君臣率健兒萬餘正當越海
而至願諸將軍等應預圖之我欲自往待饗白村戊戌賊將至於
州柔繞其王城大唐軍將率戰船一百七十艘陣烈於白村江戊
申日本船師初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堅陣
而守己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相謂之曰我等爭先
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軍大唐便自左右
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續赴水溺死者衆艫舳不得廻旋朴
市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於焉戰死是時百濟王
豐璋與數人乘船逃去高麗九月辛亥朔丁巳百濟州柔城始降
於唐是時國人相謂之曰州柔降矣事無奈何百濟之名絶于今
日丘墓之所豈能復往但可往於弖禮城會日本軍將等相謀事
機所要遂教本在枕服岐城之妻子等令知去國之心辛酉發途
於牟弖癸亥至弖禮甲戌日本船師及佐平余自信達率木素貴
子谷那晉首憶禮福留幷國民等至於弖禮城明日發船始向日
本

三年春二月己卯朔丁亥天皇命大皇弟宣增換冠位階名及
氏上民部家部等事其冠有二十六階大織大縫小縫大紫小紫
大錦上大錦中大錦下小錦上小錦中小錦下大山上大山中大
山下小山上小山中小山下大乙上大乙中大乙下小乙上小乙
中小乙下大建小建是爲二十六階焉改前華曰錦從錦至乙加
十階又加換前初位一階爲大建小建二階以此爲異餘並依前
其大氏之氏上賜大刀小氏之氏上賜小刀其伴造等之氏上賜
干楯弓矢亦定其民部家部三月以百濟王善光王等居于難波
有星殞於京北是春地震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濟鎭將劉仁願
遣朝散大夫郭務悰等進表函與獻物是月大紫蘇我連大臣薨
〈或本大臣薨注五月〉六月嶋皇祖母命薨冬十月乙亥朔戊寅發遣郭務悰
等勅是日中臣内臣遣沙門智祥賜物於郭務悰戊寅饗賜郭務
悰等是月高麗大臣蓋金終於其國遺言於兒等曰汝等兄弟和
如魚水勿爭爵位若不如是必爲隣咲十二月甲戌朔乙酉郭務
悰等罷歸是月淡海國言坂田郡人小竹田史身之猪槽水中忽
然稻生身取而收日々到富栗太郡人磐城村主殷之新婦床席
頭端一宿之間稻生而穗其旦垂穎而熟明日之夜更生一穗新
婦出庭兩箇鑰匙自天落前婦取而與殷殷得始富是歲於對馬
嶋壹岐嶋筑紫國等置防與烽又於筑紫築大堤貯水名曰水城
四年春二月癸酉朔丁酉間人大后薨是月勘校百濟國官位階級
仍以佐平福信之功授鬼室集斯小錦下〈其本位達率〉復以百濟百姓
男女四百餘人居于近江國神前郡三月癸卯朔爲間人大后度

三百三十人是月給神前郡百濟人田秋八月遣達率答㶱春初
城於長門國遣達率憶禮福留達率四比福夫於筑紫國築大野及
椽二城耽羅遣使來朝九月庚午朔壬辰唐國遣朝散大夫沂州
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等謂右戎衞郎將上柱國百濟禰軍朝散大夫柱國郭務悰凡二百五十四人七
月二十八日至于對馬九月二十日至于筑紫二十二日進表函焉〉冬十月己亥朔己酉大閲于菟
道十一月己巳朔辛巳饗賜劉德高等十二月戊戌朔辛亥賜物
於劉德高等是月劉德高等罷歸是歲遣小錦守君大石等於大唐
云云〈等謂小山坂合部連石積大乙吉士岐彌吉士針間蓋送唐使人乎〉
五年春正月戊辰朔戊寅高麗遣前部能婁等進調是日耽羅遣
王子始如等貢獻三月皇太子親往於佐伯子麻呂連家問其所
患慨歎元從之功夏六月乙未朔戊戌高麗前部能婁等罷歸秋
七月大水是秋復租調冬十月甲午朔己未高麗遣臣乙相奄鄒
等進調〈大使臣乙相奄鄒副使達相遁二位玄武若光等〉是冬京都之鼠向近江移以百
濟男女二千餘人居于東國凡不擇緇素起癸亥年至于三歲並賜
官食倭漢沙門知由獻指南車
六年春二月壬辰朔戊午合葬天豐財重日足姫天皇與間人皇
女於小市岡上陵是日以皇孫大田皇女葬於陵前之墓高麗百
濟新羅皆奉哀於御路皇太子謂群臣曰我奉皇太后天皇之所
勅憂恤萬民之故不起石槨之役所冀永代以爲鏡誡三月辛
酉朔己卯遷都于近江是時天下百姓不願遷都諷諫者多童謠
亦衆日々夜々失火處多六月葛野郡獻白鷰秋七月己未朔己
巳耽羅佐平椽磨等貢獻八月皇太子幸倭京冬十月高麗太兄
男生出城巡國於是城内二弟聞側助士大夫之惡言拒而勿入
由是男生奔入大唐謀滅其國十一月丁巳朔乙丑百濟鎭將劉
仁願遣熊津都督府熊山縣令上柱國司馬法聰等送大山下境
部連石積等於筑紫都督府己巳司馬法聰等罷歸以小山下伊吉
連博德大乙下笠臣諸石爲送使是月築倭國高安城讃吉國山
田郡屋嶋城對馬國金田城閏十一月丁亥朔丁酉以錦十四疋
纈十九匹緋二十四匹紺布二十四端桃染布五十八端斧二十
六釤六十四刀子六十一枚賜椽磨等
七年春正月丙戌朔戊子皇太子即天皇位〈或本云六年歳次丁卯三月即位〉壬
辰宴群臣於内裏戊申送使博德等服命二月丙辰朔戊寅立古
人大兄皇子女倭姫王爲皇后遂納四嬪有蘇我山田石川麻呂
大臣女曰遠智娘〈或本云美濃津子娘〉生一男二女其一曰大田皇女其二
曰鸕野皇女及有天下居于飛鳥淨御原宮後移宮于藤原其三曰
建皇子唖不能語〈或本云遠智娘生一男二女其一曰建皇子其二曰大田皇女其三曰鸕野皇女或本云蘇我山田麻呂大臣女曰茅渟娘生大田皇女與娑羅羅皇女〉次有遠智娘弟曰姪娘生御名部皇
女與阿陪皇女阿陪皇女及有天下居于藤原宮後移都于乃樂
〈或本云名姪娘曰櫻井娘〉次有阿倍倉梯麻呂大臣女曰橘娘生飛鳥皇女與新
田部皇女次有蘇我赤兄大臣女曰常陸娘生山邊皇女又有宮
人生男女者四人有忍海造小龍女曰色夫古娘生一男二女其
一曰大江皇女其二曰川嶋皇子其三曰泉皇女又有栗隈首德
萬女曰黒媛娘生水主皇女又有越道君伊羅都賣生施基皇子又
有伊賀采女宅子娘生伊賀皇子後字曰大友皇子夏四月乙卯朔

庚申百濟遣末都師父等進調。庚午末都師父等罷歸。五月五日
天皇縱獵於蒲生野。于時大皇弟諸王內臣及群臣皆悉從焉。六
月伊勢王與其弟王接日而薨。〈未詳官位〉秋七月高麗從越之路
遣使進調。風浪高故不得歸。以栗前王拜筑紫率。于時近江國講
武。又多置牧而放馬。又越國獻燃土與燃水。又於濱臺之下諸魚
覆水而至。又饗蝦夷。又命舍人等爲宴於所々。時人曰天皇天命將
及乎。秋九月壬午朔癸巳新羅遣沙喙級飡金東嚴等進調。丁未中
臣內臣使沙門法弁秦筆賜新羅上臣大角干庾信船一隻。付東
嚴等。庚戌使布勢臣耳麻呂賜新羅王輸御調船一隻。付東嚴等。
冬十月大唐大將軍英公打滅高麗。高麗仲牟王初建國時欲治
千歲也。母夫人云若善治國可得也。〈一本有不可得也〉但當有七百年之
治也。今此國亡者當在七百年之末也。十一月辛巳朔賜新羅王
絹五十匹綿五百斤韋一百枚。付金東嚴等。賜東嚴等物各有差。
乙酉遣小山下道守臣麻呂吉士小鮪於新羅。是日金東嚴等罷歸。
是歲沙門道行盜草薙劒逃向新羅。而中路風雨荒迷而歸。
八年春正月庚辰朔戊子以蘇我赤兄臣拜筑紫率。三月己卯朔己
丑耽羅遣王子久麻伎等貢獻。丙申賜耽羅王五穀種。是日王子
久麻伎等罷歸。五月戊寅朔壬午天皇縱獵於山科野。大皇弟
藤原內大臣及群臣皆悉從焉。秋八月丁未朔己酉天皇登高安
嶺議欲修城。仍恤民疲止而不作。時人感而歎曰寔乃仁愛之德
不亦寛乎云云。是秋霹靂於藤原內大臣家。九月丁丑朔丁亥新
羅遣沙飡督儒等進調。冬十月丙午朔乙卯天皇幸藤原內大臣

家。親問所患而憂悴極甚。乃詔曰天道輔仁何乃虛說。積善餘慶
猶是無徵。若有所須便可以聞。對曰臣既不敏。當復何言。但其葬
事宜用輕易。生則無務於軍國。死則何敢重難云云。時賢聞而歎
曰此之一言竊比於往哲之善言矣。大樹將軍之辭賞詎可同年
而語哉。庚申天皇遣東宮大皇弟於藤原內大臣家授大織冠與
大臣位。仍賜姓爲藤原氏。自此以後通曰藤原大臣。辛酉藤原內
大臣薨。〈日本世記曰內大臣春秋五十薨于私第遷殯於山南天何不淑不憖遺耆嗚呼哀哉碑曰春秋五十有六而薨〉
甲子天皇幸藤原內大臣家。命大錦上蘇我赤兄臣奉宣恩詔。仍
賜金香鑪。十二月災大藏。是冬修高安城收畿內之田税。于時災
斑鳩寺。是歲遣小錦中河內直鯨等使於大唐。又以佐平餘自信
佐平鬼室集斯等男女七百餘人遷居近江國蒲生郡。又大唐遣
郭務悰等二千餘人。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辛巳詔士大夫等大射宮門內。戊子宣朝庭
之禮儀與行路之相避。復禁斷誣妄妖僞。二月造戶籍斷盜賊與
浮浪。于時天皇幸蒲生郡匱迮野而觀宮地。又修高安城積穀與
鹽。又築長門城一筑紫城二。三月甲戌朔壬午於山御井傍敷諸神
座而班幣帛。中臣金連宣祝詞。夏四月癸卯朔壬申夜半之後災
法隆寺。一屋無餘。大雨雷震。五月童謠曰、于知波志能都梅能阿
素弭爾伊提麻栖古多麻提能伊弊能野弊古能度珥伊提麻志能
倶伊播阿羅珥茹伊提麻西古多麻提能伊弊能野弊古能度珥
六月邑中獲龜。背書申字。上黃下玄。長六寸許。秋九月辛未朔遣
阿曇連頰垂於新羅。是歲造水碓而冶鐵。

十年春正月己亥朔庚子大錦上蘇我赤兄臣與大錦下巨勢人
臣進於殿前奏賀正事。癸卯大錦上中臣金連命宣神事。是日以
大友皇子拜太政大臣。以蘇我赤兄臣爲左大臣。以中臣金連爲
右大臣。以蘇我果安臣巨勢人臣紀大人臣爲御史大夫。〈御史蓋今之大納言乎〉
甲辰東宮大皇弟奉宣〈或本云大友皇子宣命〉施行冠位法度之事。大
赦天下。〈法度冠位之名具載於新律令也〉丁未高麗遣上部大相可婁等進調。辛亥
百濟鎮將劉仁願遣李守眞等上表。是月以大錦下授佐平余自
信沙宅紹明。〈法官大輔〉以小錦下授鬼室集斯。〈學職頭〉以大山下授達率
谷那晉首〈閑兵法〉木素貴子〈閑兵法〉憶禮福留〈閑兵法〉答㶱春初〈閑兵法〉㶱
日比子贊波羅金羅金須〈解藥〉鬼室集信。〈解藥〉以小山上授達率德
頂上〈解藥〉吉大尚〈解藥〉許率母〈明五經〉角福牟。〈閑於陰陽〉以小山下授餘達率
等五十餘人。童謠云、多致播那播、於能我曳多曳多、那例々騰
母陀麻爾農矩騰岐、於野兒弘儞農倶。二月戊辰朔庚寅百濟遣
臺久用善等進調。三月戊戌朔庚子黃書造本實獻水泉。甲寅常
陸國貢中臣部若子。長尺六寸。其生年丙辰至此歲十六年也。
夏四月丁卯朔辛卯置漏剋於新臺。始打候時動鍾鼓。始用漏剋。
此漏剋者天皇爲皇太子時始親所製造也云云。是月筑紫言八
足之鹿生而即死。五月丁酉朔辛丑天皇御西小殿。皇太子群臣
侍宴。於是再奏田儛。六月丙寅朔己巳宣百濟三部使人所請軍
事。庚辰百濟遣羿眞子等進調。是月以栗隈王爲筑紫帥。新羅遣
使進調。別獻水牛一頭山鷄一隻。秋七月丙申朔丙午唐人李守
眞等百濟使人等並罷歸。八月乙丑朔丁卯高麗上部大相可婁

等罷歸。壬午饗賜蝦夷。九月天皇寢疾不豫。〈或本八月天皇疾病〉冬十月甲
子朔庚午新羅遣沙飡金萬物等進調。辛未於內裏開百佛眼。是
月天皇遣使奉袈裟金鉢象牙沈水香栴檀香及諸珍財於法興
寺佛。庚辰天皇疾病彌留。勅喚東宮引入臥內。詔曰朕疾甚。以後
事屬汝云云。於是再拜稱疾固辭不受曰請奉洪業付屬大后。令
大友王奉宣諸政。臣請願奉爲天皇出家修道。天皇許焉。東宮起
而再拜。便向於內裏佛殿之南踞坐胡床剃除鬢髮爲沙門。於是
天皇遣次田生磐送袈裟。壬午東宮見天皇請之吉野修行佛道。
天皇許焉。東宮即入於吉野。大臣等侍送至菟道而還。十一月甲
午朔癸卯對馬國司遣使於筑紫大宰府言、月生二日沙門道久
筑紫君薩野馬韓嶋勝娑婆布師首磐四人從唐來曰唐國使人
郭務悰等六百人送沙宅孫登等一千四百人總合二千人乘船
四十七隻倶泊於比智嶋相謂之曰今吾輩人船數衆。忽然到彼
恐彼防人驚駭射戰。乃遣道文等預稍披陳來朝之意。丙辰大友
皇子在內裏西殿織佛像前。左大臣蘇我赤兄臣右大臣中臣金
連蘇我果安臣巨勢人臣紀大人臣侍焉。大友皇子手執香鑪先
起誓盟曰六人同心奉天皇詔。若有違者必被天罰云云。於是左
大臣蘇我赤兄臣等手執香鑪隨次而起泣血誓盟曰臣等五人
隨於殿下奉天皇詔。若有違者四天王打天神地祇亦復誅罰。三
十三天證知此事。子孫當絕家門必亡云々。丁巳災近江宮。從大
藏省第三倉出。壬戌五臣奉大友皇子盟天皇前。是日賜新羅王
絹五十匹絁五十匹綿一千斤韋一百枚。十二月癸亥朔乙丑天

皇崩于近江宮。癸酉殯于新宮。于時童謠曰、美曳之弩能、曳之弩
能阿喩、阿喩舉曾播、施麻倍母曳岐、愛倶流之衛、奈疑能母騰、制
利能母騰、阿例播倶流之衛。其一 於彌能古能、野陛能比母騰倶、比
騰陛多爾、伊麻拕藤柯泥波、美古能比母騰矩。其二 阿箇悟馬能、以
喩企波々箇屢、麻矩儒播羅、奈爾能都底擧騰、多拕尼之曳鶏武。
其三 己卯、新羅進調使沙飡金万物等罷歸。是歲、讚岐國山田郡人
家有雞子四足者。又大炊省有八鼎鳴。或一鼎鳴、或二或三倶鳴、
或八倶鳴。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七　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八

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上　天武天皇

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天命開別天皇同母弟也。幼曰大海人皇子。生而有岐嶷之姿。及壯雄拔神武。能天文遁甲。納天命開別天皇女菟野皇女、爲正妃。天命開別天皇元年、立爲東宮。四年冬十月庚辰、天皇臥病、以痛之甚矣。於是、遣蘇賀臣安麻侶、召東宮引入大殿。時安摩侶、素東宮所好。密顧東宮曰、有意而言矣。東宮於茲疑有隱謀而愼之。天皇勅東宮授鴻業。乃辭讓之曰、臣之不幸、元多病。何能保社稷。願陛下舉天下附皇后。仍立大友皇子、宜爲儲君。臣今日出家、爲陛下欲修功德。天皇聽之。即日出家法服。因以收私兵器、悉納於司。壬午、入吉野宮。時左大臣蘇賀赤兄臣・右大臣中臣金連、及大納言蘇賀果安臣等送之。自菟道返焉。或曰、虎著翼放之。是夕、御嶋宮。癸未、至吉野而居之。是時、聚諸舍人謂之曰、我今入道修行。故隨欲修道者留之。若仕欲成名者、還仕於司。然無退者。更聚舍人而詔如前。是以、舍人等半留半退。十二月、天命開別天皇崩。

元年春三月壬辰朔己酉、遣內小七位阿曇連稻敷於筑紫、告天皇喪於郭務悰等。於是、郭務悰等咸著喪服、三遍擧哀、向東稽首。壬子、郭務悰等再拜、進書函與信物。夏五月辛卯朔壬寅、以甲冑弓矢、賜郭務悰等。是日、賜郭務悰等物、總合絁一千六百七十三匹、布二千八百五十二端、綿六百六十六斤。戊午、高麗遣前部富加抃等進調。庚申、郭務悰等罷歸。是月、朴井連雄君奏天皇曰、臣以有私事、獨至美濃。時朝廷宣美濃・尾張兩國司曰、爲造山陵、豫差定人夫。則人別令執兵。臣以爲、非爲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避、當有危歟。或有人奏曰、自近江京至于倭京、處處置候。亦命菟道守橋者、遮皇太弟宮舍人運私粮事。天皇惡之、因令問察、以知事已實。於是詔曰、朕所以讓位遁世者、獨治病全身、永終百年。然今不獲已應承禍。何默亡身耶。六月辛酉朔壬午、詔村國連男依・和珥部臣君手・身毛君廣曰、今聞、近江朝庭之臣等、爲朕謀害。是以、汝等三人急往美濃國、告安八磨郡湯沐令多臣品治、宣示機要、而先發當郡兵。仍經國司等、差發諸軍、急塞不破道。朕今發路。甲申、將入東。時有一臣奏曰、近江群臣無有謀心。必害天下。則道路難通。何無一人兵、徒手入東。臣恐事不就矣。天皇從之、思欲返召男依等。即遣大分君惠尺・黃書造大伴・逢臣志摩于留守司高坂王、而令乞驛鈴。因以謂惠尺等曰、若不得鈴、廼志摩還而覆奏。惠尺馳之往於近江。喚高市皇子・大津皇子、逢於伊勢。既而惠尺等至留守司、擧東宮之命、乞驛鈴於高坂王。然不聽矣。時惠尺往近江。志摩乃還之復奏曰、不得鈴。是日、發途入東國。事急不待駕而行之。儵遇縣犬養連大伴鞍馬。因以御駕。乃皇后載輿從之。逮于津振川、車駕始至。便乘焉。是時、元從者、草壁皇子・忍壁皇子及舍人朴井連雄君・縣犬養連大伴・佐伯連大目・大伴連友國・稚櫻部臣五十瀨・書首根摩呂・書直智德・山背直小林・山背部小田・安斗連智德・調首淡海之類、二十有餘人。女嬬十有餘人也。即日到菟田吾城。大伴連馬來田・黃書造大伴、從吉野宮追至。於此時屯

田司舍人土師連馬手供從駕者食過甘羅村有獵者二十餘人大伴朴本連大國為獵者之首則悉喚令從駕亦徵美濃王乃參赴而從矣運湯沐之米伊勢國駄五十匹遇於菟田郡家頭仍皆棄米而令乘步者到大野以日落也山暗不能進行則壞取當邑家籬為燭及夜半到隱郡焚隱驛家因唱邑中曰天皇入東國故人夫諸參赴然一人不肯來矣將及橫河有黑雲廣十餘丈經天時天皇異之則舉燭親秉式占曰天下兩分之祥也然朕遂得天下歟即急行到伊賀郡焚伊賀驛家逮于伊賀中山而當國郡司等率數百衆歸焉會明至莿萩野暫停駕而進食到積殖山口高市皇子自鹿深越以遇之民直大火赤染造德足大藏直廣隅坂上直國麻呂古市黑麻呂竹田大德膽香瓦臣安倍從焉越大山至伊勢鈴鹿爰國司守三宅連石床介三輪君子首及湯沐令田中臣足麻呂高田首新家等參遇于鈴鹿郡則且發五百軍塞鈴鹿山道到川曲坂下而日暮也以皇后疲之暫留輿而息然夜曀欲雨不得淹息而進行於是寒之雷雨已甚從駕者衣裳濕以不堪寒乃到三重郡家焚屋一間而令熅寒者是夜半鈴鹿關司遣使奏言山部王石川王並來歸之故置關焉天皇便使路直益人徵丙戌旦於朝明郡迹太川邊望拜天照太神是時益人到之奏曰所置關者非山部王石川王是大津皇子也便隨益人參來矣大分君惠尺難波吉士三綱駒田勝忍人山邊君安麻呂小墾田猪手埿部眡枳大分君稚臣根連金身漆部友背之輩從之天皇大喜將及郡家男依乘驛來奏曰發美濃師三千人得塞不破

道於是天皇美雄依之務既到郡家先遣高市皇子於不破令監軍事遣山背部小田安斗連阿加布發東海軍又遣稚櫻部臣五百瀨土師連馬手發東山軍是日天皇宿于桑名郡家即停以不進是時近江朝聞大皇弟入東國其群臣悉愕京內震動或遁欲入東國或退將匿山澤爰大友皇子謂群臣曰將何計一臣進曰遲謀將後不如急聚驍騎乘跡而逐之皇子不從則以韋那公磐鍬書直藥忍坂直大摩侶遣于東國以穗積臣百足及弟百枝物部首日向遣于倭京且遣佐伯連男於筑紫遣樟使主磐手於吉備國並悉令興兵仍謂男與磐手曰其筑紫大宰栗隈王與吉備國守當摩公廣嶋二人元有隸大皇弟疑有反歟若有不服色即殺之於是磐手到吉備國授符之日紿廣嶋令解刀磐手乃拔刀以殺也男至筑紫時栗隈王承符對曰筑紫國者元戍邊賊之難也其峻城深隍臨海守者豈為內賊耶今畏命而發軍則國空矣若不意之外有倉卒之事頓社稷傾之然後雖百殺臣何益焉豈敢背德耶輙不動兵者其是緣也時栗隈王之二子三野王武家王佩劍立于側而無退於是男按劍欲進還恐見亡故不能成事而空還之東方驛使磐鍬等將及不破磐鍬獨疑山中有兵以後之緩行時伏兵自山出遮藥等之後磐鍬見之知藥等見捕則返逃走僅得脫當是時大伴連馬來田弟吹負並見時否以稱病退於倭家然知其登嗣位者必所居吉野大皇弟矣是以馬來田先從天皇唯吹負留謂立名于一時欲寧艱難即招一二族及諸豪傑僅得數十人丁亥高市皇子遣使於桑名郡家以奏言遠居

御所行政不便宜御近處即日天皇留皇后而入不破比及郡家尾張國司守小子部連鉏鉤率二萬衆歸之天皇即美之分其軍塞處處道也到于野上高市皇子自和蹔參迎以便奏言昨夜自近江朝驛使馳至因以伏兵而捕者書直藥忍坂直大麻呂也問何所往答曰為所居吉野大皇弟而遣發東國軍韋那公磐鍬之徒也然磐鍬見兵起乃逃還之既而天皇謂高市皇子曰其近江朝左右大臣及智謀群臣共定議今朕無與計事者唯有幼少孺子耳奈之何皇子攘臂按劍奏言近江群臣雖多何敢逆天皇之靈哉天皇雖獨則臣高市賴神祇之靈請天皇之命引率諸將而征討豈有距乎爰天皇譽之携手撫背曰慎不可怠因賜鞍馬悉授軍事皇子則還和蹔天皇於茲行宮興野上而居焉此夜雷電雨甚則天皇祈之曰天神地祇扶朕者雷雨息矣言訖即雷雨止之戊子天皇往於和蹔檢校軍事而還己丑天皇往和蹔命高市皇子號令軍衆天皇亦還于野上而居之是日大伴連吹負密與留守司坂上直熊毛議之謂一二漢直等曰我詐稱高市皇子率數十騎自飛鳥寺北路出之臨營乃汝內應之既而繕兵於百濟家自南門出之先秦造熊令犢鼻而乘馬馳之俾唱於寺西營中曰高市皇子自不破至軍衆多從爰留守司高坂王及興兵使者穗積臣百足等據飛鳥寺西槻下為營唯百足居小墾田兵庫運兵於近江時營中軍衆聞熊叫聲悉散走仍大伴連吹負率數十騎劇來則熊毛及諸直等共與連和軍士亦從乃舉高市皇子之命喚穗積臣百足於小墾田兵庫爰百足乘馬緩來逮于飛鳥寺

西槻下有人曰下馬也時百足下馬遲之便取其襟以引墮射中一箭因拔刀斬而殺之乃禁穗積臣五百枝物部首日向俄而赦之置軍中且喚高坂王稚狹王而令從軍焉既而遣大伴連安麻呂坂上直老佐味君宿那麻呂等於不破宮令奏事狀天皇大喜之因乃令吹負拜將軍是時三輪君高市麻呂鴨君蝦夷等及群豪傑者如響悉會將軍麾下乃規襲近江因以撰衆中之英俊為別將及軍監庚寅初向乃樂秋七月庚寅朔辛卯天皇遣紀臣阿閉麻呂多臣品治三輪君子首置始連菟率數萬衆自伊勢大山越之向倭且遣村國連男依書首根麻呂和珥部臣君手膽香瓦臣安倍率數萬衆自不破出直入近江恐其衆與近江師難別以赤色著衣上然後別命多臣品治率三千衆屯于莿萩野遣田中臣足麻呂令守倉歷道時近江命山部王蘇賀臣果安巨勢臣比等率數萬衆將襲不破而軍于犬上川濱山部王為蘇賀臣果安巨勢臣比等見殺由是亂以軍不進乃蘇賀臣果安自犬上返刺頸而死是時近江將軍羽田公矢國其子大人等率己族來降因授斧鉞拜將軍即北入越先是近江放精兵忽衝玉倉部邑則遣出雲臣狛擊追之壬辰將軍吹負屯于乃樂山上時荒田尾直赤麻呂啓將軍曰古京是本營處也宜固守將軍從之則遣赤麻呂忌部首子人令戍古京於是赤麻呂等詣古京而解取道路橋板作楯堅於京邊衢以守之癸巳將軍吹負與近江將大野君果安戰于乃樂山為果安所敗軍卒悉走將軍吹負僅得脫身於是果安追至八口仚而視京毎街竪楯疑有伏兵乃稍引還之甲午近

江別將田邊小隅越鹿深山而卷幟抱鼓詣于倉歷以夜半之銜梅穿城劇入營中則畏己卒與足麻呂衆難別以每人令言金仍拔刀而毆之非言金乃斬耳於是足麻呂衆悉亂之事忽起不知所爲唯足麻呂聰知之獨言金以僅得免乙未小隅亦進欲襲莿萩野營而忽到爰將軍多臣品治遮之以精兵追擊之小隅獨免走焉以後遂復不來也丙申男依等與近江軍戰息長橫河破之斬其將境部連藥戊戌男依等討近江將秦友足於鳥籠山斬之是日東道將軍紀臣阿閉麻呂等聞倭京將軍大伴連吹負爲近江所敗則分軍以遣置始連菟率千餘騎而急馳倭京壬寅男依等戰于安河濱大破則獲社戶臣大口土師連千嶋丙午討栗太軍追之辛亥男依等到瀬田時大友皇子及群臣等共營於橋西而大成陣不見其後旗旘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列弩亂發矢下如雨其將智尊率精兵以先鋒距之仍切斷橋中須容三丈置一長板設有蹋板度者乃引板將墮是以不得進襲於是有勇敢士曰大分君稚臣則棄長矛以重擐甲拔刀急蹈板度之便斷著板綱以被矢入陣衆悉亂而散走之不可禁時將軍智尊拔刀斬退者而不能止因以斬智尊於橋邊則大友皇子左右大臣等僅身免以逃之男依等即軍于粟津岡下是日羽田公矢國出雲臣狛合共攻三尾城降之壬子男依等斬近江將犬養連五十君及谷直鹽手於粟津市於是大友皇子走無所入乃還隱山前以自縊焉時左右大臣及群臣皆散亡唯物部連麻呂且一二舍人從之初將軍吹負向乃樂至稗田之日有人曰自河內軍多至則遣坂本臣財長尾直眞墨倉墻直麻呂民直小鮪谷直根麻呂率三百軍士距於龍田復遣佐味君少麻呂率數百人屯大坂遣鴨君蝦夷率數百人守石手道是日坂本臣財等次于平石野時聞近江軍在高安城而登之乃近江軍知財等來以悉焚税倉皆散亡仍宿城中會明臨見西方自大津丹比兩道軍衆多至顯見旗旘有人曰近江將壹伎史韓國之師也財等自高安城降以渡衞我河與韓國戰于河西財等衆少不能距先是遣紀臣大音令守懼坂道於是財等退懼坂而居大音之營是時河內國司守來目臣鹽籠有歸於不破宮之情以集軍衆爰韓國到之密聞其謀而將殺鹽籠々々知事漏乃自死焉經一日近江軍當諸道多至即並不能相戰以解退是日將軍吹負爲近江所敗以獨率一二騎走之逮于墨坂遇逢菟軍至更還屯金綱井而招聚散卒於是聞近江軍至自大坂道而將軍引軍如西到當麻衢與壹伎史韓國軍戰葦池側時有勇士來目者拔刀急馳直入軍中騎士繼踵而進之則近江軍悉走之追斬甚多爰將軍令軍中曰其發兵之元意非殺百姓是爲元凶故莫妄殺於是韓國離軍獨逃也將軍遙見之令來目以俾射然不中而遂走得免焉將軍更還本營時東師頻多臻則分軍各當上中下道而屯之唯將軍吹負親當中道於此近江將犬養連五十君自中道至之留村屋而遣別將廬井造鯨率二百精兵衝將軍營當時麾下軍少以不能距爰有大井寺奴名德麻呂等五人從軍即德麻呂等爲先鋒以進射之鯨軍不能進是日三輪君高市麻呂置始連菟當上道戰于箸陵

大破近江軍而乘勝兼斷鯨軍之後鯨軍悉解走多殺士卒鯨乘白馬以逃之馬墮埿田不能進行則將軍吹負謂甲斐勇者曰其乘白馬者廬井鯨也急追以射於是甲斐勇者馳追之比及鯨々急鞭馬々能拔以出埿即馳之得脫將軍亦更還本處而軍之自此以後近江軍遂不至先是軍金綱井之時高市郡大領高市縣主許梅儵忽口閉而不能言也三日之後方著神以言吾者高市社所居名事代主神又身狹社所居名生靈神者也乃顯之曰於神日本磐余彥天皇之陵奉馬及種々兵器便亦言吾者立皇御孫命之前後以送奉于不破而還焉今且立官軍中而守護之且言自西道軍衆將至之宜愼也言訖則醒矣故是以便遣許梅而祭拜御陵因以奉馬及兵器又捧幣而禮祭高市身狹二社之神然後壹伎史韓國自大坂來故時人曰二社神所敎之辭適是也又村屋神著祝曰今自吾社中道軍衆將至故宜塞社中道故未經幾日廬井造鯨軍自中道至時人曰即神所敎之辭是也軍政既訖將軍等擧是三神敎言而奏之即勅登進三神之品以祠焉辛亥將軍吹負既定倭地便越大坂往難波以餘別將軍等各自三道進至于山前屯河南即將軍吹負留難波小郡而仰以西諸國司等令進官鑰驛鈴傳印癸丑諸將軍等悉會於篠浪而探捕左右大臣及諸罪人等乙卯將軍等向於不破宮因以捧大友皇子頭而獻于營前八月庚申朔甲申命高市皇子宣近江群臣犯狀則重罪八人坐極刑仍斬右大臣中臣連金於淺井田根是日左大臣蘇我臣赤兄大納言巨勢臣比等及子孫并中臣連金之子蘇我臣果安之子悉配流以餘悉赦之先是尾張國司守少子部連鉏鉤匿山自死之天皇曰鉏鉤有功者也無罪何自死其有隱謀歟丙戌恩勅諸有功勳者而顯寵賞九月己丑朔丙申車駕還宿伊勢桑名丁酉宿鈴鹿戊戌宿阿閉己亥宿名張庚子詣于倭京而御嶋宮癸卯自嶋宮移岡本宮是歲營宮室於岡本宮南即冬遷以居焉是謂飛鳥淨御原宮冬十一月戊子朔辛亥饗新羅客金押實等於筑紫即日賜祿各有差十二月戊午朔辛酉選諸有功勳者增加冠位仍賜小山位以上各有差壬申船一隻賜新羅客癸未金押實等罷歸是月大紫韋那公高見薨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八　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九

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 下　天武天皇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癸巳、置酒宴群臣。二月丁巳朔癸未、天皇命有司設壇場、即帝位於飛鳥淨御原宮。立正妃爲皇后。々生草壁皇子尊。先納皇后姉大田皇女爲妃、生大來皇女與大津皇子。次妃大江皇女、生長皇子與弓削皇子。次妃新田部皇女、生舍人皇子。又夫人藤原大臣女氷上娘、生但馬皇女。次夫人氷上娘弟五百重娘、生新田部皇子。次夫人蘇我赤兄大臣女大蕤娘、生一男二女。其一曰穗積皇子、其二曰紀皇女、其三曰田形皇女。天皇初娶鏡王女額田姫王、生十市皇女。次納胸形君德善女尼子娘、生高市皇子命。次宍人臣大麻呂女擬媛娘、生二男二女。其一曰忍壁皇子、其二曰磯城皇子、其三曰泊瀨部皇女、其四曰託基皇女。乙酉、有勳功人等賜爵有差。三月丙戌朔壬寅、備後國司獲白雉於龜石郡而貢。乃當郡課役悉免。仍大赦天下。是月、聚書生、始寫一切經於川原寺。夏四月丙辰朔己巳、欲遣侍大來皇女于天照大神宮、而令居泊瀨齋宮。是先潔身、稍近神之所也。夏五月乙酉朔、詔公卿大夫及諸臣連并伴造等曰、夫初出身者、先令仕大舍人。然後選簡其才能、以充當職。又婦女者、無問有夫無夫及長幼、欲進仕者聽矣。其考選准官人之例。癸丑、大錦上坂本財臣卒。由壬申年之勞、贈小紫位。閏六月乙酉朔庚寅、大錦下百濟沙宅昭明卒。爲人聰明叡智、時稱秀才。於是天皇驚之、降恩以贈外小紫位、重賜本國大佐平位。壬辰、耽羅遣王子久麻藝都羅宇麻等朝貢。

己亥、新羅遣韓阿飡金承元・阿飡金祇山・大舍霜雪等、賀騰極、幷遣一吉飡金薩儒・韓奈末金池山等、弔先皇喪。〈一云、調使。〉其送使貴干寶眞毛送承元・薩儒於筑紫。戊申、饗貴干寶等於筑紫。賜祿各有差。卽從筑紫返于國。秋八月甲申朔壬辰、詔在伊賀國紀臣阿閉麻呂等壬申年勞勳之狀、而顯寵賞。癸卯、高麗遣上部位頭大兄邯子・前部大兄碩干等朝貢。仍新羅遣韓奈末金利益、送高麗使人于筑紫。戊申、喚賀騰極使金承元等中客以上二十七人於京。因命大宰、詔耽羅使人曰、天皇新平天下、初之卽位。由是、唯除賀使以外不召。則汝等親所見。亦時寒波嶮、久淹留之、還爲汝愁。故宜疾歸。仍在國王及使者久麻藝等、肇賜爵位。其爵者大乙上。更以錦繡潤飾之。當其國之佐平位。則自筑紫返之。九月癸丑朔庚辰、饗金承元等於難波。奏種々樂。賜物各有差。冬十一月壬子朔、金承元罷歸之。壬申、饗高麗邯子・新羅薩儒等於筑紫大郡。賜祿各有差。十二月壬午朔丙戌、侍奉大嘗中臣・忌部及神官人等、幷播磨・丹波二國郡司、亦以下人夫等、悉賜祿。因以郡司等各賜爵一級。戊戌、以小紫美濃王・小錦下紀臣訶多麻呂、拜造高市大寺司。〈今大官大寺是。〉時知事福林僧由老辭知事。然不聽焉。戊申、以義成僧爲小僧都。是日、更加佐官二僧。其有四佐官、始起于此時也。是年也、大歲癸酉。

三年春正月辛亥朔庚申、百濟王昌成薨。贈小紫位。二月辛巳朔戊申、紀臣阿閉麻呂卒。天皇大悲之。以勞壬申年之役、贈大紫位。三月庚戌朔丙辰、對馬國司守忍海造大國言、銀始出于當國、即貢上。由是、大國授小錦下位。凡銀有倭國、初出于此時。故悉奉諸神祇。亦周賜小錦以上大夫等。秋八月戊寅朔庚辰、遣忍壁皇子於石上神宮、以膏油瑩神寶。即日勅曰、元來諸家貯於神府寶物、今皆還其子孫。冬十月丁丑朔乙酉、大來皇女自泊瀨齋宮向伊勢神宮。

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大學寮諸學生・陰陽寮・外藥寮及舍衞女・墮羅女・百濟王善光・新羅仕丁等、捧藥及珍異等物進。丁未、皇子以下百寮諸人拜朝。戊申、百寮諸人初位以上進薪。庚戌、始興占星臺。壬子、賜宴群臣於朝庭。壬戌、公卿大夫及百寮諸人初位以上射于西門庭。是日、大倭國貢瑞雞。東國貢白鷹。近江國貢白鵄。戊辰、祭幣諸社。二月乙亥朔癸未、勅大倭・河内・攝津・山背・播磨・淡路・丹波・但馬・近江・若狹・伊勢・美濃・尾張等國曰、選所部百姓之能歌男女及侏儒伎人而貢上。丁亥、十市皇女・阿閉皇女參赴於伊勢神宮。己丑、詔曰、甲子年諸氏被給部曲者、自今以後除之。又親王・諸王及諸臣、幷諸寺等所賜、山澤嶋浦・林野陂池、前後並除焉。癸巳、詔曰、群臣百寮及天下人民、莫作諸惡。若有犯者、隨事罪之。丁酉、天皇幸於高安城。是月、新羅遣王子忠元・大監級飡金比蘇・大監奈末金天冲・弟監大麻朴武麻・弟監大舍金洛水等、進調。其送使奈末金風那・奈末金孝福、送王子忠元於筑紫。三月乙巳朔丙午、土左大神以神刀一口、進于天皇。戊午、饗金風那等於筑紫。即自筑紫歸之。庚申、諸王四位栗隈王爲兵政官長、小錦上大伴連御行爲大輔。是月、高麗遣大兄富于・大兄多武等朝貢。新羅遣級飡朴勤脩・大奈末金美賀進調。夏四月甲戌朔戊寅、請僧尼二千四百餘、而大設齋焉。辛巳、勅、小錦上當摩公廣麻呂・小錦下久努臣麻呂二人、勿使朝參。壬午、詔曰、諸國貸稅、自今以後、明察百姓、先知富貧、簡定三等。仍中戸以下應與貸。癸未、遣小紫美濃王・小錦下佐伯連廣足、祠風神于龍田立野。遣小錦中間人連大山・大山中曾禰連韓犬、祭大忌神於廣瀨河曲。丁亥、小錦下久努臣麻呂、坐對捍詔使、官位盡追。庚寅、詔諸國曰、自今以後、制諸漁獵者、莫造檻穽及施機槍等之類。亦四月朔以後、九月三十日以前、莫置比滿沙伎理梁。且莫食牛馬犬猿雞之宍。以外不在禁例。若有犯者罪之。辛卯、三位麻續王有罪、流于因播。一子流伊豆嶋、一子流血鹿嶋。丙申、簡諸才藝者、給祿各有差。是月、新羅王子忠元到難波。六月癸酉朔乙未、大分君惠尺病、將死。天皇大驚、詔曰、汝惠尺也、背私向公、不惜身命。以遂雄之心、勞于大役。恒欲慈愛。故爾雖既死、子孫厚賞。仍騰外小紫位。未及數日、薨于私家。秋七月癸卯朔己酉、小錦上大伴連國麻呂爲大使、小錦下三宅吉士入石爲副使、遣于新羅。八月壬申朔、耽羅調使王子久麻伎泊筑紫。癸巳、大風飛沙破屋。丙申、忠元禮畢以歸之。自難波發船。己亥、新羅・高麗二國調使、饗於筑紫、賜祿有差。九月壬寅朔戊辰、耽羅王姑如到難波。冬十月辛未朔癸酉、遣使於四方、覓一切經。庚辰、置酒宴群臣。丙戌、自筑紫貢唐人三十口。則遣遠江國而安置。庚寅、詔曰、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備兵。是日、相模國言、高倉郡女人、生三男。十一月辛丑朔癸卯、有人登宮東岳、妖言而自刎死之。當是夜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九

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下　天武天皇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癸巳置酒宴群臣二月丁巳朔癸未天皇命
有司設壇場卽帝位於飛鳥淨御原宮立正妃爲皇后々生草壁
皇子尊先納皇后姉大田皇女爲妃生大來皇女與大津皇子次
妃大江皇女生長皇子與弓削皇子次妃新田部皇女生舍人皇
子又夫人藤原大臣女氷上娘生但馬皇女次夫人氷上娘弟五
百重娘生新田部皇子次夫人蘇我赤兄大臣女大蕤娘生一男
二女其一曰穗積皇子其二曰紀皇女其三曰田形皇女天皇初
娶鏡王女額田姫王生十市皇女次納胸形君德善女尼子娘生
高市皇子命次宍人臣大麻呂女擬媛娘生二男二女其一曰忍
壁皇子其二曰磯城皇子其三曰泊瀨部皇女其四曰託基皇女
乙酉有勳功人等賜爵有差三月丙戌朔壬寅備後國司獲白雉
於龜石郡而貢乃當郡課役悉免仍大赦天下是月聚書生始寫
一切經於川原寺夏四月丙辰朔己巳欲遣侍大來皇女于天照
大神宮而令居泊瀨齋宮是先潔身稍近神之所也夏五月乙酉
朔詔公卿大夫及諸臣連幷伴造等曰夫初出身者先令仕大舍
人然後選簡其才能以充當職又婦女者無問有夫無夫及長幼欲
進仕者聽矣其考選准官人之例癸亥大錦上坂本財臣卒由壬
申年之勞贈小紫位閏六月乙酉朔庚寅大錦下百濟沙宅昭明
卒爲人聰明叡智時稱秀才於是天皇驚之降恩以贈外小紫位
重賜本國大佐平位壬辰耽羅遣王子久麻藝都羅宇麻等朝貢

己亥新羅遣韓阿飡金承元阿飡金祇山大舍霜雪等賀騰極幷
遣一吉飡金薩儒韓奈末金池山等弔先皇喪一云調使其送使貴干
寶眞毛送承元薩儒於筑紫戊申饗貴干寶等於筑紫賜祿各有
差卽從筑紫返于國秋八月甲申朔壬辰詔在伊賀國紀臣阿閉
麻呂等壬申年勞勳之狀而顯寵賞癸卯高麗遣上部位頭大兄邯
子前部大兄碩干等朝貢仍新羅遣韓奈末金利益送高麗使人
于筑紫戊申喚賀騰極使金承元等中客以上二十七人於京因
命大宰詔耽羅使人曰天皇新平天下初之卽位由是唯除賀使
以外不召則汝等親所見亦時寒浪嶮久淹留之還爲汝愁故宜
疾歸仍在國王及使者久麻藝等肇賜爵位其爵者大乙上更以
錦繡潤飾之當其國之佐平位則自筑紫返之九月癸丑朔庚辰
饗金承元等於難波奏種々樂賜物各有差冬十一月壬子朔金
承元罷歸之壬申饗高麗邯子新羅薩儒等於筑紫大郡賜祿各
有差十二月壬午朔丙戌侍奉大嘗中臣忌部及神官人等幷播
磨丹波二國郡司亦以下人夫等悉賜祿因以郡司等各賜爵一
級戊戌以小紫美濃王小錦下紀臣訶多麻呂拜造高市大寺司
今大官大寺是時知事福林僧由老辭知事然不聽焉戊申以義成僧爲
小僧都是日更加佐官二僧其有四佐官始起于此時也是年也
大歲癸酉
三年春正月辛亥朔庚申百濟王昌成薨贈小紫位二月辛巳
朔戊申紀臣阿閉麻呂卒天皇大悲之以勞壬申年之役贈大紫
位三月庚戌朔丙辰對馬國司守忍海造大國言銀始出于當國

卽貢上由是大國授小錦下位凡銀有倭國初出于此時故悉奉
諸神祇亦周賜小錦以上大夫等秋八月戊寅朔庚辰遣忍壁皇
子於石上神宮以膏油瑩神寶卽日勅曰元來諸家貯於神府寶
物今皆還其子孫冬十月丁丑朔乙酉大來皇女自泊瀨齋宮向
伊勢神宮
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大學寮諸學生陰陽寮外藥寮及舍衛女墮
羅女百濟王善光新羅仕丁等捧藥及珍異等物進丁未皇子以
下百寮諸人拜朝戊申百寮諸人初位以上進薪庚戌始興占星
臺壬子賜宴群臣於朝廷壬戌公卿大夫及百寮諸人初位以上
射于西門庭是日大倭國貢瑞雞東國貢白鷹近江國貢白鵄
戊辰祭幣諸社二月乙亥朔癸未勅大倭河內攝津山背播磨淡
路丹波但馬近江若狹伊勢美濃尾張等國曰選所部百姓之能
歌男女及侏儒伎人而貢上丁亥十市皇女阿閉皇女參赴於伊
勢神宮己丑詔曰甲子年諸氏被給部曲者自今以後除之又親
王諸王及諸臣幷諸寺等所賜山澤嶋浦林野陂池前後並除焉
癸巳詔曰群臣百寮及天下人民莫作諸惡若有犯者隨事罪之
丁酉天皇幸於高安城是月新羅遣王子忠元大監級飡金比蘇
大監奈末金天沖第監大麻朴武麻第監大舍金洛水等進調其
送使奈末金風那奈末金孝福送王子忠元於筑紫三月乙巳朔
丙午土左大神以神刀一口進于天皇戊午饗金風那等於筑紫
卽自筑紫歸之庚申諸王四位栗隈王爲兵政官長小錦上大伴
連御行爲大輔是月高麗遣大兄富于大兄多武等朝貢新羅遣

級飡朴勤脩大奈末金美賀進調夏四月甲戌朔戊寅請僧尼二
千四百餘而大設齋焉辛巳勅小錦上當麻公廣麻呂小錦下久
奴臣麻呂二人勿使朝參壬午詔曰諸國貸稅自今以後明察百
姓先知富貧簡定三等仍中戸以下應與貸癸未遣小紫美濃王
小錦下佐伯連廣足祠風神于龍田立野遣小錦中間人連大蓋大山
中曾禰連韓犬祭大忌神於廣瀨河曲丁亥小錦下久努臣麻呂
坐對捍詔使官位盡追庚寅詔諸國曰自今以後制諸漁獵者莫
造檻穽及施機槍等之類亦四月朔以後九月三十日以前莫置
比滿沙伎理梁且莫食牛馬犬猿雞之宍以外不在禁例若有犯
者罪之辛卯三位麻續王有罪流于因播一子流伊豆嶋一子流
血鹿嶋丙申簡諸才藝者給祿各有差是月新羅王子忠元到難
波六月癸酉朔乙未大分君惠尺病將死天皇大驚詔曰汝惠尺
也背私向公不惜身命以遂雄之心勞于大役恒欲慈愛故爾雖
既死子孫厚賞仍騰外小紫位未及數日薨于私家秋七月癸卯
朔己酉小錦上大伴連國麻呂爲大使小錦下三宅吉士入石爲
副使遣于新羅八月壬申朔耽羅調使王子久麻伎泊筑紫癸巳
大風飛沙破屋丙申忠元禮畢以歸之自難波發船己亥新羅高
麗二國調使饗於筑紫賜祿有差九月壬寅朔戊辰耽羅王姑如
到難波冬十月辛未朔癸酉遣使於四方覓一切經庚辰置酒宴
群臣丙戌自筑紫貢唐人三十口則遣遠江國而安置庚寅詔曰
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備兵是日相模國言高倉郡女人生三
胞子十一月辛丑朔癸卯有人登宮東岳妖言而自刎死之當是夜

直者若賜爵一級是月大地動
五年春正月庚子朔群臣百寮拜朝癸卯高市皇子以下小錦
以上大夫等賜衣袴褶腰帶脚帶及机杖唯小錦三階不賜机丙
午小錦以上大夫等賜祿各有差甲寅百寮初位以上進薪即日
悉集朝庭賜宴乙卯置祿射于西門庭中的則給祿有差是日天
皇御嶋宮宴之甲子詔曰凡任國司者除畿内及陸奥長門國以
外皆任大山位以下人二月庚午朔癸巳耽羅客賜船一艘是
月大伴連國麻呂等至自新羅夏四月戊戌朔辛丑祭龍田風神
廣瀬大忌神倭國添下郡鰐積吉事貢瑞鷄其冠似海石榴華是
日倭國飽波郡言雌鷄化雄辛亥勅諸王諸臣被給封戸之税者
除以西國相易給以東國又外國人欲進仕者臣連伴造之子及
國造子聽之唯雖以下庶人其才能長亦聽之己未詔美濃國司
曰在礪杵郡紀臣阿佐麻呂之子遷東國即爲其國之百姓五月戊
辰朔庚午宣進調過期限國司等之犯狀云云甲戌下野國司奏
所部百姓遇凶年飢之欲賣子而朝不聽矣是月勅禁南淵山細
川山並莫蒭薪又畿内山野元所禁之限莫妄燒折六月四位栗
隈王得病薨物部雄君連忽發病而卒天皇聞之大驚其壬申年
從車駕入東國以有大功降恩賜内大紫位因賜氏上是夏大旱
遣使四方捧幣帛祈諸神祇亦請諸僧尼祈于三寶然不雨由是
五穀不登百姓飢之秋七月丁卯朔戊辰卿大夫及百寮諸人
等進爵各有差甲戌耽羅客歸國壬午祭龍田風神廣瀬大忌神
是月村國連雄依卒以壬申年之功贈外小紫位有星出于東七

八尺至九月竟天八月丙申朔丁酉親王以下小錦以上大夫及
皇女姬王内命婦等給食封各有差辛亥詔曰四方爲大解除用
物則國別國造輸祓柱馬一匹布一常以外郡司各刀一口鹿皮
一張钁一口刀子一口鎌一口矢一具稻一束且毎戸麻一條壬
子詔曰死刑沒官三流並降一等徒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悉赦
之唯既配流不在赦例是日詔諸國以放生是月大三輪眞上田
子人君卒天皇聞之大哀以壬申年之功贈内小紫位仍諡曰大
三輪眞上田迎君九月丙寅朔雨不告朔乙亥王卿遣京及畿内
校人別兵丁亥筑紫大宰三位屋垣王有罪流于土左戊寅百寮
人及諸蕃人等賜祿各有差丙戌神官奏曰爲新嘗卜國郡也齋
忌（齋忌此云踰既）則尾張國山田郡次（次此云須岐也）丹波國訶沙郡並食卜是
月坂田公雷卒以壬申年功贈大紫位冬十月乙未朔置酒宴群
臣丁酉祭幣帛於相新嘗諸神祇甲辰以大乙上物部連麻呂爲大
使大乙中山背直百足爲少使遣新羅十一月乙丑朔以新嘗事
不告朔丁卯新羅遣沙飡金清平請政并遣汲飡金好儒弟監大
舍金欽吉等進調其送使奈末被珍那副使奈末好福送清平等
於筑紫是月肅愼七人從清平等至之癸未詔近京諸國而放生
甲申遣使於四方國說金光明經仁王經丁亥高麗遣大使後部
主博阿于副使前部大兄德富朝貢仍新羅遣大奈末金楊原送
高麗使人於筑紫是年將都新城而限内田園者不問公私皆不耕
悉荒遂不都矣
六年春正月甲子朔庚辰射于南門二月癸巳朔物部連麻呂至

自新羅是月饗多禰嶋人等於飛鳥寺西槻下三月癸亥朔辛巳
召新羅使人清平及以下客十三人於京夏四月壬辰朔壬寅村
田史名倉埋指斥乘輿以流于伊豆嶋乙巳送使珍那等饗于筑
紫即從筑紫歸之五月壬戌朔不告朔甲子勅大博士百濟人率
母授大山下位因以封三十戸是日倭畫師音檮授小山下位乃
封二十戸戊辰新羅人阿飡朴刺破從人三口僧三人漂著於血
鹿嶋己丑勅天社地社神税者三分之一爲擬供神二分給神主
是月早之於京及畿内雩之六月壬辰朔乙巳大震動是月詔東
漢直等曰汝等黨族之自本犯七不可也是以從小墾田御世至
于近江朝常以謀汝等爲事今當朕世將責汝等不可之状以隨
犯憲罪然頓不欲絶漢直之氏故降大恩以原之從今以後若有
犯者必入不赦之例秋七月辛酉朔癸亥祭龍田風神廣瀬大忌
神八月辛卯朔乙巳大設齋於飛鳥寺以讀一切經便天皇御寺
南門而禮三寶是時詔親王諸王及群卿毎人賜出家一人其出
家者不問男女長幼皆隨願度之因以會于大齋丁巳金清平歸
國即漂著朴刺破等付清平等返于本土戊午耽羅遣王子都羅
朝貢九月庚申朔己丑詔曰凡浮浪人其送本土者猶復還到則
彼此並科課役冬十月庚寅朔癸卯内小錦上河邊臣百枝爲民
部卿内大錦下丹比公麻呂爲攝津職大夫十一月己未朔雨不
告朔筑紫大宰獻赤烏則大宰府諸司人賜祿各差且專捕赤烏
者賜爵五級乃當郡々司等加増爵位因給復郡内百姓以一年
之是日大赦天下己卯新嘗辛巳百寮諸有位人等賜食乙酉侍

奉新嘗神官及國司等賜祿十二月己丑朔雪不告朔
七年春正月戊午朔甲戌射于南門己卯耽羅人向京是春將祠
天神地祇而天下悉祓禊之竪齋宮於倉梯河上夏四月丁亥朔
欲幸齋宮卜之癸巳食卜仍取平旦時警蹕既動百寮成列乘輿
命蓋以未及出行十市皇女卒然病發薨於宮中由此鹵簿既停
不得幸行遂不祭神祇矣己亥殯新宮西廳庚子葬十市皇
女於赤穗天皇臨之降恩以發哀秋九月忍海造能麻呂獻瑞稻
五莖毎莖有枝由是徒罪以下悉赦之三位稚狹王薨之冬十月
甲申朔有物如綿零於難波長五六尺廣七八寸則隨風以飄于
松林及葦原時人曰甘露也己酉詔曰凡内外文武官毎年史以
上屬官人等公平而恪懃者議其優劣則定應進階正月上旬以
前具記送法官則法官校定申送大辨官然縁公事以出使之日
其非眞病及重服輙縁小故而辭者不在進階之例十二月癸丑
朔己卯臘子鳥弊天自西南飛東北是月筑紫國大地動之地裂
廣二丈長三千餘丈百姓舍屋毎村多仆壞是時百姓一家有岡
上當于地動夕以岡崩處遷然家既全而無破壞家人不知岡崩
家避但會明後知以大驚焉是年新羅送使奈末加良井山奈末
金紅世到于筑紫曰新羅王遣汲飡金消勿大奈末金世々等貢
上當年之調仍遣臣井山送消勿等倶逢暴風於海中以消勿等
皆散之不知所如唯井山僅得著岸然消勿等遂不來矣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丙戌新羅送使加良井山金紅世等向京庚
子詔曰凡當正月之節諸王諸臣及百寮者除兄姉以上親及己

氏長以外莫拜焉。其諸王者、雖母非王姓者莫拜。凡諸臣亦莫拜卑母。雖非正月節、復准此。若有犯者、隨事罪之。己亥、射于西門。二月壬子朔、高麗遣上部大相桓父・下部大相師需婁等朝貢。因以新羅遣奈末甘勿那、送桓父等於筑紫。甲寅、紀臣堅麻呂卒。以壬申年之功、贈大錦上位。乙卯、詔曰、及于辛巳年、撿校親王諸臣及百寮人之兵及馬。故豫貯焉。是月、降大恩、恤貧乏、以給其飢寒。三月辛巳朔丙戌、兵衛大分君稚見死。當壬申年大役、爲先鋒之破瀨田營。由是功、贈外小錦上位。丁亥、天皇幸於越智、拜後岡本天皇陵。己丑、吉備大宰石川王病之、薨於吉備。天皇聞之大哀、則降大恩云々、贈諸王二位。壬寅、貧乏僧尼施綿布。夏四月辛亥朔乙卯、詔曰、商量諸有食封寺所由、而可加々之、可除々之。是日、定諸寺名也。己未、祭廣瀨龍田神。五月庚辰朔甲申、幸于吉野宮。乙酉、天皇詔皇后及草壁皇子尊・大津皇子・高市皇子・河嶋皇子・忍壁皇子・芝基皇子曰、朕今日與汝等俱盟于庭、而千歲之後欲無事。奈之何。皇子等共對曰、理實灼然。則草壁皇子尊先進盟曰、天神地祇及天皇證也。吾兄弟長幼幷十餘王、各出于異腹。然不別同異、俱隨天皇勅、而相扶無忤。若自今以後、不如此盟者、身命亡之、子孫絕之。非忘非失矣。五皇子以次相盟、如先。然後天皇曰、朕男等各異腹而生。然今如一母同產慈之。則披襟抱其六皇子。因以盟曰、若違茲盟、忽亡朕身。皇后之盟、且如天皇。丙戌、車駕還宮。己丑、六皇子共拜天皇於大殿前。六月庚戌朔、氷零。大如桃子。壬申、雩。乙亥、大錦上大伴杜屋連卒。秋七月己卯朔甲申、雩。壬辰、祭廣瀨龍田神。乙未、四位葛城王卒。八月己酉朔、詔曰、諸氏貢女人。己未、幸泊瀨、以宴迹驚淵上。先是、詔王卿曰、乘馬之外、更設細馬、隨召出之。卽自泊瀨還宮之日、看群卿儲細馬於迹見驛家道頭、皆令馳走。庚午、縵造忍勝獻嘉禾。異畝同穎。癸酉、大宅王薨。九月戊寅朔癸巳、遣新羅使人等返之拜朝。庚子、遣高麗使人・遣耽羅使人等返之、共拜朝庭。冬十月戊申朔己酉、詔曰、朕聞之、近日暴惡者多在巷里。是則王卿等之過也。或聞惡者也、煩之忍而不治。或見惡人也、倦之匿以不正。其爲見聞以糺彈者、豈有暴惡乎。是以、自今以後、無煩倦而上責下過、下諫上暴、乃國家治焉。戊午、地震。庚申、勅制僧尼等威儀及法服之色、幷馬從者往來巷閭之狀。甲子、新羅遣阿飡金項那・沙飡薩虆生朝貢也。調物、金銀鐵鼎・錦布・皮馬・狗騾駱駝之類十餘種。亦別獻物。天皇々后太子貢金銀刀旗之類、各有數。是月、勅曰、凡諸僧尼者、常住寺內、以護三寶。然或及老、或患病、其永臥狹房、久苦老病者、進止不便、淨地亦穢。是以、自今以後、各就親族及篤信者、而立一二舍屋于間處、老者養身、病者服藥。十一月丁丑朔庚寅、地震。己亥、大乙下倭馬飼部造連爲大使、小乙下上寸主光父爲小使、遣多禰嶋。仍賜爵一級。是月、初置關於龍田山・大坂山。仍難波築羅城。十二月丁未朔戊申、由嘉禾、以親王・諸王・諸臣及百官人等給祿、各有差。大辟罪以下悉赦之。是年、紀伊國伊刀郡貢芝草。其狀似菌。莖長一尺。其蓋二圍。亦因播國貢瑞稻。每莖有枝。

九年春正月丁丑朔甲申、天皇御于向小殿而宴王卿於大殿之庭。

是日、忌部首首賜姓曰連。則與弟色弗共悅拜。癸巳、親王以下至于小建、射南門。丙申、攝津國言、活田村桃李實也。二月丙午朔癸丑、鼓音聞于東方。辛未、有人云、得鹿角於葛城山。角本二枝而末合、有宍。々上有毛。々長一寸。則異以獻之。蓋麟角歟。壬申、新羅仕丁八人返于本土。仍垂恩以賜祿有差。三月丙子朔乙酉、攝津國貢白巫鳥。巫鳥、此云芝苔々。戊戌、幸于菟田吾城。夏四月乙巳朔甲寅、祭廣瀨龍田神。乙卯、橘寺尼房失火、以焚十房。己巳、饗新羅使人項那等於筑紫。賜祿各有差。是月、勅、凡諸寺者、自今以後、除爲國大寺二三、以外官司莫治。唯其有食封者、先後限三十年。若數年滿三十、則除之。且以爲、飛鳥寺不可關于司治。然元爲大寺、而官恆治。復嘗有功。是以猶入官治之例。五月乙亥朔、勅絁綿絲布以施于京內二十四寺、各有差。是日、始說金光明經于宮中及諸寺。丁亥、高麗遣南部大使卯問・西部大兄俊德等朝貢。仍新羅遣大奈末考那、送高麗使人卯問等於筑紫。乙未、大錦下秦造綱手卒。由壬申年之功、贈大錦上位。辛丑、小錦中星川臣麻呂卒。以壬申年功、贈大紫位。六月甲辰朔戊申、新羅客項那等歸國。辛亥、灰零。丁巳、雷電之甚也。秋七月甲戌朔、飛鳥寺西槻枝自折而落之。戊寅、天皇幸犬養連大伴家、以臨病。卽降大恩云々。是日、雩之。辛巳、祭廣瀨龍田神。癸未、朱雀有南門。庚寅、朴井連子麻呂授小錦下位。癸巳、飛鳥寺弘聰僧終。遣大津皇子・高市皇子、弔之。丙申、小錦下三宅連石床卒。由壬申年功、贈大錦下位。戊戌、納言兼宮內卿五位舍人王病之臨死。則遣高市皇子而訊之。明日卒。天皇大驚、乃遣高市皇子・川嶋皇子、因以臨殯哭之。百寮者從而發哀。八月癸卯朔丁未、法官人貢嘉禾。是日始之三日、雨。大水。丙辰、大風折木破屋。九月癸酉朔辛巳、幸于朝嬬。因以看大山位以下之馬於長柄杜。乃俾馬的射之。乙未、地震。己亥、桑內王卒於私家。冬十月壬寅朔乙巳、恤京內諸寺貧乏僧尼及百姓、而賑給之。一每僧尼、各絁四匹・絲四屯・布六端。沙彌及白衣、各絁二匹・綿二屯・布四端。十一月壬申朔、日蝕之。甲戌、自戌至子、東方明焉。乙亥、高麗人十九人返于本土。是當後岡本天皇之喪、而弔使留之未還者也。戊寅、詔百官曰、若有利國家寬百姓之術者、詣闕親申。則詞合於理、立爲法則。辛巳、雷於西方。癸未、皇后體不豫。則爲皇后誓願之、初興藥師寺。仍度一百僧。由是、得安平。是日、赦罪。丁亥、月蝕。遣草壁皇子、訊惠妙僧之病。明日、惠妙僧終。乃遣三皇子而弔之。乙未、新羅遣沙飡金若弼・大奈末金原升進調。則習言者三人從若弼至。丁酉、天皇病之。因以度一百僧。俄而愈之。辛丑、臘子鳥蔽天、自東南飛以度西北。

十年春正月辛未朔壬申、頒幣帛於諸神祇。癸酉、百寮諸人拜朝庭。丁丑、天皇御向小殿而宴之。是日、親王・諸王引入內安殿。諸臣皆侍于外安殿。共置酒以賜樂。則大山上草香部吉士大形授小錦下位。仍賜姓曰難波連。辛巳、勅、境部連石積封六十戶。因以給絁三十匹・綿百五十斤・布百五十端・钁一百口。丁亥、親王以下小建以上、射于朝庭。己丑、詔畿內及諸國、修理天社地社神宮。二月庚子朔甲子、天皇々后共居于大極殿、以喚親王・諸王及諸臣、詔

之曰朕今更欲定律令改法式故倶修是事然頓就是務公事有闕分人應行是日立草壁皇子尊爲皇太子因以令攝万機戊辰阿倍夫人薨己巳小紫位當麻公豐濱薨三月庚午朔癸酉葬阿倍夫人丙戌天皇御于大極殿以詔川嶋皇子忍壁皇子廣瀨王竹田王桑田王三野王大錦下上毛野君三千小錦中忌部連首小錦下阿曇連稻敷難波連大形大山上中臣連大嶋大山下平群臣子首令記定帝紀及上古諸事大嶋子首親執筆以錄焉庚寅地震甲午天皇居新宮井上而試發鼓吹之聲仍令調習四月己亥朔庚子祭廣瀨龍田神辛丑立禁式九十二條因以詔之曰親王以下至于庶民諸所服用金銀珠玉紫錦繡綾及氈褥冠帶并種々雜色之類服用各有差辭具有詔書庚戌錦織造小分田井直吉麻呂次田倉人椹足〈椹此云武規〉石勝川內直縣忍海造鏡荒田能麻呂大伯造百枝足坏倭直龍麻呂門部直大嶋完人造老山背狛烏賊麻呂并十四人賜姓曰連乙卯饗高麗客卯問等於筑紫賜祿有差五月己巳朔己卯祭皇祖御魂是日詔曰凡百寮諸人恭敬宮人過之甚也或詣其門謁己之訟或捧幣以媚於其家自今以後若有此者隨事共罪之甲子高麗卯問歸之六月己亥朔癸卯饗新羅客若弼於筑紫賜祿各有差乙卯雩之壬戌地震秋七月戊辰朔朱雀見之辛未小錦下采女臣竹羅爲大使當摩公楯爲小使遣新羅國是日小錦下佐伯連廣足爲大使小墾田臣麻呂爲小使遣高麗國丁丑祭廣瀨龍田神丁酉令天下悉大解除當此時國造等各出祓柱奴婢一口而解除閏七月戊戌朔

壬子皇后誓願之大齋以說經於京內諸寺八月丁卯朔丁丑大錦下上毛野君三千卒丙子詔三韓諸人曰先日復十年調稅既訖且加以歸化初年倶來之子孫並課役悉免焉壬午伊勢國貢白茅鴟丙戌遣多禰嶋使人等貢多禰國圖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切髮草裳粳稻常豐一殖兩收土毛支子莞子及種々海物等多是日若弼歸國九月丁酉朔己亥遣高麗新羅使人等共至之拜朝辛丑周芳國貢赤龜乃放嶋宮池甲辰詔曰凡諸氏有氏上未定者各定氏上而申送于理官庚戌饗多禰嶋人等于飛鳥寺西河邊奏種種樂壬子彗星見癸丑熒惑入月冬十月丙寅朔日蝕之癸未地震乙酉新羅遣沙喙一吉飡金忠平大奈末金壹世貢調金銀銅鐵錦絹鹿皮細布之類各有數別獻天皇々后太子金銀錦霞錦幡皮之類各有數庚寅詔曰大山位以下小建以上人等各述意見是月天皇將蒐於廣瀨野而行宮構訖裝束既備然車駕遂不幸矣唯親王以下及群卿皆居于輕市而檢校裝束鞍馬小錦以上大夫皆列坐於樹下大山位以下者皆親乘之共隨大路自南行北新羅使者至而告曰國王薨十一月丙申朔丁酉地震十二月乙丑朔甲戌小錦下河邊臣子首遣筑紫饗新羅客忠平癸巳田中臣鍛師柿本臣猿田部連國忍高向臣麻呂粟田臣眞人物部連麻呂中臣連大嶋曾禰連韓犬書直智德并壹拾人授小錦下位是日舍人造糠虫書直智德賜姓曰連

十一年春正月乙未朔癸卯大山舍人連糠虫授小錦下位乙巳

饗金忠平於筑紫壬子氷上夫人薨于宮中癸丑地動辛酉葬氷上夫人於赤穗二月甲子朔乙亥金忠平歸國是月小錦下舍人連糠虫卒以壬申年之功贈大錦上位三月甲午朔命小紫三野王及宮內官大夫等遣于新城令見其地形仍將都矣乙未陸奧國蝦夷二十二人賜爵位庚子地震丙午命境部連石積等更肇俾造新字一部四十四卷己酉幸于新城辛酉詔曰親王以下百寮諸人自今已後位冠及襅褶脛裳莫著亦膳夫采女等之手繦肩巾〈肩巾此云比例〉並莫服是日詔曰親王以下至于諸臣被給食封皆止之更返於公是月土師〈下恐有脫文〉喚王卿等於殿前以令博戲是日宮處王難波王竹田王三國眞人友足縣犬養宿祢大侶大伴宿祢御行境部宿祢石積多朝臣品治釆女朝臣竹羅藤原朝臣大嶋凡十人賜御衣袴壬戌皇太子以下及諸王卿并四十八人賜羆皮山羊皮各有差癸亥遣高麗國使人等還之丁卯爲天皇體不豫之三日誦經於大官大寺川原寺飛鳥寺因以稻納三寺各有差庚午化來高麗人等賜祿各有差冬十月癸酉朔丙子百濟僧常輝封三十戶是僧壽百歲庚辰遣百濟僧法藏優婆塞益田直金鐘於美濃令並白朮因以賜絁綿布壬午遣輕部朝臣足瀨高田首新家荒田尾連麻呂於信濃令造行宮蓋擬幸束間溫湯歟甲申以淨大肆泊瀨王直廣肆巨勢朝臣馬飼判官以下并二十人任於畿內之役己丑伊勢王等亦向于東國因以賜衣袴是日說金剛般若經於宮中十一月癸卯朔甲辰儲用錢一万斤送於周芳總令所是日筑紫大宰請儲用物絁一百疋絲一百斤

布三百端庸布四百常鐵一万斤箭竹二千連送下於筑紫丙午詔四方國曰大角小角鼓吹幡旗及弩抛之類不應存私家咸收于郡家戊申幸白錦後苑丙寅法藏法師金鐘獻白朮煎是日爲天皇招魂之己巳新羅遣波珍飡金智祥大阿飡金健勳請政仍進調十二月壬申朔乙亥遣筑紫防人等飄蕩海連眞敷卒以壬申年功贈大錦上位夏四月癸亥朔辛未祭廣瀨龍田神癸未筑紫大宰丹比眞人嶋等貢大鐘甲申越蝦夷伊高岐那等請俘人七十戶爲一郡乃聽之乙酉詔曰自今以後男女悉結髮十二月三十日以前結訖之唯結髮之日亦待勅旨婦女乘馬如男夫其起于是日也五月癸巳朔甲辰倭漢直等賜姓曰連戊申遣高麗大使佐伯連廣足小使小墾田臣麻呂奉使旨於御所己未倭漢直等男女悉參赴之悅賜姓而拜朝六月壬戌朔高麗王遣下部助有卦婁毛切大古昂加貢方物則新羅遣大那末金釋起送高麗使人於筑紫丁卯男女始結髮仍著漆紗冠癸酉五位殖栗王卒秋七月壬辰朔甲午隼人多來貢方物是日大隅隼人與阿多隼人相撲於朝廷大隅隼人勝之庚子小錦中膳臣摩漏病遣草壁皇子尊高市皇子而訊病壬寅祭廣瀨龍田神戊申地震己酉膳臣摩漏卒天皇驚之大哀壬子摩漏臣以壬申年之功贈大紫位及祿更皇后賜物亦准官賜丙辰多祢人掖玖人阿麻弥人賜祿各有差戊午饗隼人等於飛鳥寺西發種々樂仍賜祿各有差道俗悉見之是日信濃國吉備國並言霜降亦大風五穀不登八月壬戌朔令親王以下及諸臣各俾申法式應用之事甲子饗高

麗客於筑紫是夕昏時大星自東度西丙寅造法令殿内有大虹
壬申有物形如灌頂幡而火色浮空流北毎國皆見或曰入越海
是日白氣起於東山其大四圍癸酉大地動戊寅亦地震是日平
旦有虹當于天中央以向日甲戌筑紫大宰言有三足雀癸未詔
禮儀言語之狀且詔曰凡諸應考選者能撿其族姓及景迹方後
考之若雖景迹行能灼然其族姓不定者不在考選之色己丑勅
爲日高皇女新家皇女之病大辟罪以下男女幷一百九十八皆赦
之庚寅百四十餘人出家於大官大寺九月辛卯朔壬辰勅自今
以後跪禮匍匐禮並止之更用難波朝廷之立禮庚子日中數百
鵠當大宮以高翔於空四剋而皆散冬十月辛酉朔戊辰大餔十
一月庚寅朔乙巳詔曰親王諸王及諸臣至于庶民悉可聽之凡
糺彈犯法者或禁省之中或朝庭之中其於過失發處即隨見隨
聞無匿弊而糺彈其有犯重者應請則請當捕則捕若對捍以不
見捕者起當處兵而捕之當杖色乃杖一百以下節級決之亦犯
狀灼然欺言無罪則不伏辨以爭訴者累加其本罪十二月庚申
朔壬戌詔曰諸氏人等各定可氏上者而申送亦其眷族多在者
則分各定氏上並申送於官司然後斟酌其狀而處分之因承官
判唯因少故而非己族者輒莫附
十二年春正月己丑朔庚寅百寮拜朝庭筑紫大宰丹比眞人嶋
等貢三足雀乙未親王以下及群卿喚于大極殿前而宴之仍以
三足雀示于群臣丙午詔曰明神御大八洲日本根子天皇勅命
者諸國司國造郡司及百姓等諸可聽矣朕初登鴻祚以來天瑞
非一二多至之傳聞其天瑞者行政之理協于天道則應之是今
當于朕世毎年重至一則以懼一則以嘉是以親王諸王及群卿
百寮幷天下黎民共相歡也乃小建以上給祿各有差因以大辟
罪以下皆赦之亦百姓課役並免焉是日奏小墾田儛及高麗百
濟新羅三國樂於庭中二月己未朔大津皇子始聽朝政三月戊
子朔己丑任僧正僧都律師因以勅曰統領僧尼如法云云丙午
遣多祢使人等返之夏四月戊午朔壬申詔曰自今以後必用銅
錢莫用銀錢乙亥詔曰用銀莫止戊寅祭廣瀬龍田神六月丁巳
朔己未大伴連望多薨天皇大驚之則遣泊瀬王而弔之仍擧壬
申年勲績及先祖等毎時有功以顯寵賞乃贈大紫位發鼓吹葬
之壬戌三位高坂王薨秋七月丙戌朔己丑天皇幸鏡姫王之家
訊病庚寅鏡姫王薨是夏始請僧尼安居于宮中因簡淨行者三
十人出家庚子雩之癸卯天皇巡行于京師乙巳祭廣瀬龍田神
是月始至八月旱之百濟僧道藏雩之得雨八月丙辰朔庚申大
赦天下大伴連男吹負卒以壬申年之功贈大錦中位九月乙酉
朔丙戌大風丁未倭直栗隈首水取造矢田部造藤原部造刑部
造福草部造凡川内直川内漢直物部首山背直葛城直殿服部
造門部直錦織造縵造鳥取造来目舍人造檜隈舍人造大狛造
秦造川瀬舍人造倭馬飼造川内馬飼造黄文造薦集造勾筥作
造石上部造財日奉造泥部造穴穗部造白髮部造忍海造羽束
造文首小泊造百濟造語造凡三十八氏賜姓曰連冬十月乙卯
朔己未三宅吉士草壁吉士伯耆造船史壹伎史娑羅羅馬飼造

菟野馬飼造吉野首紀酒人直釆女造阿直史高市縣主磯城縣
主鏡作造幷十四氏賜姓曰連丁卯天皇狩于倉梯十一月甲申
朔丁亥詔諸國習陣法丙申新羅遣沙喙金主山大那末金長志
進調十二月甲寅朔丙寅遣諸王五位伊勢王大錦下羽田公八
國小錦下多臣品治小錦下中臣連大嶋幷判官録史工匠者等
巡行天下而限分諸國之境堺然是年不堪限分庚午詔曰諸文武
官人及畿内有位人等四孟月必朝參若有死病不得集者當司
具記申送法官又詔曰凡都城宮室非一處必造兩參故先欲都
難波是以百寮者各往之請家地十三年春正月甲申朔庚子三
野縣主内藏衣縫造二氏賜姓曰連丙午天皇御于東庭群卿侍
之時召能射人及侏儒左右舍人等射之二月癸丑朔丙子饗金
主山於筑紫庚辰遣淨廣肆廣瀬王小錦中大伴連安麻呂及判
官録事陰陽師工匠等於畿内令視占應都之地是日遣三野王
小錦下采女臣筑羅等於信濃令看地形將都是地歟三月癸未
朔庚寅吉野人宇閉直弓貢白海石榴辛卯天皇巡行於京師而
定宮室之地乙巳金主山歸國夏四月壬子朔丙辰徒罪以下皆
免之甲子祭廣瀬大忌神龍田風神辛未小錦下高向臣麻呂爲
大使小山下都努臣牛甘爲小使遣新羅閏四月壬午朔丙戌詔
曰來年九月必閲之因以教百寮之進止威儀又詔曰凡政要者
軍事也是以文武官諸人務習用兵及乘馬則馬兵幷當身裝束
之物務具儲足其有馬者爲騎士無馬者爲歩卒並當試練以勿
障於聚會若忤詔旨有不便馬兵亦裝束有闕者親王以下逮于
諸臣並罰之大山位以下者可罰々之可杖々之其務習以能得
業者若雖死罪則減二等唯恃己才以故犯者不在赦例又詔曰
男女並衣服者有襴無襴及結紐長紐任意服之其會集之日著
襴衣而著長紐唯男子者有圭冠冠而著括緒褌女年四十以上
髮之結不結及乘馬縱横並任意也別巫祝之類不在結髮之例
壬辰三野王等進信濃國之圖丁酉設齋于宮中因以赦有罪舍
人等乙巳坐飛鳥寺僧福楊以下獄庚戌僧福楊自刺頸而死五
月辛亥朔甲子化來百濟僧尼及俗男女幷二十三人皆安置
于武藏國戊寅三輪引田君難波麻呂爲大使桑原連人足爲小
使遣高麗六月辛巳朔甲申雩之秋七月庚戌朔癸丑幸于廣瀬
戊午祭廣瀬龍田神壬申彗星出于西北長丈餘冬十月己卯朔
詔曰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萬姓一曰眞人二
曰朝臣三宿禰四曰忌寸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稻置是
日守山公路公高橋公三國公當麻公茨城公丹比公猪名公坂
田公羽田公息長公酒人公十三氏賜姓曰眞人辛巳遣伊勢王
等定諸國界是日縣犬養連手繦爲大使川原連加尼爲小使遣
耽羅壬辰逮于人定大地震擧國男女叫唱不知東西則山崩河
涌諸國郡官舍及百姓倉屋寺塔神社破壞之類不可勝數由是
人民及六畜多死傷之時伊豫湯泉沒而不出土左國田苑五十
餘萬頃沒爲海古老曰若是地動未曾有也是夕有鳴聲如鼓聞
于東方有人曰伊豆嶋西北二面自然增益三百餘丈更爲一嶋
則如鼓音者神造是嶋響也甲午諸王卿等賜祿十一月戊申朔

大三輪君大春日臣阿倍臣巨勢臣膳臣紀臣波多臣物部連平群臣雀部臣中臣連大宅臣栗田臣石川臣櫻井臣釆女臣田中臣小墾田臣穗積臣山背臣鴨君小野臣川邊臣櫟井臣柿本臣輕部臣若櫻部臣岸田臣高向臣宍人臣來目臣犬上君上毛野君角臣星川臣多臣胸方君車持君綾君下道臣伊賀臣阿閉臣林臣波彌臣下毛野君佐味君道守臣大野君坂本臣池田君玉手臣笠臣凡五十二氏賜姓曰朝臣庚戌土左國司言大潮高騰海水飄蕩由是運調船多放失焉戊辰昏時七星倶流東北則隕之庚午日沒時星隕東方大如瓮逮于戌天文悉亂以星隕如雨是月有星孛于中央與昴星雙而行之及月盡失焉是年詔伊賀伊勢美濃尾張四國自今以後調年免役役年免調倭葛城下郡言有四足雞亦丹波國氷上郡言有十二角犢十二月戊寅朔己卯大伴連佐伯連阿曇連忌部連尾張連倉連中臣酒人連土師連掃部連境部連櫻井田部連伊福部連巫部連忍壁連草壁連三宅連兒部連手繦丹比連靫丹比連漆部連大湯人連若湯人連弓削連神服部連額田部連津守連縣犬養連稚犬養連玉祖連新田部連倭文連倭文此云之頭於利氷連凡海連山部連矢集連狹井連爪工連阿刀連茨田連田目連小子部連菟道連猪使連海犬養連間人連舂米連美濃連諸會臣布留連五十氏賜姓曰宿禰癸未大唐學生土師宿禰甥白猪史寶然及百濟役時沒大唐者猪使連子首筑紫三宅連得許傳新羅至則新羅遣大奈末金物儒送甥等於筑紫庚寅除死刑以下罪人皆咸赦焉

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朔戊申百寮拜朝庭丁卯更改爵位之號仍增加階級明位二階淨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幷十二階以前諸王已上之位正位四階直位四階勤位四階務位四階追位四階進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幷四十八階以前諸臣之位是日草壁皇子尊授淨廣壹位大津皇子授淨大貳位高市皇子授淨廣貳位川嶋皇子忍壁皇子授淨大參位自此以下諸王諸臣等增加爵位各有差二月丁丑朔庚辰大唐人百濟人高麗人幷百四十七人賜爵位三月丙午朔己未饗金物儒於筑紫卽從筑紫歸之仍流着新羅人七口附物儒還之辛酉京職大夫直大參巨勢朝臣辛檀努卒壬申詔諸國每家作佛舍乃置佛像及經以禮拜供養是月灰零於信濃國草木皆枯焉夏四月丙子朔己卯紀伊國司言牟婁湯泉沒而不出也丁亥祭廣瀨龍田神壬辰新羅人金主山歸之庚子始請僧尼安居于宮中五月丙午朔庚戌射於南門天皇幸于飛鳥寺以珍寶奉於佛而禮敬甲子直大肆粟田朝臣眞人讓位于父然勅不聽矣是日直大參當麻眞人廣麻呂卒以壬申年之功贈直大壹位辛未高向朝臣麻呂都努朝臣牛飼等至自新羅乃學問僧觀常靈觀從至之新羅王獻物馬二疋犬三頭鸚鵡二隻鵲二隻及種々寶物六月乙亥朔甲午大倭連葛城連凡川內連山背連難波連紀酒人連倭漢連河內漢連秦連大隅直書連幷十一氏賜姓曰忌寸秋七月乙巳朔乙丑祭廣瀨龍田神庚午勅定明位已下進位已上之朝服色淨位已上並著朱華朱華此云波泥孺正位深紫直位淺紫勤位深綠務位淺綠追位深蒲萄

進位淺蒲萄辛未詔曰東山道美濃以東東海道伊勢以東諸國有位人等並免課役八月甲戌朔乙酉天皇幸于淨土寺丙戌幸于川原寺施稻於衆僧癸巳遣耽羅使人等還之九月甲辰朔壬子天皇宴于舊宮安殿之庭是日皇太子以下至于忍壁皇子賜布各有差甲寅遣宮處王廣瀨王難波王竹田王彌努王於京及畿內各令校人夫之兵戊午直廣肆都努朝臣牛飼爲東海使者直廣肆石川朝臣蟲名爲東山使者直廣肆佐味朝臣少麻呂爲山陽使者直廣肆巨勢朝臣粟持爲山陰使者直廣參路眞人迹見爲南海使者直廣肆佐伯宿禰廣足爲筑紫使者各判官一人史一人巡察國司郡司及百姓之消息是日詔曰凡諸歌男歌女笛吹者卽傳己子孫令習歌笛辛酉天皇御大安殿喚王卿等於殿前以令博戲是日宮處王難波王竹田王三國眞人友足縣犬養宿禰大侶大伴宿禰御行境部宿禰石積多朝臣品治釆女朝臣竹羅藤原朝臣大嶋凡十人賜御衣袴壬戌皇太子以下及諸王卿幷四十八人賜羆皮山羊皮各有差癸亥遣高麗國使人等還之丁卯爲天皇體不豫之三日誦經於大官大寺川原寺飛鳥寺因以稻納三寺各有差庚午化來高麗人等賜祿各有差冬十月癸酉朔丙子百濟僧常輝封三十戶是僧壽百歲庚辰遣百濟僧法藏優婆塞益田直金鍾於美濃令煎白朮因以賜絁綿布壬午遣輕部朝臣足瀨高田首新家荒田尾連麻呂於信濃令造行宮蓋擬幸束間溫湯歟甲申以淨大肆泊瀨王直廣肆巨勢朝臣馬飼判官以下幷二十人任於畿內之役己丑伊勢王等亦向于東國因以賜衣袴是月說金剛般若經於宮中十一月癸卯朔甲辰儲用鐵一萬斤送於周芳總令所是日筑紫大宰請儲用物絁一百疋絲一百斤布三百端庸布四百常鐵一萬斤箭竹二千連送下於筑紫丙午詔四方國曰大角小角鼓吹幡旗及弩抛之類不應存私家咸收于郡家戊申幸白錦後苑丙寅法藏法師金鍾獻白朮煎是日爲天皇招魂之己巳新羅遣波珍飡金智祥大阿飡金健勳請政仍進調十二月壬申朔乙亥遣筑紫防人等飄蕩海中皆失衣裳則爲防人衣服以布四百五十端給下於筑紫辛巳自西發之地震丁亥絁綿布以施大官大寺僧等庚寅皇后命以王卿等五十五人賜朝服各一具

朱鳥元年春正月壬寅朔癸卯御大極殿而賜宴於諸王卿是日詔曰朕問王卿以無端事仍對言得實必有賜於是高市皇子被問以實對賜蓁揩御衣三具錦袴二具幷絁二十疋絲五十斤綿百斤布一百端伊勢王亦得實卽賜皂御衣三具紫袴二具絁七疋絲二十斤綿四十斤布四十端是日攝津國人百濟新興獻白馬瑙庚戌請三綱律師及大官大寺知事佐官幷九僧以俗供養々之仍施絁綿布各有差辛亥諸王卿各賜袍袴一具甲寅召諸才人博士陰陽師醫師者幷廿餘人賜食及祿乙卯酉時難波大藏省失火宮室悉焚或曰阿斗連藥家失火之引及宮室唯兵庫職不焚焉丁巳天皇御於大安殿喚諸王卿賜宴因以賜絁綿布各有差是日問群臣以無端事則當時得實重給綿絁戊午宴後宮己未朝廷大餔是日御窟殿前而倡優等賜祿有差亦歌人等賜

袍袴庚申地震是月爲饗新羅金智淨遣廣肆川内王直廣參大
伴宿祢安麻呂直大肆藤原朝臣大嶋直廣肆堺部宿祢鯯魚直
廣肆穗積朝臣虫麻呂等于筑紫二月辛未朔甲戌御大安殿侍
臣六人授勤位乙亥勅選諸國司有功者九人授勤位三月辛丑
朔丙午大弁官直大參羽田眞人八國病爲之度僧三人庚戌雪
之乙丑羽田眞人八國卒以壬申年之功贈直大壹位夏四月庚午
朔丁丑侍醫桑村主訶都授直廣肆因以賜姓曰連壬午爲饗新
羅客等運川原寺伎樂於筑紫仍以皇后宮之私稻五十束納于
川原寺戊子新羅進調從筑紫貢上細馬一疋騾一頭犬二狗鏤
金器及金銀霞錦綾羅虎豹皮及藥物之類幷百餘種亦智祥健
勲等別獻物金銀錦霞綾羅金器屛風鞍皮絹布藥物之類各六
十餘種別獻皇后皇太子及諸親王等之物各有數丙申遣多紀
皇女山背姫王石川夫人於伊勢神宮五月庚子朔戊申多紀皇
女等至自伊勢是日侍醫百濟人億仁病之臨死則授勤大壹位
仍封一百戶癸丑勅之大官大寺封七百戶乃納稅三十万束丙
辰宮人等增加爵位癸亥天皇體不安因以於川原寺說藥師經
安居于宮中戊辰饗金智祥等於筑紫賜祿各有差即從筑紫退之
是月勅遣左右大舍人等掃清諸寺堂塔則大赦天下囚獄已空
六月己巳朔槻本村主勝麻呂賜姓曰連仍加勤大壹位封二十
戶庚午工匠陰陽師侍醫大唐學生及一二官人幷三十四人授
爵位乙亥選諸司人等有功二十八人增加爵位戊寅卜天皇病祟
草薙劒即日送置于尾張國熱田社庚辰雩之甲申遣伊勢王及

官人等於飛鳥寺勅衆僧曰近者朕身不和願頼三寶之威以
身體欲得安和是以僧正僧都及衆僧應誓願則奉珍寶於三寶
是日三綱律師及四寺和上知事幷現有師位僧等施御衣御被
各一具丁亥勅遣百官人等於川原寺爲燃燈供養仍大齋之悔
過也丙申法忍僧義照僧爲養老各封三十戶庚寅名張厨司災
之秋七月乙亥朔庚子勅更男夫著脛裳婦女垂髪于背猶如故
是日僧正僧都等參赴宮中而悔過矣辛丑詔諸國大解除壬寅
半減天下之調仍悉免徭役癸卯奉幣於居紀伊國國懸神飛鳥
四社住吉大神丙午請一百僧讀金光明經於宮中戊申雷光南
方而一大鳴則天災於民部省藏庸舍屋或曰忍壁皇子宮失火
延燒民部省癸丑勅曰天下之事不問大小悉啓于皇后及皇太
子是日大赦之甲寅祭廣瀬龍田神丁巳詔曰天下百姓由貧乏
而貸稲及貨財者乙酉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不問公私皆免原
戊午改元曰朱鳥元年(朱鳥此云阿訶美苔利)仍名宮曰飛鳥淨御原宮丙
寅選淨行者七十人以出家乃設齋於宮中御窟院是月諸王臣
等爲天皇造觀世音像則說觀世音經於大官大寺八月己巳朔爲
天皇度八十僧庚午度僧尼幷一百因以坐百菩薩於宮中讀觀
音經二百卷丁丑爲天皇體不豫祈于神祇辛巳遣秦忌寸石勝
奉幣於土左大神是日天皇太子大津皇子高市皇子各加封四
百戶川嶋皇子忍壁皇子各加百戶癸未芝基皇子磯城皇子各
加二百戶己丑詣檜隈寺輕寺大窪寺各封百戶限三十年辛卯巨
勢寺封二百戶九月戊戌朔辛丑親王以下逮于諸臣悉集川原

寺爲天皇病誓願云々丙午天皇病遂不差崩于正宮戊申始發
哭則起殯宮於南庭辛酉殯于南庭即發哀當是時大津皇子謀
反於皇太子甲子平旦諸僧尼發哭於殯庭乃退之是日肇進奠
即誄之第一大海宿祢蒭蒲誄壬生事次淨大肆伊勢王誄諸王
事次直大參縣犬養宿祢大伴總誄宮内事次淨廣肆河内王誄
左右大舍人事次直大參當摩眞人國見誄左右兵衞事次直大
肆采女朝臣筑羅誄内命婦事次直廣肆紀朝臣眞人誄膳職
乙丑諸僧尼亦哭於殯庭是日直大參布勢朝臣御主人誄太政
官事次直廣參石上朝臣麻呂誄法官事次直大肆大三輪朝臣
高市麻呂誄理官事次直廣參大伴宿祢安麻呂誄大藏事次直
大肆藤原朝臣大嶋誄兵政官事丙寅僧尼亦發哀是日直廣肆
阿倍久努朝臣麻呂誄刑官事次直廣肆紀朝臣弓張誄民官事
次直廣肆穗積朝臣虫麻呂誄諸國司事次大隅阿多隼人及倭
河内馬飼部造各誄之丁卯僧尼發哀之是日百濟王良虞代百
濟王善光而誄之次國々造等隨參赴各誄之仍奏種々歌舞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九　終

日本書紀卷第三十

高天原廣野姫天皇　持統天皇

高天原廣野姫天皇少名鸕野讚良皇女天命開別天皇第二女也母曰遠智娘天皇深沈有大度天豐財重日足姫天皇三年適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爲妃雖帝王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德天命開別天皇元年生草壁皇子尊於大津宮十年十月從沙門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入於吉野避朝猜忌語在天命開別天皇紀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元年夏六月從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避難東國鞠旅會衆遂與定謀廼分命敢死者數万置諸要害之地秋七月美濃軍將等與大倭桀豪共誅大友皇子傳首詣不破宮二年立爲皇后皇后從始迄今佐天皇定天下毎於侍執之際輙言及政事多所毗補朱鳥元年九月戊戌朔丙午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崩皇后臨朝稱制冬十月戊辰朔己巳皇子大津謀反發覺逮捕皇子大津并捕爲皇子大津所詿誤直廣肆八口朝臣音橿小山下壹伎連博德與大舍人中臣朝臣臣麻呂巨勢朝臣多益須新羅沙門行心及帳內礪杵道作等三十餘人庚午賜死皇子大津於譯語田舍時年二十四妃皇女山邊被髮徒跣奔赴殉焉見者皆歔欷皇子大津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第三子也容止墻岸音辭俊朗爲天命開別天皇所愛及長辨有才學尤愛文筆詩賦之興自大津始也丙申詔曰皇子大津謀反詿誤吏民帳內不得已今皇子大津已滅從者當坐皇子大津者皆赦之但礪杵道作流伊豆又詔曰新羅沙門行心與皇子大津謀反朕不忍加法徙飛騨國伽藍十一月丁酉朔壬子奉伊勢神祠皇女大來還至京師癸丑地震十二月丁卯朔乙酉奉爲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設無遮大會於五寺大官飛鳥川原小墾田豐浦坂田壬辰賜京師孤獨高年布帛各有差閏十二月筑紫大宰獻三國高麗百濟新羅百姓男女并僧尼六十二人是歲蛇犬相交俄而俱死

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太子率公卿百寮人等適殯宮而慟哭焉納言布勢朝臣御主人誄之禮也誄畢衆庭發哀於是奉膳紀朝臣眞人等奉奠奠畢膳部采女等發哀樂官奏樂庚午皇太子率公卿百寮人等適殯宮而慟哭焉梵衆隨而發哀庚辰賜京師年自八十以上及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絁綿各有差甲申使直廣肆田中朝臣法麻呂與追大貳守君苅田等使於新羅赴天皇喪三月乙丑朔己卯以投化高麗五十六人居于常陸國賦田受稟使安生業甲申以華縵進于殯宮此曰御蔭是日丹比眞人麻呂誄之禮也丙戌以投化新羅人十四人居于下毛野國賦田受稟使安生業夏四月甲午朔癸卯筑紫大宰獻投化新羅僧尼及百姓男女二十二人居于武藏國賦田受稟使安生業五月甲子朔乙酉皇太子率公卿百寮人等適殯宮而慟哭焉於是隼人大隅阿多魁帥各領己衆互進誄焉六月癸巳朔庚申赦罪人秋七月癸亥朔甲子詔曰凡負債者自乙酉年以前物莫收利也若既役身者不得役利辛未賞賜隼人大隅阿多魁帥等三百三十七人各有差八月壬辰朔丙申嘗于殯宮此曰御靑飯也

丁酉京城耆老男女皆臨慟哭於橋西己未天皇使直大肆藤原朝臣大嶋直大肆黃書連大伴請集三百龍象大德等於飛鳥寺奉施袈裟人別一領曰此以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御服所縫作也詔詞酸割不可具陳九月壬戌朔庚午設國忌齋於京師諸寺辛未設齋於殯宮甲申新羅遣王子金霜林級飡金薩慕及級飡金仁述大舍蘇陽信等奏請國政且獻調賦學問僧智隆附而至焉筑紫大宰便告天皇崩於霜林等即日霜林等皆著喪服東向三拜三發哭焉冬十月辛卯朔壬子皇太子率公卿百寮人等并諸國司國造及百姓男女始築大內陵十二月辛卯朔庚子以直廣參路眞人迹見爲饗新羅勅使是年也太歲丁亥

二年正月庚申朔皇太子率公卿百寮人等適殯宮而慟哭焉辛酉梵衆發哀於殯宮丁卯設無遮大會於藥師寺壬午以天皇崩奉宣新羅金霜林等金霜林等乃三發哭二月庚寅朔辛卯大宰獻新羅調賦金銀絹布皮銅鐵之類十餘物并別所獻佛像種々彩絹鳥馬之類十餘種及霜林所獻金銀彩色種々珍異之物并八十餘物己亥饗霜林等於筑紫館賜物各有差乙巳詔曰自今以後每取國忌日要須齋也戊午霜林等罷歸三月己未朔己卯以華縵進于殯宮藤原朝臣大嶋誄焉五月戊午朔乙丑以百濟敬須德那利移甲斐國六月戊子朔戊戌詔令天下繫囚極刑減本罪一等輕繫皆赦除之其令天下皆半入今年調賦秋七月丁巳朔丁卯大雩旱也丙子命百濟沙門道藏請雨不崇朝遍雨天下八月丁亥朔丙申嘗于殯宮而慟哭焉於是大伴宿祢安麻呂誄焉丁酉命淨大肆伊勢王奉宣葬儀辛亥耽羅王遣佐平加羅來獻方物九月丙辰朔戊寅饗耽羅佐平加羅等於筑紫館賜物各有差冬十一月乙卯朔戊午皇太子率公卿百寮人等與諸蕃賓客適殯宮而慟哭焉於是奉奠奏楯節儛諸臣各擧己先祖等所仕狀遞進誄焉己未蝦夷百九十餘人負荷調賦而誄焉乙丑布勢朝臣御主人大伴宿祢御行遞進誄直廣肆當麻眞人智德奉誄皇祖等之騰極次第禮也古云日嗣也畢葬于大內陵十二月乙酉朔丙申饗蝦夷男女二百一十三人於飛鳥寺西槻下仍授冠位賜物有差

三年春正月甲寅朔天皇朝万國于前殿乙卯大學寮獻杖八十枚丙辰詔曰務大肆陸奧國優𡺸曇郡城養蝦夷脂利古男麻呂與鐵折請剃鬢髮爲沙門詔曰麻呂等少而閑雅寡欲遂至於此蔬食持戒可隨所請出家修道庚申宴公卿賜袍袴辛酉新羅使人田中朝臣法麻呂等還自新羅壬戌詔出雲國司上送遭値風浪蕃人是日賜越蝦夷沙門道信佛像一軀灌頂幡鍾鉢各一口五色綵各五尺綿五屯布一十端鍬一十枚鞍一具筑紫大宰粟田眞人朝臣等獻隼人一百七十四人并布五十常牛皮六枚鹿皮五十枚戊辰文武官人進薪己巳賜百官人等食辛未天皇幸吉野宮甲戌天皇至自吉野宮二月甲申朔丙申詔筑紫防人滿年限者替己酉以淨廣肆竹田王直廣肆土師宿祢根麿大宅朝臣麿藤原朝臣史務大肆當麻眞人櫻井穗積朝臣山守中臣臣麿巨勢朝臣多益須大三輪朝臣安麿爲判事三月癸丑朔丙子大